

文藝小說

幸福花

岑凱倫 著



文藝小說

幸福花

岑凱倫 著



幸福花

作者：岑凱倫

出版：環球出版社

發行：環球出版社

香港上環新街五至十三號

環球大廈三樓

電話：五四七 三三七七

郵政信箱：一五八六

電報掛號：四〇一三

圖文傳真：五四〇 四四二二

星馬總代理：新文化機構

星加坡廈門街廿一至廿三號

印刷：新誠豐柯式印刷有限公司

定價：港幣三十八元

一九九四年夏季再版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文藝小說

■ PRINTED IN HONG KONG ■ PRICE HK\$38.00

幸福花

岑凱倫 著

幸福花

幸福花散發着淡淡清香，代表着幸福、健康和快樂。
丁翠湖希望擁有趙天龍的愛、溫暖的家，但史芝芝一而再的破壞，幸福花的魅力能否為翠湖改變一切？

幸福花

1

你有沒有看過幸福花？假如你到過非洲，也許你會見過，那是有大片花瓣的小花，有點像丁香，最特別的地方，是每片花瓣都有不同的顏色，白、紅、淺紫、橙、奶黃和粉紅，它還會發出一些淡淡的、悠悠的、清清的香味。

非洲土人，喜歡用這種小花串成花環，送給新娘子，聽說，它能帶給人健康、快樂、好運，因此，非洲土人稱之為幸福花。

幸福花屋是專賣幸福花，也許幸福花真能帶來好運，因此丁太太就憑着幸福花屋賺了點錢。這幾年間，她由獨自經營轉變為有資格聘請兩名售貨員和一個開車送花的男工。

丁太太是一個接近四十歲的中年女人，年紀已經不小，可是，從她的面貌，仍可以捕捉一些將逝欲留的艷影。誰也看得出，她年輕時一定是個美人兒。夕陽無限好，祇是近黃昏，可是，仍然有不少中年男子願意在她旗袍下稱臣。可惜，名花有主。

丁雅圖是一位曾留學法國的畫家，很有才氣，可是却缺乏財氣，他畫的畫，欣賞的人多，買的人少，於是，他不單祇不能好好的養活妻兒，而且，還增加了丁太太的負

擔。

每月，花在油畫布上的錢可真不少。幸好，丁太太生財有道。

把兩夫妻連繫在一起的是女兒——丁翠湖。丁翠湖，十九歲，是大學一年級學生，本來，丁太太的意思是希望她能夠做一個醫生。救世扶危是其次，賺錢才是第一目標，可惜，翠湖每次見血都有暈眩的傾向，她膽子小，醫生做不成。丁雅圖認為女兒極有藝術氣質，極力慫恿她到巴黎留學，這一主意，遭到了丁太太權威性的反對，因為女兒就算不能賺大錢，可也不能盡花錢啊！做生意的人，都有計數的天才。

終於，丁翠湖選了外文系，她除了主修英文與法文，還選修拉丁文、俄文、日文……

丁太太頗為滿意，她認為翠湖有一天可能會在聯合國耀武揚威。在丁雅圖夫婦的眼中，女兒不單祇是掌上明珠，而且也是心肝寶貝。翠湖雖然是獨生女，又得到父母的寵愛，可是，她並沒有半點嬌嬌女的傲氣，既不刁蠻，也不任性，通情達理之外，還加上女性的溫柔。不過，她也有堅毅倔強的一面，這是連她的父母也不知道的。

丁翠湖並不太漂亮，却很好看。孩子臉上，永遠掛着笑容，她樣子很甜，最突出的，還是那雙又圓又大、黑白分明的眼睛。

這天，她剛下課，拿着書，穿着淺藍色裙子，踏着愉快的步伐，來到幸福花屋。

「怎麼又來了？」每次丁太太看見女兒，總是要這樣問。

「來幫幫妳！」她微笑放下書本。

「這兒有小蓮、咪咪、亞祥做我的助手。」丁太太嚴肅地說：「妳應該專心讀書！」

「下午我沒有課，閒着。」

「那末找朋友去看電影、逛街。翠湖，妳已經十九歲了，妳應該多交朋友。」

「媽！」她垂下頭：「妳認爲我已十九歲了，仍然沒有男朋友，有點不正常？」

「妳不是沒有人喜歡，是妳不肯接近他們，陸太太的兒子、古小姐的弟弟，他們都很

喜歡妳。妳知道嗎？我十九歲已經生了妳。」

「媽，」翠湖轉了話題：「前街的商店大減價，那兒的東西很美，妳要不要去看看？」

「美施公司大減價？難得哦！我真想去買幾件衣服給妳！」

翠湖問道：「妳爲甚麼不去？」

「要做生意啊！我怎能說去就去？」

「我可以替妳，又不是第一次，那些顧客對我都很滿意。」

丁太太想一想，終於說：「我先打一個電話，看看陸太太有沒有空。」

祇一會，丁太太笑着回來：「陸太太是個購買狂，一聽見大減價，就巴不得飛過

來。」

翠湖坐在丁太太辦公桌旁，看看收銀機說：「媽，放心去吧！我一定會令它增加進賬的！」

二十分鐘後，陸太太的美國大房車停在花屋的門前，丁太太拍了拍女兒的臉，去了。

四點鐘Tea time。咪咪問翠湖要不要吃一片蛋糕或者喝一杯咖啡？

「不，謝謝，我來的時候剛吃了午餐，妳和小蓮多休息一會吧！這兒有我。」

咪咪和小蓮笑嘻嘻的走進後面的休息室吃下午茶去了。

花屋的生意是有時間性的。早上最忙，中午有點生意，三點至五點最清閒，五點後，那些太太小姐吃完下午茶會來買點花回家，一直到六點，生意會漸漸疏淡，到七點鐘關門大吉。

翠湖看着那些多彩多姿的幸福花，再看那冷冷的玻璃門，現在還有誰來？她拿起一本法國歷史，看着，看着，正看得津津有味之際，突然有人輕輕敲響桌上的玻璃。她驚覺地放下書本，站立起來。

她抬頭，眼前一亮，她看見一個很英俊很有型的青年。他皮膚白中透紅，高鼻子，光澤紅潤的厚嘴唇，一頭深棕色貼服而微曲的頭髮，不短也不長。他最吸引人的，是一雙清澈明亮的大眼睛，眼珠子是藍色的，他高大而強壯，像一個有特殊美的混血兒。

他真的很俊、很俏，她迷住了！這就是神話中的白馬王子嗎？對！他穿了名貴的「尼絲」白襯衣，白長褲，白皮鞋，他好俊朗，好軒昂，好迷人！

「嗨！」他不耐煩地叫着。

「噢！」她如夢初醒，顯得手足無措。

「What can I do for you, sir？」翠湖用英語對他說。

「請問丁太太在嗎？」

「你……會說中國話？」

「我是中國人，爲何不會說中國話？」他昂着首，樣子很驕傲：「我要見丁太太。」

「她有事出去了，找她有事嗎？」

「妳是新來的售貨員？」他打量她一下：「我要買花，五十打。」

「你是說，要五十枝幸福花？」

「不，是五十打，一共六百枝。」

「六百枝？」翠湖感到心神不屬，她怪責自己爲甚麼竟變成糊塗蛋：「先生，幸福花每枝三元，一打是三十六元，五十打要一千八百元。」

他深鎖雙眉。

翠湖怕他不高興，又加以解釋：「花是由外國新鮮空運而來的，而且，花的生產量不

很多，因此……」

「妳怕我付不起錢？」他掏出一本支票簿，填上字，撕下一張交給翠湖。

「兩千元？先生，一千八百元就夠了！」

「餘下的兩百元是我付給妳的服務費。」他冷哼着：「想不到吧？」

「先生，我……」

「這是我的地址，準六時送到。」他寫下一張紙，放在收銀機旁，然後昂然離開。

翠湖直看着兩扇玻璃門發呆。這個男子多倨傲，他甚至不肯留下來多看她一眼。

咪咪和小蓮吃完下午茶走出來，看見翠湖呆站着，小蓮問：「翠湖，發生了甚麼事？」

「沒甚麼，剛做了兩千元生意，」翠湖臉上莫名其妙的紅起來：「要送貨，亞祥呢？」

「早上他忙了半天，下午他有事，請假了！」咪咪有點擔憂：「怎麼辦？祇有丁太太和

亞祥會開車，現在他們兩個人都出去了，客人有沒有指定時間，要送到哪兒？」

「山頂道，山景別墅。」

「還要過海？路那麼遠，我們去找丁太太回來好不好？」

「往哪兒找？她們可能去吃茶，可能去逛公司。而那位先生，說明準六時送到。」

「時間差不多了！」小蓮看看手錶：「山景別墅的趙夫人是我們的『老主顧』，不能怠慢。」

「由我送去吧！」翠湖找車匙：「請兩位替我把花束好，一打打的放在小貨車上好嗎？」

「翠湖，妳剛領車牌，要小心駕駛。」

「我不會大意，咪咪，拜托妳，等媽媽回來，跟她說一聲。」

「真對不起，翠湖，我們兩個都不會開車，要勞動妳，真不好意思……」

*

*

*

丁翠湖把汽車開進山景別墅，有錢人家的房子，美得像皇宮。兩個傭人幫翠湖把花拿進客廳。客廳的入口處，有張雲石桌子，桌上有個大銀盤，盤裏放了一把花剪（專剪花枝的剪刀），旁邊還有隻很精緻的籐籃。籐籃的四周掛着一些顏色鮮艷的絲絨花。

「少爺吩咐過，請妳把六百朵花剪成同一長度，大約是三吋長。」一名男僕說。

「全部要剪？」

「是的，麻煩妳！」

翠湖點一下頭，默然無語的工作，眼看快要把花全部剪好，那位傲慢的少爺走出來，他看了看花籃裏的花說：「很齊整，不長不短。」

她朝他淺淺一笑，繼續工作。他把一百元拿出來，交給翠湖。

「不，不要給我錢！」

「是否嫌太少？」他又拿多一百元。

「我不要錢，」她抹乾手：「不是每做一件事都要酬勞的。我做完了，滿意嗎？」

「很好！我會告訴丁太太，她請了一個很好的職員。」他似乎友善了。

「謝謝！再見！」她剛轉身突然有人叫她：「翠湖！丁翠湖！」

翠湖回過頭去，看見樓梯的中央，站着她的女同學趙天鳳。

趙天鳳跑下樓梯，翠湖也迎上去，翠湖問她：「妳也來了？天鳳？」

趙天鳳說：「這是我的家呀！怎麼，妳不是找我的嗎？」

「我是來送花！那位少爺在我們店子裏買了五十打花。」

「甚麼？哥哥，」她走過去，「你竟然要翠湖親自送花來？」

「她不是幸福花屋的售貨員？」他也愕然：「妳們認識？」

「當然認識！她是我的同學，認識快一年，她不是售貨員，是幸福花屋的女小開。」

「丁小姐，可以原諒我嗎？」他伸出了手。

她毫不考慮的把小手伸進他的掌中：「你始終是我們的顧客！」

「但妳是我妹妹的朋友，我對妳太無禮了！」

「我絕對不會介意的。天鳳，我走了！」

「走？我幾次請妳到我家裏來都不肯，妳今天來了，非要參加我哥哥的餐舞會不

可。」

「餐舞會？」翠湖低頭看身上的便服：「我這樣子，行嗎？」

「妳是擔心沒穿晚禮服？那容易呀！我做了好幾件新衣，妳喜歡哪一件，就穿哪一件，反正我們的身材差不多。」

「歡迎妳參加我的舞會！」他更友善了。

照道理，翠湖是可以拒絕的，因她向來不喜歡交際應酬，可是她竟乖乖的跟趙天鳳到樓上。天鳳把她帶上臥室，那是一間粉紅色的房間，裝飾豪華、洋化，充滿女性氣息與幽香。翠湖踏着粉紅色的地毯，她小心地，害怕把地毯弄污了！

天鳳打開壁櫥，琳瑯滿目，彩色繽紛的時裝，翠湖看得眼睛都花了。

「這幾件都是新縫的。」天鳳翻着衣服：「妳比我高一點點，唔！這件粉紅色的怎樣？還有一雙高跟鞋，和衣服同一料子的。」

「太名貴了，天鳳，而且還是妳的新衣。」

「別嚕嚕嘛嘛的像個老太婆，就選這一件。」天鳳把衣服拿出來：「我替妳化妝，搽點粉，會令妳更好看。怎樣？不肯……我早就知道妳會拒絕，妳天生麗質嘛！」

「別讓人家聽見了笑掉大牙，我根本就比不上妳。」翠湖說。

「我好看？我哥哥趙天龍才好看！妳知道他像誰？」

「妳的媽媽。」

「不，我才像媽媽，哥哥像外婆，外婆是位蘇川美人，好看到不得了。」

「怪不得，我第一次看見他，還以為他是混血兒呢！妳不知道我有多狼狽。」

「連我媽媽都說哥哥像混血兒。他很迷人，是不是？」

翠湖沒有回答她的問題：「怎麼沒聽妳提起過妳有一個哥哥？」

「妳一向不喜歡問別人的家事，況且他由英國回來才幾個月。」天鳳開始化妝：「以前我們是好兄妹，現在，我們生疏多了！」

「是不是因為他去了英國？」

「那是原因之一，最重要的，他似乎不再關心我，妳知道嗎？他由英國回來四個月，我祇見過他五次。」

「他很忙？」翠湖在屏風後換了晚裝走出來：「年紀大了，自然各忙各的，見面的時間自然少，妳應該體諒！」

「妳知道他在忙甚麼？」

翠湖搖一下頭。

「等會兒妳就明白了！」天鳳轉過身來，她欣賞着：「很漂亮嘛！」

「是妳的賜予！」翠湖謙虛的說：「佐治會來嗎？」

「他膽敢不來嗎？」天鳳翹一下嘴唇，她對男朋友，兇得很。

天鳳穿上火紅晚禮服，和翠湖拖手跑下樓梯。

「歡迎兩位美人兒！」天龍迎上前。他已換上深紫色晚裝，淺紫襯衣，金綫蝴蝶結。他更風度翩翩，惹人好感。客人逐漸增加，天鳳被迫扔下翠湖。

翠湖躲在一角，眼睛一直沒離開過天龍。翠湖是個較為內向的女孩子，內向的女孩子，大都喜戲幻想，翠湖就是一個樂於織夢的人，在她的夢裏，會有那麼一個男孩子：英俊、高大、深情。他是嗎？他就是嗎？他是的！在短短時間裏他已印進她的心坎。

在暗中觀察他的時候，她發覺了另一件事。每一個來賓，都交給他一份禮物。

爲甚麼不交給天鳳？今天是甚麼日子？她想着，天鳳帶了個很洋化的男孩子過來。

「翠湖，」天鳳拍了那男孩子一下：「他現在才來，該不該罰他？」

「天鳳，我的跑車拿去修理，妳是知道的。」男孩子非常焦急，忙不住的解釋。

「你家裏就祇有那麼一輛汽車？」天鳳冷哼一聲問：「翠湖，妳信不信？」

「我……」翠湖看了看天鳳，又看了看佐治——他是大學電機系四年級男生。

「我就是等司機送我來才遲到的。」

「天鳳，佐治又不是故意遲到，既然他有理由，原諒他吧！」

「不，不，非要道歉不可！」

「天鳳，我對不起妳，請妳原諒！」

「不，不，沒那麼便宜，鞠躬！」

佐治果然把腰彎得低低的，天鳳可樂了，哈哈笑了起來。

「天鳳，我跟妳說幾句話。」翠湖把天鳳拉過一邊，問：「今天是甚麼日子？爲甚麼每一個人都送禮物給妳哥哥？」

「今天是他二十五歲的生日啊！」

「糟糕，我連禮物也沒有。」

「禮物我已經代妳送了，妳不必介意。」

「是甚麼禮物？」

「一條領帶。本來準備送給佐治的，現在被徵用了，算他倒霉！」

「我還妳錢！」

「還甚麼錢？又不是買了十萬九千七。」

「天鳳，妳待我太好了……」

「別婆婆嘛！祇要妳以後把我當朋友就是了，我不喜歡妳對人冷冰冰。」

「和妳們這些千金小姐來往，感到自卑。」

「我們有甚麼了不起？還不是兩隻眼睛，一個鼻子？」天鳳指指點點：「佐治，請替我們拿兩杯鷄尾酒過來。」

「遵命！小姐。」

翠湖看着佐治的背影，正要說話，突然，天鳳叫了起來：「瞧！」

翠湖轉身面向客廳的入口處，她看見一個非常非常冶豔的女郎站在那兒，她披散着的黑髮像一匹瀑布，她那美好迷人的身體上，穿了一件露背低胸的黑色晚禮服，那小纖腰處，有一個菱形鑽石扣，閃閃亮亮，十分好看。

翠湖瞧着她那夢一般的眼睛問天鳳：「這女孩子好漂亮，她是電影明星嗎？」

「別讓她聽見，她兇起來會打人。別瞧她嬌慵無力的樣子，其實她刁蠻得要死。」

「妳好像不大喜歡她。」

「我有理由喜歡她嗎？嘿！她竟對佐治說我不會穿衣服，說我土，說我不夠型。」天鳳氣呼呼：「我第一次和她見面，就跟她吵，如不是爸爸袒護她，我早就揍她一頓。」

「她到底是誰？」

「史芝芝。父親是個銀行家。」

「原來是個千金小姐，怪不得那樣高貴。好漂亮，真的好漂亮……」

話還未了，翠湖看見天龍奔上前歡迎她，他攬着她的腰。她吻一下天龍的臉頰，把手中的禮物交給他，兩個人有說有笑。天龍拖着她的手，把她帶到花籃的前面，她翻着，把其中三朵幸福花拿出來，天龍小心翼翼地替她把花插在鬢上，然後吻她一下。

芝芝更明艷照人，她挽着天龍的手，甜甜的，嬌嬌的，可真是人見人愛。

「她……是你哥哥的女朋友？」她輕聲問。

「芝芝是我哥哥的愛人，誰都知道的。」天鳳說：「其實哥哥由英國回來才認識她，她一見他就纏上了，現在哥哥已經給她迷死啦！想到她快要做我嫂嫂，心裏就氣。」

「他們是很相配的一對！」她黯然說。

「祇有你和爸爸才會說他們相配。」

「妳爸爸也喜歡她？」

「當然喜歡。史伯伯和爸爸是好朋友，趙史兩家通婚，是他們最大的心願。」

好像有一把小槌子，槌在翠湖的心上，她的心碎了，她的美夢也碎了！

她脚步有點輕浮，她極力用手扶住牆。

「翠湖，怎麼了？妳面如死灰，不舒服？」

「沒甚麼！」翠湖拂一下頭髮，笑了笑：「也許我肚子有點餓。」

「快吃晚餐了。」天鳳發命令：「佐治，替翠湖拿兩片三文治。」

佐治走開，天龍和芝芝却走過來。芝芝一手挽着天龍的手臂，另一隻手握著酒杯。

「嗨！天鳳，妳怎麼又穿紅色衣服？我不是說過，妳穿白色和黃色衣服才好看嗎？」

「像我這種土頭上腦的人，最適合穿紅色。」天鳳鼻尖朝天，眼看天花板。

「這位小姐是……」芝芝打量翠湖。

「她是我的好朋友丁翠湖小姐。」

「噢！丁小姐，妳好嗎？」她儀態萬千的笑一下：「妳本來很清秀，可惜妳不會穿衣服。粉紅色是最俗氣的，它把妳的秀氣遮蓋了。」

「喂！史芝芝，妳可以侮辱我，但是不能侮辱我的朋友！」

「侮辱？天鳳，妳說到哪裏去了，我祇是想幫助妳們。善意的批評也算是侮辱？」

天龍立刻替芝芝說好話：「芝芝口快心直，最沒有心計，她也常常批評我。」

「她批評你可以，但她無權批評我們。」天鳳毫不放鬆：「你是她的男友，活該你受罪。史芝芝，我警告妳，下次妳再惹我，我可不容氣了！」

「天龍！」芝芝靠着他撒嬌：「我早就說過你妹妹對我有成見，你又不信！」

「天鳳！」天龍眉心一皺：「以後妳跟芝芝說話，可要客氣些。」

「裝模作樣，不要臉！」天鳳低哼着。

「天鳳，妳……」天龍想罵，又罵不出口，對自己唯一的妹妹，總有點偏愛。

「天龍，你看嘛！」芝芝委屈屈：「我平時老是讚你妹妹，想不到她竟然仇視我！」

「哼！」天鳳拉起翠湖，另一隻手向佐治一招：「來！吃晚餐去。」

「天龍！你好偏心……」

離開天龍身邊，翠湖拿着碟子，要了一些鷄沙津，又了一塊炸豬扒，呆在那兒。

「翠湖！妳幹嗎吃那麼少？」

「胃口不好！」

「是不是爲芝芝生氣？」

「怎麼會？說良心話，我真的不會打扮。」翠湖柔聲勸她：「天鳳，史小姐遲早是妳的嫂子，一家人應該和和氣氣。」

「她嫁進來，我也不會理她。」

翠湖說：「大家住在一間屋子裏，難道見了面，也不打招呼？」

「她嫁進來，我不會嫁出去？我看見她撒嬌就噁心，哥哥真笨，竟然選中她！」

「天鳳，妳又在罵誰？」一個四十多歲、穿旗袍的女人走過來。

「媽咪！我給妳介紹，這是我的同學丁翠湖，丁太太的女兒。」

翠湖連忙放下碟子恭敬地彎腰：「伯母！」

「是丁小姐！」趙夫人送她一個慈祥的笑容：「丁太太是我的老師，我跟她學插花，學了半年。天鳳，丁小姐以前好像沒有來過。」

「她呀，是三步不出閨門。今天要不是她送花來，我們才請不到她呢！」天鳳說：「她就祇會讀書，沒興趣交朋友。」

「勤學的孩子，一定是個好孩子，天鳳，妳要向丁小姐學習。丁小姐以後多來玩，我很高興天鳳跟妳交朋友。」

「謝謝伯母！」

「吃晚餐！別客氣。」趙夫人拉一下翠湖的手，看樣子，她很喜歡翠湖。

「喂！」天鳳看着母親的背影說：「要是芝芝看見媽咪對妳這樣好，她準會妒忌！」

「伯母對史小姐怎樣？不喜歡她？」

「媽咪根本不喜歡芝芝那類型的人，她喜歡文靜溫柔的女孩子，像妳！」天鳳攤一攤手：「不過沒辦法，她鬥不過爸爸和哥哥，她註定要受氣。媽咪不是芝芝的對手。」

晚餐後，舞會開始，那隊由七人組成的「園丁」樂隊，是天鳳請回來的，主音歌手——潘烈，曾經是她的男朋友。天鳳迫佐治請翠湖跳舞，翠湖焦急地推辭，一方面她厭倦活動，另一方面，她心情非常惡劣，她祇希望能靜靜地躲在一角。

偷偷觀察天龍，仍然是她最大的興趣，雖然他已經有了芝芝。對了，天龍在哪兒？她把頭轉左轉右到處找，終於，她看到了，天龍正在和芝芝面貼着面翩翩起舞。

天龍在芝芝耳邊細語，芝芝在他懷中嬌笑。在他們眼中，這個世界祇有他們兩個人。

芝芝多麼幸福！翠湖輕搖着頭感嘆，天鳳一直在旁邊注視她，覺得她很怪，使用手

推了推她說：「翠湖，妳呆看甚麼？和佐治跳舞呀！」

「我不想跳，讓我靜一會，好嗎？」她輕聲說。她的溫柔，令妳不忍心對她說不。

「好吧！下一個舞妳和佐治跳。」天鳳拉了佐治出去，留下翠湖獨自一人。

她悄悄溜到露台，深深吸了一口清新空氣。這時候，她的心境似乎平靜下來。

不再想天龍了，能不再想嗎？她從來沒有戀愛過，但她已開始嘗試失戀的滋味。

「小姐，我可否請妳跳一個舞？」

翠湖回轉頭，看見一張誠懇的臉。他當然比不上天龍，其實，這個世界裏根本沒有人比天龍更英俊，但是，他實在也不難看。

她企圖找藉口拒絕，但一轉念間，又不忍心看見他失望的表情，終於，她點一下頭。

她隨他回到客廳，她耐心地聽他介紹自己。他叫王文彬，天龍的同學，剛掛牌行醫不久的年輕醫生。假如丁太太在，她會鼓勵女兒交這個朋友，因為她一生最大的願望是家裏有一個醫生，不管她是女兒還是女婿。可惜，翠湖的心，早已寄放在天龍的身上。

順理成章地，王文彬做了翠湖的舞伴。

翠湖不愛他，但也不討厭他，其實，王文彬這個人也很不錯，體貼、老實。況且又是個醫生，現在的女孩子，百分之七十都希望做醫生太太，因為香港的醫生是最會賺錢

的。

翠湖和文彬跳第四個舞的時候，在舞池中央，竟然碰上天龍和芝芝那一對。翠湖莫名其妙地，一陣急速心跳。

「文彬，你好啊！」芝芝低聲嚷：「依芙不在，你就追求丁小姐。」

「芝芝，」文彬有點不高興：「依芙和丁小姐都是我的朋友。」

「依芙是你的朋友？有那麼簡單？嘿！等依芙由日本回來，我會告訴她。」

「我無權制止妳說話……」

「王先生，我們不要再跳了！」

「爲甚麼？」

「我不想引起你女朋友的誤會。」

「別聽芝芝說，我根本沒有女朋友。」

「我真的不想再跳了，對不起！失陪。」翠湖說着，轉身便走。

「丁小姐，丁小姐……」王文彬追出去。

芝芝格格笑個不住。天龍問她：「妳爲甚麼要作弄文彬？他根本不喜歡依芙。」

「可是依芙喜歡他呀！」芝芝抿一抿嘴：「沒眼光，依芙要比那姓丁的好十倍。」

「不會吧！起碼丁小姐不刁蠻，而且，她也很漂亮。」

「甚麼？」芝芝瞪大了眼睛：「我和姓丁的比，到底誰漂亮？」

「那怎能比？她和妳差遠了。」天龍兩手圍住她的腰：「沒有人比妳更美麗，妳在我的眼中，是傾國傾城的絕代佳人。」

「那還差不多。」她媚眼兒一瞟。

「妳這小醋瓶子……」

王文彬一直追出去，在花園，他情急地拉住翠湖的手臂。

翠湖沒有責怪他，祇是盯住他的手。

「對不起！」他慌忙放開了。

翠湖坐在一張石櫓上，她默言無語。

王文彬結結巴巴的解釋：「丁小姐……妳聽我說，依芙……根本不是我女友，我和她……不過看過一場電影，跳過一次舞，都是……大夥兒一起去的。」

「你用不着向我解釋，因為沒有這個必要。」翠湖說：「我從來沒有想過要跟任何人交朋友，我清楚自己，我不是一個好伴兒。」

「我認為妳是個很好的女孩子。」

「那是因為你還沒有真正了解我。」翠湖站起來，祇不過踏了一步。

文彬說：「妳不跳舞，我陪妳在花園散步。」

「對不起！我要回家了！」

「我送你回去！」

「謝謝！我自己有車。」翠湖向他點一下頭，回屋子去了。

文彬瞧着她的背影，寒意直透他的心房。

「天鳳，我要走了，我想換回我的衣服。」回到大廳，翠湖對天鳳說。

「多玩一會兒嘛！妳看！人人都玩得很開心。」天鳳死拉着她不放。

「太夜了！這兒離我家有一大段路。」

「叫王文彬送你回去呀！」

「別提那位王先生，他有女朋友的。」

「我從來沒聽過王文彬有女朋友。」

「叫依芙，史小姐說的。」

「史芝芝？這卑鄙的女人。依芙是她的表妹，兩個都不是好人。哼！王文彬才不會要

她。」

「算了！我根本無意結交男朋友。」

*

*

*

趙天龍的舞會，給翠湖帶來了一份友誼，也結束了一個曇花一現的美夢。

從此，翠湖和天鳳做了一對要好的朋友。某天，佐治、天鳳和翠湖在香港酒店喝下午茶。剛要結賬，突然一個年輕人走過來。

「佐治，」他熱情地叫着：「真的是你！」

「羅拔？」佐治跳起來，和他握手：「甚麼時候回來的？」

「快一年了！兩位小姐，我能坐下來嗎？」

「我的女朋友趙天鳳小姐。」佐治替羅拔拉了一把椅子，道：「羅拔是我中學時候的同學，後來他去了加拿大。」

「如果我能考進香港大學，我就不會去加拿大。」羅拔看了翠湖一眼：「這位小姐……」

「該死！我怎麼忘了介紹。她是丁翠湖小姐，天鳳的同學。」

天鳳盯了佐治一眼，佐治吐一下舌頭。

羅拔坐在翠湖的旁邊，他主動跟她聊起來。

翠湖有問必答，非常合作。可是從語調中，羅拔感覺到她的冷淡。

「喂！羅拔，告訴我們關於加拿大的一切。」有朋自遠方來，佐治不亦樂乎。

「加拿大？房子大，空氣好，生活枯燥，飲食無味。」

「那麼慘？」

「祇要有錢，香港是全世界最好的地方。」

「你甚麼時候回去？」

「不回去了！老頭子有病，我迫得拋下學業跑回來管理生意。」

「你回來了一年，竟然不來找我，還算是好朋友呢！」

「由飛機場跑出來，就立刻接管生意，忙都忙死了，還有時間找朋友？最近一個月才算適應下來。」羅拔看看翠湖：「今晚我請吃飯，各位肯賞面嗎？」

「我舉手贊成。」

「尊敬不如從命。」天鳳對翠湖說：「妳一定要去，妳不去，羅拔會失望的，對嗎？」

「是的！」羅拔厚着面皮垂下了頭。

「可是，我……」

「別管她！」天鳳搶着說：「準八時，我們去接她。」

「天鳳，妳怎可以……」

「翠湖，妳是年輕人，不是老太婆，怎可以一天到晚躲在家裏？」

*

*

*

說良心話，翠湖並不想和羅拔去吃飯，不過，既然留在家裏胡思亂想，一個人又悶得發慌，倒不如出去走走。她打開衣櫃，把一件粉紅色的長裙拿出來，忽然，她記得芝

芝說過，粉紅色最俗，於是，她立刻把長裙放回去，改換了一件天藍色的。

她換好衣服，拿了手袋，到畫室看父親。

他正在畫日落，太陽把大海照成金色，海上有一艘孤帆。

「打扮得那麼漂亮，準備出去？」

「和天鳳去吃晚飯，對不起，爸爸，今晚我不能陪你，」翠湖有點歉疚：「媽媽有應酬，本來我應該留下來。」

「我不能永遠把你留在我的身邊，妳是女兒，終有一天要嫁出去。」丁雅圖繼續畫他的畫：「有男朋友了吧？」

「沒有！」翠湖玩弄着手袋的鍊子：「交男朋友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當然，一定要小心謹慎！不要選有錢的，但是一定要能幹，起碼能賺錢養活一家幾口。」丁雅圖輕嘆一口氣：「不要像我……」

*

*

*

一行四衆，他們先去香港仔吃海鮮，然後去金天使夜總會跳舞。

天鳳一聽見音樂，就拉了佐治出去跳舞，留下翠湖和羅拔兩個人。

這時，羅拔關懷的問：「丁小姐，妳好像有很重的心事？」

「我沒有心事，祇是不大喜歡說話。」翠湖淺淺一笑：「我不善詞令，怕說錯話開罪別

人，你跟我在一起一定會很悶。」

「我喜歡文靜的女孩子。」羅拔問：「跳個舞，好嗎？」

「我跳得不好！」

「沒關係的，玩玩罷了，又不是參加比賽。」羅拔替她拉開椅子，翠湖剛站起來，突然被兩個人完全吸引了她的視線。

穿銀灰色西裝的美少年，是她刻骨銘心的趙天龍，挽着他手臂的，穿銀白色長旗袍，頭髮盤在頭上，高貴艷麗的女郎，就是史芝芝。翠湖呆呆的站在座位前。

羅拔本已走到舞池，回頭一看，翠湖並沒跟上來，他立刻回到桌旁，看看翠湖失魂落魄、滿臉哀愁的樣子，不禁驚詫：「丁小姐，怎麼了？」

「我……」翠湖看見趙天龍和芝芝已找到桌子：「我……」

「丁小姐，妳面色不好，是不是不舒服？」

「我？」翠湖看了羅拔一眼，似乎清醒了：「對不起！我不舒服，想休息一會兒。」

「身體不舒服就不要跳舞。坐下來，聽聽音樂，十一點鐘有『科騷』。」

翠湖看見天龍和芝芝正喝金黃色的香檳。

羅拔跟她說話，她一句也沒有聽進耳裏，她一直全心全意的在看天龍。

天龍的手臂搭在芝芝的腰上，兩個人一會笑，一會耳語，一會兒天龍又在吻她。

看見自己心愛的人和另一個女人親熱，她心痛得幾乎暈了過去。天鳳和佐治回來，天鳳一坐下來就問：「翠湖，妳知道誰來了？」

「我……不知道。」

「咦！翠湖，妳的嘴唇爲甚麼發紫？」

「我……」

「小姐有點不舒服。」羅拔代她說。

「哪兒不舒服？剛才還是好好的。」

「冷氣太冷。」翠湖發覺自己最近常撒謊。

「喝杯酒。」羅拔把酒杯放在翠湖的手裏：「喝點酒，身體會暖和些。」

「謝謝！」

「翠湖，哥哥和芝芝都來了，就在我們後面第三張桌子。」

「那真巧！」

「嘿！妳現在應該明白，爲甚麼哥哥回來幾個月我才見過他幾次。他每天一下了班，立刻就去陪芝芝。」

「我們要不要過去打個招呼？」佐治說。

「打甚麼招呼，你又不是不知道我不喜歡芝芝。如果剛才我在香港仔碰見她，我連晚

餐也用不着吃了。」

「他們始終會看見我們。」

「看見就看見，我們又沒犯法！」天鳳拍他一下：「把臉回過來，不要看！」

佐治說得對，史芝芝已經發現了他們，她已和天龍手拉手的走過來。

「嗨！真巧，我們碰上了！」史芝芝笑着說：「我喜歡熱鬧，大家一起玩好嗎？」

沒人公開說不喜歡她，她拉着天龍坐下來，佐治爲他們一一介紹。

羅拔注視芝芝超過一分鐘，假如翠湖是他的女朋友，翠湖會妒忌。可是她根本不在乎，假如能交換舞伴，她更求之不得。人，有時候會做錯事，雖然她明知天龍不會愛她，但是她仍然單戀他，希望有朝一日會有奇蹟出現。

「翠湖，」芝芝似乎很關心她：「妳面色不大好，嘴唇發紫，爲甚麼？」

「我……」

「噢！我明白了，妳又穿錯衣服，這種顏色，根本不適合妳。」

「是不是太俗氣？」天鳳插上一句。

「不，天藍色很高雅，我就有很多天藍色的衣服，我每次穿天藍色，天龍都大爲讚賞。」

「那還有甚麼可批評的呢？」

「膚色。顏色對膚色有很大的影響，丁小姐的膚色不適宜穿天藍。」

「怎麼的膚色才適合？」

「當然是雪白細嫩的皮膚。」

「妳是說，翠湖的皮膚不夠白？」

「我並沒有這樣說過。」

「芝芝向來祇會針對事，不會針對人。」天龍一開口就偏幫芝芝。

「但她正在批評翠湖的皮膚！我認爲翠湖的膚色已經很不錯。」天鳳忿忿不平：「看樣子，全世界的女人祇有史芝芝小姐才配穿天藍。」

「天鳳，妳真會說笑。」

「我這個人沒有甚麼幽默感，但還不至於笑裏藏刀。」天鳳站起來：「佐治，我們跳舞！」

天鳳和佐治出去了。芝芝問：「翠湖，爲甚麼不和妳的男朋友去跳舞？」

「他……」翠湖很想表明羅拔並不是她的男朋友，但是，她終於沒有說下去。

羅拔有點飄飄然，連忙請翠湖跳舞。翠湖看了看芝芝，帶着滿肚委屈走到舞池。

史芝芝批評她的衣服，她不介意，但芝芝在天龍的面前說羅拔是她的男朋友，她可受不了。她不想再回到桌子去，因此，拉着羅拔跳了一個舞又一個舞，羅拔心裏感到奇

怪，剛才翠湖不肯跳舞，說身體不舒服，爲甚麼突然又是不停步的舞個不休？

羅拔覺得這女孩子很特殊，有神秘感，羅拔喜歡這一類型的女孩子。

史芝芝一邊看着翠湖跳舞一邊說：「想不到她外表老老實實，竟然還會玩愛情把戲？」

「妳說誰？」天龍喝了一口香檳問。

「當然是姓丁的女孩子。上一次她迷住文彬，這一次她又換了羅拔。」

「她很文雅，不像是個濫交的女孩子。」

「她那麼純情，爲甚麼天天換男朋友？」

「可能是那些男孩子追求她。」

「她平凡得要死，又不夠漂亮，哪一個傻瓜會追求她？」芝芝不屑地說。

「文彬向我打聽她家裏的電話號碼，文彬表示對她很有興趣。」

「你有沒有告訴文彬？」

「當然沒有！我根本不知道有關翠湖的事，而且依芙喜歡文彬，依芙又是妳的表妹，我怎能幫助文彬追求翠湖？」

「總算你夠聰明。」芝芝把她那雪白小手插進天龍的手裏：「打令，我們跳舞去！」

*

*

*

下課後，翠湖帶了講義和筆記到趙家。天鳳正在講電話。

她伸長兩條腿，人懶洋洋的，看來，那又是一個「馬拉松」電話。

她看見翠湖，擲下電話，跑過去。

「爲甚麼今天不上學？」翠湖提出質問。

「都是佐治不好，昨天他帶我去參加一個通宵舞會，我們一直玩到大天光，差不多早上七點鐘才回來，我最初準備上床躺一會，就換衣服上學，誰知道我竟然睡過去了，醒來的時候已經兩點鐘，我想，就算立刻回學校也祇能上一課，因此，我決定休假一天。」

「妳知今天有早課就不應該玩通宵。卡迪芙教授很不高興，她說妳一共缺了她三課。」

「這老太婆好厲害，老瞪着眼像隻獵狗。」

「妳自己缺課不努力，還好意思罵人家。」翠湖責備着她：「早知妳無心唸書，我就不會老遠的把講義送來！」

「我的祖奶奶，算我一百個錯，小的在這兒賠不是，一鞠躬……」

「我又不是死人！」翠湖給她弄笑了：「閒話少說，趕快抄筆記吧！」

「在這兒吃一頓晚飯？」

「不，等妳抄好筆記我就走。」

「亞玉，看廚房有甚麼好吃的點心拿出來。」天鳳拉着嗓子：「媽咪，妳陪翠湖吃下午茶好不好，我要抄筆記。」

穿着棕色鑲花邊旗袍的趙夫人走出來，她打一下天鳳的頭，道：「又缺課啦！我看妳也不必唸書，嫁了算了！」

「媽咪！我和佐治絕交，不理他就是了！」

「爲甚麼和佐治絕交？」

「是他帶我去參加舞會的，他才是罪魁禍首。他把我害慘了！」天鳳顯出受害者的冤屈。

「妳自己貪玩，跟佐治何關？他由學校打電話來，我們二小姐還擁被高臥呢！」

天鳳吐一下舌頭，逃進書房去了。

趙夫人向翠湖伸手：「我們去吃茶點。」

在餐廳裏，趙夫人和翠湖聊天。

「丁太太是個很能幹的女人，令尊翁呢？」

「他是畫畫的。」

「原來是個畫家。」

「沒有名氣的。」

「總算是個藝術家！兄弟姐妹多嗎？」

「父母單生我一個。」

「那妳一定很孤單，多來我們家玩，妳可以多教導天鳳，天鳳也可以陪陪妳。」

「常常打擾伯母，不好意思。」

「哪兒話，我是巴不得妳天天來呢，說真心話，我很喜歡妳，妳品德很好，又溫柔，又懂得尊重老人家。妳……」

「翠湖最好做趙家媳婦。」淘氣的天鳳突現出現，她伸手到餐桌拿了一條芝士卷。

「天鳳，」翠湖滿面通紅：「妳不要亂說，史小姐聽見了可不是玩的。」

「她聽見了又怎樣？我根本不怕她。」天鳳倒了一杯咖啡，把一大羹鮮忌廉放進去：

「我們家有了這個媳婦，以後趙家才熱鬧呢！媽咪，妳趕快學幾下絕招，對付她。」

「我才懶得跟她計較，大不了讓他們搬出去住就是了！」

「就怕妳捨不得大哥。」

「那有甚麼辦法，其實，就算是現在，我也難得見天龍一次。」趙夫人沉下了臉：「妳大哥心裏就祇有她一個。」看樣子，趙夫人真的不喜歡史芝芝。

剛巧天龍回來經過餐廳，天鳳連忙走出去把他叫住：「哥哥，爲甚麼過門而不入？媽咪和翠湖都在餐廳那邊。」

天龍轉過身來，無可奈何的走進餐廳，向翠湖展露了一個微笑，又叫了一聲：「媽！」

「今天是甚麼好日子？」趙夫人一看見兒子就笑：「五點鐘就回家，難得。」

「我是回來換衣服，等會兒還要出去。」

「那你不在家裏吃晚飯啦？」天鳳問。他搖一下頭。趙夫人的臉上不再有笑容。

「你自己舉起手指數一下，你由外國回來，陪媽咪吃過多少次飯？」

「媽咪，真對不起！」天龍抱歉地說：「沒辦法，應酬多。」

「孩子大了，總不能永遠躺在母親的懷裏！」趙夫人感嘆着。

「你來來去去，還不是應酬史芝芝。」天鳳大不以為然：「我實在不明白，芝芝要見你，她可以來我們家裏，爲甚麼一定要天天把你拉出去？」

「女孩子都怕羞，她不好意思常常來我們家。」天龍永遠站在史芝芝那一邊。

「有甚麼好怕羞的，翠湖不也是常常來我們家？她從來不會感到不好意思。」

「怎能拿翠湖和芝芝比？她們根本不同！」

「有甚麼不同？兩個都是女孩子。」

「天鳳，筆記抄好了吧？」翠湖站起來，道：「我要回去了！」

「哥哥，反正你要出去的，替我送翠湖一程，行不行？」

天龍看了看錶，有點猶豫。

「用不着麻煩，我可以搭公共汽車，很方便的。」

「這兒搭公共汽車不容易，班次又少，還是讓我送你回去吧！等一等，我換了衣服就下來。」

「我自己可以回去……」

「有順風車不坐？」天鳳一把拉住她。

「我怕耽誤了他約會的時間。」

「又不是有正經事，還不是約了史芝芝，別管他，坐着等吧！」

不一會，天龍換了套粉藍色西裝，他一邊跑樓梯一邊扣袖口扣，看樣子他真的很匆忙。

「可以走啦！」天龍嚷着。

「伯母，我告辭了！」翠湖把筆記簿放進手提袋裏。

「有空多來玩，」趙夫人送翠湖出去，道：「下一次來，非要吃一頓晚飯不可。」

「翠湖，該走了！我趕時間呢！」天龍又在叫，他已經走到花園。

汽車裏，翠湖坐在天龍的身邊，她感到興奮又愉快，很多次她忍不住偷看天龍，噢，上帝，他連側面也這樣好看，要是她能愛他，就算祇有一年的時間，她已經深感滿

足。

爲了得到他的愛，她真願意用一生的時間去換取一年。

天龍發現她看他，他問：「是不是我趕時間，沒把頭髮梳好？」

「不，我在看你駕駛。」

「我的騎駛技術差透了。在外國開慣快車，香港的交通情形很難適應，人多車又多，真是煩死了！」

「你趕時間不用送我回家，到市區後，在巴士站附近把我放下就可以了！」

「我既然答應送你回去，怎可以中途把你放下？」天龍笑一笑：「芝芝的脾氣我已經了解，讓她罵幾句，乖乖的陪個不是，她發一下牢騷就沒事了，我已經做好心理準備，所以我不怕。」

趙天龍陪芝芝去了，趙老爺每天必有應酬，趙家祇有趙夫人和天鳳兩個人。

吃晚餐的時候，趙夫人問女兒：「天鳳，妳覺得翠湖這個女孩子怎樣？」

天鳳說：「翠湖？她忠厚、老實、勤學，是個很好的女孩子。」

「我也認爲她很不錯。」

「是否有相逢恨晚之感？」

「也可以這樣說，如果妳早幾個月帶她回來，天龍還沒有認識芝芝，他可能會愛上翠

湖。」

「要是翠湖真的做了妳的媳婦，妳可有福了，妳不單祇有一個兒子，還可以多一個女兒，翠湖很賢慧，又懂得孝順老人家。」

「都是妳爸爸不好，他不應該急着把芝芝介紹給天龍，事前應該讓我見見芝芝。」

「爸爸和史伯伯是好朋友，他們要把感情延續到下一代，他是不容許妳反對的。」

「天龍也太不爭氣，一看見芝芝就愛上了，好像十輩子沒見過女人似的。」

「可不能怪哥哥，那史芝芝，又嬌又媚又性感，任何一個男孩子看見她，都會情不自禁。更何況，芝芝對哥哥也是一見鍾情，看樣子，他們很快就要結婚。」

「我不喜歡芝芝，這孩子太工心計，而且她又刁蠻任性，我受不了她。」

「妳當然希望有一個像翠湖那樣的女孩子做妳的媳婦，可是，哥哥肯放棄芝芝嗎？不，不可能。哥哥不肯，爸爸更不肯。」

「天鳳！我們想辦法，一人計短，二人計長，也許我們會想到個好方法，用翠湖代替芝芝。天鳳，妳就幫媽一次忙。」

「媽咪，我不是不肯幫妳，是不能幫妳，因為困難重重，第一，哥哥先認識芝芝，先入為主，他當然會偏愛芝芝；第二，翠湖條件比不上芝芝，我們不得不承認芝芝比翠湖更美；第三，看樣子，哥哥對芝芝是痴心一片，就算翠湖比芝芝更美，他也不會移情別

戀；第四，爸爸是絕對不會要翠湖做他媳婦的，因門不當，戶不對；第五，翠湖從來對男孩子不屑一顧，我看她，遲早會做女修士，所以，媽咪，妳別再夢想了！」

「唉！我實在希望翠湖能做趙家媳婦。」

＊

＊

＊

晚飯後，芝芝提議去清水灣散步。

「快十二點了，改天去吧！」

「我要現在去，」芝芝在撒嬌：「我喜歡靜悄悄的海灘。」

「就是太靜了，我們才不應該去。爸爸說，治安不好，盜賊如毛，去那些僻靜的地帶，很容易會遇上劫匪的。」

「不會那麼巧。就算真的遇劫，把鈔票首飾全給他，他有了錢就不會傷害我們。」

「既然如此，何必冒險？」

「我就是喜歡刺激，你到底去不去？」芝芝頓足發脾氣。

「好吧！全依妳。妳身上有那麼多珠寶，要不要先把一些藏起來？」

「藏甚麼，煩死了！總之，要是真的倒霉遇上了劫匪，我就把所有的一切全給他，你放心好了，好漢不吃眼前虧，我不會反抗的。」

天龍永遠鬥不過她，祇有乖乖的從命。開車到清水灣，整個大海灘，就祇有三部汽

車，四周環境實在靜得驚人，除了海浪聲和蟲鳴聲，一點雜聲也沒有，其餘兩部汽車也相隔很遠。

芝芝跳下汽車，坐在海邊一塊石上，脫掉高跟鞋踢水，她開心極了。

天龍張望四周，耳邊響起了父親的教訓，不期然內心產生了不祥的預感。

*

*

*

深夜兩點鐘，翠湖仍然無法入睡，眼睛望着天花板，整個天花板都是天龍的影子。她用力搖頭，閉上眼睛開始數羊，一隻羊、兩隻羊、天龍……噢！不，怎會是這樣的，祇不過天龍送她回家，祇不過天龍和她說過幾句話……

翠湖走下床，輕輕推開房門，走到客廳，亮了燈，打開冰箱，拿出一枝汽水。

喝了一瓶冰凍的汽水，平靜了一點。她拿起花瓶中一枝幸福花，坐下來，輕輕撥弄着花瓣。

一、二、三、四、五、六，一共是六片小花瓣。第一片是奶黃色，第二片是橙色，第三片是白，第四片是紅，第五片是淺紫，第六片是粉紅。奇妙的小花，怎會是這樣的？是不是經過改種？還是天生如此？

突然，電話鈴響起來。鈴、鈴、鈴……

她嚇了一跳。誰來的電話？半夜三更。

她拿起電話，電話裏傳來顫動的聲音：「對不起！打擾了，我是趙天鳳，請……」

「我是翠湖。天鳳，發生了甚麼事？」

「妳能不能代我去看看哥哥……」

「天龍？」翠湖的一顆心幾乎跳出口腔：「他怎樣了？」

「他遇劫，被匪徒刺傷了，流了很多血，現在被送往醫院。」

「哪一間醫院？」

「聖德肋撒……」

「我立刻就去！」「拍」的一聲放下電話，翠湖跑回房間，匆匆穿上衣服。

這時候，丁太太揉着眼睛走進來：「誰來的電話？」

「天鳳的！」翠湖用梳隨便梳一下頭髮：「她哥哥出事了！」

「翠湖，半夜三更妳換上衣服幹甚麼？」丁太太對女兒的一舉一動都非常詫異。

「替天鳳去看她哥哥。」

「她自己爲甚麼不去？」

翠湖說：「我不知道。媽，我可以借用妳的汽車嗎？」

「當然可以，可是……」

「請把車匙給我！」翠湖非常焦急。

丁太太回臥室，一會兒，她拿着車匙出來：「已經深夜三點鐘，明天去行不行？」翠湖一手接過車匙，半句話不說，開了門，一直衝出去。

丁太太在露台上，看見女兒「WHIZZ」的一聲把她的紅色房車開走了！

「別開快車！」丁太太忘了夜闌人靜，她叫着。

翠湖用最高的速度飛馳，她但願自己能生出一對翅膀，飛到天龍的身邊。

終於到達了醫院，飛奔到詢問處，問明一切，她直衝往樓上。

在甬道上，她看見一個熟悉的背影。

她連忙走前去，一看，是史芝芝。她哭得臉上一塌湖塗。

「事情怎會發生的？芝芝。」她問。

「都是我不好，我不應該提議去清水灣。都是我不好，我不應該反抗那些劫匪，天龍爲了我，給劫匪刺傷的。」她一字一淚。

「天龍怎樣了？他在哪兒？」

「在急救室。」芝芝抹着眼淚：「我一到醫院，就打電話給趙伯母，她爲甚麼還不來？」

「我不知道，是天鳳叫我來的，可能趙家也發生事。醫生怎樣說？」

「沒有人從急救室出來，祇是不斷有人進去，我根本沒見過醫生。」

一個穿白袍的中年醫生，由急救室走出來。兩個女孩子飛撲過去。

「天龍沒事吧？」

「天龍有沒有危險？」

「妳們兩位是傷者的甚麼人？」醫生給她們吵得頭暈眼花。

芝芝一手推開翠湖，站在前面：「我是趙天龍的愛人。」

醫生看了翠湖一眼，翠湖悄悄的站過一邊。

醫生對芝芝說：「傷者的傷勢還不太嚴重，就是流血過多，他受了傷，爲甚麼不立刻送院急救，讓他流那麼多血？」

「當時祇有我一個人，我不知道該怎樣辦才好，而且，匪徒搶走了我最心愛的綠寶石戒指，我很心痛。當時我心裏亂，六神無主，手足無措，又沒有人可以幫我……」

「好了，事情已經發生，不必再計較過去。」醫生制止她說下去：「現在急需解決的，是血液的問題。傷者仍在昏迷，因爲他不够血。」

「替他輸血呀！」

「我們已經替他輸血，但是仍然不夠，而我們血庫剛巧又缺少他需要的那種血型。所以，現在最重要的是有人能立刻輸血給他。」醫生望住芝芝：「妳是傷者的愛人？」

「我當然是！」她昂起頭，一副驕傲樣子。

「好吧！妳跟我來！」

醫生把芝芝帶進急救室旁邊的房間，芝芝到處張望：「帶我進來幹甚麼？」

「看看妳能否輸血給傷者。」

護士輕聲說：「小姐，請妳伸出手指。」

「幹甚麼？」

「抽點血去化驗，不用怕。」醫生安慰她：「不痛的，祇不過抽一點點血。」

芝芝拼命緊閉眼睛。一會，醫生說：「好了！現在我們等檢驗結果。」

護士小姐拿了一個小瓶出來。

醫生在寫報告，芝芝不耐煩地改換了幾個坐姿，她覺得這房間的空氣壞透了，現在她心裏祇有兩個希望，第一，看看天龍；第二，回家睡大覺。

一會，電話響了，醫生聽完電話，高興的對芝芝說：「好極了，妳可以輸血給傷者。」

「我和天龍同一種血型？」她有點興奮。

「不，妳的血是O型，O型血用途最廣，它可以適合任何一類型的血液。」醫生站起來：「妳的愛人真好運，請跟我來。」

「去哪兒？幹甚麼？」她動也不動。

「直接輸血給傷者，他需血，他等待！」

「我真的要捐血？捐多少？一茶羹？」

「不，這麼少怎夠用？」

「到底要多少？一湯羹？」

「起碼要三百CC。」

「甚麼？天，你要我的命！」她尖嚷着：「你知道嗎？我貧血，患神經衰弱，血壓低……全身都是病，總之，我不適宜輸血。」

「血液經過化驗室化驗，妳身體很好，沒有疾病，適宜輸血。」

「身體是我的，血也是我的，我说不適宜就不適宜。」

「妳見死不救？」

「我不是不救他，爲了他，你叫我做甚麼都可以，但是，血是我的，我怎可以隨便把血給人？你們要血，可以找個人來輸血，錢我付。」

「突然之間，去哪兒找人輸血？別的事可以等，救人要快，我們爭取一分一秒。傷者極需要血，妳聽見沒有？」

「你可以向別家醫院的血庫借血！」芝芝開門走出去：「救人是醫生的責任，應該由你負責，我警告你，如果天龍有甚麼三長兩短，我請十個律師告你！」

43

「簡直是紅番……」醫生跟着她走出小房間，氣得說不下去。

「你才是老頑固……」芝芝氣憤地坐下。

翠湖連忙輕聲問醫生：「發生了甚麼事？」

「她不肯輸血給傷者，她見死不救。」

「請不要生氣，也許她有原因！」

「她有甚麼原因？她的血是O型血，身體又健康……」

「天龍到底是甚麼血型？」

「AB型。」

「我也是AB型。」翠湖高興得握住醫生的手：「請讓我輸血給他！」

「妳肯？」醫生滿眼疑惑：「小姐，妳最好攷慮一下，不是輸一滴血，是三百CC。」

「不用攷慮，他需要多少，就給他多少。立刻開始，好嗎？」

「當然好，不過，我先要向妳說明，妳雖然有助人的熱情，但是，我們不是隨便接受捐血的，除了妳的血型適合，還要看血液裏是否含有病菌，最重要的，是看妳是否適宜捐血，我們是在合符標準，絕對安全的情況下，才讓妳輸血，妳明白嗎？」

「我明白！祇要能救天龍，我甚麼都不會在乎，醫生，請你快一點！」

「翠湖！妳肯輸血？妳真好！」芝芝立刻扶住她：「我第一眼看見妳時，就知妳是好

人。來，讓我陪你進去，不用怕的，輸血算不了甚麼。」

「請妳在外面等！」醫生對芝芝一點也不客氣：「我們的辦公室不是隨便的可以讓人進出的。放開這位小姐，聽見沒有？」

「哼！」芝芝一手摔開翠湖。

眼看着醫生和翠湖進去了，等呀等，越等越無聊，越等越生氣，她甚至開始對天龍埋怨起來：「好看不中用，高頭大馬，竟然連兩個匪徒都對付不了，哼！」

她罵着罵着，突然，老遠的看見天鳳扶住趙夫人走過來。

她連忙裝了笑臉，迎上去：「趙伯母，妳來了就好了！」

「天龍呢？」

「在急救室。」

「還在急救室？他怎樣了？妳沒問醫生？」趙夫人急着問。

「那醫生，簡直不是人，跑出來，罵兩句，又進去了！」

「醫生怎會無緣無故罵人？」

就在這個時候，他們看見一個護士扶着臉色蒼白的翠湖由房間出來。

「小姐！妳坐會兒，好好休息一下。」

「翠湖，」天鳳問：「妳怎麼了？」

「翠湖，」趙夫人拉着她的手：「你的手爲甚麼這樣冷？妳怎會從裏面出來？妳進去幹甚麼？爲甚麼不說話？」

「她一定是想進去看天龍，給人趕出來，她本來面色就不好，她休息一會就沒事了！」

翠湖看了芝芝一眼，眼中隱約有淚光。她吃力地扶住站起來：「伯母，天鳳，我很疲倦，想睡，我要回去了！」

「害妳跑一趟，真不好意思，這兒有我們，妳回去吧！」趙夫人說：「天鳳，送送翠湖！」

「不用送，我自己可以回去！對不起，我失陪了！」她拖着疲乏的腳步，在通道的盡頭消失。

「翠湖的面色好難看，她不能熬夜。」

「都是妳，爲甚麼要把人家拖來？」

兩母女說着，剛才那位醫生出來了。

趙夫人立刻走上去：「醫生，噢！你不是張國棟醫生嗎？」

「趙夫人，妳怎會到這兒來的？」

趙夫人說：「我的兒子受了傷，他被送到這兒來的。你有沒有見到天龍？他在急救

室，你應該見到的！」

「給刺傷了的男孩子，他就是天龍？幾年不見，我已經完全認不得他了！」

「他怎樣了？危險嗎？」

「剛才他一直昏迷不醒，原因是失血太多，送他求醫的人，犯了兩個錯誤，第一，時間拖得太久，令傷者不停流血，她應該當機立斷，爭取第一時間把他送院急救；第二，凡意外受傷，應該送去公立醫院，因為公立醫院比我們私立醫院設備好，供應品充足。」

「是他的女朋友送他來的，他的女朋友，唉！別提了，張醫生！天龍沒事吧？」

「他的傷勢不太嚴重，我們已經替他縫了傷口，也替他輸過血，可是，我們的血庫不夠血，所以……那位小姐呢？」張醫生找尋翠湖。

「哪一位小姐？」趙夫人也跟着他到處張望，她不明白張醫生爲甚麼要找甚麼「小姐」，難道那位小姐比她兒子的傷還重要？」

「就是圓面孔，圓眼睛……」

「是不是丁翠湖？」

「好像是姓丁的，她到哪兒去了？」

「回家去了。」趙夫人有點怨張醫生大驚小怪：「天龍現在到底醒了沒有？」

「她應該多休息一會，我叫護士叮囑她好好的休息，她怎能這麼快就走？誰送她回

去？」

「這個時候，天龍生死未卜，誰還有心情照顧她？是她自己走的，有甚麼不對？」

「她剛輸了血，是她輸血給天龍的，她救了天龍，妳明白嗎？夫人！」

「她？翠湖？」趙夫人目瞪口呆。

「她有畏血症，一看見血就全身冰冷，面如死灰。我祇要她捐三百CC的血，但她堅持要給天龍多點血，她一共輸了四百三十CC血給天龍。你們應該看得出她很軟弱，怎可以讓她就一個人在街上跑？萬一……」

「啊！天……」趙夫人搖搖欲墜了。

天鳳連忙上前扶住她。

「天鳳，翠湖輸了很多血給妳哥哥，」趙夫人吃力的說：「快去找她，一路上找她，一定要找到她……」

「我一定找到她，可是妳……」

「不要管我，快去！」

「芝芝，妳過來扶住媽咪好不好？」天鳳說。史芝芝走上去，瞪了醫生一眼。

天鳳飛奔出醫院。她開着汽車一路找，終於到翠湖的家。

站在門口，看看錶，快六點了，一個晚上，連續打擾人家兩次，實在不好意思。

猶豫了一會，她終於按響了門鈴。開門的是丁太太。

「對不起，伯母，翠湖她……」

「她跑出去大半晚，剛回來不久……」

「她終於到家了，太好了！」天鳳鬆了一口氣，總算知道翠湖安全。

「她由外面回來，像一個生了孩子的產婦，弱得連說話都沒有力，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伯母，等會兒我再向妳解釋。我掛念翠湖，想先去看看她。」

「她在房間，請進去吧！」

「謝謝伯母。」天鳳低垂着頭，面對翠湖的母親，她有更大的內疚。

推開房門，看見翠湖躺在床上。

天鳳撲向翠湖的床邊，握着她的手，問：「翠湖，妳沒事吧？」

「我會有甚麼事呢？看！我不是跟平時一樣？」翠湖反握着天鳳的手，微笑說。

「可是剛才妳在醫院……」天鳳細心看翠湖，覺得她面色和精神都好多了，「而且，伯母告訴我，剛才妳回家……」

「那是我的怪毛病發作，根本與輸血無關。我這個人真沒用，看見血就發慌，要不是這樣，我早就唸醫科了。」

「都是我不好，我害了你！」

「你做錯了甚麼？」翠湖柔聲問。

「我不應該叫你去醫院。但是，我當時實在手忙腳亂，媽咪接到了芝芝的電話，知道哥哥出事，她立刻就暈過去了，我要打電話找醫生，又要找爸爸。不知道爸爸去了哪裏，連影子也沒有。我心裏掛念哥哥，但是我又不能走開，因為我要守住媽媽，我曾經找佐治，他大概是睡死了，電話鈴響了好幾分鐘都沒有接，我沒有別的辦法，祇有找你。」

「你找我，我很高興，因為這證明你重視我，把我看作好朋友。」

「可是我却害你失去那麼多血。」

「你沒有害我，也沒有迫我，是我自願輸血的，直到現在，我仍然沒有後悔。」

「但你和哥哥不相干的，不應由你輸血。」

「爲甚麼不應該？你的哥哥就是我的哥哥，別忘了，我們是好朋友！」

「永遠忘不了！我感謝你！」天鳳哽咽着。

「看過天龍沒有？」翠湖假裝沒有看見天鳳流淚，她愉快的問：「他怎樣了？」

「我沒有時間看他，不過醫生說他沒有危險。」天鳳側過臉，偷偷抹着眼睛。

「那好極了！現在，你應該回醫院看他，啊！我好疲倦，想睡覺。」

「妳好好的睡吧，傍晚我再來看妳。」

「用不着來看我，我很好嘛！妳還是多照顧伯母和天龍。」翠湖不想她再難過，閉上眼睛，假裝昏昏欲睡的樣子：「我真的要睡了！」

確定天鳳已經離去，翠湖重新張開眼睛。不一會，丁太太推門進來。

「爲甚麼要輸血給趙家的兒子？」

「媽，妳都聽到了？」

「女兒的事，我應該關心。」丁太太很嚴肅：「妳還沒有回答我的問題。」

「天龍受傷，流了很多血。」

「這件事根本與妳無關，沒理由要妳負責，血液是很寶貴的，妳怎可以隨便捐血？」

「媽，不要看得那麼嚴重，每天都有很多人自願捐血。」

「但是妳身體並不好。」

「我的身體很好，祇是怕見血。」

「對我說真話，是否愛上了趙家的兒子？」

「不！不是！」

「假如妳真的愛上趙少爺，那末，妳這一次捐血是捐對了！趙家是大戶人家，趙少爺又英俊迷人，這門親事，我非常滿意。」

「媽！妳別夢想了，天龍不會要我的，我們根本也不配。」

「配不配是另外一回事，妳輸血給他，就是他的恩人，他不像個無情無義的人。」

「輸血是救人，不是拋磚引玉。而且，天龍已經有了未婚妻。」

「妳這笨孩子，既然他不可能愛妳，妳爲甚麼要輸血給他？爲甚麼？」

天鳳從翠湖家出來，急忙回到醫院，她推開病房的房門，看見天龍躺在床上睡着了，趙夫人坐在一張椅上，正在閉目養神。

「媽咪，哥哥怎樣了？」

「剛睡了一會，精神還不錯。」

「芝芝呢？」

趙夫人說：「妳哥哥疼她，說她辛苦了一晚，要她回家休息。」

「哥哥知道翠湖輸血給他嗎？」

「不知道。我每次剛要說出口，芝芝就截住我的話題，芝芝走了不到三分鐘，他就睡着了。找到翠湖沒有？她怎樣了？」

天鳳正要說話，天龍一個翻身，天鳳嚇得閉上嘴巴，用食指壓住嘴唇。一會，天鳳拉起趙夫人的手，她指了指房門，趙夫人點一下頭，於是兩個人躡足離開病房。

天鳳吐了一口氣，趙夫人忙着問：「翠湖在哪兒？她沒事吧？」

「她已經回家，在睡覺。」天鳳問：「媽咪，妳是不是認識那位張醫生？」

「認識二十幾年了，他本來是我們的家庭醫生，十年前他全家移民加拿大，半年前才回來。他去加拿大的時候，妳才祇不過十歲，所以，他認不出妳哥哥，也認不出妳！」

「我們去找張醫生好不好？」

「找他幹甚麼？」

「問哥哥的情況。同時，我很想知道翠湖輸血的經過，我總覺得有些事情，我們是不知道的，比如，芝芝爲甚麼不想妳告訴哥哥關於翠湖輸血的事？」

趙夫人低首沉吟了一會：「我們來的時候，翠湖正在輸血，芝芝如果把事情告訴我們，我一定不會讓翠湖走，我要她在醫院休息一兩天。芝芝爲甚麼要瞞我們？難道她根本不知道翠湖輸血？不可能吧？」

「我也是滿腹疑團，非要問清楚醫生不可！媽咪，我們現在就去找張醫生。」

「先打一個電話回家，派人來侍候天龍！」

「媽咪，那不是爹咁嗎？」天鳳跑過去：「整整一個晚上都找不到你，你去了哪裏？」

「陪朋友去了澳門，剛回來。」趙家豪喘息着：「天龍怎樣了？」

「他流了很多血，幸而我的同學輸血救他，你快去看他！」

「好的，我來接班。」趙家豪問妻子：「玉儀，妳沒事吧？」

「沒甚麼！你去看兒子。」趙夫人被天鳳拉走，到電梯門，看見一個護士長，趙夫人問：「請問張國棟醫生的辦公室在哪兒？」

「在二樓。門上寫着醫生的名字，不難找，不過張醫生已下班，三點鐘會再回來。」

「媽咪，我先送你回家休息，下午再來。」

*

*

*

「……連我也不明白，她自己說是天龍的愛人，可是……」張醫生把輸血的經過，原本本告訴趙夫人。

「她真自私，人又卑鄙，她還敢口口聲聲說愛我哥哥，到生死關頭，她就撒手不管。」天鳳握着拳頭，忿忿不平。

「到底哪一個才是天龍的女朋友？」

「是不肯輸血的那一個，丁小姐祇不過是天鳳的同學。」趙夫人回答說。

「非親非故，她竟然毫不攷慮的輸血給天龍，真難得。」張醫生也忍不住稱讚：「丁小姐性情好，人又斯文。」

「媽咪，芝芝這樣狡猾，我們把一切告訴哥哥，叫哥哥和她一刀兩斷。」

趙夫人和女兒的意見稍有不同。雖然她也不喜歡芝芝，她同樣希望兒子能轉愛翠湖，但是天龍受傷臥床，身體已受到損害，如果再加上精神上的打擊，恐怕他會受不

了。

天龍痴愛芝芝，人所共知。假如他一旦知道自己心愛的人，竟如此寡情無義，他必會痛心。爲了兒子，她決定等待天龍的傷勢稍爲好轉，才把一切告訴他。

「天龍的體質極好。」張醫生保證說：「他會很快復元。」

趙夫人耐着性子在等待，可苦了性急的天鳳。翠湖自從輸血給天龍，她不單祇沒有去醫院探望他，她甚至極力逃避天鳳。天鳳很明白她的心意，她是不想誇耀自己的功勞，同時更不希望趙家的人因她輸血救天龍而把她當恩人。

她要每一個人知道，她給天龍輸血是無條件的，她更不想爲此而得到任何優待。在天鳳的眼中，翠湖是偉大的。芝芝又怎樣？她雖然不偉大，但却很聰明。

在趙夫人和天鳳揭穿她的行爲之前，她首先採取行動，爲自己打通了一條後路。

這天，她買了許多天龍喜歡吃的東西，又送了一籃黃玫瑰，和一大堆「甜言蜜語」，把天龍迷得死脫，別說爲了她受傷，就算要他的命，他也樂於奉獻。

驀地，芝芝撲倒在天龍的身上，緊抱住天龍，淒淒楚楚的哭了起來。

她這突然的態度，令天龍着慌起來，他忙着問：「芝芝，妳怎麼了？」

「我好痛苦！」她嗚嗚咽咽，哭得天龍心都痛了，她又說：「我曾經想過自殺。」

「千萬不要！芝芝，妳到底受了甚麼委屈？」天龍更焦急。

「天龍，你知道我多麼愛你，爲了你，我甚至可以犧牲自己的性命。」

「我知道，這是不須置疑的事實。」

「但是，有人懷疑我並非真心愛你！」芝芝哭得好悲傷。

「誰？」

「自從你受傷入院，天鳳就視我如仇人。」

「天鳳一向喜歡跟人鬥嘴，不要理她。」

「但她冤枉我，我可受不了！」這時候的芝芝，幾乎比「小白菜」還要無辜：「你妹妹一向不喜歡我，每次見了我總是冷嘲熱諷，我爲了你甚麼都忍受了！你是明白的。」

「我明白，天鳳真的越來越不講理。芝芝，妳看在我的份上，原諒她。」

「是她不肯放過我啊！說我不是真心愛你，說我自私，其實，我才痛苦呢，我不能輸血給自己的愛人。」

「輸血？誰要輸血？」

「伯母和天鳳沒有把這件事告訴你嗎？」

「我根本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

「事情是這樣的：那天你受傷，我把你送到醫院，跟着打電話通知伯母，誰知伯母一聽見你受傷就暈了過去。天鳳要留在家裏陪伯母，於是就叫翠湖來替她。當時，我和翠

湖坐在急救室外，忽然一個醫生走出來，問了我和翠湖的血型，就把翠湖拉進一個房間，當時我根本不知道你流血過多需要輸血，如果我知，我早就把翠湖拉出來，自己走進去，你是我的愛人，我怎能容許別人輸血給你？但是，當時我真的一無所知，雖然我知你流了許多血，不過，我以為醫院方面會替你輸血，誰知道血庫不夠血呢？」

「翠湖輸血給我？她肯？爲甚麼？」

「這問題恐怕連她都不會回答，因她是被人強拉進去的，事前她也不知道要輸血。」

天龍說：「如她不同意，她可拒絕！」

「翠湖的爲人，你又不是不知道，她膽小、怕事，又怕不好意思，就算她心裏有一千個不願意，她也不會斷言拒絕醫生的要求，不過這麼一來，可把她嚇跑了！」

「嚇跑了？」

「她輸血之後，就一直沒有來過。」

「不錯！」天龍想着：「誰都來探望過我，甚至羅拔也來了，就是沒看見翠湖。」

「她還敢來？要是再拉她輸血，她怎麼辦？你沒有看見那晚她輸血之後，面色多難看，多慌張。我們要她多休息一會她都不肯，她急忙竄回家，看樣子她是又驚又後悔。不過也難怪她，她和你非親非故，她是沒有責任輸血給你的，其實，我才是最適當的人選，應該由我輸血。」

「也許妳的血型不適合我。」

「怎麼不適合？我的血是O型，O型血用途最廣。」芝芝嚷着：「O型血適合任何類型的血液，我恨死那醫生，他爲甚麼不讓我輸血？」

「張叔叔以前是我們的家庭醫生。」

「我知道！」芝芝就是擔心張醫生會把一切告訴趙夫人：「我跟他吵過，而且吵得很兇，我罵他不讓我輸血給你。張醫生對我的印象很壞，還罵我是紅番，但是爲了你，我一定要爭取。」

「你遺憾沒有輸血給我？」

「當然！你爲我受傷，我輸血給你，那多有情意。天龍，」芝芝搔着他的身體：「你知道我多愛你，血算得了甚麼，連生命我都可以奉獻。」

「妳真的這樣愛我？」天龍心裏甜絲絲。

「你對我的愛有懷疑？好，我把心剖出來給你看！」芝芝突然伸手去抓枱上的果刀。

「不，不，」天龍吃力拖住芝芝，他喘息着：「我相信妳，我發誓相信妳！」

「但你妹妹不相信我，她讚揚翠湖偉大，罵我自私，現在連伯母也相信她的話。」芝芝又嗚嗚哭叫：「她們會影響你，終有一天，你也會受她們感染，認爲我愛你不夠深。」

「我又不是三歲小孩子，我怎會隨便相信人家的話，無論她們說甚麼，我都不會

聽！」

「真的？」

「我發誓！我深信妳愛我，我深信妳願意爲我奉獻一切。」

「那太好了！」芝芝抹去眼淚，露出笑容：「不過，我有兩個要求。」

「妳要甚麼？我能給妳，一定給妳！」

「我甚麼都不要，祇要你聽我的話。第一，伯母和天鳳一定會告訴你關於輸血的事，你假裝作事前絕不知情；第二，無論她們怎樣罵我，或用各種方式證明我不肯輸血給你，你不要爲我辯解，讓她們罵好了！」

「如果我不解釋，她們會誤會妳的！」

「她們誤會我沒有關係，祇要你相信我就夠了，有些事情越解釋越麻煩。我不想你爲了我，影響母子、兄妹的感情。她們怎樣罵我都沒有關係，爲了你，我甘願忍受一切！」

「芝芝！你真好，真明道理！」

「欠翠湖的情，我們一定要還，這張五萬元支票，我準備送給她！」

「她肯要嗎？」

「祇要我處理得好，態度夠誠懇，她會要的。畢竟她不是有錢人，這筆錢，對她會有幫助。你放心吧！天龍，我會爲你辦妥一切。」

翠湖在她家的露台上，種了幾盆花。雙托茉莉、小藍玫瑰、十字菊和一點紅。她正在露台施肥澆花，突然，門鈴響了！

「芳姐！芳姐！」翠湖叫了兩聲，才省起了女傭去了買菜，她抹抹手走出去開門。門開處，看見穿橙色套裝、戴白短手套的芝芝，儀態萬千的站在門前。

「我可以進去嗎？」她臉上掛着迷人的微笑，態度是親善的。

芝芝突然到訪，翠湖極感意外：「歡迎，請進來！」她手足無措，一會兒招呼芝芝坐，一會兒去倒茶，一副雜亂無章的樣子。

「請妳不要走來走去，坐下來好嗎？」芝芝悠閒地笑着：「我今天來，代表我，同時也代表天龍向妳致謝！天龍知道妳輸血給他，他很感動，他特別吩咐我向妳再三道謝！」

「天龍知道我輸血給他？」

「是我告訴他的！」芝芝一副義正詞嚴的樣子：「我們不能忽視事實，也不能埋沒妳的偉大，妳救了天龍是應該讓他知道的。」

「史小姐，妳太言重了，祇不過一點點血，怎可以救人？」翠湖反而難爲情起來。「天龍和我商量過幾次，我們都覺得不應該平白接受妳的恩惠，我們要報答妳！」

「是我自願的，我很高興能爲天龍做點事。」翠湖說了真心話。

芝芝一愕。她立刻把支票拿出來，笑道：「妳雖然一番好意，但是天龍不願意接受一個與他不相干的人的恩惠。」

「不相干？」翠湖心裏透着一股寒意。

「是的！天龍認爲妳根本沒有理由輸血給他，因爲你們非親非故，他叫我送這張支票給妳，希望能補償妳的損失。」

「能補償嗎？」

「不能嗎？這是賣血最高的代價。」

「賣血？」支票在她顫抖的手上搖晃。

「我祇不過打一個比喻，我不會說話，妳千萬不要生氣。怎樣？五萬元會不會太少？」

「不，那是一個大數目，你們真慷慨。」她把支票放回桌上：「我不等錢用，妳收回吧！」

「妳不要？爲一個毫不相干的人輸血而不收任何代價，會不會太傻？」

翠湖的眼睛蒙了一層眼淚，強烈的委屈令她心酸：「我本來就不夠聰明。」

「支票妳非收不可，否則我如何向天龍交待？」

「告訴他，我心領了！」翠湖背轉身，偷偷拭去淚水。

「妳這是分明跟我作對！」芝芝翻臉不認人，道：「不管妳要不要，我會回去告訴天龍，妳已經把支票收了！」

「史小姐……」

「我警告妳，不要把支票還給天龍，也不要挑撥我和天鳳不和！」芝芝站起來，一雙凌厲的眼睛直盯着翠湖：「妳不會破壞人家的感情，妳是個正直無私的人，對嗎？」

「史小姐，支票我不能要……」翠湖哀求着，直追出門口。

「好吧！」芝芝一手搶回支票，道：「我會告訴天龍，妳已經把支票收了，多謝合作。」

芝芝奔下樓梯，頭也不回。翠湖含着滿眶熱淚，輕輕關上門，她眨一眨眼睛，兩串淚珠滾下來，她蹣跚着走到露台，再次拿起花洒澆水。

不相干的人，這句話刺痛了她的心。支票，更粉碎了她的夢。人，有時候是身不由主，要得到別人的愛固然困難，就算自己肯無條件奉獻，也沒有人願意接受。芝芝多麼幸運，而翠湖，又是如何渺小與可悲！

趙天龍傷癒出院，芝芝破例在趙家吃晚飯。

自從輸血事件發生後，芝芝整個人改變了，不再挑剔天鳳，同時對趙夫人加倍尊重

和親切。因為她有錯處掌握在趙夫人和天鳳的手中，她要爭取趙家母女的好感。

晚飯後，天龍要送芝芝回家，若在平時，芝芝不纏他上夜總會才怪。今晚她竟一反常態，拒絕天龍的要求：「你身體剛復元，應該多休息，不用送我，我自己會回去。」

「我怎放心妳一個人回去？」

「趙伯伯，」芝芝走到趙家豪身邊：「剛才你說要去俱樂部，順路送我一程好不好？」

「爲甚麼不好？那是趙伯伯的光榮。」趙家豪哈哈笑：「天龍，你看芝芝對你多體貼！」

天龍送芝芝出門的時候，天鳳對趙夫人說：「媽咪！今晚好機會，快跟哥哥說清楚。」

天龍送走芝芝，正要上樓休息，趙夫人把他叫住：「天龍，我有話跟你說！」

天龍乖乖的坐到母親的身邊，趙夫人對他說：「天龍，你知道嗎？這一次你受傷，幸虧翠湖輸血救你，否則……」

天龍心裏想，芝芝不單祇聰明，而且料事如神。他依照芝芝的吩咐假裝驚異：「翠湖輸血救我？她是我的救命恩人啦！」

「不錯！所以，你應該好好報答她。祇有翠湖才是真正關心你，她是一個心地善良、重情義的女孩子，當她知道你失血太多，就主動要求醫生輸血給你。」趙夫人說：「平時

芝芝花言巧語，說怎樣怎樣的愛你，可是等到你急需援助的時候，她竟然坐視不救。」

「她堅決不肯輸血給你，」天鳳說：「還跟張叔叔吵了呢！她這人口是心非，假情假義。哥哥，她不肯輸血給你，就證明她非真心愛你。」

「也許她身體不好，不適宜輸血。」

「張叔叔替她檢查過身體，她身體很好，血型又適合你，但是她死也不肯輸血。」

「這就是她不對了！」

「既然她不是真心愛你，那你不要再跟她來往，她是個祇可以共富貴，不可以共患難的人。你和她結婚，將來一定沒有幸福。」

「我是個大男人，如果我因為女朋友不肯輸血給我，我就和她分手，人家會說我沒有器量，所以我祇能疏遠她，慢慢來！」

「天龍的話也對，一下子鬧翻太過份了，祇要天龍心裏明白誰好誰壞，疏遠她就是了！」趙夫人叮嚀兒子：「翠湖的恩不可忘，過兩天你身體全好了，應該親自向她道謝！翠湖這孩子很不錯，多跟她來往，她會是個賢妻良母。」

「媽咪！我一定依照妳的話去做。」其實，天龍心裏暗暗好笑。他才不會愛上翠湖，祇不過聽從芝芝的安排，演一場戲罷了！

以後，他仍然和芝芝形影不離，趙夫人和天鳳氣瘋了。可是，她們怎樣也預料不到

芝芝棋先一着，正是道高一呎，魔高一丈，這一次，趙家母女是徹底失敗了。

某天，天龍送芝芝參加一個特別的約會，參加約會的人全是女孩子，芝芝硬拉天龍進去，却給拒絕了。天龍沒辦法，祇好獨自開車回家。

歸途中，剛巧看見翠湖在路邊等計程車。

天龍把汽車停在她身邊，他開了車門說：「翠湖，妳要去哪兒？我送妳！」

看見天龍心就跳，翠湖說：「回家！」

「上車吧！現在是計程車交班時間，妳截不到車的。」

翠湖猶豫不決，她想上車，可是又不敢。

天龍在倒後鏡裏看見後面有兩個警察走過來，他一手把翠湖拖上車，右腳重踏油門，汽車「呼」的一聲就開走了。翠湖整個人向前仆，差點沒把頭撞向車前的擋風玻璃。

「汽車在交通繁忙的大馬路停是犯法的，」天龍的聲音透着不悅，道：「妳再不上車，我就要接告票的了。」

「對不起！」翠湖雖驚魂未定，但她擔心天龍生氣，忙不住的道歉。

「妳好像很怕我，爲甚麼？」天龍完全沒有憐惜之心，富家子的氣焰驚人：「我又不是老虎，我又不會吃人！」

「我是不想麻煩你，所以……」

「有甚麼麻煩？一個人坐車和兩個人坐車有甚麼分別？我喜歡坦白爽朗的女孩子，我最不喜歡人家吞吞吐吐、支支吾吾！」

「對不起！」

「妳祇說對不起，就不會說別的？心地光明的人，想甚麼就說甚麼。像芝芝，她多坦白可愛，她根本不懂得虛偽。」

「是的！我不夠大方，真要好好檢討一下。」翠湖謙虛地說。

天龍回想一下自己說過的話，覺得自己是太過份了，別說她曾爲自己輸過血，就憑她是妹妹的好朋友，照理由也應客氣些，於是他改變語調，柔聲問：「準備去哪兒？是不是趕着去赴約？」

「剛學完電子琴，想回家。」

「我還以爲妳約了男朋友。」

「我根本沒有男朋友，」翠湖輕鬆了些：「十九來年我都是獨行俠。」

「羅拔呢？他不是你的男朋友？」

「他是佐治的舊同學，我和他祇是吃過一次飯，跳過一次舞。」

「就是金天使夜總會那一次？他以後沒有再約你？他真笨，沒有眼光。」

「他約過我幾次，我都推了！」

「那就是妳不對，其實，羅拔也很不錯，跟妳很相配。」

「是嗎？看樣子，我應該重新考慮。」

「應該好好放慮，不要把幸福放走。」天龍忽然想起了甚麼，他頓了頓，然後說：「妳今晚有空嗎？」

「我每晚都閒着！溫習功課，聽唱片，看電視，很公式化。」

「我請妳吃晚飯。今晚！」那不像是邀請，像命令。

「這……」翠湖怕天龍罵她不夠爽快，她不敢猶豫，用力一點頭：「好的！」

「這才對，年輕人要開朗、坦城。我八點鐘到妳家裏接妳，好嗎？」

「好的！史小姐會一起去？」

「她今晚沒有空！」

「祇有我們兩個人，那……」

「妳又有甚麼顧慮？我現在才知道，女孩子真麻煩，幸而芝芝與衆不同。」

「我就是怕史小姐不喜歡。」

「那是因為妳不了解她。」天龍充滿自信：「如果她知道我利用今晚請妳吃飯，她一定會稱讚我懂得利用時機。」

「我不明白！」

天龍解釋着說：「平時我要陪芝芝，根本就沒有其他時間完成任務，今晚她赴她的約，我辦我的事，互不抵觸。」

「任務？你有甚麼任務？」

天龍側頭看了翠湖一眼：「我答應過媽咪請妳吃飯的，我要向妳道謝，我現在是實踐我的諾言，妳明白了吧？」

天龍的過份坦白對翠湖的自尊不無影響，不過，翠湖是個很容易滿足的人，就算天龍請她吃晚飯純粹爲了完成任務，祇要能夠和天龍單獨在一起她已深感滿足。

她自己清楚明白，她絕對不能從芝芝手中把天龍搶過來，因爲她比不上芝芝。就算她真的有條件，她也不會做一個把幸福建築在別人痛苦之上的罪人，對天龍，她祇能嘆一聲相逢恨晚。

翠湖回家後，第一件事是沐浴洗頭，用恤髮器把頭髮弄好，然後開始挑選衣服。她本人雖然樸素，不喜歡打扮。可是，因爲丁太太喜愛購物，也懂得選擇服裝，因此，翠湖的新衣倒是不少。

她很小心地翻着衣服；芝芝說過，紅色太土，粉紅色太俗，天藍色祇配史芝芝一個人穿。幾經攷慮，左挑右選，終於，她選中一件淺黃色，花邊領，公主袖的晚禮服。穿高跟鞋的時候，翠湖的手有點發抖，她有生以來，第一次這樣興奮，事實上，這

一天她已經等了很久。

芳姐敲門進來，說：「外面來了一位少爺，他好靚仔，像卡通片裏的王子。」

芳姐四十幾歲，却是個卡通片迷。翠湖笑了笑說：「他是不是姓趙的？是趙小姐的哥哥。」

「不像啊！是不是同父異母？」

翠湖搖一下頭，匆匆拿了手袋出去。意外地，看見丁雅圖和天龍木然相對。

翠湖連忙介紹，天龍敷衍着叫聲丁伯伯。

丁雅圖的反應也相當冷淡，他一言不發的在抽他的烟斗，翠湖看了看天龍，又看了看父親，她站在當中，嗒然若喪。

天龍看了看錶，他對翠湖說：「我們該出門了，再見！丁伯伯！」

天龍已往門口走，丁雅圖也沒送他，祇是冷冷的說：「有空來玩！」

坐進汽車，天龍問：「喜歡去哪兒吃飯？」

「祇要你喜歡，我沒有意見！」

「我喜歡有主見的女孩子！」天龍皺着眉。

「請你原諒我，我是很少和朋友去交際應酬，我不是不想出主意，而是無法作適當的提議。」翠湖誠懇地解釋。

「那由我決定吧！不要去太遠，就在妳家附近的金冠夜總會，好嗎？」

「我同意！」翠湖偷偷看天龍，幸而他沒有皺眉，沒有不耐煩，也沒有罵她沒主見。吃過晚飯，天龍從深藍色的西裝袋裏拿出一個小盒，盒上束了一朵紙花。

「送給妳的，拆開它，看看喜歡不喜歡？」

翠湖最聽天龍的話，她小心地剝下花紙，揭開絲絨盒子，低聲叫了：「好漂亮的寶石別針！爲甚麼送禮物給我？又不是我生日。」

「這是最名貴的綠寶石。芝芝最喜歡綠寶石，相信妳也喜歡！」

「我喜歡，但是……」

「妳輸血給我，幫了我，我送一份禮物給妳留紀念，這就是原因。」

「關於輸血的事……」翠湖很想告訴他，她並沒有收下支票，但天龍沒有給她機會。

「我知道，就算我送十個別針給妳，也無法補償妳的損失，我祇能永遠感激妳！」天龍說：「戴上它，它很配妳的衣服。」

翠湖連拒絕的勇氣也沒有，她扣上別針。天龍說：「那不是很漂亮嗎？我們跳舞去……」

翠湖回家的時候已經很晚，她正躡足經過客廳，突然電話機旁的座地燈亮了。翠湖用手背擋着燈光，一會，她看清楚了，問：「爸爸，是你？怎麼還沒有睡？」

「等妳！」

「等我？有事嗎？」

「坐到我身邊來，我有話跟妳說。」翠湖從未見父親這樣嚴肅，她有點害怕，緩緩的坐下。他接着說：「我反對妳和姓趙的男孩子來往！」

「爲甚麼？他做錯事嗎？」

「我不喜歡他，他太驕傲，他根本看不起我。」丁雅圖咬着烟斗，一臉孔不悅。

「爸爸，你對他也不見得好，你很冷淡。但是，人家並沒有怪你。」

「我並不在乎他對我不怎樣，但是，從他的傲慢，可以看得出他並非真的愛妳！」

「誰說他愛我了？」翠湖靠在椅背上吐口氣，她喃喃自語：「他愛我就好了！」

「他不愛妳，爲甚麼要追求妳？爲甚麼要約妳？」丁雅圖迫着問。

「爸爸，你不明白，」翠湖不知道應該怎樣解釋：「他有女朋友的！」

「那還用說嗎！咦？妳哪來的別針？」

「他送的！」

「他爲甚麼送這樣名貴的禮物給妳？」

「那是因爲……總之，與愛情無關。」

「他姓趙，天鳳的哥哥，妳曾經輸血給他？」丁雅圖用烟斗敲額：「唔！我全都明白

了！難怪，他的確很迷人。不過，孩子，妳千萬別做傻事，強扭的瓜不甜，他並非妳的適當配偶！而且，我確定他不會愛妳的！」

「是的，爸爸！」翠湖垂下眼睛：「我會警惕自己……」

*

*

*

「……媽咪，我非要和碧姬去日本不可，參觀日本時裝節是原因之一，最重要的，我要修理一下我的眼睛。」芝芝說。

「妳還嫌自己不夠漂亮？我呀！就沒有見過一個女孩子比妳更漂亮。」

「但是我的雙眼綫不夠深，如果我割一次眼皮，我的眼睛會更美。」芝芝來回踱步：「我不能讓天龍跟我一起去，我不能讓他知道我整容，媽咪，妳替我想辦法啊！」

「妳由日本回來，樣子變了，天龍始終會知道。況且，妳一去十天，妳叫我怎樣向天龍解釋？你們天天在一起，忽然十天不見，叫他怎樣過？他會去日本找妳的。」

「千萬不能讓他去日本，至於妳喜歡怎樣說，妳自己想辦法。動動腦筋嘛！」

「我的好小姐，天龍不是小孩子，我能騙他一天，不能騙他兩天！」

「管妳呢！總之，不能讓他知道我去整容。」芝芝指住母親：「這件事包在妳身上。」

芝芝說去就去。天龍打電話找不到她，連忙趕來史家。

史夫人期期艾艾，拖了老半天：「芝芝去了意大利，不，是法國。」

「她突然去法國幹甚麼？」

「她……啊！是她的一個表姐生病了，她才祇不過去十天，很快就回來。」

「伯母，請妳把芝芝的地址告訴我。」

「我沒有她的地址，半年前芝芝去法國，她表姐剛搬了家。」

「電話號碼呢？」

「我……也不知道！」

「芝芝去法國，事前爲甚麼不告訴我？」

「我也不知道，芝芝這孩子一向很任性。天龍，你可不要怪她。」

「也許她會打長途電話給我。」天龍敢怒而不敢言。愛屋及烏，他當然不敢向史夫人發火，祇有帶着一肚子氣回家。

天龍把西裝上衣一拋，坐下來，兩條腿一伸，兩手壓在鼻樑上，長長的吐了口氣。

天鳳由樓上跑下來，她坐到天龍的身邊，偷看他一眼，搖頭擺腦的道：「白髮三千

丈，離愁似個長；不知明鏡裏，何處得秋霜。」

「唔！好酸！」天龍別過了臉。

天鳳說：「對呀，我的詩好酸，但是比不上你心酸。」

「我幹嗎心酸？」

「因爲情人離你而去！」

「妳知道？芝芝？」天龍坐直了身子：「她祇不過因表姐病了，去法國看看她，幾天後就回來了，那算不了甚麼。」

「假如我告訴你，芝芝去了日本，你會相信嗎？」她揭開一隻水晶糖果盤。

「去了日本？不可能，她去日本幹甚麼？」

「大概是整容吧！」天鳳剝了一顆松子糖，拋進嘴裏。

「整容？那更不可能。芝芝已經是全世界最美麗的女人，她根本用不着整容。」

「對呀！我也是這樣說。不過，芝芝有沒有整容，等她由日本回來，一看就明白了！」

「誰告訴妳芝芝去了日本？」

「和芝芝去日本的碧姬，是佐治一個舊同學的妹妹。」

「怪不得！」天龍喃喃自語：「芝芝的媽媽吞吞吐吐、神神秘秘，原來……」

「哥哥，你在說些甚麼？」

「沒說甚麼。」天龍也在糖果盤裏找東西吃，他找了一塊夾心朱古力。

「哥哥，我記得你以前對我很好，很疼愛我的，現在，唉……」

「我現在還是一樣疼愛妳，做哥哥的沒理由不疼愛妹妹，而且，妳是我唯一的妹

妹。」

「你不會再疼我了，你的心裡就祇有一個史芝芝。」

「情人和妹妹，是兩碼事，我愛芝芝，但並不等於連妹妹也不要了！」

「你真的仍然疼我？那很好！」天鳳非常開心，兩隻手拉住天龍的手臂：「我要你把芝芝去日本的那段時間給我。」

「妳要這十天幹甚麼？」

「別管，我要幹甚麼你就幹甚麼，OK？」

「要是妳要我吃山埃呢？」

「你以為我會那麼狠？好吧！」天鳳一手推開他：「不答應算了！」

「好，好，全依妳！這十天全給妳，妳要我上山下水都可以，行了吧？」

「這還差不多，不過，爲了慎重起見，」天鳳伸出尾指：「勾一下手指。」

兩隻手指勾在一起，天龍哈哈笑：「妳這小傻瓜！」

*

*

*

天龍、翠湖、天鳳和佐治吃下午茶。他們選了一個近露台的位置，露台座位外是一片大草地，在草地上，可以清楚地看到日落。這幾天，是翠湖最最開心的，因爲她經常有機會和天龍單獨在一起。天鳳說了一個笑話，翠湖笑得彎了腰。

天龍有點意外，在他印象中，翠湖是個憂鬱的女孩，她絕對沒有理由這樣開朗。

「妳儘管笑好了！」天鳳也是台不攏嘴：「等史芝芝回來，妳就再也笑不出來了。」

翠湖一下子收住了笑容，她垂下了頭。

「芝芝回來就不能笑？」佐治問。

「你不知道翠湖有多傻，她擔心芝芝回來會跟她算賬。嘿！膽小鬼。」

天龍問：「芝芝爲甚麼要跟妳算賬？」

翠湖仍然低垂着頭，不敢哼半句。

「她說，自芝芝去日本之後，你天天和我們在一起，她擔心芝芝回來知道不高興。」

「怎麼會？你們根本不了解芝芝。芝芝爲人爽朗熱情，有時，她會發發小姐脾氣，然而，這祇不過因她坦白，沒有心計。不過她是個明白是非、有涵養的人，她不會從小節着眼。」天龍一提起芝芝就滿臉春風：「況且，我也沒做壞事，祇不過和妹妹的朋友一起玩，她沒理由會生氣。」

「要是她真的生氣呢？」

「保證沒有這回事，因爲芝芝信任我，一對彼此真心相愛的變人，應該互相信任，要是她懷疑我，就證明她不是愛我。」

「哥哥，這話是你說的，芝芝回來罵你，你可不要怨我們。」天鳳推佐治一下：「你不

是說，要打一個電話嗎？」

「打電話？打給誰呀？」佐治惘然聳了聳肩，突然，他跳了起來：「對，打電話，我要打電話！」佐治說着，走開了。

「最近幾天，佐治爲甚麼老是傻兮兮的？」

「他發神經！」天鳳由心裏罵：大笨蛋！甚麼事情都幹不出來。

不一會，佐治回來了，他在天鳳耳邊說了一些話，天鳳急不及待的站起來：「真對不起，有點事，我和佐治先走了！」

「不是約好了，大家一起看日落嗎？」

「叫翠湖陪你吧！別忘了，今晚碧瑤夜總會見！我們走啦！」

「天鳳……近來她和佐治怪里怪氣，真不知道他們搞甚麼！」

「你要不要回家休息一會？」翠湖問。

「不，我們換一張桌子，看日落……」

*

*

*

夜涼如水，微微的風，輕輕的海浪。

圓圓的月亮，銀閃閃的海水，天龍在閃光下游泳，他由海中央游近海灘。他爬上來看見翠湖坐在沙灘上。

「妳爲甚麼不去游泳？」他接過翠湖遞來的大毛巾，然後又道：「我游得很遠，看不見你們，我擔心迷失了方向，所以我游過來。佐治和天鳳呢？」

翠湖開了一瓶汽水給天龍。

「我和他們失去聯絡，這兒游泳的人也不少，我不知道香港人也喜歡游夜泳。」

「這是著名的情人灣，海上的姻緣路！」

「你常來？」

「沒來過，今晚還是第一次。這兒的事，全是天鳳告訴我的。」

「這兒真的很不錯，等芝芝回來我要帶她到這兒來玩。」天龍放下汽水瓶，道：「妳喜歡和男朋友去哪兒消遣？」

「我說過我沒有男朋友，你以爲我說謊？」

「像妳這樣可愛的女孩子，不應該沒有男朋友，妳是不是很挑剔，條件很高？」

「不，其實我自己的條件也不高。」

「經過一個多星期的相處！我發覺妳並不太古板，而且還有點幽默感。我坦白告訴妳，妳是第四個我喜歡的女性。」

「……你會喜歡我？」翠湖像中了馬票似的，差點沒高聲尖叫。

「唔！我最喜歡芝芝，媽媽第二，天鳳是第三個，妳第四！」

「我不應該排第四的，你沒有把女朋友算在內？」翠湖補充說：「我是指另一些女朋友。」

「我以前真的有許多女朋友，但是，自從認識了芝芝，我就和她們斷絕來往。」天龍拾起一顆石子：「我要專心一意愛芝芝！」

*

*

*

門鈴一響，翠湖就立刻飛奔出去開門。

她以為是天龍來接她，意外地，她看見史芝芝，她不由一陣「怦怦」的心跳。

「爲甚麼不請我進去？認不得我了！」

「噢！史小姐，請進來。妳真的比以前更美麗了。」翠湖把分散的精神集中起來。

「我本來就很美麗，用不着大驚小怪。」

「是的！史小姐，剛回來？」

「早上回來的！」史芝芝瞟了翠湖一眼：「聽說我去了外國，妳天天和天龍在一起？」

「每一次都有天鳳和佐治，我從未和他單獨在一起。」翠湖有點慌惶。

「哪一個他？嘿！妳竟然膽敢承認和天龍在一起！」芝芝指住她：「妳勾引天龍！」

「我沒有！」翠湖又怕又急：「每一次都是大夥兒，我們祇不過吃茶、看戲……」

「別說了！我都知道。其實，當妳肯無條件輸血給天龍我就知妳愛上了他！」

「我沒有！史小姐，我……」

「妳撒謊，妳不夠坦白。妳連說真話的勇氣也沒有，妳下流，不要臉！」

「我承認，我承認喜歡天龍，但是……」

「愛是無罪的是不是？就憑這一句話，女人可以隨便去搶人家的丈夫。」

「不，愛上一個有妻子的人，是有罪的。」

「那妳知道我是天龍的未婚妻嗎？」

「我知道！」

「妳既然知道，爲甚麼還要找機會親近他？妳不要以爲曾經輸血給天龍，天龍就會感恩娶妳。」芝芝處處不饒人：「我知妳的陰謀，天龍英俊富有，妳自己窮蛋一名，妳當然想嫁天龍享福。」

「我說過我不會搶人家的男朋友，我不會做罪人，妳相信我吧！」

「相信妳？相信妳的野心？妳一直不肯接受男朋友的約會，還不是爲了等候適當的時機，由我手中把天龍搶過去？」

「沒這回事！我不會那樣卑鄙。」

「妳敢否認妳現在已不愛天龍？」

「我否認對天龍有野心，妳到底要我怎樣說才相信呀？」

「光是說，是沒有用的。妳要用行動去證明，立刻打電話給妳的男朋友，約會他！」

「我沒有男朋友！」

「妳沒有男朋友？文彬？羅拔？妳不肯和他們來往，是因為妳愛上天龍，妳在等機會，串同天鳳等機會，妳以為總有一天會把我打倒，妳以為可以由我手中把天龍搶過去！」

「不！不要冤枉我！」

「好，我相信妳，希望妳用行動去表現！」芝芝拿起電話，撥了個電話號碼，一會，她說：「請羅拔聽電話，你就是？請等等，翠湖要跟你說電話呢！」

芝芝把電話塞進翠湖的手裏，她迫視她。翠湖把身子緊貼着牆。

「喂！喂……」電話傳來叫聲。

「證明呀！」芝芝按住電話筒迫她。

「羅拔，請你立刻來我家裏好嗎？我要……要和你出去！」

「好的！我馬上去！」

芝芝一手搶過電話，把電話掛上了：「坐着等吧！」

大概過了二十分鐘，羅拔帶着一臉的汗趕來了：「史小姐，妳也在？」

「丁小姐寂寞，我陪陪她。」芝芝向羅拔嫣然一笑：「丁小姐希望你陪她吃飯，跳舞，

怎樣？你不會令她失望吧？」

「當然。」羅拔開心得不停的笑。

＊

芝芝一踏腳進家門，就看見天龍焦急地等候，他一看見芝芝，立刻迎上去。

「芝芝，妳去了哪裏？」

「隨便在馬路上走走！」芝芝扔下手袋。

「走走？妳不知道我有多擔心，妳去外國，走得匆忙，來不及告訴我，我明白。但是妳回來也不通知我接機。」天龍在芝芝面前從未發過少爺脾氣：「妳不喜歡我接機那就算了，可是，妳回來了總該告訴我吧？」

「我又不是嫌疑犯，幹嗎回來就要向你報告？」芝芝坐下來，拿起一根香烟。

「我求妳不要抽烟好不好？」

「走開，別管我！嘿，我又不是第一次抽烟。」芝芝吐出一個烟圈。

天龍在她身邊坐下，他發覺她的眼睛更大更明亮：「妳是不是由日本回來？」

「由哪兒回來都可以，你管不着。」

「芝芝，妳好像很不開心，到底誰惹了妳？」天龍是輕輕的問，他怕語氣重了，會傷害芝芝：「妳一聲不響的跑了，我可沒有怪妳！」

「妳巴不得我一去不回。」

「芝芝，妳怎樣了？」天龍扳着她的肩膀：「是不是生我的氣，嗯？」

「假如你認爲丁翠湖比我好，那你去要她好了，我沒興趣和她爭。」

「怎麼拉到翠湖的身上來了？」

「你不要以爲我離開香港就甚麼都不知道，這十天裏，你天天和姓丁的在一起！」芝用手推開天龍。

「啊！原來妳爲這件事生氣。」天龍點一下頭：「我並不是和翠湖在一起，每次天鳳和佐治都在場。我所以和他們在一起，主要是寂寞，同時，也爲了報恩。這些日子翠湖很快樂！」

「她快樂，我不快樂。報恩，報甚麼恩？你是說輸血？我們不是已經給了她五萬元？」芝芝尖聲叫嚷，傭人們嚇得躲在一角。

「錢不能買回她失去的血液！」

「甚麼？好啊！祇不過十天，她就把你迷住了，」芝芝揮着手：「她既然是你的救命恩人，娶了她，寵她一輩子！」

「該打，我又說錯了，對不起！芝芝，我不知道妳不喜歡我跟他們一起玩，我以爲妳不會介意。」天龍乖乖的，純純的，像隻哈巴狗：「我向妳道歉！原諒我，好嗎？」

「原諒你？那麼容易？你以爲我是丁翠湖？我這個人恩怨分明！而且我已經參透了以牙還牙這句成語，我要報復，你陪了翠湖十天，我同樣會陪另一個男孩子十天，這樣才夠公平。」

「芝芝，我已經知道錯。我答應妳永遠不去找翠湖，我甚至答應妳，我永遠不再和她說話。」天龍焦急地拉住芝芝的手。

「唔！讓我來想想哪一個男孩子最好！」芝芝側起頭，想着：「東尼？法蘭西？卜比？大衛？湯美？不，還是華倫最好，他有錢、英俊，對我又專一……」

「芝芝，妳早已和華倫分手了，何必……」

「分手又怎樣？祇要我肯打個電話給他，我保證他立刻爬着來。」芝芝拿起電話筒，天龍按着她的手，她瞪了天龍一眼：「放開你的手，我決定了的事，沒有人敢反對！」

「芝芝，妳不開心，可以罵我，打我，但是請妳不要折磨我，不要去找華倫。」

「不要求我，我要陪華倫十天！」芝芝冷笑一下：「我心腸很硬的，你跪在地上也沒有用，而且，我根本看不起沒志氣的男人。爲了顧全你的面子，我勸你還是走吧！省得華倫來了，你下不了台。華倫曾經是你的情敵，你打低他可不容易啊，別讓他恥笑你！」

*

*

*

這已經是幾天後的事，天龍一下了班，就立刻趕去史家。

「芝芝，我願意接受懲罰，妳要我做甚麼都可以，祇求妳不要再和華倫在一起！」

「才祇不過過了五天，你急甚麼？你還要等另外五天呢！」芝芝妖嬈地笑着。

「妳天天和華倫在一起，我受不了！」

「你受不了也得受。我要你知道，想得到我的愛，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你對我千依百順我還不滿意呢，你竟敢背着我做對不起我的事？」

「我並沒有做過甚麼，祇不過和妹妹的朋友一起玩。而且，我已經表示歉疚。」

「你還是走吧！華倫就要來了！」

「我今天偏不走，等他來！」

「隨便！」芝芝不再理他，自顧自抽煙。

五點半，華倫果然來了，芝芝一見他就像蝴蝶似的撲過去：「唔！華倫，你遲到！」

「沒有吧！我還早到一分鐘。」華倫拉着她的手：「我們今晚到哪兒玩去？」

天龍在後面看得眼睛冒火，他走上前，推開華倫：「不准你碰她！」

「芝芝，他怎麼會在這兒？妳不是說，不再理他了嗎？」華倫楞住了。

「你看看我有沒有理他？是他自己面皮厚，硬要跟着我，我有甚麼辦法？」

「華倫，我和芝芝有點誤會，你最好不要插手，否則我對你不客氣。」天龍向華倫晃

「他不敢打你的，」芝芝伸手去拖華倫：「別在這兒啊！我們去吃下午茶。」

華倫和芝芝往門外走，天龍咆吼大叫：「你們給我站着！」

華倫停下來，芝芝拉了拉他的手，「你是個男人啊！怕他幹甚麼？」

華倫要在美人面前逞強，他拉着芝芝的手向前走，天龍衝過去，抓住華倫的衣領把他揪起來，華倫又急又慌：「你要幹甚麼？」

天龍一拳向華倫面部擊去，華倫祇覺得滿天星斗，身體搖兩搖，便倒在地上。

芝芝連忙蹲下去，推着他：「華倫！」天龍越看越火，他昂頭闊步就走。

「蠻牛，沒有教養的野蠻民族！」芝芝的聲音在他身後響着。天龍滿臉怒火，憤恨地開車離開史家。

他去酒吧買醉，喝了一杯又一杯，他打着嗆咽。壁燈，像走馬燈似向他眼前晃，他指住那些燈哈哈大笑。他的笑聲，吸引了一個小吧女，她看見天龍這樣英俊，憐愛之心油然而生，她走過去，輕聲說：「不要再喝了，你醉啦！」

「誰說我醉了？我沒有醉，再來一杯……」

「你住哪兒？我送你回去！」

「不要碰我，所有的女人都不是好人！」

「你……」她扶住他。

「滾！滾！」天龍用力一推，她重重的倒在地上，她按着屁股，委屈地走開了。

天龍喝完最後一杯，由銀包裏拿了好幾張紅鈔票拍在桌上，他跟踉蹌蹌走出酒吧。

他一面開車，還一面高歌：Never Gonna Fall in love again。

他雙眼矇矓，根本看不清道路，他的跑車，一忽兒左，一忽兒右，一忽兒快，一忽兒慢，無緣無故又會停下來，迎面而來的汽車都紛紛閃避他，同時，他後面的車輛不停響號，他好像聾了耳朵，汽車繼續S形行駛，好幾次差點撞向對面的汽車，驚險萬狀，結果還是「蓬」的一響，他的跑車撞向一棵大樹上。

*

*

*

天鳳正在和佐治玩紙牌，天鳳輸了，她呱呱直叫，把紙牌扔了一地。

突然，一個女傭面色蒼白的走過來：「二小姐，醫院來電話，要不要請太太……」

「醫院來的電話？」天鳳一愕：「對方有提及些甚麼？」

「他們說了大少爺的名字。」

天鳳立刻推開女傭奔出去拿起電話，她的手不住顫抖：「是趙家……我是他妹妹，好，我們立刻去！」

放下電話，她對女傭說：「妳首先打電話請張國棟醫生馬上來，然後才告訴夫人，大少爺撞車受傷被送去公立醫院。」天鳳向佐治招手：「我們立刻趕去醫院！」

經過一番查問，才知道天龍仍在手術室。天鳳在通道上走來走去，她不斷喃喃自語：「一連兩次了，哥哥真倒霉！」

88

「昨天他告訴我，芝芝不理他。會不會他們在汽車吵起來，天龍不小心撞車。」
「不會！要是跟芝芝一起撞車，她的家人早就來吵了。再說，哥哥也沒有膽量和芝芝吵架，祇要芝芝兇一點，他就沒話說了！」

「那……」

「別這這那那，煩死人！」

一個醫生走出去，天鳳上前問，他搖一下頭，表示無可奉告。天鳳急得哭起來。
這時候，趙夫人和張醫生趕來了，天鳳連忙抹去淚水：「媽，妳沒事吧？」

「唉！妳哥哥到底怎樣了？」

一個穿手術制服的醫生由手術室出來，張醫生一見他就叫着：「約翰，你替誰做手術？」

「一個年輕人，酒醉架車，撞斷了一條腿，唉，現在的年輕人……」

「醫生，」趙夫人奔送去：「我兒子的腿真的斷了？」

「腿骨裂了，剛施手術，已經把骨駁好！」

「約翰，他沒有危險吧？」

「傷者是你的甚麼人？」

「我看着他長大的世侄，這位趙夫人的公子。他是個獨生子，他不會……」

「他四肢頭部都受了傷，仍在昏迷……」

「是不是需要輸血？」

「已經替他輸血，我們這兒設備齊全。」他說：「從表面看，他除了折斷腿骨，其他部份傷勢不重。不過我們已替他照了X光，詳細情形，要等看了X光底片才能知道。」

「他仍未過危險期？」

「他仍然昏迷，不過，根據我的經驗分析，他明天會醒過來，他體質不錯！」

「張醫生……」趙夫人輕輕拉了拉他。

「約翰，他是否要暫時留院醫治，可不可以轉送私家醫院？」

「暫時最好不要移動他，況且我們還要看底片，爲了他的安全，最好讓他留下來！」

「約翰，請求你幫忙，我想……替我的世侄留一個頭等房。」

「這……最近醫院病人很多，有人滿之患，不過，我可以替你設法。」麥約翰醫生用通道上的掛壁電話打了一個電話，好一會，他回轉頭：「全院滿座，祇有一間醫生家眷特別房，可以借給世兄暫住！」

「謝謝醫生！謝謝！」趙夫人不斷鞠躬。

「不要客氣，各位，失陪了！我要去換衣服。國棟，我的辦公室在二樓，有空來看我！」

「張醫生，幸虧你。」趙夫人眉頭深鎖：「不知道天龍會變成甚麼樣子？」十分鐘後，手術室大門打開，有幾個人把一張帆布輪床推過來。

天龍躺在床上，身上蓋着毯子，頭上包上紗布，臉上紅一塊，藍一塊，傷痕處處。

「天龍，孩子。」趙夫人撲上前按住帆布床哭叫起來：「你怎麼了，痛不痛？」

天龍昏睡未醒，天鳳把趙夫人拖開去：「媽，輕聲點，這兒是醫院。」

張醫生也在旁安慰：「等他送進病房，我會小心替他檢查一次。鎮靜點，夫人，妳是不適宜激動的。」

天龍被送進特級病房，兩個護士進來作例行性的巡視和檢查病歷表，等病房祇留下張醫生和姓趙一家，張醫生立刻替天龍細心檢查。

趙夫人忍不住又哭起來：「他怎樣了？」

「麥醫生說得不錯，表面上他很好，沒有貧血現象，沒有發燒，沒有內部出血……夫人，妳不必擔心，他會沒事的。」

「你看他，一臉的傷痕。他本來挺好看的，我真擔心他會變了醜八怪！」

「撞車失事，這種現象是難避免的，但不必擔心，這不過是皮外傷，一個星期後擔保

他還是白馬王子。」

「他的額頭呢？」趙夫人憐愛地，輕輕撫摸一下兒子。

「額角縫了綫，要等拆綫後才知道後果。」

一位穿藍制服的護士含笑走進來，她輕聲說：「各位，醫院規定的探病時間是下午三時至四時和六時至七時，每次在病房逗留的探訪者最好不要超過三位。」

「姑娘，」天鳳跳起來：「我們現在立刻就要離去？」

「今晚例外，」護士仍然掛着一臉友善的微笑：「麥醫生吩咐，各位可以留下來，一直至病人醒來。」

「這是甚麼新規例？探病還要規定時間？」趙夫人有點不滿：「法國醫院，山頂醫院……」

「太太，這兒是公立醫院！」護士含笑退出去，他把一張咭紙插在房門上。

「媽咪，我留下來陪哥哥，妳回去休息吧！哥哥醒來，我立刻通知妳！」

「我不回去，我要陪天龍。」趙夫人十分固執：「我不會放過可以親近兒子的機會。」

不一會，趙老爺也來了。天鳳訝道：「爹哋！你怎會找到我們？」

「打聽了好一會，幸而房門上有你哥哥的名字，這一次，天龍又爲了甚麼？」

「還不是爲了芝芝？」趙夫人負氣地答上一句：「我兒子的命，總有一天喪在她手

裏。」

「上一次天龍和匪徒搏鬥，是爲了芝芝，但是這次，芝芝……她不在場吧？」

「爹地！你一天到晚不在家，你知道些甚麼？最近幾天，哥哥和芝芝不和，而且哥哥這次出事，是酒醉駕駛，哥哥一向不喜歡喝酒，除非他受了刺激。」

趙老爺連忙轉變方向，對張醫生說：「他傷了哪兒？不要緊吧？」

「腿骨已經斷了，替天龍駁骨施手術的麥約翰醫生，是一位很好的醫生。」

「你對他做的手術有信心？」

「是的，我們以前是同學，他是系裏的高材生。天龍遇上他，運氣已不錯。」快天亮的時候，天龍叫了兩聲芝芝，一轉臉，又睡過去了。

「瞧吧！」趙夫人向丈夫發脾氣：「你還敢說天龍這次出事，不是爲了芝芝？」

「太太，別生氣嘛！妳有高血壓早該回家休息，反正，天龍又沒有甚麼……」

天龍清醒後第一句話：「不要和華倫在一起，芝芝，芝芝……」

天鳳被天龍的叫聲驚醒了，她走到床邊，拉起天龍的手。

「芝芝，原諒我……」

「哥哥，我是天鳳，你怎麼了？」

「芝芝呢？」他一動身就痛得叫了起來。

「張叔叔，媽……」天鳳手忙腳亂：「你哪兒痛……張叔叔，哥哥痛得全身冒汗。」

張醫生揉揉眼，立刻走過去，按住天龍：「你剛剛施過手術，不能動！」

「好痛！張叔叔，我全身都痛！」

「你全身都是傷，當然痛，忍耐一下。」張醫生一面安慰他，一面替他按脈：「要是你忍不住，我會通知麥醫生替你打止痛針。」

「我不要打針，」天龍用力咬住嘴唇：「芝芝，芝芝呢？」

趙老爺夫婦、佐治全醒過來了，這時候，已天光大白。

「安靜點，好好躺着。」趙夫人替兒子抹汗：「你不動，就不會痛。」

「媽，芝芝呢？她是不是不肯見我？告訴她，我已懲罰了自己，請她原諒我。」

「孩子……」

「媽，我要芝芝……」他咬住嘴唇，忍住痛，全身冒汗，身體翻來轉去。

「好！好！祇要你安靜。」趙夫人回頭對丈夫說：「立刻派人接芝芝，快！」

*

*

*

大清早，芝芝給傭人吵醒，她大發脾氣，順手拿起床頭一個洋娃娃向她扔過去。

「小姐！小姐！」侍候她的女傭一面閃避一邊說：「不得了啦！趙少爺撞車被送入醫院，趙老爺親自來接妳，老爺和夫人在招待他……」

「天龍？」芝芝跳起來，她毫不攷慮就立刻跳下床，手忙腳亂，心亂如麻的匆匆梳洗更衣，用盡全速，也要花一個鐘頭的時間才能出門。

在汽車裏，她不斷的查問天龍的情況。

「甚麼？他滿臉傷痕？會不會？……變成科學怪人？」這是她最關心的。

趙家豪安慰她，告訴她天龍左足折斷的事。

「噢！上帝！趙伯伯，你是說，他祇有一條腿，他跛了啦？」

「腿骨已經駁好，兩條腿全在。」

「啊！天！」芝芝吐了一口氣：「要是他殘廢了，變了廢物，我還要他幹甚麼？」

「祇要妳真心愛他，妳就不會計較。」

「我會計較的，英俊軒昂的大個子，變了獨腳怪，難看死了！」芝芝問：「天龍的駕駛技術不算太差，他怎會撞車的？」

「聽說他喝了好多酒。」

「唔！我明白了，他打了華倫就去喝酒。」

「妳和天龍在鬧意見，對嗎？」

「哪有這回事，是他自己小器，他這個人一點幽默感也沒有，人家祇不過和他玩玩，他就當真了，真是小器鬼。」

「我看你們還是早點結婚吧！」

「我也是這樣想，拖下去，彼此都失去信心，等他養好傷，我們立刻就結婚，」芝芝滿肚計劃：「不過，依我看，伯母和天鳳都不喜歡我，以後一家人怎麼生活？」

「妳和天龍結了婚，她們自然會對妳好，妳的趙伯母，她一生中最疼愛的就是天龍，她怎會不喜歡自己的媳婦，況且，還有我！」

「趙伯伯，你要全力支持我。」

「那还用說嗎？妳是我最理想的媳婦，除了妳，沒有人夠資格嫁進我們趙家。」

*

*

*

「芝芝，妳肯原諒我，不再生氣了？」

「你自己不是說了，你已得到了懲罰。」

「不要離開我，芝芝。」

「我離不開你！」

「答應我永遠不要和華倫在一起！」

「我永遠不再見華倫。」

「真的？」

「我可以對天發誓，我愛天龍，一生一世。」芝芝閉上眼睛，舉着手。

「芝芝，我愛妳！」

「我更愛你。天龍，你兩次受傷，都是我不好，我太任性了。」芝芝伏在天龍的身上，她用嘴吻着天龍的唇。天龍舉起手想擁抱她，可是，他痛死了！他緊皺着眉。

天鳳由露台進來，她提高聲音：「史芝芝，請妳暫時不要上演這些旖旎纏綿的文藝愛情大悲劇好不好？我哥哥的手臂痛得要死！」

「你，痛？」芝芝連忙放開天龍。

「妳不知道他右手不能動，左手也受傷？」

「你的右手，斷了？」

「不會那麼嚴重，祇不過手臂擦去一塊肉，傷口很痛。」天龍吐一口氣。

「沒事就好了，我真擔心！」

「妳擔心他變獨臂將軍，」天鳳就是看她不順眼：「史小姐的白馬王子怎會這樣差勁？」

「對不起，我剛才不是故意的，我……」

「妳不要怪天鳳，她熬了一夜，脾氣躁一點，說話也重了些。」

「我怎敢怪她？」芝芝眼睛一紅：「祇要她不怪我就好了。」

「對不起！」天鳳壓低聲音，她這個人，就是受軟不受硬：「我是躁了點！」

「芝芝不會怪妳的，芝芝最大量，是不是？」天龍在中間打圓場。

另一位藍衣護士進來：「醫生要巡房了，請大家離開病房，探病時間是三時至四時。」

「妳趕我走？」芝芝站起來，衝着那姑娘，她一肚子冤氣終於找到了發洩的對象：「妳竟然膽敢趕我走？妳是甚麼東西？」

護士一呆，她隨即說：「小姐，我是個人，不是東西！」

「我管妳是甚麼！花了錢，喜歡留多久就留多久，出去！」

「小姐！現在我正式請妳出去，要是妳再不走，我會叫人拉妳出去！」

「妳敢？好大的膽，我們付錢請妳，妳竟然這樣沒有禮貌？」

「芝芝……」天龍在叫她。

「小姐，妳要弄清楚，是政府付錢給我，不是妳。也許，妳是納稅人，我的薪金裏，也許有一角錢是屬於妳的，儘管如此，我也祇能爲大眾服務，不是爲某一個人！」

「芝芝，」天鳳忍不住答上一句，道：「這兒是公立醫院。」

「公立醫院？爲甚麼不住私家的？」她滿臉通紅：「天龍，立刻轉院，錢由我付！」

「假如他能送私家醫院，我們早就送了！」

「他真的那麼嚴重？」

「他剛施手術，還要這兒的醫生好好護理他。」天鳳拿起手袋：「我們還是走吧，醫生進來了，大家都下不了台。」

「天龍，我先走了，等會爸媽會來看你，他們會送幾十藍鮮花給你，還有……」

「既然這樣難捨難分，下午三點鐘妳可以再來。」天鳳拉住她：「走啦！」

「我當然會再來。豈有此理，莫名其妙的規矩，還有那可惡的女人……」

*

*

*

最近，丁翠湖發覺天鳳對她疏冷了，她每天下了課和佐治匆匆離校，遇上佐治有課，她就獨自駕車離去，過去的親切、接近，一下子都變了冷落。翠湖最初不留意，以爲天鳳突然對佐治優待起來，特地給予他單獨親近的機會。

這天，第三節外文系沒有課，翠湖在CANTINEEN找到天鳳。

「嗨！天鳳，這幾天妳忙些甚麼？」翠湖在她的桌子旁坐下來。

「沒甚麼！」天鳳搖一下頭，在吃她的紅荳冰。她巴不得找個藉口立刻離去。

這兒一切都是自助的，翠湖放下書本，拿出小錢包，付了錢，也取了一杯紅荳冰回來。天鳳急得直頓足，她是個快人快語的人，她真擔心和翠湖一起多談幾句會把天龍撞車留醫的事洩露出來。上一次，連累翠湖失去大量血液，這一次，無論如何要保守這秘密，她不能再令翠湖操心。

「天鳳，我來了，妳爲甚麼總是坐立不安？是不是不喜歡我？是不是對我生氣了？」

「怎麼會？我們是好同學。」

「我想，一定是我做錯事，說錯話。我先在這兒向妳陪罪。」

「別傻了。妳胡猜甚麼？吃妳的紅荳冰吧！」天鳳在計劃脫身之計。

「妳哥哥好嗎？」

「他？當然好，當然好！」

「芝芝不和他鬧彆扭了，兩個和好如初？」

「是的，他們天天在一起，難捨難分。」

「那就好了！我真擔心他們爲了我弄得不愉快，而且，我也不必再應酬羅拔。」翠湖顯得心情輕鬆，她啣着吸管，面露笑容。

天鳳實在呆不下去，她拿起書本說：「妳慢慢吃，我先走一步。」

「等我一起走好不好？我快吃完了！」

「對不起，我要打一個電話。」天鳳一轉身，走出了大門。

翠湖看着她的背影發歎，她相信天鳳一定是對她有誤會。

她嘆一口氣，推開紅荳冰，再也吃不下。回家，意外地看見了太太。

「媽，妳今天不用應酬嗎？」

「我天天應酬，誰陪你爸爸？」丁太太瞟了丈夫一眼。

「她一回來，害得我連畫都畫不成。」丁雅圖咬着烟斗，藏不住笑容。

「媽，妳索性陪爸爸出去玩一晚。」

「我們剛約好去吃晚飯。噢！對了，羅拔來過電話，他說買好票子，和妳去看七點半。」

「爸，媽，以後羅拔再有電話來，妳代我回說沒有空。」翠湖說：「我已經不必再應酬他了。其實，應該說是我利用了他。」

「怎麼？」丁雅圖很詫異：「我還以為你們在談戀愛呢！你們吵架了？」

「沒有！沒有甚麼值得吵的。而且，我和他來往，祇不過是向芝芝保證。現在，她已經明白了，她已經了解！」翠湖望住窗外的白雲，她有一刻的悲酸。

「羅拔雖然比不上天鳳的哥哥，不過，我認為他比天龍更適合妳！」

「爸爸，求你不要老把天龍拿出來，他根本與我無關，而且，他是芝芝的愛人。」

「我喜歡天龍，他簡直是十全十美。」現實派的丁太太有她的見解：「有一個這樣的女婿，太好了，祇可惜我們配不上。」

*

*

*

芝芝的溫柔，幾乎可以抵償天龍這次的損失。

她每天必來兩次，最初，她不止做到一個好愛人，未來好嫂子，好媳婦，甚至對張醫生也奉承備至，又送禮物上下職員，爭取別人的好感。

因此，這兒裏裏外外的人，一提起這位銀行家的千金都翹起大拇指。

不過，最好的演技也祇不過是演戲，日子一久，她就露出了刁蠻、任性的真面目，首先當災的自然是天鳳。芝芝常以傷害別人爲樂，偏偏天鳳又不是好惹的，於是，兩個人又明爭暗鬥起來。

這天，天龍的額角和腿傷都拆了綫，兩個傷口不單祇復元好，手工（醫生縫傷口的行綫也講技巧）也好，麥醫生說，明天就可以回家休養。

芝芝看見天龍的俊臉完整無缺，她非常開心，因爲她最愛的，是天龍的英俊、雄偉。

她伏在天龍身上哈哈笑，不時的舉手打天龍幾下，她的狂放根本沒把天鳳看在眼里，事實上天鳳來了半小時，她總是佔住天龍，天鳳根本和天龍說一句話的機會也沒有。

「史芝芝，哥哥的腿剛拆綫，妳不要一下一下的打他好不好？」

「啲！真對不起，我忘記了！」芝芝逗着天龍：「怎麼了？天龍，痛不痛？你看，你妹妹愛護你，我還沒甚麼呢，她可心痛了！」

「不痛！我一點也不痛。」

「真的？別騙我呀！」芝芝在他腿上打了一下：「怎樣？該痛了吧？看，你妹妹目露兇光啦！哈哈，真好玩！」

「喂！」天鳳一手推開芝芝：「想謀殺？」

「天鳳，我不痛，真的不痛，甚至我感覺不到芝芝打在我的腿上。」

「哥哥，你說清楚，到底是傷口不痛？還是根本沒有感覺？」

天龍伸手進毛毯裏，他撫摸着，捏着，突然，他用很特別的聲音叫着：「我的腿呢？是不是裝上假腿？爲甚麼我用力捏，一點也不痛？」

天鳳和芝芝都嚇呆了，在緊急關頭，她們竟聯合起來，她們分別捏他的腿，天鳳說：「你祇不過是斷了腿骨，經過駁骨手術，現在已經全好了，那是你自己的腿。」

「可是，我一點感覺也沒有。」

「來！」天鳳揭起他的毛毯，她抓了一把叉子（食具）：「我用叉子戳你的腳底，如果你感到痛，就大聲叫。我來了，一、二、三……」

天鳳一連戳了幾下，芝芝推着他問：「痛嗎？痛嗎？」

「天鳳，妳趕快開始，我急死了！」

芝芝惶恐地走到天鳳的身邊，她說：「他感覺不到，用點力，你這柄叉子不夠尖，你

繼續刺他，我去找一根針。」

芝芝出去了。天鳳又抓又捏又戳，直至精疲力竭：「哥哥，你真的一點感覺也沒有？」

芝芝匆匆進來，不知她從哪兒弄來一支又長又尖的針，她把針交給天鳳：「用這支針刺，擔保他跳了起來。」

「這根針又尖又利，我不忍心，妳自己來吧！」天鳳退過一邊。

「我來就我來，有甚麼好怕的，現在我甚麼也不怕，就怕他的腿廢了！」

芝芝刺呀刺，她也真狠心。看見天龍的腳滴血，她仍然不肯停手，而且還咬牙切齒：「叫呀！叫痛呀！你啞了嗎？」

「對不起，芝芝，」天龍極度害怕，他哽咽的道：「我沒有感覺，我沒有……」

「讓我砍你一刀，你非痛不可！」

天鳳衝向前，用力推開芝芝，並抓住芝芝的手吼道：「他在流血，妳看不見？妳瞎了眼？」

芝芝乏力而絕望地退到牆邊，針落在地上，她喃喃自語的說：「沒有用，他的腿廢了，他是個殘廢，最英俊的殘廢。」

天鳳瞪她一眼，匆匆去找醫生，芝芝依然靠在牆上，還口定口呆。而天龍，他除了

恐懼，痛心，還加上頹喪，他的絕望，百分之七十是因芝芝突然的態度引起，而她口中不停地嚷着「殘廢」，令天龍產生了一死了之的念頭。

不一會，麥醫生和天鳳一起進來，天龍一看見醫生，就哽咽地大叫着：「麥醫生，我沒有感覺，我殘廢了！我殘廢了！」

「傻孩子，誰敢說你殘廢了？」麥醫生慈愛地輕輕拍他一下笑笑道：「來，我們合作，做一個小小的試驗好不好？」

麥醫生揭起毛毯，把他的兩條腿放好，突然，他看見天龍的腳板滴血，他問：「怎會有血的？誰弄傷你的腳？」

「是她，」天鳳指住芝芝：「她用一根又尖又長的針，猛刺哥哥的腳。」

麥約翰看了芝芝一眼：「妳怎可以這樣殘忍？他是一個人，不是木頭。」

「他的腳沒有感覺，我當然要想辦法試清楚他到底……」

「小姐，這些工作是醫生做的！」

「醫生，醫生，你有甚麼了不起？他好好的一條腿，給你那麼一開刀，弄跛了。」芝

芝冷哼着：「黃六醫生。」

麥約翰是一個很有涵養的醫生，況且他也不想和晚輩吵嘴，他重新掛上笑容，對天龍說：「試驗開始了，準備好沒有？唔！依照我的話去做，把你的第一隻腳趾，向上動一

下，來啊！孩子，勇敢些，我們要一塊完成這試驗，我數三下，你非要合作不可，一、二、三……聽話啊！」

天龍在滴汗，麥醫生也在滴汗，天龍已盡力，盡力……突地他慘厲地叫着：「我不能動……我沒有感覺，我……殘廢了！」

「不要怕，我們休息一會好不好？」麥醫生柔聲跟他說：「我們試另一隻腳，好不好？」

「我另一隻腳沒有做過手術。」天龍吃力地說，喘着氣。

「我們用另一隻腳做試驗，輕鬆些。」麥醫生笑着鼓勵他：「而且，我想知道你的腳趾有多靈活。好！開始，用同樣的方法，把第一隻腳趾向上搖一下……怎樣，爲甚麼不做啊！對了！好，就是這樣子！」

「我這條腿能動。」天龍有點興奮：「再來一次好不好？」

「好吧！」

可是，第二次他用盡了所有的力，也不能動一下：「不，我不能……」

「甚麼？」芝芝衝向前，推開醫生：「他兩條腿都不能動，他跛了，他殘廢了，我看他不單祇不能再跳舞，而且連走路也不可以，他沒有希望啦，兩條腿廢了啦！」

麥醫生根本沒有看她，他走到床前，用撫慰的聲音說：「不要灰心，孩子。我們做另

一個試驗好不好？天鳳，請妳過來幫幫忙。」

麥醫生抬着天龍兩條腿，輕輕把他的腳放在地下，麥醫生和天鳳分左右兩方扶起他，麥醫生說：「乖乖的走幾步給我看，一，這一步很好了，再來第二步，二……」

天龍整個人向前撲，幸好麥醫生身手敏捷抱住他，他才不至倒在地下，天龍抽抽咽咽的在哭，麥醫生和天鳳連忙把他扶到床上。

芝芝嚷道：「是不是？我沒猜錯吧？他不單祇不能跳舞，而且連走路都不可以。他殘廢了，是廢物，以後他祇能躺在床上，躺一輩子。」

「小姐！」麥醫生喝止她。

「叫甚麼？你可以瞞他一天，不能瞞他一輩子，你要教他面對現實，教他所有殘廢的人可以做的事，教他勇敢地活下去。」

天龍掩住臉，天鳳伏在他身上哭了，兩兄妹哭作一團。

麥醫生非常生氣，老半天才說得出話來：「請妳不要危言聳聽。我是個醫生，我是個專家，我並不認為他殘廢，誰也不能說他殘廢！」

「哼！騙鬼！」

麥醫生扶起天鳳，拉開天龍的手，替他抹一下臉，哄他說：「我替你照X光，看看腿內有甚麼怪東西在那兒，然後我們對付它，好嗎？」

天龍點一下頭。芝芝拿起手袋，轉身往門外走，天龍叫住她：「妳去哪兒？」

「回家！探病時間快要完了！」

「不要走，多留一會兒，我很怕！」

「你怕？我就不怕？這些日子，我累死了！我要回家好好睡一覺。」

「妳明天會來嗎？」

芝芝沒有回覆天龍，却去問麥醫生：「甚麼時候可以看到X光片？」

「明天！」

「我明天來！」芝芝向天龍搖一下手，也不向天鳳和麥醫生打招呼，就開門走了。

「芝芝，芝芝……」

*

*

*

麥醫生關掉燈掣，他對張醫生說：「X光片你看過了，根據我們的檢驗報告，總括起來，一，肌肉收縮正常，腿骨亦已復合；二，神經系統沒有受到損害，三，血壓正常。」

「他的腿，完全沒有毛病。」張醫生點一下頭，表示同意。

「可是，天龍真的不能走路。」趙夫人很焦急，疑慮重重。

「他的確不能走路，甚至沒有感覺，但是，他兩條腿都很健全。」

「我不明白，麥醫生，我真的不明白。」

「天龍患的可能是心理病。」

「心理病？」

「唔！生理病，是身體有毛病或受傷，至於心理病，病人身體是健康的，祇是心理有問題。比如一個人由高處摔下來，剛巧落在消防員手中的救生網裏，他沒有受傷，但是從此卻不會走路。又比如，一個人看了很刺激、很恐怖的事物，他突然瞎了，看不見東西，這些人，身體五官都健全，他的病源在哪裏？沒有人知道，不過，他或許突然間會不藥而愈，重見光明，原因何在，沒有人知道，祇能說是奇蹟。」

「我還是不明白。」

「我雖然是醫生，科學和醫學又那麼進步，但是仍會有不可思議的事情發生，這世界，實在很玄妙。也非三言兩語可以解釋。」

「麥醫生，你準備怎樣醫治天龍？」

「用物理治療！」

「有效嗎？他能好嗎？」

「很有效。而且，我相信天龍一定會好。」

「那要等多久？」

「生理上的病，我可以確定的回覆妳。不過心理上的毛病很難說，可能一兩星期，又

或者……一兩年。」

「約翰，我可以轉送他到私立醫院嗎？」

「可以，不過，每星期要送他回來檢查一次，而且要每天接受物理治療。」

忽地，麥醫生枱上的對講機響了。

麥醫生開了對講機，秘書黃小姐說：「麥醫生，有一位史小姐要見你。」

「我有客人，請她等一會。」麥醫生關上對講機，他喃喃的說：「我好像沒有一個朋友姓史的，而且還是位小姐。」

「說不定是史芝芝。」趙夫人說。

「芝芝？妳認得，她是誰？」

「就是用針刺天龍的那位刁蠻小姐。」

「啊！是她，她還罵我是黃六醫生。」

「她上次不肯輸血給天龍。」張醫生說：「她好兇，還要請十個律師告我。」

「她是天龍的女朋友？」

「是未婚妻！」

「天龍怎會愛上她？」麥醫生說：「那位史小姐，看來……不大溫柔。」

「簡直就不是好人！」趙夫人悻悻然：「天龍兩次受傷都爲了她，她是天龍的剋星。」

「這女孩子很任性，說話不經大腦，爲了一點點事，就大吵大嚷。」麥醫生對芝芝很不滿：「她竟然指住天龍叫他殘廢，一點不怕傷害天龍，她會摧殘天龍的求生意志。」

「我對姓史的女孩子也沒有好感，」張醫生說：「我比較喜歡姓……姓丁的女孩子。」

「我由頭到尾都不喜歡她，可是兒子被她迷上了，我們說一萬句，比不上她說一句。」

「我有甚麼辦法？」這時，趙夫人突然說：「麥醫生！我想請你幫個忙。」

「隨便吩咐好了，我樂於効勞。」

「告訴芝芝，天龍殘廢了！」

「我？那怎麼可以？」

「我明白夫人的意思，她想利用這個機會，攷驗一下芝芝對天龍的感情。」張醫生說。

「張醫生太了解我了，我正是這個意思，如果芝芝真心愛天龍，那末，就算天龍殘廢了，她仍會愛天龍，爲了天龍的幸福，我保證再干涉他們的事。相反的，如她不是真心愛天龍，知道天龍殘廢了，她一定退縮，甚至會離棄天龍。」

「這是好辦法。不過，我是個醫生，我不能說假話，我要對我所說的話負責。」

「這就是我們做醫生的困難。」

「你們不能說，我說，但是，你們兩位必須和我合作。」

「合作可以，甚至可以從旁協助，」麥醫生毫不攸慮的說：「我也不想我的病人受到傷害，而且，我們都是朋友。」

「戲快要開始了，夫人，妳快點準備呀！」

「準備甚麼？」趙夫人惘然。

「當然是眼淚。」張醫生說：「兒子殘廢了，做母親的不傷心？」

「我早就想哭了！」

「那就哭個痛快，越哭得厲害越好！」

麥醫生通知秘書，讓史芝芝進去。

芝芝一推開門就罵：「擺甚麼架子，要我等半個小時，你以為自己真是個專家，哼！」她忽然看見嗚嗚痛哭的趙夫人，和垂頭喪氣的張醫生道：「你們都來了？」

趙夫人自顧自哭，張醫生點一下頭。

「喂！X光片好了沒有？」

麥醫生開了X光照明燈，芝芝看了半天，祇見像霧又像花，眼睛都矇了。

「天龍怎樣了？」芝芝粗聲問。

「請隨便看X光片。」

「我看不懂，我要你立刻告訴我。」

「對不起！妳不是傷者直系親屬，我沒有義務爲妳効勞。」

芝芝說：「把X光片給我，我會找比你更好的醫生。」

「比我更好的醫生實在太多了。不過，很抱歉，這些X光片是我們醫院的，我不能交給外人。其實，妳要知道傷者的情況，妳可以問他的家人，妳來之前，我已把傷者的情況對他的家人分析得很清楚，妳沒看見傷者的母親和他的家庭醫生嗎？」

「張叔叔，天龍怎樣？是不是要施手術？」

「真對不起！芝芝，」張醫生輕嘆着說：「我不是天龍的主診醫生，我知道的事情也很少，況且，我也不適宜隨便發言。」

「你不肯說，算了，哼！有甚麼了不起？」

芝芝坐到趙夫人的身邊去，她問：「伯母，天龍的腿怎樣了？」

「妳看看我，」趙夫人嗚嗚的哭：「妳那麼聰明，難道還不明白？」

「天龍是不是要再施手術？」

「能再施手術就好了，可惜，施手術對他也沒有用。」

「妳是說，他殘廢了？永遠不能行動？」

「我可沒有這樣說，我甚麼也沒有說。」

芝芝眼珠子一轉，她開始套趙夫人的話：「天龍今天可以出院回家休養了？」

「他現在這樣子怎能回家？雖然……不過，我們做父母的還是要盡最後一分力醫治他！唉！況且，他回家也沒有用，他不能上班工作，又不能……唉！我命好苦，祇有這麼一個兒子……」

「這樣說，天龍還要在這間倒霉的醫院繼續住下去？」

「麥醫生已經答應，讓我們接他去私家醫院醫治，不是說這兒不好……」

「這間醫院根本就不好，伯母，其實天龍殘廢，妳可以控告他們。」

「是我兒子命不好，怪不得別人。」

「伯母，以後天龍是不是一年三百六十五日都要躺在床上？」

「大部份的時間恐怕要留在床上，不過，他可以坐輪椅。」

「坐輪椅？哈！伯母，妳終於把真話說出了，天龍以後頂多祇能坐輪椅，他跛了！他

殘廢了！他是廢物！」

「這些話，妳可不能對天龍說，他不能受刺激。妳應該安慰他說過幾天他就可以走路。」

「幾天之後又怎樣？我最憎恨欺騙。」

「妳想告訴天龍，他……」

芝芝用手一擋，站起來：「放心，那是你們的家事，我祇不過是外人，我不會管你們

的家事，你們要騙天龍，騙他一輩子好了！」

「妳去哪兒？」

「當然是回家。」

「妳不去看看天龍？他很想妳！」

「我今天來，主要是想知道天龍的情況，現在，我已完全明白了，」芝芝說：「至於看天龍，那不必了，因為我不習慣撒謊！」

「明天，天龍會轉去張醫生的醫院，如果妳要看天龍，用不着再來這兒。」

「用純金勞斯萊斯請我，我也不會再來。」

「芝芝！答應我，妳有空一定要去看天龍，他看不見妳，他會很傷心的。」

「他傷心，我就不傷心？」芝芝激動得流淚：「好好的一個人，現在竟成了殘廢，妳說，妳說，我有一個這樣的未婚夫，我還有甚麼臉去見人？我和他，簡直是一枝鮮花插在牛糞上。」

「妳怎能這樣說，誰都知道天龍英俊！」

「英俊？光是看他的面部就英俊。妳別以爲了不起，妳的兒子已經沒有用，他是個廢物，廢物，他配不起我，他死了倒好……」

*

*

*

「……」史夫人張着口：「我們那天去看他，他還是好好的，趙伯伯還說那位麥醫生很有名，天龍的手術做得很好，爲甚麼一下子殘廢了呢？芝芝，妳不要聽人家說，可能有人騙妳，說不定是天鳳的詭計，她一直想拆散你們。」

「媽咪，我不是聽回來，是我親眼見到，天鳳和麥醫生分別扶住天龍，他走了一步就立刻倒下來。」

「他傷剛好，一時間走不好，很正常。」

「但是我親自做了試驗，我用一條又長又利的針刺他的腳，刺了很多下，他血都流出來了，他竟然不覺得痛。」

「那麼可怕？」

「今天我去醫院，天龍的媽哭得像個淚人兒，本來決定今天可以出院，突然又要送去私家醫院醫治，天龍的媽媽還無意中洩露，天龍今後頂多祇能坐輪椅。」

「坐輪椅？那麼說，天龍真的殘廢了？」

「千真萬確啊！媽咪，妳說我該怎麼辦？」

「妳祇能有兩條路選擇，一，如果妳真心愛天龍，妳就甚麼都不要去計較，一輩子陪着牠，爲牠推輪椅；二，先跟他疏遠，然後分手。」

「我是真心愛他。不過，我祇是愛他的人，我喜歡他英俊、魁梧，有一個這樣出色的

丈夫，每一個女人都會羨慕我，現在，他殘廢了，不再可愛，我和他在一起，人家會恥笑我的。不，媽咪，我真的不願意和一個怪物在一起！」

「那證明妳不是真心愛他，既然如此，妳先疏遠他，裝病不去看他，然後和他分手，另找愛人。其實，我們史家有名譽有地位，我也不願意有一個坐輪椅的女婿，那些太太也會取笑我的。」真是母女一條心。

*

*

*

天鳳又缺課了，翠湖放好書本，她準備去趙家一次，看看天鳳發生了甚麼事。

到趙家，門庭冷落，趙家的男管家貴叔說：「今天少爺轉醫院，老爺、夫人、二小姐和佐治少爺都去了醫院。」

「貴叔，你在說甚麼？」翠湖搖一下頭，柔聲問：「你們少爺去醫院幹甚麼？」

「妳不知道？」貴叔說：「少爺撞車受重傷，已經在公立醫院住了半個月。」

「天龍撞車受傷嗎？」翠湖嚇得魂飛魄散：「他怎樣了？」

「他一條腿斷了骨，施過手術後，本來昨天就可以出院，誰知他又出了事，少爺的腿沒有感覺，也不能走動。」

「他那條受傷的腿突然麻木？」

「是兩條腿，少爺躺在床上不能動。」

「多可憐，貴叔，請你告訴我，少爺在哪家公立醫院？」

「少爺已經被送去張醫生的醫院療養。二小姐沒有上學，也是爲了少爺。」

「你是說，張國棟醫生的醫院？」

「是的！」

「謝謝你，貴叔。」翠湖直往門外跑，平時，她來趙家總是乘坐公共汽車，現在她巴不得有一架直升機，她會傾其所有租用它。走了一段路，她終於截到了一輛計程車，坐進車裏，她對司機說：「求你開快一點！」

她不停的抹汗，不停的看窗外，她但願長出一雙翅膀，飛到天龍的身邊。

終於到達醫院，全程祇需半小時，但是在翠湖的心目中，就像過了一個世紀。

天龍住的是豪華特別房，翠湖不難找到。在敞開的病房外，翠湖看見天龍無精打采的躺在床上，他瘦了，憔悴了，翠湖望着他，心如刀割，假如她有這個權利，她會伏在天龍的身上痛哭。

天鳳偶然望出房外，看見翠湖，她連忙走出去：「妳怎會來的？」

「我去妳家裏，貴叔告訴我。」翠湖埋怨說：「妳一直說把我當好朋友，可是，天龍撞車那麼嚴重，妳竟然瞞住我。」

「我怕妳擔心，我不能老是連累妳，我是一番好意呀！」

「我恨妳！」翠湖鼓起了嘴。

「妳不會恨我的，因為妳還未學會怎樣去恨別人。」天鳳一手拖起她：「來吧！去看我哥哥，他快要悶死了！」

天鳳拉着翠湖進房間，她大聲說：「你們看，誰來了？」

「翠湖？」趙夫人看見她就開心。

「趙伯伯，伯母，佐治，天龍。」翠湖一一打招呼。

「哥哥，翠湖是特地來看你的。」

天龍勉強牽一牽嘴角：「謝謝！」

「你覺得怎樣？傷好了嗎？」

「死不去！」天龍指一指腿：「不過活下去也沒有用，反正我已經死了一半。」

「別難過，」翠湖鼻子一酸：「會好的！」

「是嗎？要等多久？十年？二十年？妳知道嗎？我的腿子已完全沒感覺，我殘廢了！」

「你會好的，很快會好的。」翠湖安慰他，極力忍住眼中的淚：「祇要人的生存意志堅強，就會戰勝病魔的。」

「翠湖說得對！」趙夫人走過來擁住翠湖：「你跟翠湖多談談，對你有益。」

「媽咪！我想喝杯果汁。」

「讓我來！」翠湖立刻走開去。這特等豪華病房，設備齊全，有彩色電視機，電話和冰箱，外面還有一個大露台。

翠湖從冰箱裏倒了一杯橙汁給天龍，她輕輕扶起天龍，把兩個枕頭疊起，等天龍喝完橙汁，她又輕輕把他扶下來。趙夫人站在一旁，非常欣賞翠湖。

「媽咪，」天鳳忽然在叫：「爲甚麼房間裏多了一張床？」

「這張床是給病人的家屬，或者特護睡的，住私家醫院，就有這個好處。」

「我們要不要請特護照顧哥哥？」

「當然要，請兩個，日夜兩班。」

「我不要護士，我又沒有病。」

「沒有人說你有病，祇請兩個人侍候你！」

「我不喜歡穿制服的護士。」

「伯母，這樣好不好？」翠湖站起來：「我每天下了課就來侍候天龍。」

「妳溫柔體貼又細心，有了妳，我就放心了！」趙夫人非常高興。

「不，翠湖不能在這裏留宿。」

「哥哥，你是不是怕孤男寡女？」

「我是個殘廢，根本不會動，我還能做甚麼壞事？我祇是怕芝芝不高興。」天龍冷冷的說：「我答應過芝芝，永遠不和翠湖單獨在一起。」

「哥哥，你怎可以說這種話？翠湖是一番好意，你到底有沒有心……」

「天鳳，我了解他的困難。」翠湖強顏歡笑：「我祇是來探望你，行嗎？天龍。」

「大夥兒在一起，相信芝芝不會誤會。」

「我祇要能來看你，已經很滿足。史小姐甚麼時候來，她來前我最好先走一步。」

「芝芝不會再來了，她嚇跑啦！」

「天鳳，不要亂說，」趙家豪斥責女兒：「她今天不能來，是因為身體不舒服。」

「那麼巧？」趙夫人不以爲然：「昨天還龍精虎猛罵人呢！怎麼一下子就病倒了！」

*

*

*

「唉！」芝芝倒在安樂椅裏，扔下手袋，伸了一個懶腰。

「幹嗎這樣疲倦？」史夫人坐到她身邊：「昨天一晚妳去了哪裏？」

「打麻將，」芝芝撫着脖子：「打了四十八圈，倦得要死。」

「妳甚麼時候學會打麻將？」

「當然是最近，在外國讀書的一段日子，根本就找不到麻將搭子，回香港後不久，就

認識天龍，天龍是不會打麻將的。」

「妳輸了多少？」

「輸了？妳以爲我剛學會就一定要輸？妳不知道妳女兒多聰明，哈，我還贏了兩百多。」

「妳比我還強，我每次最少要輸一千多塊錢，真是後生可畏！」

「媽咪，我去睡覺。」

「芝芝，昨晚趙伯伯來看妳。」

「他來幹甚麼？」

「他說天龍很想念妳，希望妳能去探望天龍。」史夫人說：「他還告訴我，天龍好多了！」

「好多了？」芝芝高興地跳起來：「他是不是會走路了？」

「他可沒有明顯表示，祇是說天龍很好，芝芝，妳要不要去看他？」

「當然去，我要看天龍好了多少……」

第二天，芝芝提着一籃玫瑰，一籃水果，推開門。她看見天龍躺在床上，心裏一沉。天龍看見芝芝，像看見珍寶，眼睛發出異樣的光彩，他張開兩手說：「芝芝，妳終於來了！我好想妳！」

芝芝放下東西，走到他的床邊說：「爲甚麼躺在床上，你還沒有好嗎？」

「好多了！妳幾天沒來我很難過。」天龍擁着芝芝：「爸爸說妳不舒服，妳沒事吧？」

「我沒甚麼，祇是有點暈。」芝芝和他臉貼臉，他還是那麼英俊，看見他芝芝就春心蕩漾。

「現在好了沒有？」天龍捧着她的臉，吻她。

芝芝陶醉在情慾裏，她差點忘記了今天的來意，她用力擁抱住天龍。

「我知道妳仍然愛我，」天龍撫着她的秀髮喃喃自語：「妳是真心的，妳不會因為我殘廢了就不愛我，他們在撒謊。」

「天龍，」芝芝如夢初醒：「你告訴我，你現在能走多少步？」

「我不能走，我根本沒有感覺。」

「你轉過來一個多星期了，張國棟沒醫你？他沒有指導你怎樣才能康復？」

「我每天都做物理治療，我每天都學走路，但是我不能走，連站一下都不能，因為我的腿根本沒有反應，它仍然跟以前一樣麻木。」

「那你就這樣一天到晚躺在床上？」芝芝已不再抱天龍。

「有時候，我會坐椅子到草地晒太陽。」

「甚麼椅子？」

「看，就在床的後面，很舒服的。」

「輪椅？」芝芝站起來：「輪椅上的怪物，可怕！可怕！」

「芝芝，妳怎樣了？」

「我失望！」芝芝噙着喉嚨叫：「你知道我今天爲甚麼來，我以爲你已經好了很多，起碼，你也應該會走幾步，但是你不能，你仍然是殘廢，沒有腿的殘廢！」

「芝芝，妳怎能這樣說？妳會傷害我！妳會令我痛心！」

「你痛心，我就不痛心？我有一個像你這樣的男朋友，我這輩子已經沒臉見人！」芝芝任性起來，從來不顧後果，她也從來不關心別人的感受：「你知道我最喜歡跳舞、游泳、打保齡球、爬山、旅行，你能陪我嗎？難道要我替你推着輪椅環遊世界？」

「芝芝，對不起，我知道妳很失望。」天龍忍痛安慰她：「安靜點，不要太激動，平心靜氣的，我們一定會想到好辦法。」

「還有甚麼辦法好想，我不習慣侍候人，我不喜歡推輪椅！」芝芝抹抹眼睛，拿起手袋。

「妳要走了？」

「是的。」

「妳剛來了一會，爲甚麼不多留一會？」

「我有事，時間差不多了！」

「妳甚麼時候再來？」

「有空就來。」

「有沒有再見華倫？」

「朋友，難免會碰頭。」

「妳突然對我這樣冷淡，是否因為知道我很難有復元的機會？」

「你猜呢？」芝芝推開門：「自己保重吧！還沒到世界末日。」

芝芝走了，天龍雙手掩住臉，低聲飲泣起來……半小時後，天鳳和翠湖下課後來看天龍，一推開門，看見滿地玻璃。

「怎麼了？發生地震？爲甚麼玻璃瓶和玻璃杯全在地上？」

天龍雙眼瞪着天花板，翠湖看了看他一句話也不敢問，放下書蹲在地上拾玻璃片。

「哥哥，爲甚麼不說話，在生氣？誰惹你生氣？有人來探望你？唔！我認得那花籃，

一定是芝芝來過了，是不是？」

天龍側過臉，一句話也不說。

「啊！我明白了，芝芝來看你，見你仍沒有進展，就發小姐脾氣。」天鳳搖着頭：「我早就說過芝芝不是真心愛你，她喜歡的是你的外表，現在你……她不變心才怪！」

「不要說！」天龍揮着手：「不要說！」

「你從小就很聰明，又唸過十幾二十年書，你爲甚麼還是看不透？」

「妳不要煩我行不行？」天龍咆吼着。

「天鳳，妳就少說兩句！」翠湖也在責備她：「一來了就嘴不停！」

「好！好！我閉上嘴，對不起趙先生、丁小姐，小的在這裏賠罪。」天鳳不服氣地走到露台。

翠湖小心清理好地板，把玻璃碎片用袋裝好，她洗乾淨手，正想拆開芝芝的水果籃：「我削一個梨子給你吃，好嗎？」

「不吃，不吃，把兩籃東西扔出去，全扔出去！」天龍煩躁地叫着。

「不要生氣，我把它們扔掉就是了！我倒杯果汁給你，要嗎？」

「不，不要。出去，帶着兩籃鬼東西出去。女人都不是好東西，走，我不要妳們！」

翠湖是了解天龍的，她了解一個病人的心情，因此，她並沒有怪天龍，她拿了兩籃東西，悄悄的走出去。她把玫瑰花送進護士休息室，水果送給醫院的女工，她辦妥了兩件事，便站在天龍的病房外耽着，不敢進去打擾他。

剛巧張醫生經過，他問：「翠湖，妳爲甚麼守在房門外？」

「芝芝剛來過，天龍心情不好，我不想煩他。」翠湖說：「等他平靜一點，我才進去時候他吃下午茶。」

趙夫人經過上次慘敗之後，她已經學精了，她設計了一個很周詳的計劃，按步實行，也爲了慎重和達到效率，她連女兒也瞞住了。況且，她也想藉這個機會試探一下翠湖的內心，表面上，翠湖是十全十美，可是內在又怎樣？對於兒子的腿，趙夫人已作了最壞的打算，尤其如此，她更需要一個賢媳婦。

這天，史夫人兩母女正在客廳吃西瓜，突然，趙夫人到訪。

她帶了許多傭人來，每個傭人手中都捧着盒子，看情形，起碼有三十盒禮物。

史夫人立刻起來歡迎，芝芝無可奈何的站起來，立刻又坐下去繼續吃她的西瓜。

史夫人忙着吩咐傭人獻水果，備點心，趙夫人拉着她的手說：「別爲我麻煩，我心亂，甚麼都吃不下。」

「天龍怎樣？他好點了吧？」

「要是他有起色，我今天也不會硬着頭皮來求妳。」趙夫人打開手袋拿出手帕，抹抹眼睛。

「是不是要芝芝去看天龍？她曾去過醫院，但最近身體不大好，所以……」

「史夫人，我不是爲這件事而來。唉！自從天龍殘廢以後，他脾氣變得很暴躁，憤世

嫉俗，而且除了芝芝，他誰也不理。我們每個人都知道，除了芝芝，沒有人能令他快樂，他這樣消沉下去，我真擔心他……所以，我和老伴經過商量，爲了令天龍高興，我們決定把天龍和芝芝的婚期提前，芝芝做了他的太太，就可以一步不離的侍候他，逗他開心……」

「我又不是小丑，我爲甚麼要逗他開心？」

「因爲妳愛他，而且，你們已經訂了婚，結婚是遲早的事！」

「我才祇不過二十一歲，還小得很呢！」芝芝用叉子叉了一塊西瓜放進口裏：「而且，媽咪也捨不得把我嫁出去。」

「是的，芝芝還很小。」

「也不算很小，比我家天鳳還要長一歲。」趙夫人用堅定的語氣說：「況且，結婚吉日我已經選好了，是下一個月十五日，距離現在還有二十天，我把四季衣料先送來，好讓芝芝多縫幾套新衣服。珠寶首飾過兩天我會親自送到。」

「媽咪，我不要結婚！」芝芝甩掉叉子。

「趙夫人，這件事情太突然了，我們根本沒有心理準備，這樣好不好，等天龍的身體好了，我們再慢慢商量。」

「史夫人，我們是好朋友，又是姻親，我不妨坦白告訴你。這一次，我急着要芝芝嫁

給天龍，一方面是想沖喜，另一方面，是爲了天龍安心，這孩子專鑽牛角尖，他怕芝芝嫌他殘廢不肯要他，其實，他簡直多餘，誰不知道芝芝對天龍好？芝芝，你就嫁給天龍，證明妳真心愛他。」

「我並不需要證明甚麼，伯母，這些衣料，請妳拿回去。」

「芝芝，妳……妳不是要和天龍解除婚約吧？我求求妳，千萬不要，天龍不能沒有妳！」

「如果妳再迫我，我就和天龍一刀兩斷。」

「妳不能這樣做，妳已經和天龍訂了親。」

「訂了親又怎樣？結了婚也可以離婚。」

「芝芝，我無論如何一定要妳下月十五日嫁給天龍，我回去就發喜柬。」

「哼！厚面皮！」

「芝芝，我求妳聽話，答應我的請求，如果妳不答應，我就賴着不走。」

「好啊！反正這兒客房多着。」芝芝鼻孔朝天，一副滿不在乎的樣子。

「我會整天跟着妳，妳去哪兒，我就跟到哪兒，直至妳答應嫁天龍爲止！」

「無賴！」芝芝冷哼着：「也難怪，兒子不爭氣，廢了。別說像我這類一等一的美人，就算普通的女孩子也不會願意嫁他，沒辦法啦！老媽子祇好跪地哀求，哼！真可憐。想

不到吧！以前我要奉承妳，現在妳反過來求我了！哼！」

趙夫人垂著頭擦眼淚。

史夫人忙說：「孩子亂說話，不要怪她，不過，結婚是一件大事情，而且我們事前沒有準備，這樣好不好？趙夫人，讓我們一家三口攷慮一下再答覆妳！」

「沒有甚麼好攷慮的？婚訂了自然要結婚，要攷慮，爲甚麼不在訂婚之前攷慮？」

「趙夫人，大家退一步，我祇要三天時間，妳現在先回去，三天後我一定回覆妳！」

「三天？不過，芝芝一定要答應婚事，我已想過了，不管你們答應不答應，下月十五日我決定來要人。」

「趙夫人，妳回去吧！三天後，我一定會給妳一個滿意的答覆。」

「妳的意思，到時可以交人？」

「我答應妳，這件事包在我身上，妳回去吧！天龍等着妳呢！」史夫人半推半送。

「這話是妳說的，妳可要負責，」趙夫人滿意的點一下頭：「三天後，我會來聽妳的好消息，順便把珠寶送來！」

史夫人把趙夫人送走，鬆了一口氣。回到客廳，看見女兒鐵黑着面孔。

「包在妳身上？到時妳嫁！」

「孩子，妳怎麼這樣笨，這是緩兵之計，如果我不騙走她，她發起神經，在我們家裏

耽上三兩天，不把我們母女倆煩死才怪。」

「可是……媽咪，」芝芝拉住母親：「能拖一天，不能拖二十天。」

「那當然，所以在這三天之內，我們要把妳和天龍的婚事徹底解決。」

「對！我們不能拖，一定要解決。」

「你們雖然訂了婚，但是訂婚是不受法律約束的，因此，妳分分鐘可以和天龍解除婚約。」

「我明白了，把訂婚戒指還給他，說一聲『情人再見』！」

「也沒有那麼簡單。」史夫人搖一下頭：「天龍以前已經對妳十分傾心，認為妳是舉世無雙的美人兒，現在他殘廢了，他哪兒還有希望找到一個比妳更完美的女孩子？所以，就算妳把戒指還給他們，他們也不會放過妳。趙夫人可能會為兒子死纏難打，天天來哭求，甚至會把他的寶貝兒子抬進來。到那時，我們史家將永無寧日。」

「媽咪，那怎麼得了，我會被他們煩死的。」芝芝頓足大發嬌嗔。

「妳可以去外國避幾年。」

「不，我不喜歡去外國，在外國，吃不到美味的鷄鮑翅。」

「那妳祇有在三天之內，和另一個人訂婚，不過一時之間，去哪兒找這個人？」

「媽咪，我有數以打計的男朋友，嫁哪一個不可以？媽咪，華倫怎樣？」

「華倫家世好，學問好，不過，妳曾經說過，天龍比他好看多了！」

「天龍比全世界的男孩子都好看，但他是沒有腿的，好看又怎樣？要我一輩子推輪椅，我寧願嫁華倫。」

「既然妳喜歡，那就最好不過！」

「媽咪，我去打電話。」芝芝跑開去，一會，她蹦蹦跳跳着走回來：「華倫開心得要死，他說立刻來接我去買訂婚戒指。」

「那好極了，先訂婚，後結婚，速戰速決。嘿！看姓趙的還能把我們怎樣！」

*

*

*

芝芝推開房門，看見天龍躺在床上，天鳳和翠湖正在玩西洋棋。

天鳳一看見芝芝，立刻走到露台。

天龍呆視她，她穿着深紫色的裝套裙，配上一串粉紅色的珍珠，高貴無比。

翠湖看見芝芝，就像見了鬼，她正想衝出房去，芝芝一手把她捉着，然後推她坐在椅子上。

「芝芝，」天龍已沒有昔日熱情的表現：「我以爲妳不會再來了！」

「爲甚麼不來，起碼也要來這一次，我今天來，要做一件非常重要的事。」

「史小姐，失陪了！我有事……」

「坐着不要動！」芝芝指住她：「丁翠湖，我說的話妳記着，將來做我的證人。」翠湖惶然看住天龍，因為她答應過天龍，芝芝一到，她就要走的。

「芝芝，她祇不過跟着天鳳來坐坐，妳不要誤會，讓她出去吧！」

「不，天龍，不是我誤會，是你誤會了！」芝芝淺淺一笑：「本來，我是想請天鳳作證，可是，她一看見我就跑，像老鼠見貓似的，沒有辦法，祇好請丁小姐幫幫忙。」

「她能爲妳做些甚麼？」

「見證人！」芝芝一直是滿面春風：「噢，我忘了告訴你，有一位朋友也來探訪你。親愛的，你可以進來了！」

一個穿格子西裝的青年進來，天龍一看見他，面孔通紅，眼睛冒火。

「芝芝，妳帶他來幹甚麼？」

「來探你啊！」芝芝挽着他的手臂：「人家是一番好意，你怎麼連多謝也不說？」

「妳……妳……」天龍指住他們。翠湖也呆住了！

「本來我應該回敬你一拳。」華倫握着芝芝的手，得意地說：「不過，看見你躺在床上那麼可憐，我不忍心，算是便宜你了！」

「你看華倫多有度量，他不單祇不怪你，而且還可憐你呢！」

「我用不着你們可憐，」天龍掙扎着起來，靠在床上：「我這一次爲甚麼撞車，我的腿

爲甚麼廢了，我爲了誰？爲了誰？」

「那是報應，趙天龍。你打了我一拳，自己就撞車，這叫惡有惡報！」

「你滾，你給我滾！」

「啐！啐！瞧你有多兇，你的風度去了哪裏？人變了！」芝芝直盯住了他的腿：「風度也沒有了，你這副德性，可難找老婆啊！」

「滾，全給我滾！」天龍吼叫着：「翠湖，趕他們出去！」

翠湖一下子增加了勇氣，她走到芝芝的面前：「對不起，天龍今天的精神不好，你們兩位改天再來吧！」

「永遠不要再來，我不要見他們，滾！」

「天龍，你發那麼大牌氣幹甚麼，身體要緊啊！」芝芝拉下淺粉紅的手套，她向翠湖舉起了五隻手指，她問：「瞧！我這隻新鑽戒還不錯吧？妳有沒有見過這樣漂亮的鑽戒？」

「沒見過，我是個窮家女孩。」

「這麼便宜的鑽戒都沒見過？真不幸，我好同情妳，我這隻戒祇不過二十萬，噢！不，我幾乎忘了，那珠寶店的老板是華倫的朋友，他便宜賣。華倫，你到底付了多少錢？」

「才祇不過十七萬。」

「十七萬。那是減了三萬了，你的朋友真慷慨。本來呢！華倫想買那隻三十二萬的戒指給我的，可是戒指重，戴在手上不舒服。十萬元呢！是寒酸一點，三十二萬，就太貴了……我這個人，一向取中庸之道，二十萬也差不多了，況且訂婚戒指又不能賣。」芝芝把她的手向左揚揚，向右揚揚：「丁小姐，這是華倫給我的訂婚戒指，馬馬虎虎過得去吧！嗯？」

天龍面孔轉青，托着搖晃着的頭，眼看他就要暈倒，翠湖連忙扶住他。翠湖怒目橫眉，斥責芝芝：「我不知道妳到底有沒有人性，妳竟然傷害一個深愛妳的人，妳太殘忍！」

芝芝一抿嘴唇：「我的事輪不到妳管！」

「可是，妳不要忘記，天龍是妳的未婚夫，妳應該尊重他。」

「噢！妳不說，我差點忘了此行的目的，我今天來有兩件事，其一是向你們報喜，華倫才是我真正的未婚夫。天龍，丁翠湖是見證人，聽着我的話，由今天開始，我和趙天龍解除婚約，一刀兩斷。」

「不，我反對！」翠湖嘶叫：「不該乘人之危！天龍有病，妳不應該刺激他！」

「妳憑甚麼反對？」

「憑我是見證人！」翠湖壓低了聲音說：「史小姐，我求妳不要離棄天龍，他深愛妳，需要妳。雖然他暫時行動不便，但是他會好的，醫生說過他總有一天會好的！」

「是嗎？他會好嗎？那我做個紅娘，把他讓給妳，妳等他一輩子吧！」

「史小姐，你們是真心相愛的，不要爲了一時任性，將來終身後悔。真正的愛情，是要經得起攷驗。」

「妳既然這樣喜歡說教，爲甚麼不去傳道？神經病！」芝芝除了另一隻戒指：「天龍，這是你送給我的十萬元訂婚戒指，還給你！」

天龍伸出手，可是並非去接戒指，而是緊掩住自己的嘴巴。

「怎麼了，不要？別撐面子了，十萬元啊！」芝芝把戒指放在床頭上：「我和你有緣無份，真抱歉，可惜你不是女人，否則你一定會了解我，其實，你現在這副樣子，是很難找到愛人的。你還是把戒指收回去，留個紀念吧！」

「史小姐，妳是不受歡迎的客人，請妳和妳的朋友離去。」翠湖下逐客令。

「我把一切交待清楚，自然會走。下一個月十五日，我和華倫會在豪華的夜總會舉行訂婚餐舞會，歡迎你們參加，十五日是好日子，不信，問問趙伯母。另外一件事，我提出最嚴重的警告，由今天開始，不准姓趙的人到史家。天龍，我知道你很死心眼，愛一個人，就會愛一輩子，可是，你不要企圖來求我。我是個很理智的人，你跪在地上求我

一輩子，我也不會再回頭。」芝芝拖起華倫的手，道：「我約好去服裝店選料子，我們該走了！」

「我們是不受歡迎的人物，非走不可！」

芝芝走到門口，突然回過頭來說：「現在我們主動走了，祝你們好運，拜拜！」

「欺人太甚！」翠湖柔聲安慰天龍：「不要爲他們生氣，氣壞了身子，太不值。」

「……」

「天龍，你爲甚麼老是掩住嘴不說話？」翠湖撥開他額上的頭髮：「你的皮膏好冷，天龍，你哪兒不舒服了？」

他搖一下頭。

「爲甚麼掩着嘴？讓我看你的手！」翠湖拉他的手，可是，他拼命用手壓住嘴，翠湖越看越不對勁，她用力一拉，天，他的手掌裏滿是血。

「你吐血？你滿嘴都是血，」翠湖慌得哭了起來，她自己感到渾身冰冷，好一會，她才能喊出聲音：「天鳳，救命，救命……」

天鳳聞聲由露台衝進來，她走到天龍的床前，她吃驚的嚷着：「哥哥，你怎麼了？爲甚麼滿嘴都是血？他打你？」

「立刻去請醫生！快！」翠湖說。

天鳳轉身就走，天龍用另一隻手捉住她，他搖搖頭，又指了指地下。

翠湖明白他的意思：「天龍叫你留下來。請你給我一條溫毛巾好不好？」

天鳳立刻去取毛巾，翠湖替天龍抹去唇邊的血跡和他手掌上的血。

「你不是有畏血症嗎？」天鳳很替她擔心。

「剛才我差點暈了，請給我一杯開水。」翠湖扶起天龍，把杯送到他的唇邊：「漱漱

口！」

天鳳立刻去拿盆子。天龍漱過口，他似乎已舒服一點。

「天鳳，倒一杯茶！」翠湖說：「喝口茶，辟除口中的腥氣。」

天龍喝了整整一杯茶，他吐了一口氣，翠湖扶他躺下。

「現在覺得怎樣了？要不要我通知張醫生？」翠湖拉了一把椅子坐近他的床頭。

「張叔叔現在不在醫院，不要麻煩他，而且，我現在好多了！」

「等張醫生來巡房，你別忘了把你吐血的事告訴他。」

天龍點一下頭。

「怎樣？」天鳳交疊着兩條手臂：「現在該死心了吧？」

「死心？」天龍清一下喉：「妳說甚麼？」

「當然是說史芝芝，她拉了華倫來向你示威，女人要變，變得真快，不過，我怎樣也

想不到，史芝芝會那麼絕。」

「天鳳，」翠湖訝然：「妳都聽到了？」

「當然聽到，我又不是聾子。」

「既然妳甚麼都聽到了，剛才芝芝那樣狂妄，妳爲甚麼不替天龍說幾句話？」

「我要說的話，早就說了，可是忠言逆耳，我有甚麼辦法？」天鳳搖一下頭：「可憐，哥哥，你真可憐，你就這樣栽在史芝芝的手裏，她不愛你，她根本不愛你，她的真面目露出來了，你看清楚沒有？」

「不要說，天鳳！」天龍用兩隻手掩住臉：「我求妳不要說。」

「不敢面對現實，懦夫。你的倨傲，你的自負去了哪裏？你不再可愛了，史芝芝永不愛你了，怎樣？絕望？想結束生命？爲一個無情無義、沒有心的女人送命？你死了又怎樣，你可能連一個花園都得不到。」

「天鳳，」翠湖制止她：「妳瘋了？他不能再受傷害！」

「我知道他現在是很傷心，不過這樣也未嘗不好，一時的傷心，總比一生痛苦好，史芝芝不要他，是他有福……」

「天鳳，妳少說幾句行不行？」

「不行，妳聽見沒有，他在哭呢，哭給我們聽有甚麼用？吐血又有甚麼用？人家躺在

華倫懷裏正在笑呢！大笨蛋！翠湖，妳輸血給他是白輸了。妳等着瞧吧！有一天他會死心不息的跪在地上求芝芝，我擔保芝芝會一脚踢開他，他在芝芝的心中已沒有地位，他在芝芝的面前永遠抬不起頭，芝芝輕視他。因爲他自取其辱，沒有芝芝就活不了，人家……」

「天鳳！」翠湖喝住她：「妳再說，我就把妳趕出去！」

「妳不趕，我也會走。我討厭沒理智沒有骨氣的男人。這兒空氣壞透。哼！」

天鳳的關門聲驚動了天龍，他放開手，翠湖看見他滿面淚痕。

她一直以爲男孩子是不會哭的，尤其是天龍這一類驕傲自負的男孩子。就算哭，也應該是偷偷摸摸，而並非這樣淋漓盡致。她覺得天龍實在還是個小孩子，他很純，很真，像一個這樣的孩子，有誰不喜歡？

她遞了一條熱毛巾給天龍，她安慰着說：「不要生氣，天鳳的話，雖然是比較過份些，但她是好意的，她實在太關心妳。」

「我沒有生氣，她說得很對。」天龍把毛巾交回翠湖：「芝芝放下的戒指，妳看見嗎？」

「在這兒！」

「妳拿着。請妳替我打開一扇窗。」

「天龍，房裏是開了冷氣的，爲甚麼要開窗？」翠湖詫異。

「請妳替我開窗！」他堅持。翠湖無可奈何，開了窗。

「把妳手中的戒指扔出去，扔得遠遠的。」

「甚麼？可是這鑽戒，價值十萬元啊！」

「扔掉它，聽見了沒有？」他叫着，又嗆咳了幾聲。

「好吧！別生氣。」翠湖把手向外一揚：「鑽戒飛走了！」

「謝謝！」他臉上有一絲笑容，他說：「請替我打電話回家，叫我媽咪立刻來，我要跟

她單獨談話。」

「好的！」她繞過床的另一端，撥了電話，找到趙夫人。

「趙伯母說立刻就來。」翠湖放下電話。

「媽咪來的時候，妳可以回家休息！」

「我明白。讓我先侍候你吃下午茶。」

「我吃不下。」

「好吧！我給你榨一杯橙汁……」

「一會兒，趙夫人來了，翠湖也回家休息了。」

「媽咪，」天龍拉住趙夫人的手：「我要在下一個月十五日前結婚。」

「嘎？芝芝答應了？」趙夫人頗意外。

「她和華倫訂婚了，就在下月十五日舉行訂婚儀式。」

「啊！我明白了，你要搶先一步，向她顯顯顏色，好，好，我絕對贊成。」趙夫人很高興：「你要和哪一位小姐結婚？」

「我沒有，除了芝芝我沒有要好的女朋友。我不能讓芝芝看不起，我不甘心沒有芝芝就要做和尚。媽咪，我要妳幫忙，我要妳替我找一個妻子，我要芝芝知道，我趙天龍仍然有人要。」

「短短十幾天，你叫我往哪兒找一個可以做你妻子的女孩子？」

「不要找太好的，美貌、學問、智慧、家世都不必計較，祇要她肯嫁給我，必要時，多花點禮金。不過最重要的，一定要坦白告訴對方我是個殘廢，不要隱瞞別人，我不想她後悔一生。」

「孩子，這件事太難辦了！」

「妳要立刻替我辦，媽咪，時間無多了！」

「我會想辦法！」趙夫人拍一下兒子的手：「媽咪不會令你失望！」

「那太好了！」天龍鬆了一口氣：「我會好好的活下去，我要讓芝芝知道，沒有她，我仍然能生存，甚至可以生兒育女……」

*

*

*

「天鳳，我認爲這是一個大好機會，不過，妳哥哥這樣子，我不知道翠湖是否還肯和天龍結婚？」趙夫人說：「那太委屈她了吧！」

「媽咪！這件事包在我身上，別說哥哥兩腿不能動，就算哥哥四肢不全，她還是樂意做趙家婦，她愛哥哥！媽咪，妳不知道，她竟然爲了哥哥罵我呢！」天鳳說起來，似乎還有點生氣。

當天龍聽見翠湖要嫁給他時，他大加反對。

「我知道你不愛翠湖，但是，芝芝已變心，要一個你愛的人，實在不容易。天龍，你不能太挑剔，翠湖已經是最好的了！」

「就是因爲她太好，我才反對和她結婚。她年輕，她好看，她溫柔，她有學問，爲甚麼要嫁一個殘廢？」

「我也是這樣想，翠湖這孩子太好了。坦白說，我實在沒有勇氣向她開口，是天鳳去跟她說的，她一口就答應了！」

「她自己同意？她提出甚麼條件？」

「條件？」

「譬如要多少現金，房產或者珠寶。」

「孩子，你說話可不能這樣沒良心，翠湖除了點一下頭，甚麼話也沒有說。」趙夫人面色一變：「人家對你是真心一片。」

「可不知道他的父母有甚麼意見？」

「昨天晚上，我們請丁先生夫婦吃飯，對於你和翠湖的婚事，丁先生一口拒絕。」

「他是不是……因為我是個殘廢？」

「那倒不是。他說你太驕傲，他認為你不是真心愛她的女兒，他擔心他的女兒將來會受苦，又擔心你待薄她。」

「怎麼會？丁太太有甚麼意見？」

「丁太太倒是很喜歡你！要不是她一力堅持，這門親事一定不會成功。」趙夫人說：「本來，我想用投資為藉口，送她們一些錢，讓丁太太多開一間花店的，可是丁太太夫婦堅決拒絕。他們說，翠湖是他們的獨生女兒，家裏雖然沒有甚麼錢，但是住得舒服，吃得也好。他們祇要女兒幸福，別的都不要。」

「他們一家人真有人情味。」

「天龍，我要你記着，你娶了翠湖要待她好，不能半途變心，也不能傷害她，更不能拋棄她，你答應嗎？」

「我發誓！雖然我未必是個好丈夫，但我會對她負責。無論我將來怎樣，我永不會做

對不起她的事。」

「那就太好了！天龍，太好了！你能夠和翠湖結婚，那是我最大的安慰！」趙夫人流下淚來：「這媳婦我太滿意！」

「媽咪！我不打算和翠湖訂婚，不過，我要送她一隻訂婚鑽戒。妳代我買好嗎？折實不要少於二十五萬。」

「好的！我明天去買。」

「現在就去。買了戒指，叫翠湖單獨來見我，我要和她好好的談談。」

*

*

*

翠湖的頭垂得低低的，幾乎貼到胸前。

「翠湖，有幾個問題妳要考慮。第一，我是個殘廢；第二，我們還有十五日就要結婚，妳必須爲我而放棄學業；第三，我曾經愛過芝芝。」

「我都知道，我也想過了。」翠湖輕輕的說：「你不是殘廢，你會好的！」

「假如一輩子不能好？」

「那我就花一輩子的時間侍候你。」

「不後悔？」天龍從枕頭下面拿出一隻絲絨盒，他把一隻指環拿出來：「伸出妳左手的中指。」

那鑽戒亮得令翠湖眼花，大大的一顆，閃閃的，比芝芝的那一隻還要漂亮。

天龍替她把戒指套上，他說：「由現在開始，妳就是我的未婚妻！」

啊！天龍……翠湖眼眶充滿了淚，她哽咽得說不出一句話。

突然，房門被推開了，佐治和天鳳分別推著餐車進來，後面還跟着趙夫人和張國棟醫生。

天鳳的餐車上，盛放著一個蛋糕。佐治的餐車有香檳和酒杯。

張醫生走過去，分別和天龍、翠湖握手道賀：「天龍，你真好運，找到一位好妻子，爲了翠湖，你以後要加倍努力，要做運動，早日痊癒。」

是的，張叔叔！不過還要你給我幫忙。」

最重要的是你對自己有信心！」

翠湖，「趙夫人把她擁進懷裏：「好孩子，我祝福妳！」

謝謝，伯母。」翠湖笑着拭去眼淚。

伯母？妳應該叫我媽咪！」

我……翠湖滿臉通紅。

怎樣？不喜歡我這個媽咪？」

不，媽咪……」

佐治開了香檳，天鳳把一杯酒放進翠湖的手裏，她說：「祝福妳，我的好同學，好朋友，好嫂子！」

「還有沒有？」佐治問。

「當然有，我的好侄子的媽！」

翠湖羞得躲在一角，張醫生和趙夫人哈哈大笑，天鳳高舉杯子說：「爲趙天龍先生、丁翠湖小姐乾杯！」

「應該說哥哥，嫂嫂！」趙夫人更正她。

「不錯，我的好兄嫂，乾杯，來，哥哥，握着翠湖的手切蛋糕！」

「妳這孩子，就祇會吃！」趙夫人笑罵着，她看見兒子和心愛的未來媳婦切蛋糕，心花怒放。

「民以食爲天啊！嫂嫂，給我一塊最大的。」天鳳興奮得直在嚷。

吃蛋糕的時候，天龍問：「爸爸呢？」

「他要開董事會，別管他！」

「我和翠湖結婚的事，他知道嗎？」

「知道！」趙夫人一提起丈夫就皺眉。

「爸爸這個人好莫名其妙。」天鳳塞得滿口蛋糕：「他始終不相信芝芝會變心，他認爲

芝芝和你祇是鬧意見。」

「今天是你哥哥的好日子，不要提姓史的。」

「是！母親大人！」

*

*

*

趙夫人帶著天鳳和佐治到史家。

史夫人和芝芝似乎早有準備，她們坐着等候趙夫人。

趙夫人滿面春風的說：「今天是第三天，我已經把聘禮送來了！」

「趙伯母，天龍沒有告訴你，我們已經解除婚約了麼？」

「我才不相信有這回事！」

「喂，我已經把訂婚戒指交還給他。」

「兩人吵吵嘴，那有甚麼關係，過兩天，你們又會親親密密的在一起了！」

「誰跟他鬧着玩，我已經和華倫訂婚，我們已經印好請柬。」

「芝芝，你會後悔的，過幾天，你仍然會回到天龍的身邊，在這個世界上，你再也找

不到比天龍更好的男孩子。」

「笑話，妳以為妳兒子是甚麼東西？全世界的男人死光，我也不會嫁給他！」

「天鳳，把聘禮交給妳大嫂！」

「是的，嫂子，請收下聘禮！」

「我才不要你們的臭東西！我早知你們不會放過我，我棋高一著，早就到律師樓立了一份文件，上面有我和律師的簽名，祇要天龍簽一個字，從此史趙兩家一刀兩斷。」

「妳不後悔？」趙夫人慎重的問。

「死不後悔！」芝芝握着拳頭說。

*

*

*

趙夫人、張醫生、佐治、天鳳、翠湖在趙家開會。趙家豪特地抽了一天時間去醫院陪伴愛子趙天龍。

「……天龍的身體，是絕對健康的，兩條腿也健壯正常，可是，經過十幾天的物理治療，並無轉機。這對病人的心理，有很大的磨折，而且會逐漸令他消失了生存的意志。」張醫生說。

「除了物理治療，還有沒有別的方法可以幫助他？」趙夫人憂愁地，自從天龍受傷，行動不良，她消瘦了十幾磅。

「我已經找到了一位心理醫生替他治療，很明顯，由他撞車到芝芝對他的遺棄，他的心理是有問題，他最近脾氣暴躁，也是心理不平衡所引起，不過，這並非令他雙足殘廢的主因。」

「除了物理治療，看心理醫生，還有沒有別的方法？」

「可以說有，可以說沒有，我倒想到了一個方法，不過在醫學而言，這並不是一門真正的學問，不過在此時此地，我們可以一試。」

「是甚麼方法？」

「刺激他！」

「他受的刺激還不夠？」趙夫人說。

「是不夠，是不符合病人的需求。」

「病人還需求刺激？」天鳳嘩然。

「是的，醫治一個病人，如果用藥物、手術、物理治療、心理治療都不成功，那末，我們就要採用別的方法。醫學不斷進步，人的頭腦是活的，不應該再墨守成規，我們應該要創新，用任何方式。祇要對病人有利，我們都要嘗試！」

「用甚麼去刺激他？」

「芝芝不是送了一份請柬和附了一封信給天龍？妳爲了怕刺激天龍，妳才藏起它，現在，我們就利用它，我的方法是……」

「不，」趙夫人聽了張醫生的計劃，大加反對：「那會要天龍的命！」

「從最壞的方面看，他大不了哭一場，跌一跤，跌傷了，或者幾天不肯吃喝，但是，

如果成功了呢？」

「成功的百分率是多少？」佐治問。

「百分之一！」

「百分之一？太冒險！」趙夫人不斷搖頭。

「就算祇有千分之一希望，我們也該冒險！」

「不，我反對！」

「媽咪！」翠湖第一次開口發言：「我同意張叔叔的做法！」

「我明白，誰不想自己的丈夫能走，能跳，能跑，可是一旦失敗，天龍會很痛苦。」

「痛苦是暫時的，其實，他現在天天躺在床上，也未必會快樂，既然注定一生痛苦，

何不冒一次險？說不定，我們會成功。」

「翠湖的見解，正合我意！」

「好吧！翠湖是天龍的未婚妻，天龍是屬於她的，就依照她的話去辦吧！」

「好極了！我們來安排一下工作……」

*

*

*

這是一個晴朗的早上，有太陽，有微風，有枝頭唱歌的小鳥。

「我推你到草地晒晒太阳好嗎？」翠湖問。

天龍剛做了物理治療，他坐在輪椅上，他看一看玻璃窗外的藍天，他點一下頭。翠湖推着他的輪椅到草地。

「好香的花！」天龍說。

「那是茉莉花！」翠湖一面說，一面看錶。

忽然，天鳳拿着一張咭和一封信用在他們面前走過，佐治在後面追。

「給我看！給我看！」佐治邊追邊叫。

「爲甚麼要給你，請柬又不是給你的！」天鳳在天龍的四周圍繞着圈圈跑：「芝芝訂婚，才不會請你！」

「那是芝芝的訂婚請柬？請柬是給誰的？」佐治和天鳳不斷的追逐。

「當然是給哥哥！」天鳳舉手揚着咭片。

天龍面色慘白，他看着那張白底金字請柬。

「還有一封信呢！」天鳳指着信紙。

「給我，把信給我！」天龍的語氣急而促。

「還是讓我唸給你聽吧！」天鳳站在距離輪椅十二步之內。

「用不着妳唸，我自己會看。」

「翠湖天天讀報紙給你聽，讓我也來效勞一次。唔！咳，咳，咳，請大家靜點，現在

就開始——」

天龍，你好嗎？相信你一定是天天躺在床上，真可憐。你寂寞嗎？一個人呆呆的躺在床上一定很寂寞，本來我應該去看你，可是這些日子，我和華倫爲了訂婚典禮而忙。買東西，造禮服，發請柬，找地方，噢！我本來準備找一間夜總會開餐舞會，但是找了幾天都沒有一處是理想的，結果，我們決定在華倫的別墅舉行訂婚禮，他家的別墅很美。

十五日是我們的好日子，我們除了邀請一隊著名的樂隊，還有豐富美味的自助餐、舞會，抽獎節目，爲了表示我們舞會隆重，夠氣派，頭獎是一輛四萬元的房車……

華倫很有風度，他不念舊惡，他決定請你和你的女朋友參加，他是一番好意，可是我有一種預感，認爲你不會來參加我們的婚禮，原因很多。一，眼看自己的愛人投進別人的懷抱，怎不傷心？二，你現在這樣子，如何能找到舞伴？三，乘著輪椅來參加舞會，那多沒面子？四，那些幸災樂禍的朋友，見了變成『無敵鐵探長』的你，不恥笑你才怪！五，你又不能跳舞，參加舞會豈不徒有其名？六……

「不要再唸下去，」天龍憤恨得脖子上現着筋：「把信還給我！」

「還有很多精彩的呢！」天鳳抿一抿嘴：「其實，我才不想唸下去呢！作狀、誇張、討厭、殘忍……」

「把信和請柬交給我！」

「不，哥哥，你不能再看下去，你會受不了的，後面還有很多難聽的話。」

「天鳳，交給我，聽見沒有？」天龍在嘶叫，滿臉漲紅。

「算了，不要看了，反正你不會參加芝芝和華倫的舞會。」

「我會去，祇要我有一口氣，我一定去！」

「要翠湖替你推輪椅？不要，芝芝一向咄咄迫人……」

「把信交給我，翠湖，替我把信拿回來，去啊！妳呆站着幹甚麼？」

翠湖垂下頭，兩條腿並得齊齊的，天龍氣極了，幾乎想掐死她。

就在這時候，趙夫人走出來，她一手搶去請柬和信，她指住天鳳大罵：「好大的膽子，妳竟然偷去我的東西？我說過不能讓妳哥哥知道這件事，我跟妳說過多少次，妳聾了？」

「媽咪……」天鳳呶起嘴。

「爲免麻煩，我還是把信撕了，省得天龍看見了會受不住……」趙夫人作勢去撕信紙。

「不，不，媽咪，把信給回我，啊！妳別真的撕毀它，信是我的，給回我！給回我！」天龍突然由輪椅上站起來，他的上身向前傾，跟踉地，他直……

天龍衝前一步，就立刻倒在地上，但是，他並沒有求援，祇是在地上掙扎爬起，翠湖看住他，心如刀割，但卻愛莫能助。

趙夫人見兒子那樣吃力，想過去扶他。天鳳阻止母親，低聲說：「讓他自己慢慢來，我們繼續演戲。」

趙夫人無可奈何，任由天鳳擺佈，天鳳跳着，叫着，嚷着：「媽咪，把信交給我，我要唸給哥哥聽！」

「別胡鬧，這封信會刺激天龍，我還是把它撕掉。嘿，她訂婚就訂婚，派請柬給天龍，到底是甚麼意思？芝芝真不是人……」

「媽咪，把信給我！」天龍的衣服全濕了，好不容易，真的不容易，他千辛萬苦才爬起來，站住了腳。

眼看信就要被母親撕掉，他焦急萬分，也沒有想到自己在何處，祇是急切地想得到那封信。他奮力衝前，把趙夫人手中的信搶到手上。

每一個人在注視他，驚訝！天龍繼續看那未完的信——

……不……你看見別人成雙成對，而你卻孤單影隻，那有多淒涼？……不要再看了，我真怕你受不住。

爲了尊重我的未婚夫，就算你有一千個理由不能來，我還是要請的！若你有膽量，

有勇氣，來吧！我會給你一個勇氣獎！

你今非昔比，假如你沒有膽量來，我也不會怪你，華倫說得對，你實在太可憐。不過，我倒是希望你能來，因為你也許夠運，會中頭獎，得到我們的「平治」汽車，然而，就算你中獎了，你也不能開車啊！那豈不多餘？啊！別擔心，天龍，你可以把車子放進車房，一百年後，那輛車變了古董車，古董是很值錢的。你要不要也娶一個古董太太？年紀大的女人細心，會侍候你，嗯！華倫在找我了，但願你有勇氣參加我們的舞會，不要令我的未婚夫失望……

天龍把信揉成一團，喃喃的叫：「我去，我爬着也要去！」

「哥哥，你知道你現在在哪兒？」

「在花園，你以為我瘋了？」

「你的輪椅呢？」

「輪椅？」天龍看見自己，看看四周，再回過頭去，看見輪椅和翠湖都在後面：「誰扶我過來？翠湖？」

翠湖帶著一張滿是淚珠的笑臉走過去，她抽噎着對天龍說：「你能走，你已經可以走路，我計算過了，你一共走了九步，站了五分鐘！」

「甚麼？是我自己走過來的？媽咪！天鳳！」他擁吻每一個人，甚至翠湖。

趙夫人又哭又笑，天鳳滿眶淚水，佐治差點沒哭出來，就在這時候，張醫生走出來了。

「張叔叔，我在那兒走過來，」天龍嚷著：「是我自己走的，甚至不用扶拐杖。」

「我都看見了。」張醫生瞧趙夫人：「我們打了一場勝仗，是嗎？」

「是的！你和翠湖都贏了！」

「翠湖，不能讓天龍站太久，把輪椅推過來。」張醫生那歡娛的臉在陽光下閃耀。

「我還要坐輪椅？」

「當然要。」張醫生肯定的說：「你要像嬰孩一樣。第一天走十步，第二天走二十步，慢慢來，不能急，但是卻要有耐性，勤練習。」

天龍坐進輪椅，他說：「張叔叔，十五號之前，我可不可以好好走路？」

「那要看你本身的決心與努力，如果你多做物理治療，多學步，那末，十五號那天，你說不定還可以跳舞呢！」

自從趙天龍撞車受傷，他一直沉默寡言，面上毫無笑容。

現在，他可開心了，說笑話，和天鳳鬧嘴，要吃這吃那，一天學步數十次，又不斷的提及芝芝的名字——

「翠湖，我終於可以走路了，我不再是殘廢，芝芝不會叫我怪物！華倫怎跟我比？芝

芝會說我比他好看百倍！我是個大男人，芝芝再也不會看不起我，我又再次成爲芝芝心中的白馬王子。

「我又是個美男子，芝芝一定會後悔和我解除婚約，她真傻！」

「芝芝看見我這樣風度翩翩，她一定會驚奇。我立刻打電話告訴她，噢！不，還是讓她驚喜一下，芝芝喜歡有幽默感！」

「翠湖，妳爲甚麼不說話？」天龍瞪視她：「自從我能夠行動，妳就整天愁眉苦臉，妳是不是不喜歡我復元？」

「啊！不，我太高興。」

「如果芝芝看見妳這樣悶悶不樂，她一定會恥笑妳！」

「是的！」翠湖輕吐一口氣：「我比不上芝芝，我……」

「妳根本不必和她比！」

「是的！而且，我也沒法比，我……」

「妳的毛病又來了，婆婆媽媽……」

*

*

*

翠湖已經超過二十四小時沒有來醫院陪天龍，那是近日來從未發生過的事。

最初，天龍根本不在乎，因他已經可以行動，雖不能跑長程，但可以自由活動，何

況每天又有那麼多親友來探望他。可是，翠湖日以繼夜在他身邊，已成了習慣。突然失去一個伴兒，他就感到一陣莫名空虛，所以由早上十時開始，他打電話到處找翠湖。

趙夫人說沒見過她，丁太太說翠湖一早就出去了，至於丁家，天龍是不敢打電話去的，因為他不喜歡丁雅圖，同時也有點怕他。一個相熟的護士爲他代勞，可是她白幫忙，因為翠湖並不在家。

天龍非常焦急，除了翠湖本身存在的價值——在一項計劃中，她是天龍的必須人選。他不能沒有翠湖，他需要這個人。他到處找，茫無頭緒，像一隻瞎了眼的蒼蠅亂碰，結果撲個空。一直等到下午四時半，天鳳和佐治來了！

天龍一看見天鳳，十萬火急的拉着她：「天鳳，翠湖突然失蹤了！」
天鳳一點也不驚訝，她拋下掛背袋，倒在一張椅子上，伸了伸腿。

「天鳳，翠湖不見了，妳聽見沒有？」天龍在她面前大叫。

「聽見了！大少爺。」天鳳慢條斯理。

「妳爲甚麼不着急？爲甚麼不發問？」

「我該問些甚麼？」

「妳一定知道翠湖在哪兒，否則妳不會這樣漠不關心。」天龍很生氣：「翠湖到底在哪裏？我要找她。」

「我實實在在不知道她現在在哪裏！」

「那是說，妳見過她？妳在哪兒見過她？甚麼時候？」

「學校，上課時間。」

「她去學校幹甚麼？」

「當然是去上課。」

「她不是說過不再上學，全心全意做一個好媳婦？她還上甚麼學？」

「哥哥，人是會變的！」

天龍說：「變？我不明白妳的意思。」

「很簡單，女人是最善變的，而且說變就變，和香港的天氣一樣。芝芝不是變了嗎？」

「我不喜歡妳提芝芝。」

「你能提，我爲甚麼不能提？」天鳳冷哼一聲：「你那麼深愛芝芝，死心塌地，到頭來，她不是投進華倫的懷裏？你和翠湖，表面雖是未婚夫妻，可是你對她，跟普通朋友有甚麼分別？」

「妳是說，翠湖移情別戀，愛上了羅拔？」

「哥哥，你太敏感了，而且也不了解翠湖，她並不是那種濫愛的女人，愛情對她是生

命，不是遊戲。」

「那還好！」天龍噓了一口氣：「她甚麼時候來？」

「她不會再來了！」

「甚麼？她不會再來？爲甚麼？」天龍不斷的問：「到底爲甚麼？」

「你問我，我問誰？」天鳳一翻眼球：「我又不是翠湖的監護人！」

「難道，她一句話也沒有跟妳說？」

「我不想參予你們之間的事，況且，翠湖也有苦衷。」天鳳從手提袋裏拿出一封信：

「這是翠湖託我交給你的。」

天龍連忙把信拆開，除了信箋，還有他送給翠湖的訂婚戒指，他急着看那信。

天龍……自從你恢復行動，我發覺自己配不起你。你是屬於史小姐的，祇有她才配得起你。白馬王子，是應該配白雪公主的，是嗎？我這醜小鴨實在不適宜夾在你們當中，爲了表示知難而退，我決定向你說聲再見！這鑽戒，戴在史小姐的手上，將會更耀目，更光彩，祝福你們！

「笨蛋，」天龍把信和戒指扔在床上：「她老是提芝芝幹甚麼？吃乾醋，莫名其妙！」

「如果翠湖是笨蛋，那末你就是渾蛋！」天鳳直斥其非：「自從你能走路，你一天到晚說着芝芝，這幾天，你已經提了芝芝幾十次。」

天龍想了想，終於點一下頭：「我是經常提及芝芝，卻絕無和她復合的意思。」

「翠湖又不是你肚裏的蛔虫，她怎會知你心裏想些甚麼？總之，都是你不對，誰叫你能走幾步就芝芝前芝芝後？翠湖以爲你不再需要她，於是，她就悄然引退。其實，換了我，如果你敢提那女人一次，我就打你的嘴巴。」

「如果所有的女孩子都像妳，全世界的男人都要死掉。」天龍轉而哀求：「我的好妹妹，請妳替我把翠湖找回來好不好？」

「嘿！真奇怪，我又不是她的未婚夫，不是我氣走她，爲甚麼要我去找她？你自己去！」

「翠湖那小家子氣老是改不掉，人家芝芝有多大方……該死，我又說錯了！」天龍偷偷看了天鳳一眼：「就算我肯去找翠湖，我現在仍然留醫，怎可以隨便離開醫院？」

「跟張叔叔商量，總有辦法！」

「我該去哪兒找她？」

「丁家、幸福花店、學校……」

天龍沒有說話，若有所思。

這天，翠湖低頭走出校門，意外地，看見趙家的司機站在學校的圍牆外。

「丁小姐，我們大少爺特地來接妳！」

趙家的「勞斯來斯」就在前面，後面的車門是打開的。

翠湖猶豫了一下，她終於走到車旁，天龍伸出手，把她拖進車。

沒有人說一句話，天龍替她把訂婚戒指重新套在她的手指上。

李家別墅的大花園裏，所有的高樹和矮叢林都裝上了彩色閃燈，一下紅，一下綠，一下黃，一下藍，……閃燈旁有人造蝴蝶，彩色絲帶，都裝上小燈泡。汽球、花串，處處皆是。燈樹上的燈光大放光明。花園的一角，安置着十二人大樂隊，他們接受主人的厚待，吃過晚飯才開始演奏音樂。

才八點鐘，各人大多聚集於大廳內喝雞尾酒和什果泡泡。

主人穿著淺紫色晚禮服，滿面春風的週旋在賓客間，男主人穿著棗紅的禮服，喜氣洋洋。有人在讚嘆芝芝的美艷，有人暗中計算芝芝訂婚的次數，有人拿趙天龍和李華倫比較。

史老爺因不滿女兒破壞史趙兩家的婚約，去了美國，而史夫人則忙於和新親家打交道。芝芝絕不在乎父親借故離港，她深信父親必會在她撒嬌之下屈服。

伊芙——芝芝的表妹，她把芝芝拉過一邊：「很多人批評妳說妳笨，他們都認為天龍比華倫好看多了！」

「天龍好看是事實，但是，他沒有腿，坐在輪椅上有多怪！」

正當他們交頭接耳，突然大廳入口處出現兩道光——一男一女，女的挽著男的臂膀。男的穿了一套白色的晚服，襟頭插了一朵價值一百元的特大種加多利亞蘭（洋蘭之王）。女的穿著一襲白色雪紡長裙，胸前也有一朵加多利亞蘭，她戴了白緞手套，白高跟鞋，她的短髮自然而貼服，她的笑容幾乎是全世界最甜美的。

「趙天龍！」有人在叫着。

伊芙反應力強，她回轉頭，看了一會問：「芝芝，他不是天龍嗎？」

「天龍？他會是天龍嗎？」芝芝的體溫時降時升，她抓住伊芙的手：「捏我一下，看看我是不是做夢？」

「他真的是天龍呀！和他手挽手的女孩子是誰？她很甜，很可愛！」

「不是天龍，不是他，他的腿廢了！」芝芝身體在搖晃，渾身冒冷汗：「妳的眼睛有毛病，我也是！」

「是天龍啊！他和那女孩已向妳走過來了。他們穿同一色素的衣服，真配合。」

「不！啊！不！」芝芝打着退步，她的心亂得像一團打不開的死結：「這間屋有鬼！那是天龍的鬼魂！」

「噢！史小姐，怎麼看見我們就要走？是不是不歡迎我們？」天龍那迷人的儀表，重新吸引着芝芝。天！到底是怎麼一回事？他似乎更英俊，更可愛了！

「天龍……」伊芙吃力地問：「你的腿……」

「噢！承蒙妳關注，在我們的努力下，我不單祇會走路，而且還可以跳舞！」

芝芝是個見過世面的女孩子，雖然心情曾經一度紛亂，可是她很快就壓制了自己，同時，她不肯放過半刻時光，就在一刹那，她決定不惜任何代價，決心要回天龍。

「噢！天龍，親愛的，我由九點鐘一直等到現在，已經等了兩個鐘頭。」

「等誰？」

「當然等你！」

「妳知道我一定會來？」

「你當然要來，今天的舞會，是爲你而設的，你才是主人！」

「爲沒有腿的我而慶祝？」

「噢！不，不，」芝芝諸般作態：「是爲你的康復而慶祝。」

「康復？誰告訴妳我已經康復？」

「沒有人告訴我，是心靈感應，所謂心有靈犀一點通，我知道你一定會平安無事。」芝芝挽住天龍的手：「你不知這些日子我有多苦，一方面，我要到處找專家研究你的病情，要求神問卜；另一方面，我又要天天去教堂爲你祈禱！」

一直默言無語的翠湖，看見芝芝不禁心寒。

「這樣說，我這一次能康服，完全是妳求神祈禱的功勞？」

「當然囉！」

「那我真的要好好的謝妳！」

「用不着謝我，那是我應該做的，我們是未婚夫妻嘛！」芝芝靠住天龍又嗲又嬌。

「翠湖，我這人真糊塗，我們不是要參加史芝芝小姐和李華倫先生的婚禮嗎？」天龍則頭看翠湖：「我們是不是找錯了地方？」

「怎會呢？你眼前就是史小姐，男主人李華倫先生在那邊。」翠湖爲人厚道，別說要她傷害人，就算說上幾句冷嘲熱諷的話，她也感到難爲情，不過，基於兩個原因，今晚她決不能呆若木雞，她有責任協助天龍。

這時候，華倫已匆匆走過來，他看見天龍屹立軒昂，不由得心驚膽戰。

「天龍，歡迎……」他強顏歡笑。

「恭喜你！」天龍推開芝芝，和華倫握手：「你和史小姐真是天生一對，希望很快可以喝到你和史小姐的結婚喜酒。」

「天龍！」芝芝焦急頓足：「恭喜些甚麼？我根本與華倫無關。」

「今天不是我們訂婚嗎？」華倫冷汗直冒，此時此地，他已處於極不利的地位。

「訂甚麼婚？舞會尚未開始，我又沒有宣佈和你訂婚。」芝芝反臉無情，直衝着華

倫。

「可是那些請柬……」

「鬧着玩行不行？一點幽默感也沒有。你配我？哼！也不照照鏡子，天龍才配做我的丈夫。」芝芝叫着往裏跑：「媽咪，天龍來了！妳快來迎接……」

「來了就來了，要不要鋪紅地毯歡迎？」史夫人懶洋洋。

「媽咪！」芝芝咬牙切齒的拉母親一把：「他全好了！看，他多帥！我要他！」

「他好了？不可思議，奇蹟。現在怎麼辦？」

「我要天龍！」芝芝瘋狂地推搖母親。

「華倫呢？他那方面……」

「管他呢！媽咪，快去把天龍搶回來。」

「搶？跟誰搶？」

「妳沒有看見丁翠湖？天龍特地帶她來氣我的，我們要聯手對付她。」

「好！」史夫人加快兩步：「天龍，你來了？你可以走路了？甚麼時候復元的？」

「史伯母，謝謝妳，我已復元個多星期。」

「好了爲甚麼不告訴我們？你不知道我和芝芝有多想念你！」

「我也想念妳們，尤其是最痛苦的一段日子，我真渴望妳們能去看看我。」

「真對不起，我們……有好幾天沒有去看你……因為……最初我病了，後來芝芝又病倒了。不過，我可不擔心，我知道你量大，不會怪我們的。」史夫人拉住天龍說：「不要多說了，我們現在就回家。」

「回家？」天龍說：「哪一個家？」

史太太說：「傻孩子，當然是我家，這是李家的別墅，我們騷擾別人不好意思。」

「對不起，史伯母，我今天來，是特地向華倫兄道賀的，禮物還未奉上，又沒有向主人敬酒，我怎可以跟妳走？」

「道甚麼賀？今天的事，吹了！」史夫人完全不理會李家的人向她瞪視：「芝芝怎會和華倫訂婚？齊大非偶。」

「除了我，華倫兄應該是最理想的一個，史小姐不愛華倫兄，還能愛誰？」

「當然愛你！你才配得起芝芝！」

「我？」天龍哈哈的笑：「我這怪物，配嗎？不，不，我是很自量的。我每天都看鏡子，我告訴自己，這一輩子休想得到芝芝。」

「媽咪！」芝芝扁扁咀，流下淚來。

「天龍，你真會說笑話，誰不知道你和芝芝是未婚夫婦？」

「我和她早就解除婚約了，因為我配不上。不過，就算史小姐突然改變主意，也已經

太遲了，我無法再容納她。」

「甚麼意思？」

「因爲我已經有了未婚妻！」

「誰？」芝芝上前擁住天龍。

天龍推開她，說：「我忘了給各位介紹，這是我的未婚妻——丁翠湖小姐。」

「她？」芝芝指着翠湖的鼻尖：「天方夜譚，醜小鴨怎能配白馬王子？」

「芝芝說得對，丁小姐怎能跟我女兒比？你也不會那樣傻，討一個平凡又不是大家閨秀的妻子？」史夫人極力支持女兒。

「天龍不是真的要娶翠湖。我知道，他恨我，故意帶了翠湖來氣我的。」

「妳們不相信我和翠湖訂婚？翠湖，舉起妳的左手，史伯母，史小姐，請妳們看，那是我給翠湖的訂婚鑽戒。不算太名貴，原價二十九萬，碰巧那珠寶店的老板是我媽咪的朋友，她真闊氣，一開口就減價四萬元。本來，我想買那隻四十萬的戒指給翠湖，可是她不肯要，她說反正訂婚戒指又不能賣，何必太浪費？她算是個小傻瓜，太容易滿足。史小姐是最會看珠寶的，妳替我看看，還過得去吧？」

「史小姐，」翠湖在芝芝的面前晃着她的手指：「跟妳那隻十七萬元的訂婚戒指比，哪一隻順眼？請比較一下！」

「妳！」芝芝舉手要掌摑她。

天龍一手抓住她的手腕：「妳怎可以打客人？」

「爲甚麼不可以？我還可以趕她走，死丫頭！妳真的以爲自己能壓倒我，哼！天龍祇不過利用妳，滾，姓丁的，我不歡迎妳！」

天龍聳一聳肩：「主人不歡迎，我們祇好走了。打令，我們去吃法國餐，然後去夜總會跳舞好不好？」

翠湖甜笑點一下頭。

「天龍，你不要走，你不能走！」芝芝忘記了自己的身份，狠命抓住天龍。

「噢！對了，我們還沒有向主人敬酒。」天龍取了兩杯酒，一杯交給翠湖，他高舉酒杯說：「祝史小姐和李先生白頭到老！」

芝芝一手拍去翠湖手上的酒杯。天龍也摔下自己的酒杯，拖着翠湖說：「我們走！」

「天龍，請不要離開我！」芝芝熱淚直流。

天龍向花園走，走了幾步，他突然回轉頭說：「我忘了告訴妳，我送給妳們的訂婚禮物是一面鏡子，美麗的小姐應該有一面精緻的鏡子。各位，騷擾了，再見！」

「該死的！」芝芝高聲尖嚷：「該死的天龍！還有那姓丁的，看妳能威風多久……」

*

*

*

天龍第一天上上班，文件堆得像山一樣高。十二點鐘，秘書胡小姐報告史小姐求見。

天龍立刻想到那是芝芝，他囑咐秘書說：「告訴她我今天沒有上班。」

十分鐘後，門推開，天龍一面寫字一面說：「胡小姐，妳進來爲甚麼不敲門？」

「總經理，我……」

天龍抬起頭，看見女秘書身邊站着穿桃紅色套裙的芝芝。

「胡小姐，」天龍面色一變：「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我說過不見客。」

「總經理，我……攔不住史小姐。」

「哼！」天龍把手上的筆一扔。

「胡小姐，妳出去吧！」芝芝顯得無比溫柔：「這兒的事，由我負責好了！」

女秘書慌忙走出去，關上門。天龍走到窗前，背着芝芝。

她在背後悄聲問：「你……恨我？」

「是的！」他雙手交抱胸前。

「怪我這些日子沒有去看你？天龍，我生病，走不動啊！」

「打電話總可以吧？」

「醫生叫我多休息，連多說話都不可以！」

「那麼慘？可是那天妳帶華倫去看我，卻是神采飛揚，半點病態也沒有。」

「我是假裝，強撐著，我不想你爲我擔心。」芝芝鼻尖一紅，快要流淚了。

「包括妳把訂婚戒指還給我？」

「訂婚戒指，啊！當然，我全是爲你好，我見過心理醫生，他們說你的腿不能動，完全是心理影響，我刺激你，是希望你發奮，努力，我終於成功了，你現在能走路了，我一番心血，總算沒有白費。」

「妳和華倫訂婚，又爲了甚麼？」

「刺激你，激發你的鬥志啊！」

「妳寫的解除婚約書，發請柬，在華倫家開訂婚舞會，全是爲了我？」

「當然，我發誓！」

「華倫又怎樣？妳如何向他交待？」

「我祇不過利用他。現在，我已經一腳把他踢開。」

「嘿！」天龍轉過身，面對芝芝：「妳真自私，真卑鄙，我看錯了妳，以爲妳是一個心地善良、光明磊落的女孩子，誰知道妳祇不過是一隻工於心計的狐狸。」

「天龍，你怎麼了？我全是爲了你！」

「就算妳說的是真話，妳犧牲別人來討好我，我也不會領情。」

「天龍，你可以恨我，但是你不能不愛我。」芝芝眼眶的淚珠滾滾而下：「我知道你對

我有誤會，但我是真心愛你的，請你聽我說。」

「妳說的話，我已經聽得太多了，就是因為我太相信妳才會被妳騙，受妳愚弄。現在我已經聰明了，妳的甜言蜜語再也騙不到我。」

「我愛你，我真的愛你！」芝芝瘋狂地用兩隻手攬緊天龍。

「請妳莊重些，」天龍拉開她的手：「我是有婦之夫。」

「你不是真的要與丁翠湖結婚吧？」芝芝駭然，直盯着天龍。

「千真萬確，日子已訂了，妳很快會收到我們的請柬，到時希望妳有勇氣參加。」

「丁翠湖有甚麼好？她平凡，又不夠漂亮，她根本配不起你！」

「那是我的事，用不着妳操心。」

「你根本不愛她，你永遠不會愛她！」

「我受了妳的教訓，我根本就不相信愛情，我不會再愛，真的！」

「沒有愛，又何必娶結婚？」芝芝抹着眼淚：「我知道你仍然愛我，你祇有和我結婚才會幸福！」

「我不會娶妳！」天龍指一指胸口：「我這兒容不下妳！」

「你真的不和我結婚？」

「是的！」

「你會後悔！」芝芝又抽噎哭泣。

「我祇知道後悔認識妳！別再說了，我忙，失陪！」

「你怎會變得這樣冷酷？」

「我冷酷？妳比我還要冷酷一百倍。史小姐，很對不起，實在不能再招待妳，一點鐘，我的母親和我的未婚妻會來接我吃午餐，妳在這兒不方便！」

「我不走，我就是不走，看她們能把我怎樣？」芝芝把心一橫，滿臉的柔情已飛走了。

「我最後警告妳，我限妳一分鐘之內離開我的辦公室！」

「你怕丁翠湖看見我會生氣？我偏要賴着不走，氣死她！」

「好！」天龍走過去，撥電話，撥了第三個九字，芝芝一手按住他：「你要幹甚麼？」

「報警！」

「你好狠心！等著瞧！」芝芝拉開門出去了，天龍倒在軟皮椅裏，他心中有難以形容的痛苦。

*

*

*

婚期在即。翠湖和丁太太出外購物，買了許多東西，也消磨了大半天，翠湖送母親回花店，她正在把汽車駛出路口，突然有人叫住她：「翠湖！翠湖！」

翠湖回過頭去，看見中學的同學麗萍。

翠湖把汽車駛過一邊，停了車。她說：「麗萍，好久不見了，好嗎？」

「當然比不上妳！妳升大學，而我，卻要做事賺錢。」

「自食其力，沒有甚麼不好。」

「我打了幾次電話給妳，妳都不在家。」

「但是，爸爸和芳姐沒有告訴我，否則我一定回電話給妳。」

「是我自己沒有留下姓名。妳快要結婚了，是嗎？」

「是的！」提到結婚，翠湖那甜美的臉，就綻出了笑的花朵：「幾天內，我會派請柬給

妳，到時希望妳能賞面赴宴。」

「聽說妳的未婚夫很英俊。」

「是的！」翠湖絕不否認。

「妳真幸福！」麗萍伸出了手：「恭喜妳！翠湖！」

「謝謝，希望妳很快找到如意郎君。」翠湖問：「妳找我，有事嗎？」

「還記得黃老師吧？黃天慧老師。」

「當然記得，她是我們F4的級主任。」

「因為她最疼妳，難怪妳對她念念不忘。」

「黃老師怎樣了？」

「她要離開香港！」

「她？甚麼時候？」翠湖有點意外。

「後天！」

「那麼快？」

「所以我才急着要找妳，明晚我們爲黃老師開一個送別會，妳會參加嗎？」

「當然，但是……她爲甚麼要離開香港？」

「最近她的養母去世，留了一點遺產給她，黃老師最喜歡孩子，妳是知道的……」

「麗萍，我要趕時間去接我的未婚夫，我順路送妳回去。」

*

*

*

「退婚，退婚，立刻和丁家退婚！」

「唏！你這個老頭子發甚麼神經病，一回來就跟我吵，到底爲甚麼？」

「我要妳退掉丁家的婚事，姓丁的女孩子絕對不能做趙家媳婦！」

「退婚？日子都揀好了，請柬也發出了，退婚？你簡直痴人說夢！」

「發了請柬又怎樣？結了婚一樣可以離婚，不錯，我們是對不起丁家，賠他們一筆錢

好了！姓丁的攀我們這門婚事，還不是爲了錢？」

「家豪，你幾十歲的人了，怎可以說這種不負責任的話？你既然不滿意天龍和翠湖的婚事，早該說啊，怎麼一直拖到現在，在最後關頭你就喊一聲退婚，有那麼容易？」

「我根本不贊成天龍娶翠湖。」

「不贊成並不等於反對。事實上，你也沒有反對過，你今天到底怎麼了？」

「我……」家豪一時啞口無言：「總之，天龍不應該拋棄芝芝。」

「天龍拋棄芝芝？你在講相反的話，是芝芝不要天龍，她和姓李的訂婚，請柬你看過的。」

「芝芝是有點任性，不過，年輕人總是一天吵兩天好，沒有甚麼大不了。我和史天宏是多年好朋友，天龍的婚事是由我們作主的，我們做長輩的，從來沒有說過取消婚約。」

「你的意思是，晚輩的決定不算數？」

「當然！」

「可是，史夫人同意女兒和天龍分手，那份解除婚約書，你看過的！」

「天宏也曾經爲這件事向我道歉，他既然知錯，又肯悔改，那就算了，我和他做了幾十年朋友，怎可以爲一點小事傷和氣？」

「你自私！你祇顧和史家的交情，就不顧天龍的幸福！」

「我怎不顧兒子幸福？天龍是真心愛芝芝的。事實上，芝芝也比翠湖強，別的不說，

單說面貌，芝芝就比性丁的漂亮多了，天龍又不是傻瓜，他會不喜歡美麗的女人？」

「你看到的都是外表，從這點可以證明你也不是一個好人，更不是一個好丈夫。」

「不管怎樣，我要芝芝做趙家媳婦。」

「結婚的不是你，也不是我，所以我們兩個都不應該作主，還是由天龍自己去決定吧！那是他的婚姻大事。」

「我擔保天龍一定會要芝芝！」

「等着瞧吧！他也快要回來了……」

天龍一回家，就被父母拉進房間追問：「天龍，你……」

「請你們兩位不要一起說好不好？吵得我耳朵都聾了！」

「我先說！」趙家豪搶在前頭：「芝芝刁蠻任性，前些日子跟你鬧得很不愉快，現在她已經知道錯了，今天史伯伯特地向我道歉，同時，芝芝表示很愛你！」

「天龍！你答應過不做對不起翠湖的事，」趙夫人叫着：「你可不能沒良心！」

「芝芝家好，人也漂亮，你們又相愛，你應該和她結婚。」

「翠湖溫柔賢淑，她才是好妻子。」

「你們兩位的原意都很好，不過我和你們的想法不同。但我可以肯定說一句，我絕對不娶芝芝！」

「爲甚麼這樣？」趙家豪很生氣：「我疼了你幾十年，想不到你這樣不孝順。」

「爲人子者，應該孝順父母，你要我做甚麼都可以，就是這件事，我不能順從你！」

「好吧！我算少養你這個兒子，你的婚禮我不會參加。」趙家豪拂袖而去。

*

*

*

四點鐘，小蓮和咪咪進舖內吃下午茶，祇有丁太太一個人在料理舖面。

突然有幾個華衣美服的女郎進來。丁太太忙着招呼，上前一看，領頭的竟然是史芝芝。

「史小姐，要買花嗎？」

「把店子關上！」芝芝在下命令。

「那怎麼可以？我們店子是七點鐘休息的，現在才四點。」

「生意沒做夠？」芝芝抿一下嘴唇：「那還不簡單？我把全部買下來，沒有花，開了店子也沒有用。」

「我們差不多還有一百打花……」

「別說了，說了老半天，還不是爲了錢，我給你五千元，把所有的東西買下來，行了吧？」芝芝把一疊五百元的鈔票放在玻璃櫃面上。

她帶來的朋友，每人拿了一束花，一片片的把花瓣扯下來。

「史小姐，妳今天光臨小店，到底有甚麼指教？」

「丁太太，妳一個人賺錢養三個人，一定很吃力，是嗎？」

「我丈夫是個畫家，我們共同撫養一個女兒，是養一個，不是三個。」

「畫家？甚麼畫家？他除了會花錢買這買那，還能賺多少錢？香港人沒有興趣欣賞畫，除非那畫家已經去世。」

「史小姐，妳在暗示些甚麼？」

「我覺得妳很偉大。當然也很吃力，賺一角錢很不容易啊！」史芝芝拿出一根香煙掛在唇邊：「想改善生活，所以替女兒找一戶有錢的人家，是不是？」

「我們並沒有要趙家半分錢。我們也不是妳想像中那麼窮，我們是嫁女兒，不是賣女兒。我們喜歡天龍的人，不是他的錢。」

「但是，天龍是我的未婚夫！」

「你們之間的恩恩怨怨，我不想管。是趙家向我們求婚，是天龍要娶我的女兒。」

「丁太太，妳一向很和氣，很容易親近，我想請妳幫一個忙，行嗎？」

「祇要我能力辦得到，無所謂！」

「我送妳一筆錢，讓妳擴充店舖，我爲丁小姐找一個比天龍更有錢的丈夫。我的條件是，祇要丁小姐把天龍讓回給我。」

「嘿！」丁太太冷笑一聲，她說：「史小姐，第一，無功不受祿，我不會要妳的錢，況且，我也無意擴充店舖；第二，我一直就喜歡天龍，所以我決不會叫女兒放棄他，妳的好意，我謝了！可惜愛莫能助。」

「丁太太，妳最好考慮一下，我可能會給妳一百萬！」

「那麼多？那豈不是等於中了一次頭獎馬票？我本人是心動了，可惜嫁給天龍的不是我，是我的女兒。」

「妳可以命令妳的女兒，叫她不要和天龍來往，如果她是個孝順女兒，她一定會聽妳的話，否則，她就是不孝。」芝芝用其心理戰術。

「很抱歉，我這老太婆就是太民主，一向不喜歡管女兒的事。」

「喂！」芝芝可火了：「妳是不肯放棄天龍，要和我鬥爭到底？」

「小姐，是我的女兒和天龍結婚，可不是我啊，妳怎可以把事情拉到我的頭上？」

「伊芙，把這兒的東西全扔到門外……」

一陣砰砰嘖嘖，小蓮和咪咪走出來：「老板娘，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一羣瘋狗！」丁太太毫不動容：「小蓮，你去打電話報警。」

*

*

*

丁雅圖聽見門鈴聲，由畫室走出來。他打開門，看見幾個如花似玉的女孩子。

「找誰？」

「丁小姐。」

「她不在家！」

「那，我先跟你談談。」

「妳貴姓？」

「姓史。我來過了，可惜那天沒看見你。」芝芝說：「你能否讓我們進屋子裏？」

「誰來吧！」

跟在芝芝之後面的伊芙，不屑地向房子四週打量，直至芳姐倒茶出來她才坐下。

「聽說丁伯伯是個畫家？」

「塗鴉而已。」

「有名氣的畫家，他們的畫都很值錢。」

「我的畫一文不值，因為我沒有名氣。」

「假如有人替你開一個盛大的畫展，又出錢把你的畫買光，擔保你一展成名。」

「誰肯幫我這個忙？」

「我？」

「妳？爲甚麼？我們根本不相識。」

「祇要你叫翠湖把天龍讓回給我，我願意傾全力令你成爲一個最有名氣的畫家。」

「我不能接受你的幫助，不過，我願意勸翠湖退出。」

「丁伯伯，你肯幫我，你真好。」芝芝開心得過去拉他的手：「你待我太好了！」

「別誤會，我不是爲了你，祇是爲了我自己。」丁雅圖輕輕推開她：「我根本不滿意趙家這門親事，我們窮，攀不上。」

「祇要你肯幫忙就好了，就是怕丁小姐不答應。」芝芝問：「她會聽你勸嗎？」

「我的女兒膽小怕事，她可沒有你這份勇氣。芳姐，打電話把小姐找回來……」

半小時後，翠湖回來了，她看見芝芝她們，愣住了！

「翠湖，」芝芝親親熱熱的拉着她的手：「我常常在背地裏稱讚你，說你最有人情味，最肯幫助人，最大方。」

翠湖望住她，眼睛裏露出好幾個問號。

「你說過不做罪人，不搶別人的未婚夫，既然如此，我想請你把天龍讓回給我。」

「史小姐，愛情不是一份禮物，不可以互相轉送，因此，我拒絕你的要求。」

「拒絕？你是說，非要嫁給天龍不可？」

「是的！妳求我、罵我、打我、用錢收買我，也不能改變我的主意！」翠湖堅決的說：「我非要嫁天龍不可！」

翠湖的態度，令看着她長大的丁雅圖感到驚異，這不像他那怕事的女兒。

「妳搶我的未婚夫，妳不覺得可恥？」

「我並沒有搶妳的人，因為妳早已和天龍解除婚約，妳和他毫不相干。」翠湖提醒她：「別忘了，我是妳和天龍解除婚約的見證人！」

「妳下流、卑鄙、沒教育！」芝芝面色一變，指住她罵：「別以為天鳳母女支持妳，妳就可以霸佔天龍。天龍根本不愛妳！」

「也許是的！不過，他是一個守信的人，他會和我結婚。」

「哼！我會把天龍搶回來！」

「我歡迎公平競爭。」翠湖坐下來，很鎮定：「我提醒妳，妳祇有三天時間，三天後天龍就和我結婚！」

「妳別神氣，妳等着瞧，我要妳空歡喜一場！」芝芝的手指戳着她的鼻尖：「伊芙，我們走！這幢破房子弄污我們的鞋。」

「沒家教的女孩子！」丁雅圖看着她們的背影搖頭：「翠湖，妳令我很意外。」

意外？是的，世事往往出人意表。

*

*

*

天龍忙得一團糟，雖然他已拒絕和翠湖度蜜月，但結婚並不是一件簡單的事，他們

又是大戶人家，多多少少他總得提點意見，然後由趙夫人、天鳳、佐治他們負責辦妥。不過，天龍的新房是他親自設計，親自監工，一几一桌，都由他自己挑選。

電話鈴響，這是他的私人電話，以往是方便芝芝直接打進來，用不着經過女秘書。

「喂！」他一邊拿電話，一邊繼續檢閱文件：「哪一位？」

「天龍！」那是芝芝又嬌又嗲、又幽又怨的聲音。

「對不起，我現在很忙……」

「我請求你不要生氣，我不是來找你麻煩，我是預祝你和丁小姐婚姻美滿。」

「謝謝！」

「我已經想透了，過去是我不好，我太任性太自私，我不配做你的妻子。」芝芝聲音哽咽：「雖然我們無緣結合，但是我仍然會懷念你，而且仍然希望繼續和你做朋友。」

「恐怕不大方便，因為後天我就是翠湖的丈夫，我和妳繼續來往，她會不高興。」

「你誤會了我的意思，我並非想和你偷偷摸摸做不正當的事，我祇是不希望我們因為這次的分手而成為敵人。」

「我不會敵視妳的。」

「天龍，過去我們有過一段甜蜜的日子，我永生不忘，我想向你提出一個要求。」

「妳儘管說好了！」

「後天你要結婚了。你成家立室，有了太太，恐怕以後我們永遠沒有機會單獨見面，因此，我要求你今晚到我家來，陪我吃最後一頓飯，可以嗎？」

「主意不錯。但是，很抱歉，我……不大願意見到伯父伯母。」

「你放心，今晚爹哋和媽咪都不會在家，家裏祇有我一個人。」芝芝興奮而又快速的說：「保證祇有我們兩個。」

「這……」

「天龍，我求求你！」

「妳向來不求人，既然妳這樣真誠，我答應妳！」

「天龍，謝謝你，我會親身下廚，燒你喜歡吃的菜，你下了班立刻來，好嗎？」

「我下了班，要和翠湖辦點事。」

「八點鐘怎樣？趕得及嗎？」

「好吧！我八點鐘去。」

「晚上見，天龍。」芝芝放下電話，高興得像隻小鳥兒。

「怎麼？」史夫人急着問：「天龍真的肯來？」

「爲甚麼不肯來？妳以爲他已經忘記我？」芝芝翹一下嘴唇：「我要去洗頭恤髮塗指甲，化妝，打扮得最美艷，最性感，最動人。」

「芝芝，妳來看看這張菜單怎麼樣？」

「不錯啊！全是天龍喜歡吃的菜。」

「芝芝，我再告訴妳一次，這包藥粉，妳祇要放一半就夠了！可不要弄錯。」

「行啦！我比妳還要心急，今晚是最後一役，非成功不可！」

「今晚妳失敗，天龍就會投進姓丁的懷裏，眼巴巴看着愛情飛走，那多可惜。」

「他看見我這樣漂亮、可愛，早就神魂顛倒。丁翠湖和我比，嘿，差十萬八千里。」

芝芝充滿自信：「今晚我一定要把天龍搶回，不單祇搶回我的愛，也搶回我的面子。」

「孩子，祝妳成功！」

史夫人非常合作，她七點鐘不到，就去朋友家打牌去了。

家裏真的祇留下芝芝一個人（傭人除外），她披着剛洗好的長髮，臉上細緻的化妝，像一幅圖畫，那是出自本港一個名化妝師之手，而且，可以說是她的傑作，芝芝的美，是百分之一百，無懈可擊。

芝芝沒有穿甚麼華麗禮服，她穿了一襲黑色喱士長睡袍。睡袍內一無所有，性感部份隱若可見。她正拿着一瓶名貴香水，左噴噴，右噴噴，噴呀噴，她整個人變成了一朵香玫瑰。

忽地，侍候芝芝的女傭興奮地跑進來：「小姐，趙少爺來了！」

「真準時，八點正。」她把香水瓶塞進女傭的手裏，她解開胸前一隻小蝴蝶結，讓她那美麗的胸脯露出了小半截。她深信必定能收服天龍使他在睡袍下稱臣。

天龍在男工帶領下進來，他穿一套深棗紅色西裝，白色襯花。

「天龍，」芝芝小鳥依人似的撲過去：「你越來越風流倜儻。」

「謝謝！」

「來，我們先喝杯酒。」芝芝伸手拉他。

天龍退一步，他說：「別忙！還要等一個人，她走路真慢。」

「誰？」芝芝瞪着鳳眼。

「打擾了！史小姐！」翠湖站在大廳的入口處，她穿着深棗紅色長裙，外罩一件及腰白色外套。她和天龍配搭得天衣無縫。

「妳……」芝芝指住翠湖：「怎麼？……」

「妳不是請我們今晚來吃晚餐嗎？我沒有聽錯吧？」

「沒有。不過，我並沒有提及……」

「妳忘了叫我帶翠湖一起來，是嗎？這有甚麼關係？妳請我，就等於請翠湖，她絕對不敢計較，對不對？翠湖。」天龍伸出手，翠湖走上前，把自己的手放進天龍手裏。

天龍緊握着翠湖的手說：「我這位太太算不得十全十美，就是聽話。」

「史小姐！謝謝妳款待我們。」

「哼！」芝芝別過了臉。

「翠湖，妳看，史小姐這襲晚裝多別致多漂亮，妳應該也做一件。」

「是的！」

芝芝連忙結上胸前的蝴蝶結，這時候，她恨不得逃回房間。

「史小姐臉上的化妝更美，嘖，簡直像天上的神仙。」天龍拖着翠湖繞過去：「史小姐人靚，又會打扮，妳應該多向她學習。」

「是的！」

「開飯！」芝芝氣得發昏，她一招手，然後走進飯廳，坐在飯桌旁。

「趙少爺，請吧！」史家的管家招待着。天龍聳聳肩，和翠湖走進飯廳。

吃晚飯時，天龍對翠湖慇懃招待，一會兒替她夾鷄腿，一會兒是龍蝦，一會兒是炸生蠔，兩個人邊吃邊談笑。

芝芝眼睛冒火，突然，她把筷子往桌上一拍，站了起來：「我有點不舒服，失陪！」

「妳哪兒不舒服？」天龍忙着問：「要不要請醫生？」

「不要。我沒有甚麼，祇是看見我不喜歡見的人就作嘔。」

「天龍，史小姐不舒服，我們不要打擾她，我們還是告辭吧！」翠湖說。

「史小姐，妳甚麼時候得這怪病？」

芝芝瞪了天龍一眼，恨不得一刀殺死他。

「走吧！」翠湖起來拉天龍。

「送客！」芝芝噲着喉嚨叫。

天龍一邊被翠湖拉走，一邊嚷着：「是她請我來吃飯，我還沒有吃飯！」

「我們上館子吃好了……」

在俄國餐館吃完了晚飯，天龍說：「我們的新房子佈置好了，我和妳一起回家，妳參觀一下，看看我的設計。」

「現在去？我現在還能到你家裏去嗎？」

「爲甚麼不可以？」

「我後天就嫁進趙家，媽說，我現在不能再到你家，要一直到後天結婚。」

「迷信，妳們女人都迷信，妳是不是不肯去？不去算了！」

「去，我去就是了……」

於是翠湖跟天龍回家。

打開房門，裏面一片紫。紫色印銀花圖案的牆紙，紫色法式大床，紫色床頭壁櫃，深紫色厚地毯，淺紫色桌椅，深紫色絲絨窗幔，外面是一大幅淺紫色窗紗。

「美嗎？」

「很美，你很有天才，」翠湖不斷點頭：「你除了做生意，還可以做室內設計家。」

「這房間還有一個特點，妳有沒有發覺少了些甚麼？」

「燈，吊燈和壁燈都沒有。」

「不錯，爲了增加房間的羅曼蒂克氣氛，我把燈全裝在地上，看，地毯旁，牆腳，不是有一行管，那完全裝了彩色小燈泡，瞧着，我現在開燈，看！」

「好美，好別致！」翠湖瞧着那些五顏六色的燈光在叫。

「這兒一共有四條燈管，妳可以開一條，也可以全開了，這遙遠控制器，是控制燈光的。妳試一下。」

「不可思議！」

「右邊是浴室，紫色的。左邊是妳的化妝間和衣物間，也是紫色的。」

「很美，像皇宮一樣。」

「我是特地爲妳而設計的，喜歡嗎？」

「喜歡！謝謝你，天龍。」

「謝？嘿，如果我是妳，就給他一個巴掌。」天鳳突然在房門口出現：「翠湖，妳不要做大笨蛋，這房間不是爲妳而設計，是爲芝芝而設計，所以妳不用謝他！」

「妳……」天龍漲紅了臉。翠湖神態自若，一點也不覺得詫異。
「翠湖，芝芝的房間妳見過沒有，也是全紫色，和這間一模一樣，也是哥哥設計的。」

「妳不要提及芝芝好不好？」天龍求着。

「妳既然對芝芝念念不忘，爲甚麼要和翠湖結婚？」

「天鳳，妳開玩笑也應該有個限度，這房間是屬於我和翠湖的，何必提芝芝？」

「如果你心裏有翠湖，房間應該全部粉紅色，因爲翠湖最喜歡粉紅。」

「翠湖也喜歡紫色，是不是？翠湖。」

「是的，紫色也很美。」

「沒主見，應聲蟲。」天鳳不以爲然：「等着瞧吧！他將來還會掛上芝芝的相片。」

「我和翠湖之間的事，妳最好不要管！」

「天鳳，妳少說兩句，好嗎？」

「好，我甚至可以半句不說，不過妳要提防他，芝芝仍然活在他心裏。」

「廢話，我早就忘記她！」

「是嗎？看着紫色不想她？」

*

*

*

朝思暮想，夢寐以求的日子終於到了！翠湖在小蓮、咪咪和幾個同學的協助下，已穿好了白色婚紗，披上白色嫁衣。經過化妝的臉，顯得更加甜美、俏麗。丁太太推門進房，她手中拿着一個用彩色幸福花做成的精美花球。

丁太太繞到女兒的面前，她驚訝而喜悅的說：「這美麗的公主是我的女兒嗎？」

「老板娘！應該說，美麗的王后。」小蓮笑嘻嘻。

「對，我的寶貝不再是小公主，她是最美的皇后。」丁太太把花球放進女兒的手中。

「媽！」翠湖緊緊擁在母親，依依不捨。

「孩子，」丁太太眼中閃着喜悅的淚光：「今天是媽最快樂的日子，因為我心愛的女兒已經得到了美滿歸宿。翠湖，媽祝福妳！」

「我一定會幸福，像我手中的幸福花一樣，媽，妳不是說過，幸福花能給人帶來好運？」

「是的！所以媽特地選了最好的幸福花給妳，就是希望妳一生好運。」

「翠湖心地好，又肯幫助人，將來，她一定會過好日子。」小蓮說：「她是我所見的，最好的女孩子！」

「太太，新娘子。」丁鴉圖在外面叫：「好了沒有？」

「好了，都好了……」

這是最忙碌的一天，上婚姻註冊署，吃午餐，到教堂舉行婚禮，開鷄尾酒會，中國式晚宴，散席後還在趙家開通宵舞會。天龍不斷的聽人家說：「新郎真英俊！」

「新娘好漂亮！」

「美麗的新娘子！」

「漂亮？美麗？」天龍對自己說：「要是翠湖換了芝芝，可不知人家要怎樣說？」

翠湖比不上芝芝，爲甚麼要和翠湖結婚？天鳳說得對，芝芝仍活在他的心裏，他能忘懷芝芝那絕美的倩影。他仍愛她，爲甚麼不和她結婚？爲爭一口氣，是的，爲爭一口氣。天龍不斷找人鬧酒，他喝得近乎瘋狂，他好像要逃避甚麼，故意要麻醉自己。

「孩子，你還要洞房呀！」趙夫人把兒子拉過一邊：「做新郎的，祇有盡量想辦法避免多喝酒，哪有人像你，主動要人陪你喝酒？」

「媽咪，今天是我的大喜日子，我開心嘛！別管我，讓我喝個痛快。」

「你這孩子！天鳳，」趙夫人把剛走過的女兒叫住：「妳趕快守住妳哥哥，別讓他再喝酒，再喝下去，不鬧笑話才怪！」

「天鳳，」天龍抓住妹妹：「芝芝來了沒有？」

「沒來，一家三口都沒來。」

「爸爸呢？爲甚麼今天沒看見他？」

「他去了日本呀！」天鳳湊近他耳邊說：「其實他把自己關在房間裏！」

天龍哈哈狂笑，引來了親友的注意。

佐治連忙走過來，幫忙扶住他：「天龍醉了，送他進新娘房休息。」

「我不去，等會兒我還要回家跳舞呢！」天龍一手推開他們，又去找朋友鬧酒了。

「天龍全變了，他哪兒像新郎？」

「哼，看樣子，他還忘不了芝芝。」

「芝芝好像沒有來。」

「人沒有來，禮倒是送了，你猜她送甚麼禮物來？」

「錢？或者用品？」

「她送給哥哥一支槍，送給翠湖一把刀，這樣的結婚禮物，新奇吧！」

佐治說：「刀？槍？我從未見過這樣的結婚禮物，芝芝送這些東西，有甚麼意思？」

「立心不良。媽咪氣得差點沒暈過去，她怕不吉利，早就叫人把刀槍扔掉了。」天鳳

說起來還生氣：「我從未見過一個人像她那樣狠毒，你瞧着吧，她不會就此罷休。」

「天龍知道這件事嗎？」

「當然不知道，今天是哥哥和翠湖結婚的大喜日子，媽咪要討個吉利，我警告你，不

要在別人面前提起這件事……」

回到家後，天龍喝個酩酊大醉，還學人家跳舞，轉兩下，他就醉倒在地上。

天鳳和佐治扶他到樓上，趙夫人也跟着上去，由於翠湖是新娘子，她沒有參加舞會，一直坐在房間裏等候着。看見天龍，她連忙迎上前，趙夫人一面吩咐佐治把天龍扶到床上，一面安慰媳婦：「他沒有事的，祇不過喝醉了，他今天特別高興，喝了許多酒。」

翠湖笑一下，她安心了。

「我們會招待客人。」趙夫人憐愛地拍一下她的臉：「早點休息吧！」

翠湖含着淚點頭，趙夫人推着天鳳和佐治出去，並且替翠湖關上了房門。

翠湖開始替天龍脫下晚禮服，天龍個子又高又大，翠湖花了近半小時的時間才替他換好睡衣，雖然房間開了冷氣，翠湖仍然弄得滿頭大汗。

把天龍侍候個妥當，她自己才換睡袍，在床邊坐下來，斜靠着欣賞天龍。

她替他撥好額前的頭髮，雖然訂婚後到今天剛好一個月，但是，翠湖從來沒有機會好好的看看自己的未婚夫。她用手指輕撫他的眉毛、長睫毛、高鼻子、紅潤的雙唇，和那白中透紅的臉兒。

她低下頭，在他的臉頰上深情地吻了他一下，由此刻開始，她將永遠屬於他。

翠湖就是這樣靠着欣賞天龍，一直到天亮。

天龍甜甜的睡了一覺，醒來時揉揉眼睛，伸伸懶腰，打個呵欠，一抬頭看見他和翠湖那張大大的結婚照片。這時候，他才想起了自己已經成家立室。

他回首看床的另一邊，空空如也，那新娘子呢？照道理，她應該躺在他身邊。

天龍回憶一下自己昨晚的情形，覺得自己實在有點過份。

「這小家子，會不會一生氣，又偷走了？」天龍越想越不對勁，他連忙跳下床來，就在這時候，房門打開了，天龍轉身一看，一張甜蜜的春風臉，一襲粉綠的套裙，清麗優雅，那就是他的新婚妻子——丁翠湖。

「醒來了？」她柔聲問，把已經準備好的晨褸爲天龍披上。

「妳這麼早就醒來了？」天龍爲自己的多疑而面紅。

「我要起來給兩位老人家奉茶。」

「現在還來這一套？」天龍拉開窗幔：「誰的主意？」

「是……是我自己願意這樣做。」

「我們家很開通，很民主，我的父母也不拘小節，那三十年代工夫，妳可以省了，唉！太陽怎麼這樣猛的，現在是甚麼時候？」

「下午兩點四十分。」

「甚麼？」天龍叫起來：「已經下午了，以後妳八點半鐘叫我起床上班。」

「天龍，你今天不用上班，你忘了媽咪叫你休息一個星期？」

「對，我忘了有一個星期的婚假。」天龍重新把晨褸穿上。

天龍吃過午飯又睡大覺，做了一個夢，夢裏有芝芝，也有翠湖，有華倫，也有天鳳。他正迷戀在夢中，突然有人輕輕推他。

「別吵嘛！」他一翻身，又睡過去了。

「天龍，起來吧，吃飯了！」

「又吃飯？」他含糊自語。

「是吃晚飯。」翠湖把深藍西褲、淺藍薄毛衣拿出來：「一家人都在飯廳等你，快起來換衣服。」

「怎麼？又到晚上？」天龍換了衣服，梳梳頭，隨翠湖下樓。

意外地，飯桌旁竟坐着趙家豪，過去十幾年，除了過年，節日，趙家豪從來不在家裏吃晚飯，沒有應酬就上俱樂部，爲了這件事，趙夫人不知道跟他吵過多少次。

「爸爸！」天龍走過去，搭着父親的肩膊：「今天是甚麼好日子？你竟然回家吃晚飯？」

「共叙天倫樂呀，有了媳婦的人，應該享享家庭福，而且，也可以陪陪你媽咪。」

「油嘴！」趙夫人瞟了丈夫一眼。

「你看你媽咪多開心！」趙家豪哈哈的笑，趙夫人也禁不住心花怒放，她是盼望丈夫下班後能回家陪她。

「要是你晚晚回家，媽咪更開心呢！」父子倆一言一語的說笑起來。

「喂！」天鳳突然舉手大叫：「我提出最嚴重的抗議，你們到底要不要吃飯？我餓死了，快九點鐘啦！」

「開飯！開飯！」趙家豪忙着說。

天龍拉開椅子，在翠湖身邊坐下來。

翠湖剛拿起碗筷，趙家豪就說：「豉油雞淡了點，醬油呢？」

「老爺！」女傭說：「我立刻去拿醬油。」

「不，用不着妳去。」趙家豪手一擋：「我喜歡大嫂替我拿。妳去吧，大嫂。」

「是的，爸爸。」翠湖連忙站起來。

「別走，我有話告訴妳。今天早上，我忘了說，以後你要叫我老爺！」

「是的，老爺！」翠湖垂下了頭。

「叫甚麼老爺。」趙夫人說：「翠湖叫我媽咪，叫你爸爸，很適合。」

「媽咪說得對，這兒又不是封建大家庭，我也沒叫她大嫂，祇叫她翠湖。」

「你們有所不知，我有我的想法，我已經幾十歲的人了，祇有天龍一個兒子，我一直

的心願，就是想天龍成家立室，這樣我就可以享兒孫福，如果大嫂叫我一聲老爺，無論任何人，都知道我趙家豪有一個賢慧的好媳婦，你們說，我有多光彩，如果大嫂叫我爸爸，人家可能不知道我已升級爲家翁。」

「不成理由的理由！」天鳳大感不滿。

「我這個人很民主，最好大嫂決定，要是她不喜歡叫我老爺，我也不會勉強。」

「喜歡，老爺，我喜歡。」翠湖說。

「真是我的賢媳婦，現在可以替我拿醬油了吧？」

「是的，老爺。」翠湖走進去一會，就把醬油拿出來。

「胡椒粉呢？大嫂。」

翠湖剛坐下，立刻又起來。

「請妳給我一瓶辣醬，大嫂。給我一條濕毛巾好嗎？」

「替我盛半碗飯，剛好半碗，不要多，也不宜少。」

「這頓飯真美味，大嫂，牙籤呢？給我一杯熱茶。吃過飯，我要一條有香水的熱毛

巾。」

「我想吃一個蘋果，半個橙……」趙家豪說：「蘋果切開六片，橙要剝皮。」

「大嫂，我已經吃完水果，請妳另外給我一條濕毛巾……」

每一次，翠湖剛坐下，趙家豪就把她叫起來，結果別人都吃飽了，翠湖還沒有機會吃一口飯。

天鳳實在忍無可忍，她衝着父親說：「你要翠湖叫你老爺，反正是一句話，無所謂，可是，你不應該折磨她。」

「我折磨大嫂？哪兒話，我連大聲跟她說一句話也沒有，我是疼她呢！妳沒看見？」疼她？疼得她連飯也沒有時間吃？」

「她現在可以吃，還有很多菜嘛！」

「菜都冷了！」趙夫人憐惜地望住翠湖。

「年輕人，吃碗冷飯沒有關係，對不對？大嫂。」趙家豪輕輕的問：「要不要我吩咐廚房另外給妳燒幾味小菜？」

「不用了，老爺，飯菜也不怎樣冷。」

「你們看，我這媳婦有多賢淑。大嫂吃飯吧！」趙家豪非常得意。

翠湖垂下頭，把那些冷飯扒進口裏。

「爸爸！」天龍第一次開口說話：「其實，家裏有很多傭人，爲甚麼要翠湖跑來跑去？」

「還不是因爲傭人手粗腳笨，她們又不夠大嫂聰明，我根本不用費氣，祇說一次，她

就辦妥了。我叫她做事，完全是因爲我喜歡她。天龍，你說說吧，你會不會叫一個不喜歡的人爲你做事呢？」

「爸爸！」

「唏！你不要娶了老婆就不要父親。」

天龍擺擺手，無話可說。

「不管怎樣，你不應該叫翠湖做這做那的！」趙夫人無限憐惜的看住翠湖：「她是我們的媳婦，又不是傭人！」

「太太，這幾十年來，我辛辛苦苦出外賺錢，沒有時間陪你，也沒有好好的過一些家庭生活，現在兒子結婚，我以爲可以享點晚福，誰知道……我祇不過叫媳婦做點事，你們就不高興，既然你們不歡迎我，那好吧，由明天開始，我永遠不再回家吃一頓飯。」

「你……」趙夫人指住丈夫，手指發抖。

「老爺！」翠湖連忙放下飯碗站起來：「媳婦侍候家翁是份內事，我很願意爲你服務。你千萬不要因爲我，冷落了媽咪，祇要老爺回家，我甚麼都願意做。」

「妳是個孝順的媳婦，」趙家豪說：「祇要妳不嫌我，我當然會少在外面多回家。」

「老爺！這是你的家，媳婦不敢嫌棄。」

「也是妳的家啊！我們一家人都喜歡妳，快吃飯，吃完飯，可以爲我燒壺咖啡嗎？」

「當然可以，老爺。」翠湖說。

趙家豪拉了妻子和天龍到大廳看電視。

翠湖忙着吃飯，坐在一旁一直沒有走開的天鳳說：「妳這樣委曲求全，忍氣吞聲爲甚麼？」

「我不明白妳的意思。天鳳！」

「爸爸這樣對妳，妳受得了？」

「假如妳愛妳的丈夫，那末妳就應該愛他的爸爸！」

「妳不覺得，爸爸是有意刁難妳？」

「怎麼會？他對我很好，連說話的聲音都是軟軟的，他已經算不錯了，妳沒有見過有的家翁拍桌罵媳婦？」

「我寧願他打我，妳感覺不到爸爸很陰毒？他是笑着吃妳。」

「天鳳，妳可不要胡說。」翠湖放下飯碗：「我要去燒咖啡。」

「翠湖！」天鳳一手抓住她：「總有一天，妳會被懦弱害了妳！」

「我是很軟弱，但是並不如妳所想像般懦弱，我所做的一切祇是依照我做人的原則去做。其實，當我答應天龍婚事的那一天，我已經料到有今天的事情發生，因此我一點也不覺得驚訝。」翠湖很平靜的說。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妳所說的虎子，就是我哥哥？」

翠湖笑一下說：「我要去燒咖啡，失陪了，二小姐！」

自從翠湖嫁到趙家之後，生活是充實的，每天一早起來，侍候天龍更衣，他所穿的东西裝、襯衣，甚至是一條手帕，也由翠湖安排得妥當，然後她要專誠服侍趙家豪吃早餐。

送了趙家兩父子上班後的那一段時間，是她的黃金時間，因為她吃過早點，趙夫人總會要她多睡一會。午餐吃得很舒服，午餐後，可能睡午覺，也可能陪趙夫人逛公司，每次，趙夫人都會買很多東西給她。

由五點半開始，翠湖再次忙碌，因為天龍準時回家，而翠湖提早就在台階等候，替他接過公文箱，送上熱毛巾給他抹臉，然後侍候他吃下午茶。趙家豪通常六點半回來，趙家豪一回來，翠湖可就忙了，因為趙家豪一刻不停的叫着她，她簡直像風車一樣。

祇要趙家豪在家裏吃飯，她就要吃冷飯，因她要全心全意的侍候老爺吃得飽飽的。

趙夫人心裏不忍，每次在開飯前，她用一隻大碟子把最好的菜留給她，然後吩咐廚子，把飯放在焗爐留給大少奶吃。翠湖也休想舒服的吃一頓晚飯，因為趙家豪會不停的

要她做這做那，通常，翠湖都在廚裏匆匆把飯塞進肚裏。

趙家豪吃完晚飯，一杯香咖啡是少不了的，睡前還要翠湖親自給他做消夜。

不過，任何時間都比不上星期天。星期天趙家豪留在家，就要翠湖做些特別的點心給他吃，但是翠湖每次剛動手，就有傭人來請她：「少奶，老爺請妳到大廳。」

翠湖連忙走出去，趙家豪指住花瓶嘩嘩叫：「是誰插的花？」

「好像是黃嬪。」

「一點藝術眼光也沒有，她們所做的是，我全都看不上眼，以後家裏所有的花瓶都由妳負責，祇有妳插的花才順眼。」

「是的，老爺。」

不過下一次他所批評的可不是插花藝術，而是花的種類。

如果瓶子插的是菊花，他要換白玉簪，插上玫瑰又要換百合。

假如翠湖事前向他請示，他就會說：「妳的眼光不會錯的，全依妳！」

等花插好，他又嫌這嫌那。辦妥插花的事，回到廚房一會，趙家豪又會要她替他寫幾封信。總之，由朝到晚，忙個不停。

遇上趙家豪身體不舒服，她就連喘氣的機會也沒有，趙家豪要她一天二十四小時守在他的床邊，侍候他吃藥，一茶一水，一天數餐，都由翠湖負責。

翠湖已經不再是趙天龍夫人、趙家豪媳婦那麼簡單，她還是趙老爺的近身女傭、秘書、私人護士、管家、插花專家，全能博士。

不過，翠湖也不是全無收穫，他每次提起翠湖就翹起大拇指，稱讚翠湖是全世界最賢慧的媳婦。看來，這位媳婦對他是非常重要的。

天龍和翠湖雖然結婚足足一個月，但是直到現在，她們仍然是一對掛名夫妻。

天龍每天晚上，不是在大廳裏看電視看到每個電台都說祝各位晚安，就是和趙家豪下棋鬧個半夜。

如果趙夫人趕他回房休息，他一轉身就到書房去看書，直至三更半夜，回臥室看見翠湖，他就抱歉的笑笑說：「我倦死了！」於是倒在床上，一轉眼就睡着了。

最初，翠湖蒙查查，晚晚在睡房等，後來在長久的時光裏，她參透了，覺得長此下去，自己失望事小，天龍睡眠不足事大，爲了天龍，她做好了家務就先上床睡覺，果然從此之後，天龍回臥室的時間也提早了。

多少個晚上，她感觸難眠；多少個晚上，她吞聲忍淚；多少個晚上，她看着熟睡的天龍痴痴發呆。愛情，實在是不能夠勉強的，她忍辱負重得到的，沒有天龍的心，沒有天龍的人，祇有他那不可捉摸的外表。

「值得嗎？」她問自己：「值得嗎？」

她找不到答案，但是，她留在趙家的決心是永遠不會改變的。

她自欺欺人的告訴自己，起碼她是趙天龍夫人，起碼趙天龍每晚躺在她身邊。

天龍雖然不是一個真正的丈夫，但是規行矩步，一下班就回家，更不玩女人。應酬宴會，能帶翠湖去的一定帶她去；不能帶她去的，他事前也會打電話回家解釋清楚。

結婚一月，他從未在外面留宿過一晚。

他和翠湖有說有笑，在別人面前如此，私底下也如此。因此，除了天龍和翠湖，外面的人包括天鳳在內，根本沒有人知道他們真正的夫妻生活。

這天，午餐後，婆媳二人閒話家常。

「翠湖，最近妳有沒有感到身體有點……有點不正常？」

「很正常，媽咪，妳擔心些甚麼？」

「月經……來過沒有？」

「剛來過。」

「那就不可能……」

「媽咪，妳在說甚麼？」

「翠湖，媽咪是希望抱孫，但我這樣焦急，並不是爲了我自己，是爲了妳老爺。」

「老爺？他……」

「雖然老爺對妳笑哈哈，但是我總覺得不對勁。他這個人很死心眼，他和芝芝的爸爸是很多朋友，我知道他一向的心願是抱孫，所以，如果妳能盡快懷孕，那末他會真正疼妳，妳也可以過些舒服日子。」

「我知道媽咪愛我，爲我好，但是我不爭氣，我還沒有……」

「沒關係，我是個老糊塗，說話沒經大腦，妳和天龍結婚才祇有一個月，急甚麼？我嫁了妳老爺兩年才養下天龍呢！」趙夫人連忙安慰她：「去睡午覺，先理好身體，養孩子的事，慢慢來吧！」

趙夫人是個很好的家姑，她的愛，足以抵消翠湖在趙家所遭受的委屈。

事實上，在趙家除了趙夫人和天鳳，她就一無所有。回到房間，她看着她和天龍的結婚相片發呆，一對有名無實的夫妻，又怎能開花結子？她仰臥在床上，她不明白天龍爲甚麼不肯和她親熱，難道她真的那樣令人討厭？一串淚珠，在她的眼角滑下。

天鳳留在家裏吃飯的時間逐日減少，因爲她不忍心看見翠湖那副可憐相。今晚，她是這個星期裏第一次在家裏吃飯，她看見翠湖守在父親後面，侍奉週到，毫無怨言，她心裏感到十分難過。

「爸爸，翠湖乾巴巴的站在你背後看着你吃飯，你有甚麼感想？」

「感想？感想可多了，我覺得我是世界上最幸運的人，辛辛苦苦工作，回家吃一頓又

香又熱的飯。我可不再像從前，以前我每晚在外面吃飯，那些菜膩死了，而且還得一邊吃飯一邊談生意，那多沒意思？現在，我有了大嫂，一切都不同了，飯吃得舒服，又可以陪陪妳媽咪，享受家庭之樂。妳也不會再埋怨一個月也見不到我一次，是吧？」

「不錯，你吃得很舒服，但是翠湖吃得並不舒服，她要躲在廚房吃冷飯冷菜。」

「可是我那賢慧的好媳婦並沒有埋怨！我命好，我所有朋友的媳婦都比不上我的大嫂，她是個典型的好女人。大嫂，妳沒怪我吧？」

「當然沒有，老爺。」

「妳瞧，是不是，她就是這麼好。我趙家豪，幾生修到，有這樣的好媳婦。」

「你既然覺得翠湖好，就不要擺甚麼老爺架子，大家一起吃飯，不是更好？」趙夫人說：「你要甚麼，祇要開聲，後面有的是傭人。」

「我坦白告訴妳，玉儀。除了妳，我最疼大嫂，我也沒有強迫她做任何事，一切都是她自願的，是不是？大嫂！」

「是的，老爺，是我自願的。」

「聽見了沒有，自願的。是她賢淑，孝順翁姑，可不能怪我。」

「廢話！」天鳳低哼着。晚飯後，天鳳硬拉天龍回自己房間。

「天鳳，你拉拉扯扯幹甚麼？」

「跟你算賬！」天鳳瞪着眼：「你既然不喜歡翠湖，就不要娶她。」

「我甚麼時候說過不喜歡她？我對她也不錯啊，前天還送了她一塊衣料。」

「口袋裏有錢，花幾百元算得了甚麼，如果你關心，你不會讓爸爸折磨她。」

「爸爸對她也挺好，常常稱讚她是好媳婦，爸爸並沒有罵她。」

「你不會笨得那樣死心眼，連爸爸口裏一句、肚裏一句都分不出來。翠湖嫁到我們家來一個月了，天天一早起來侍奉大家，一直忙到深夜。晚飯還得在廚房吃，她連傭人都不如，你沒看見，你瞎了？」

「爸爸是過份了些，我也勸過他，但是他有他的道理。」

「他的道理是胡說八道，你信嗎？你是翠湖的丈夫，祇要你肯替妻子出頭，我擔保爸爸不敢那麼囂張。」

「我也很難說話。我和翠湖結婚，爸爸已經很生氣，如果我再明顯地袒護翠湖，爸爸一定會很傷心。」

「你就祇知道不想爸爸傷心，你有沒有想過，翠湖也會傷心的。我真是想不到，你竟然這樣愚孝，這樣無能！」

「我並不是愚孝，我……」

「你，祇因為你不愛翠湖，假如翠湖換了芝芝，你肯讓爸爸那樣折磨她？爸爸最疼你

的，你一吵，爸爸就投降了！」

「過去的事何必提？」

「爲甚麼不提？我老早跟你說過，假如你欺負翠湖，我是絕對不會饒你的。」

天龍面色一變，他連忙問：「翠湖跟妳說過些甚麼？」

「你放心，翠湖從未在我面前說過任何人，包括爸爸。至於你如何薄待她，如何折磨她，我也祇是憑我的眼睛去觀察。不過，有一件事是千真萬確的，直到今天，你心裏仍然忘不了芝芝，甚至可以說，你仍然愛着她。」

「荒謬！」天龍面色透紅，他背轉身說：「沒有這回事！」

「當然，你會認爲芝芝比翠湖美麗！男人都喜歡美麗的女人，就算她是一條毒蛇，你們還是要試一下，認爲這樣才夠刺激。不過，芝芝怎樣對你，你不必再試，已一清二楚。你自己想一想，當你最困難、最需要別人的時候，誰守在你的身邊？誰侍候你？誰又安慰你？你那寶貝芝芝去了哪裏，又做過甚麼事？」

天龍垂下頭，慚愧無言。

「或許你覺得翠湖太平凡，配不起你，可是，翠湖並沒有打算嫁你這個白馬王子。她答應你婚事的時候，你仍然殘廢，一個殘廢的趙天龍，芝芝已把你遺棄，當時的你，又是否配得起湖翠？」

「天鳳，別說了！」

「你是真心真意的愛芝芝，可惜，你一旦殘廢，她就投進了李華倫的懷抱。這樣的女人，仍然值得你死心塌地去愛？真奇怪，你們男人也真笨，真可憐！」

「我已不再愛芝芝，她的事與我無關，我也不想再提她的事。」

「你嘴裏不想提，心裏是否忘得了？我實在不明白，你既然不愛翠湖，爲甚麼要和她結婚？最初，你殘廢了，沒有選擇餘地，當然非娶她不可。後來，你康復了，芝芝也樂於拋棄華倫，和你重拾舊歡，你爲甚麼仍然要娶翠湖？你要報復？你要向芝芝顯顏色，是不是？你成功了，可是，你却害了翠湖一生。」

「天鳳，妳太敏感，其實我早已忘記芝芝，我是翠湖的丈夫，我會對她忠實。」

「有沒有想過和芝芝重續未了緣？」

「覆水難收！」

「表面逞強，心裏痛苦，何必？」

天龍苦笑一下，他離開天鳳，回到自己的臥室了。臥室裏靜悄悄的，祇開了一排地燈，天龍到處看，發覺翠湖的化妝間透着燈光。天龍輕輕推開門，發現翠湖正低頭寫字。他輕叫了聲：「翠湖！」

「噢！」她手忙腳亂，連忙把一本簿子往梳裝枱的抽屜塞進去。

「妳在寫甚麼？」

「沒……沒寫甚麼。」她很慌張的樣子。

「忙了一整天，沒有事，就早點休息吧！」

「我還要替老爺弄消夜。」

「翠湖，」他柔聲說：「我知道這些日子妳受了不少苦，爸爸喜歡擺架子，時常爲難妳。希望妳看在天鳳和媽咪的份上，不要怪他。」

「我從來沒有恨過老爺，媳婦是應該侍候翁姑的。」

「我是妳的丈夫，本來我應該……」

「不要，我很明白你。但是，你不必爲我求情，你太偏幫我，人家會說你是個不孝順的兒子，況且老爺對我也不算壞。」

「翠湖，我很對不起妳！」

「哪兒話。」翠湖感動得幾乎流淚：「你關心我，我很感激。」

天龍嘆了一口氣。

「今晚要不要吃消夜？」

「不吃了！」

「那就早點休息吧！」翠湖侍候丈夫換睡衣，替他蓋好被，然後才下樓弄消夜。

4

除了三朝回門，翠湖已一個月沒有回娘家。

丁太太知道女兒回家，連忙放下花店的工作，立刻趕回去會女兒。

翠湖能夠回娘家一次，可真不容易，首先，要確定趙家豪是否不回家吃晚飯，他甚麼時候回家吃消夜，一切安排妥當，她才能決定能夠在娘家逗留多少時候。

當然，更要得到趙夫人和趙天龍的同意。

天龍要參加同學會（全部男性，不招待小姐、太太），不回家吃飯。

趙夫人也真好，買了許多禮物送給親家，託翠湖帶回去。

丁太太倒沒有留意那些禮物，她捧着女兒的臉，訝然說：「翠湖，妳瘦了許多，以前面是圓的，怎麼現在變長了？」

「漂亮的女人不應該有圓面孔。」翠湖避重就輕。

「妳在減肥？天龍要妳減肥？太胖不好看，但是妳實在太瘦了！」

「我倒不覺得……媽咪，妳看這真皮手袋……」

「翠湖，媽問妳，妳要好好回答，你是不是身體不舒服？」

「不，我很好。」

「妳是不是……懷孕了？」

「不，不是吧！」

「不用問了！」丁雅圖開口說話：「一定是受趙家的氣，氣瘦了！」

「不可能吧？親家奶奶、天鳳都對她很好的，她家翁是個男人，應該不理事，天龍……」

「問題就出在天龍的身上，天龍根本就不愛翠湖，翠湖嫁了他還會有好日子過？」

「爸爸……」

「你不要胡說八道好不好？」丁太太瞪了丈夫一眼：「我們女兒那麼可愛，誰會不喜歡？我擔保不關天龍的事。」

「天龍那麼好，他爲甚麼不陪翠湖回娘家？」丁雅圖加以反擊。

「天龍託我問候兩位老人家，他本來要和我一起來的，剛巧今晚他要參加同學會，一年一次嘛！是我叫他不要來的。」

「孩子，別撐面子了。」丁雅圖搖一下頭：「天龍對妳沒有真心，他不是真心愛妳，他愛的還是那銀行家的女兒。」

「爸爸……」

「喂！你不說話，沒有人罵你啞。」丁太太衝着丈夫叫：「女兒難得回家一次，你不說

好聽的話就算了，幹嗎說那些無聊話，你不怕令女兒傷心？」

「好，好，是我錯，我閉嘴就是了！」丁雅圖拍了拍女兒的肩：「多陪妳媽聊聊，我趕着畫一幅畫，吃晚飯的時候再談。孩子，妳會留在娘家吃一頓飯吧？」

「會的，爸爸！」

「那就好了！」丁雅圖走進畫室。

丁太太拉住女兒的手，輕聲問：「說真話，天龍待妳好不好？」

「天龍一家人對我都好，真的。」

「妳爲甚麼這樣瘦？」

「大概是吃慣家裏的粗飯，有錢人家的飯菜吃不慣，他們一天吃五六餐，我常常拉肚子，妳說，我怎能不瘦？」

「真的呀！」丁太太哈哈笑了起來：「那妳要多點回家吃飯了！」

「當然，今晚我死賴着不走。」

「小姐，」芳姐突然走過來：「貴叔請妳聽電話！」

「貴叔？他不是妳們趙家的管家嗎？」丁太太不禁愕然：「他找妳有甚麼事？」

「我也不清楚，」翠湖心裏卜卜直跳：「媽，我去聽電話。」

丁太太點一下頭。她雖然沒有走到電話機旁，但是，她一直注意女兒。

「少奶，我是亞貴。」

「貴叔，找我有事嗎？」

「老爺回來了，他看不見妳，很生氣。」

「他不是說好不回家吃飯的，怎麼突然又回來了？」

「我也不知道，少奶，還是請妳盡快回來，不然的話，我們做下人的可要遭殃。」

「好吧！我立刻回去。」翠湖放下電話，拿起手袋對母親說：「媽，我要走了！」

「走？妳不是說好了在家裏吃晚飯的嗎？」

「對不起，媽，家裏發生了事情。」翠湖非常焦急。

「到底發生了甚麼事？」

「老爺，他……他生病了。」

「要不要緊？我立刻陪妳回去問候他好嗎？」丁太太拉拉衣服，就要和女兒出門。

「不，不要緊，祇不過是老毛病。」翠湖忙不住的阻止她。

「既然是小毛病，那妳吃過晚飯才回去吧！家裏有那麼多人，根本用不着妳。」

「媽，不行。」翠湖找理由解釋：「老爺雖然快六十歲，可是他還像個小孩子，他生病

永遠不肯打針食藥。趙家上上下下的人，就祇有我一個人能勸他吃藥，所以我非回去不

可。家翁有病，我在外面逍遙，人家會說閒話。」

「妳的老爺真的這樣需要妳？看樣子，他很喜歡妳！」

「他喜歡我，又信任我，他是個很好的家翁。媽，讓我回去吧！」

「那好吧！我不勉強妳了。不過，等妳的老爺沒事了，妳一定要回家來吃頓飯，而且還要和天龍一起來。」

「我答應妳，媽，我走了！請妳跟爸爸說一聲。」翠湖開門直衝下樓，丁太太走到露台，她看着翠湖坐上她那輛「平治」跑車，像火箭一般飛走了。

一會，丁雅圖拿着一幅畫出來，他低着頭邊走邊說：「翠湖，妳看我這幅『日落孤帆』如何？那一片金黃色，嘎……」

「翠湖已經走了！」丁太太無精打采的由露台回來。

「走了？她不是答應在家裏吃頓飯？」丁雅圖大感不滿：「她嫁了有錢人，吃不慣家裏的粗飯？」

「天龍的爸爸不舒服，病啦！」

「趙老頭病了，跟翠湖又有甚麼關係，翠湖又不是醫生。」

「翠湖說，親家老爺很麻煩，他病了不肯吃藥，一定要翠湖勸他，他才肯吃。」

「廢話！他向來不喜歡我們丁家，翠湖和天龍結婚他連影子都不見。他怎會突然作一百八十度的轉變，連生病了也非要我們的女兒不行？」丁雅圖是絕對不會相信的。

「我們女兒乖，我們女兒好，孝感動天，你聽過沒有？」

「妳是說翠湖感動了趙家的人？既然她在趙家那麼受重視，就不會瘦得那麼慘。依我看，一定是趙家父子薄待她，她在趙家一定很受氣。」

「你不要專鑽牛角尖好不好？你沒有看見翠湖又換了新汽車，身上的衣料多名貴？又送來一大堆禮物，你怎能說趙家待她不好？」

翠湖把跑車交給司機，她連忙走向大屋。天鳳守在台階上，雙手叉腰。

翠湖叫她一聲，匆匆走過，天鳳手一伸，擋住了她的去路。「妳不是說過今天回娘家，不回來吃飯的嗎？妳現在回來幹甚麼？才祇不過六點半鐘。」天鳳嚴詞質問。

「老爺回來了，我不得不改變主意。」

「他回來關妳甚麼事？」

「我要侍奉他老人家。」

「我們這兒有中西廚子、有管家、有女傭、有男工，還怕他沒人侍候？」

「天鳳，求求妳，讓我進去吧！」

「看妳這副樣子，簡直像三十年前粵語片裏那種可憐小媳婦！太太，現在已經是二十世紀末期，連太空船式的飛機都發明了，到處都鬧婦解運動。而妳，還是那樣婆婆媽媽，老爺前、老爺後，丟盡我們女人的臉！」

「我和那些小媳婦不同，她們是被迫的，我是自願的。」

「那妳比她們更笨一百倍。」

「我本來就不夠聰明，愛情令我更笨了。天鳳，妳有沒有聽過，一分耕耘，一分收穫？」

「妳有沒有聽過強扭的瓜不甜？」

「我知道我不應該勉強。但這是我唯一的希望，人沒有希望，生存就沒意義。」

「妳是說，爲我哥哥而生存？」

「是的！我有權爲我的生命掙扎、努力。天鳳，人各有志，妳何苦……」

「我是太多管閒事了，好吧！妳去侍候妳的老爺，妳生命泉源的爸爸吧！」

「謝謝！」

在大廳上，趙家豪坐在中央，趙夫人不安地走來走去。

「大嫂，」趙夫人柔聲柔氣的問：「妳怎麼回來了？不是說好了在娘家吃晚飯嗎？」

「我趕回來侍候老爺！」

「真好，真是賢德、標準的好媳婦。」趙家豪高舉大拇指：「我們趙家的媳婦是最好的，是我趙家豪修的福，哈……」

「妳這樣急巴巴跑回來，親家奶奶一定會不高興。」

「不，不會的，我媽說媳婦是應該侍奉翁姑的！」

「好，好家教，親家母好家教！」

「爸爸，」天鳳突然走進來：「假如我嫁到佐治家，他的父母也這樣對我，你會有甚麼感想？也豎起大拇指叫好？」

「這……妳沒聽見大嫂說，做媳婦的應該孝順翁姑？」

「包括忍受翁姑的折磨？」

「妳……妳這孩子，妳……」

「老爺，」翠湖連忙說：「你要我替你做些甚麼？」

「給我一杯熱茶，可以嗎？大嫂。」

「我立刻去拿，老爺。」翠湖走進廚房。

天鳳說：「但願有一天，你遇上一個兇惡的媳婦，好讓你也嘗嘗被折磨的滋味！」

「天鳳！」趙家豪指住她：「我是妳爸爸，妳怎可以這樣沒禮貌？」

「我知道你是我的爸爸，我一直很喜歡你，不過我不會愚孝，不會因為你是我爸爸，就非要對你千依百順不可。你錯了，我就說你錯，我是人，不是應聲蟲。」

「天鳳，大膽，妳……」

「家豪，你實在是過份了些，」趙夫人說：「能不能對翠湖好一點，給她一點幸

福……」

*

*

*

結婚兩個多月來，天龍第一次夜歸。

翠湖侍候完家翁，回臥室換了睡袍，已是午夜十二時了。她寫了當天的日記，時間已到深夜一時。她替天龍準備好睡衣然後拿了一本畫報，到化妝間一邊看書一邊等待。她昏昏沉沉欲睡，突然聽見外面有點聲音，她連忙扔下畫報走出去，看見貴叔和一個男工扶着天龍走進來。

「少爺怎樣了？」她驚駭地問。

「喝醉了！」貴叔把他扶到床上：「少奶，我去煮參茶。」

翠湖替天龍解下領帶，天龍打着呃，咿咿哦哦在唱歌，這時候，侍候翠湖的女傭亞香已進來，主僕兩人合力替天龍脫掉衣服，換上睡衣。

亞香說：「少爺很少喝酒的，一喝酒就醉。」

「亞香，拿些熱毛巾給我。」

「是的，少奶。」

不久，貴叔已送來參茶，三人合力餵他喝下，天龍總算安靜下來，睡着了。

「你們太辛苦了！」翠湖對亞貴和亞香說：「快去睡覺吧，明天還要早起。」

其實，翠湖本身也很疲倦，她躺在天龍身邊，正進入夢鄉，突然聽見枕邊人，斷斷續續的在叫：「芝芝，芝芝……」

翠湖翻身一看，睡意已全消。他看見丈夫睡得很甜，剛才祇不過在說夢話。

夢裏仍然叫著芝芝，可想而知，芝芝仍然活在他心中。

他不能忘記她，他仍然愛着她。這難道就是天龍一直不肯和她做愛的主因？

他要忠於芝芝，不和翠湖親近，是因為不想做對不起芝芝的事？

天龍那麼一叫，翠湖的痴情夢醒了！她刻意小心侍候丈夫，討他歡心，受家翁的

氣，一天到晚的忙來忙去，她忍氣吞聲，全是白費心機。

天鳳說得對，愛情是不可避免的，花了近三個月的時間，她得不到天龍的心，也得

不到天龍的人。他愛的還是芝芝，她留下來，到底爲麼甚？到底爲甚麼？

就爲了人家叫她一聲趙天龍太太？她真是天龍的太太？絕對不是，天龍沒有親近

她，甚至沒有碰過她。她看了看那半邊床位，那該是芝芝的，如果芝芝在天龍身邊，那

末，他們一定會生活得很好，很甜蜜，很恩愛！

翠湖想到自己這些日子，是如何的孤單，如何的委屈，如何的受氣，她忍不住淌下了眼淚。一顆顆，一串串，一行行。她邊哭邊想：她是否應該讓回天龍給芝芝？她留在了趙家，終有一天會憂鬱而死。用真情去感動天龍，行嗎？不行，快一百天了，她不能得

到天龍，以後也不會得到。她在趙家做傻瓜，做超級傭人，做有名無實的少奶奶。

也許，她應該和天龍談談。

早上醒來，天龍的頭有點痛，他回想一下昨天晚上和同學鬧酒，他喝醉了，一定又增加了翠湖的麻煩。

翠湖準時推門進來，她跟天龍說聲早，便開始侍候他。天龍看看她，她眼下有黑眼圈，那張充滿水份的臉乾枯了，頭髮有點散亂，無精打采。

「你的眼睛腫了，大得像一個桃，爲甚麼？」他忍不住問。

「我……」翠湖在找藉口：「我很特別，晚上喝多了水，第二天醒來眼睛就會腫。」

天龍打量她，在懷疑。他垂下了頭，有點歉意：「都是我不好，昨天和幾個舊同學越談越開心，大家鬧起酒來，我祇不過喝了幾杯就喝醉了。昨晚，一定增加了妳不少麻煩，而且還要妳爲我熬夜，我……真是一個最壞的丈夫。」

「哪兒的話，人家的丈夫在外面花天酒地，起碼也要鬼混到三更半夜才回家。你偶然去參加一次同學會，喝了點酒，那算得了甚麼？你已經算是最好的了！」

「妳真明理！」

「天龍，你今天下了班，能不能早點回來？」翠湖怯怯的問。

「有事嗎？」

「我想跟你談談。」

「好吧！我做好了工作就回來。」

天龍上班後，她還像平時一樣地工作，不過，她已心不在焉，她一邊做事，一邊想着該如何跟天龍討論芝芝的事，一旦和天龍分手，今後她又如何打發自己？

繼續唸書？到外國轉換環境？她不斷想，一直想，總之這件事是非解決不可。

當然也有可能有意想不到的收穫，所以她非常焦急，但願盡快解決這件事情。平時，天龍是五點半鐘下班回家。不過，他既然答應提早回家，那末，回來的時間必是在五時半之前。因此，五點鐘翠湖就站在屋子前的台階上等着。

她一直等，五點半天龍回來了，不過和他一起回來的還有趙家豪。

祇要趙家豪回家，她就會忙個不了，和天龍平心靜氣的談判，休想！

奇怪，平時趙老爺總會比天龍遲一點回家，怎麼今天那麼早？

翠湖分別和趙家豪父子接過公文箱，她偷看天龍一眼，天龍若無其事，看樣子他根本已經忘了今早的諾言。她在他心目中，根本就沒有地位。

「大嫂，」趙老爺突然說：「到我的房間來，我有話跟妳說。」

「是的！老爺。」

「妳媽在房裏嗎？」

「是的！」

「隨我來！」

翠湖看了看天龍，他已經到飯廳吃下午茶。她吐口氣，祇有跟隨着趙家豪。

到翁姑的臥室，趙夫人看了看翠湖，再看看丈夫，愕然。

「有甚麼事？」趙夫人很爲翠湖擔心。

「和媳婦說正經話。」趙老爺面孔一板：「大嫂，妳嫁入我趙家已經三個月了，爲甚麼直到現在，妳還沒有懷孕？」

「我……」

「她和天龍結婚才兩個多月，」趙夫人忙着袒護翠湖：「他們還年輕嘛，急甚麼？翠湖比天鳳還小一歲，她才祇不過二十呢！」

「我不管她有多少歲，天龍是我們趙家九代單傳的獨生子，我們娶媳婦最大的目的是要她生兒育女，爲趙家傳宗接代，我們決不要不會生蛋的母雞。」

「你怎麼把媳婦當母雞？」趙夫人瞟了丈夫一眼：「我看你，越來越像個魔鬼。」

「今晚有應酬，」趙家豪對妻子說：「妳去打扮打扮，關於生兒育女的事，我會和大嫂說個明白。」

「翠湖膽小，你可別把她嚇着。」

「沒有甚麼可怕的，結婚生孩子，這是每一個女人的責任。」

翠湖垂首無言。

「我也明白，妳自從嫁入趙家根本並不快樂。不過，假如妳一旦有了孩子，那末情況會兩樣，不單祇受到一家人的優待、寵愛，而且說不定，我還會反過來侍候妳。」

「老爺，我……」

「妳嫁進趙家後這些日子，妳的表現我很滿意，無可否認，妳的確是我們趙家的賢淑好媳婦，現在我唯一感到缺憾的，是妳仍然未有孩子。」

「翠湖相貌福氣，她遲早會生的。」趙夫人一面化妝一面說。

「她遲生早生，那倒不是大問題，正如妳說，她才二十歲，她可以生育的時間，起碼有二十年。」

「那你就不要太緊張，氣呼呼的嚇人。」

「我是怕她根本不能生孩子。妳知道嗎？有些女人是不會生孩子的，別說結婚一年、十年，甚至一輩子也生不出孩子。妳說說看，娶一個不會生孩子的媳婦，就算她更賢淑，更完美也是沒用的，趙家絕後，那就一切都完了。」趙家豪理論滔滔：「所以，今天我要和大嫂討論的，是她到底是否能生孩子。」

「生孩子的事，是天意！」

「對呀！如果大嫂命中注定不能生兒育女，我就替天龍納妾。」

「甚麼？納妾？」趙夫人叫起來：「法律是不准納妾的。」

「祇要不到婚姻註冊處去登記，大嫂不過問，又有誰會管？」

「翠湖和天龍才祇不過結婚兩個多月，應該多給她一些時間。」

「時間沒關係，就怕她身體不正常，根本不會生孩子。」

「翠湖身體很好嘛！」

「身體好，未必就等於會生孩子。」趙老爺說：「因此，明天我要妳帶大嫂去醫院檢查，順便去拜拜多仔佛。」

「老爺，我……」翠湖心裏恐懼：「我看不必檢查了，我的身體很好。」

「不行，非檢查不可。」

「可是……」翠湖又急又驚，萬一去醫院檢查，醫生一定知道她還是處女。處女又怎能生孩子？她又不是聖母瑪利亞。

「別再說了，明天妳媽帶妳去檢查。太太，妳可別忘了。」趙老爺說：「今晚有一個法國廠商請我們吃飯，妳回房間換衣服吧！時候已經不早了！」

「是的，老爺。」翠湖憂愁地回到房間。

天龍正開始更衣，他一看翠湖就嚷：「妳怎麼老半天才回來，我們準時七點半就出

門，趕快！」

「天龍，你答應和我談談！」

「甚麼時候不可以談，妳甚至還可以說一輩子。」天龍大發脾氣：「都快七點了，看妳面青唇白，我們是生意人信用要緊，不能遲到，看妳還呆着，換衣服呀！」

翠湖手忙腳亂的開始更衣，她心情極端惡劣，但對天龍的話，她向來千依百順。

天龍換好衣服，到樓下，過不了一會，他又進房間：「好了沒有？爸媽都在等着！」

「快好了！」

「妳看妳！」天龍指住她：「妳這襲裙子的款式已經過時，妳沒錢做新衣服嗎？快換，快換。妳這人，一點眼光都沒有。還有妳的頭髮，爲甚麼老是直直的？沒錢燙頭髮？」

「這髮型比較簡單方便。」翠湖滿腔委屈，連忙改穿另一件衣服。

天龍說：「方便？妳既然這樣怕麻煩，那索性不要穿衣服，光着身子走出去。」

「天龍，你怎可以這樣說？」

「妳太不像樣嘛！就拿妳的頭髮來說，妳喜歡短髮，就把頭髮燙得短短的，妳喜歡直髮，就把頭髮留長讓它披散在肩膀上。像芝芝，她有一頭又黑又亮、瀑布似的長髮，那有多美，多迷人！」

「芝芝的確是十全十美，可惜我是丁翠湖，不是史芝芝。」

「我道歉！我不應該提芝芝。」天龍攤一下他的手：「但是，不管她是誰，學習別人的好處，沒有甚麼不好。」

「但是仿製品畢竟是仿製品，豈能以假亂真？世界上，根本就沒有兩個相同的人。」翠湖從認識天龍到今天，第一次反駁他。

天龍指住她，生氣地叫着：「妳竟敢頂撞我？妳吃了豹子膽？」

「天龍，我是個人，不是奴隸。我有血有肉，不是工具，我不甘被人利用。」
「妳在說甚麼鬼話？」

突然外面有人敲門，阻止了翠湖的話。

「進來！」天龍粗聲喝。

亞香戰戰兢兢的推門進去，她說：「老爺請少爺和少奶立刻到樓下。」

「嘿！」天龍轉身離開房間。

翠湖滿含淚水，乏力地拿起手袋。完了！一切都完了！

*

*

*

十二點，距離吃午餐還有一個鐘頭，天龍已把當天的事情辦妥，他突然想起了答應抽時間和翠湖談談。翠湖要說些甚麼？他不管，但他可不願意做一個不守信用的人。

他打電話回家告訴貴叔，他要回家吃飯。離開辦公室的時候，又通知女秘書他下午

休息。回家，發覺屋子裏靜得很。

「夫人和少奶呢？」他問貴叔。

「夫人和少奶出去了，好像少奶要檢查身體，還要拜佛。她們兩位不回來吃午餐。」

「剛才你在電話裏爲甚麼不告訴我？早知道她們都不在家，我就不會回來。」

「對不起！少爺，我忘了說。」

「算了吧！」

吃過午飯，天龍回臥室，他仰臥在床上，有點無聊，他似乎已不再習慣獨處一室。

假如翠湖在家，他一定會來陪他，侍候他，討他歡心，現在房間裏靜悄悄的，真不是味道。假若他不是和女秘書交待清楚，他寧願回到公司裏辦公。看見床頭的結婚照片，令他想起了一件事。好幾次，他發覺翠湖在化妝間偷偷摸摸的寫東西，一看見天龍她就手忙腳亂，她到底在寫甚麼？她到底有甚麼秘密？

在最無聊的時候，他的好奇心驅使他去探測秘密。他由床上跳起來，走進化妝間，他記得，翠湖的那本冊子是塞進化妝枱的抽屜裏，就祇差不知道在哪一個抽屜。

他到處翻，終於在第二格抽屜，他找到一個金色的盒子。

揭開盒蓋，發現裏面有一本金色的日記簿。日記，原來是日記。不，偷看人家的日記是不合法的，儘管是夫妻，也不可以隨便胡來。

天龍連忙把日記放回盒子裏，就在這時候，他突然又改變主意。他的手，有點癢，很想翻開日記本。考慮着，猶豫着，思想不斷的交戰，終於他還是把日記簿翻開了！

日記本的第一頁，貼着天龍的相片，相片旁邊，寫着「我最愛的人」

一，二，三，第四十頁，天龍看到他的名字。

記得那一天，在花店，我眼前出現一個很好看的男孩子，他有一雙藍眼睛。我向來不喜歡看男孩子，學校裏的男生追着我，我都不理。我爲甚麼一看見他就喜歡，難道，真有一見鍾情這回事？

送花的時候，看見天鳳，才知道他是她的哥哥，我好開心，而且忽發奇想，憑着天鳳對我的偏愛，有一天我可能會成爲天龍的女朋友。

可是，美夢瞬即消逝，天龍的未婚妻出現了。她比我漂亮，比我迷人，我，簡直沒有資格和她比，我警告自己，從此之後，不得再想念趙天龍。

睡不着覺在數羊，數了很久，仍是眼瞪瞪的。我到客廳喝水，忽然電話鈴響了。

半夜三更，誰來的電話？一聽之下，才知道天龍被劫匪刺傷了，已被送去醫院。

我披星戴月趕去醫院，看見芝芝，她一看見我就埋怨劫匪搶去她的綠寶石戒指。我奇怪，在這個時候，她爲甚麼還有心情埋怨這些？我可爲天龍的安危擔心死了！

一個醫生走出來，芝芝告訴他，她是天龍的女朋友。於是，醫生就把她帶進去，一

會，芝芝和醫生吵着出來。我過去問天龍的情況，醫生告訴我，天龍失血太多，急需輸血，芝芝血型適合，但是她堅持不肯輸血。

當我知道天龍和我同一血型時，我很開心，拉了醫生進去央求他替我將血輸給天龍。我真該死，我一看見血就全身發冷，醫生以爲我身體不好，祇肯替我輸二百cc的血。我反對，我堅持，我要輸更多的血給天龍。結果，醫生算是給我感動，替我輸了四百三十cc血給天龍。其實祇要天龍康復，就算抽乾了我的血，我也毫不吝嗇。

很想念天龍，但是又不敢再去醫院看他，因爲怕趙家的人向我道謝，也怕芝芝對我露出憎厭的目光。雖然見不到天龍，我還是很快樂的，儘管我不能愛天龍，但是，他的身體內，已流著我的血，我已是他身體的一部份。

芝芝突然到訪，她給我一張五萬元的支票，聲言是給我賣血的酬勞，她的話刺痛了我的心。但是我不能告訴她，輸血給天龍不是爲了錢，是爲了愛。我拒絕要她的錢。

芝芝結果把支票帶走。但是，她要我承認已收下支票，她好陰險。

很想告訴天龍，我沒有要他的支票，但還未開口，就忍住了，我不想爲了我的清白，而影響天龍和芝芝的感情。

芝芝去了日本整容，天龍放大假。這十天裏我們天天在一起，我很快樂，很滿足，很幸福。

芝芝回來了，她罵我不要臉，要我發誓和天龍斷絕來往，還親自打電話給羅拔，迫我和他談戀愛。她這個人，怎麼這樣野蠻？

最近，天鳳老是逃避我，我懷疑自己做錯事，今天送筆記到趙家，才知道天龍汽車失事，斷了腿，在醫院留醫。我嚇得魂飛魄散，連忙趕去醫院。

天龍的腿殘廢了，他不能動，我很想留下來侍候他。但是，他不歡迎我，他怕芝芝看見我會不高興。不過我還是天天去看天龍。

今天我很生氣，有生以來第一次這樣激動。芝芝竟然帶了華倫來，說了很多難聽的話，又把天龍送給她的訂婚戒指扔下，並宣佈和華倫訂婚。我看得出，天龍很傷心。

人，怎能這樣無情？芝芝以前那樣愛天龍，怎麼天龍一旦殘廢了，她就拋棄他，移情別戀？我懷疑芝芝根本從未愛過天龍！

我真想掴她一個巴掌，可惜，我活了二十年，還未學會打人。

我們幾個人在開會，張醫生認為天龍毫無進展，想用刺激的方法，希望他的腿會有轉機。趙伯母反對，我極力贊成，天鳳把我拉過一邊，警告我，她說，如果天龍身體康復，他就不會要我。我笑着告訴天鳳，我早已想到這一點，我並且告訴她，愛不是佔有，是施予，祇要天龍康復，我願意犧牲我自己，雙手把天龍送回給芝芝。因為天龍幸福，就等於我幸福。

果然，天龍康復了。我功成身退，我不再去醫院，重新上學，我本來就希望自己能夠做一個博士，專家，又何必爲了兒女私情，放棄學業？那太不值得，對嗎？

奇怪，趙家的司機來接我下課，天龍坐在汽車裏，一句話也不說，祇是替我重新戴上訂婚戒指，我知道他仍然要我，我很開心！

芝芝爲了奪回天龍，使用了各種卑鄙手段，尤其是金錢政策，但是，她還不明白，就算她把全世界的錢都送給我，我也不會放棄天龍。況且人棄我取，我也不能算罪人。

結婚了，媽送我一束幸福花，她爲我祝福，希望我名符其實的可以得到幸福。今天由早忙到晚，我不想再寫日記了。

我發覺天龍一直在避我，最初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後來我明白了，他不願意和他最愛的人親近，我會成全他。

我承認，老爺真的不喜歡我，他用的方式，比罵還要令我難堪。

我默默無言的忍受著，天鳳曾抓住我的手罵我懦弱，我告訴她，愛一個人應該爲他忍受一切。我在趙家生活並不滿意，但是我還是愉快的，因爲我心裏充滿希望。

我要用愛、用真誠、用耐心去感動他，希望有一天，天龍也會像我愛他一樣愛我。

整整一個月沒有回家，爸媽一見我就說我瘦了，這是事實，不過，我決不能讓他們

知道我在趙家的一切，我掩飾得很好，媽相信我真的已得到了幸福。

在家裏逗留還不到一個鐘頭，貴叔的電話來了，他說老爺要我立刻回家，媽很不開心，爸那兒更難解釋，可是，爲了不想老爺不高興，我忍心不顧爸媽，回趙家來了。

奇怪，已夜深了，天龍爲甚麼還不回家？後來我想，生意人，交際應酬難免，一個好妻子不應該疑心丈夫，而且要培養耐性，看畫報，等他回來。

日記，每天必寫的日記，天龍好幾次撞進來，幾乎給他發現，幸好他向來不關心我的事，他永遠不會發現我的日記。

天龍酒醉回家，我和亞香忙了半晚，好不容易他睡着了。我也倦得要死，朦朧間，我突然聽見天龍一聲聲叫着芝芝，我跳起來，睡意全消，天龍這麼一喊，把我的美夢喊破了，他仍然愛芝芝，他忘不了她，其實，祇要看見這紫色的房間，就應該知道他無法把芝芝忘掉。我哭泣，哭了一整夜，把眼睛都哭腫了。

天龍答應提早回家跟我談談，我一早就在門口等候，可是他早忘了。老爺把我叫進房間，他說假如我再不生孩子，就替天龍納妾，我和天龍祇是掛名夫妻，怎能養孩子？

老爺要媽咪帶我去醫院檢查身體，我很替天龍擔心，若醫生告訴媽咪我仍然是處女，媽咪會很生氣。看來，天龍會捱一頓罵。怎辦？該怎辦？

天龍把日記扔在床上，突然他抓起外衣往外跑。

他駕着汽車，腦海裏滿是翠湖日記裏的話，他早知翠湖愛他，但是他不知道她愛得那麼深那麼真誠，並且愛得毫無保留！汽車駛進醫院的停車場，天龍衝上二樓，他「拍」的一聲，推開了張國棟醫生辦公室的玻璃門。張醫生和護士白姑娘正在整理病人的病歷表，他們給天龍嚇呆了。

「天龍，你有事嗎？」張醫生問。

「是的，張叔叔，我有很重要的事找你。」

「那我們去喝杯咖啡。」張醫生伸手解開醫生袍。

「不，用不着出去，這兒方便，我要在這兒解決，我……」

「你媽咪舊病復發，不可能吧？昨天我才到過你家，你們一家人都很好。」

「不，張叔叔，我祇是要弄清楚一件事。」

「就在這兒，」張醫生看看一桌的咕片：「白姑娘正在工作……」

「白姑娘可以繼續工作，我沒有甚麼秘密。」趙天龍說：「張叔叔，你還記得我被劫匪

刺傷入院的事？」

「當然記得，那天我很生氣，我是又急又氣，幾乎想殺人。」

「爲甚麼？」

「你受傷後，史小姐不知道怎麼搞的，不單祇沒有立刻把你送院急救，而且拖延了不

少時候才把你送進來。你傷勢本來不重，就是流血太多，當時你昏迷了，情況很危急。你知道，我們這兒是私立醫院，血庫一向血液不足，尤其是你的血液。你是急需輸血，實在十萬火急，於是我由手術室出去找你的家人。當時，手術室外祇有翠湖和史小姐，我問明她們的身份，就把史小姐拉進手術室旁的工作室，立刻替她抽血檢驗，結果令我十分興奮，因為史小姐的血是O型血，她身體好，血液又清潔，而且她又是你的愛人，我深信她會輸血救你，最初，她是肯答應的……」

「芝芝肯輸血給我？」天龍搶着問。

「那是誤會，她相當幼稚，以為祇需輸一茶匙的血給你。後來知道要輸三百cc，她立刻找出十幾個理由拒絕，她要我去買血，我告訴她你等不及，你很危險。她不理，跟我吵，還要請律師告我。我從未見過一個像她那樣冷酷的人，她逃出去，我追着她，爲了救你，爲了要得到血液，我會用一切力量。到門口，翠湖聽見我們吵，她過來，當她知道你的血液和她相同，她很高興，立刻要求輸血救你。」

「輸血時，她是否後悔或害怕？」

「後悔？翠湖這孩子，幾乎要把她的血全部給了你。我還記得，那天是用直接方法輸血給你的，當她看見血的時候，她全身發冷，嘴唇都白了，我很替她擔心。」

「那證明她害怕，她不是自願輸血給我。」

「不，她絕不退縮，她是自願的，她不斷發抖，不斷嚷着要多輸點血給你。」

「張叔叔，輸血的事，除了你，還有誰在場目睹？」

「還有很多人，助手凌醫生，護士長卓嘉，還有，是……是美蓮給她們抽血檢查的。」

「張叔叔，我很想和美蓮談談。」

「美蓮今天當哪一班？」

「美蓮當中班，還沒有回來，但是，可以去見 Sister Lee。」白姑娘說。

「對了，卓嘉當早班，還沒有走，同時，凌醫生也在，你要不要見見他？」

「我要見所有的人！」天龍肯定的說。

「好吧，就請白姑娘爲你帶路吧！」

天龍見過所有的人，事情經過幾乎完全一樣，護士長卓嘉還說：「聽說你的太太就是搶着輸血給你的小姐。真的？那太好，那位小姐溫柔，偉大，品性好。假如你娶了另外那位小姐，你可要捱苦。她脾氣很壞，罵人的時候樣子好兇。輸血給你的那位小姐對你很痴心，被愛者有福，你是個幸福的人，我真替你高興。」

天龍離開醫院之前，張醫生交給他一個文件夾：「裏面有你兩次入院的記錄，你帶回去看清楚，不過一定要還給我，那是醫院的東西，你明白嗎？」

天龍點了一下頭，他說：「張叔叔，我想再問你一件事。」

「問吧！把所有的話全搬出來。」

「用刺激方法令我恢復行動，是你提議的？誰贊成，誰不贊成？」

「不錯，是我的主意。除了翠湖，每一個人都不贊成，翠湖一向最柔順，最沒有主見，那一次她堅持着，幾乎和你媽媽吵起來。」張醫生說：「事後，我很後悔，我跟翠湖談過，假如你恢復行動，你可能不再要她。她當時很堅決，她寧願被你遺棄，也要你康復不可。她深信你坐在輪椅裏永遠不會快樂，她爲了愛你，下定了犧牲的決心。」

「張叔叔……」他張開兩隻手，說不下去：「我……」

「翠湖曾經一連兩次把你從死神手中搶回來，她的真誠，連天都感動了。」張醫生拍一下他的肩膀：「好好珍惜這份愛！」

*

*

*

翠湖知道天龍已經回家，她很慌張，連忙跑進臥室。

「天龍，對不起，我回來實在太晚了！」

「不要開燈。」天龍的聲音很輕：「今晚的月色很美。」

「你在沉思？我不打擾你了！」翠湖關上燈，開了房門。

「妳去哪兒？」

「去侍奉老爺，準備開飯。」

「不用去了，我已經吩咐貴叔，也告訴了媽咪，今晚我們不吃飯。」

「我們？」

「是的，我和妳。把門關上，好嗎？」

「可是，老爺……」

「不要管他！你嫁的是我，不是他。」天龍拍一下床：「妳不是有話告訴我嗎？坐到我身邊來，我們好好的談。」

「我……」

「今天非談妥不可！」

「那好吧！」翠湖突然走進化妝間，一會，她再次出來，她把一隻戒指放進天龍的手裏：「是你的，給回你！」

「這不是我以前給芝芝的戒指？」天龍低嚷：「我曾經叫妳扔掉，怎麼仍然會在妳的手裏？妳留下它幹甚麼？」

「有兩個原因，」翠湖平靜地說，像在分析別人的事：「第一，這隻鑽戒價值十萬元，扔掉了太浪費；第二，我似乎早已料到，這鑽戒終有一天會合用，留下來，是給你送回給芝芝。」

「爲甚麼要送給她？這不是普通禮物！」

「不錯！我交給你，是讓你再次向芝芝求婚，也許她有點生氣，但是念在你苦心保留戒指，說不定她會原諒你！」

「翠湖，妳令我如墮五里霧中，我根本不知道妳在說甚麼。」

「我把你讓回給芝芝。」翠湖走到窗前，她似乎看見月亮在恥笑她。

「把我讓回給芝芝？妳不要我了？」

翠湖惘然地望住天空，她並沒有感受到天龍語調裏的感情。她輕嘆一聲：「這些日子，我想得很清楚，我明白了，愛情真的不可以勉強，整整三個月了，我得到些甚麼？徬徨、恐懼、孤獨、絕望，我這樣熬下去，會有多少收穫？萬分之一……」

「這些日子，妳真的受了不少苦。」

「我不怕受苦，我也不怕痛苦，可是，我不忍心剝奪你的幸福。」

「……」

「我知道你心裏仍然不能夠忘記史小姐，直到今天你仍然愛她。既然你們相愛，我爲甚麼要隔在中間？要你每天和一個你不愛的人一起生活你一定會很討厭，很難受。」

「妳是愛我的，對嗎？那妳爲甚麼要退出？我想，妳可能不再愛我了！」

「真正愛一個人，要令他快樂。你和我結婚幾個月了，你快樂嗎？你忘得了史小姐

嗎？愛情不是佔有，是付出。我們的感情永遠不會溝通，因為史小姐把我們分開了，祇要你和史小姐得到幸福，我甘願被遺棄。」

「妳有沒有想過，也許妳能夠感動我？妳爲甚麼不設法嘗試？」

「沒有用。」翠湖搖一下頭：「我想，我真的疲倦了，假如你需要，我明天一早就走，然後我們去辦分居手續。」

「我不相信妳願意離開我，護士長說得對，妳很偉大，而我因爲有了妳，我將是世界上最幸福的男人。」天龍站起來，走到她身後，輕輕扳轉她的肩膀，翠湖和他面對着面，他凝視她，她垂下了眼皮。天龍雙手捧起她的臉：「我從來沒有好好看過妳，我現在才知道妳有一雙明亮的大眼睛，一張娃娃臉，妳的樣子很甜的，妳知道嗎？」

「我知道，我很醜，我比不上芝芝。」

「從今天開始，我和妳都不准提芝芝，如果我提芝芝，罰我自己打嘴巴，如果妳提芝芝，罰妳親我一下，怎樣？同意不同意？同意就勾一下手指。」

「天龍，你怎麼了？」翠湖突然驚惶起來：「你受了甚麼刺激？哪兒不舒服？」

「妳擔心甚麼，以爲我發神經？我祇不過上了一課，我驕地聰明起來了！」

「上了一課？」翠湖胡塗了。

「是的！我看了一本書，見過很多人，這讓我知道，真正的愛情來了，不要放棄。」

「你……」翠湖望向床上：「那不是我的日記嗎？」

「是的，整整一本我都看過了。妳現在明白我並不是發神經，其實我現在是最清醒，過去我一直糊里糊塗，浪費了很多好時光，是妳令我茅塞頓開。妳的日記太令我感動了！」

「我……」翠湖滿面緋紅。

「我不是個毫無人性的人，我也有良知，妳對我義真情濃，令我既感動又慚愧，我敬佩妳，我會珍惜妳的愛，同樣，我也會用愛去報答。」

「你愛我？」

「是的，愛情應該互相交流，妳已毫不留保的獻出了，我豈能吝嗇？又何況，我身體裏流着妳的血，妳是我身體的一部份，我怎能不愛妳？最初，也許反應不會太強烈，但是，祇要給我時間，總有一天，我會像妳愛我一樣愛妳。」

「噢！天龍……」翠湖高興得流下了淚。

「我會用我一生的時間去彌補妳過去一切的損失，我會做一個真真正正的好丈夫。」天龍張開雙臂，那是一個迷人的擁抱：「來吧！太太，別讓新郎等急了……」

第二天，天龍一覺醒來，他喃喃的說：「翠湖，妳醒了沒有？」

沒有回音，天龍伸手撫了撫，他身邊空空如也，不知道爲甚麼，他忽然惶恐起來，

他整個彈起坐在床上，直拉着嗓門叫：「翠湖！」

「醒來了！」翠湖跑進房間，臉上滿含春意，甜蜜的微笑堆在唇邊。

「妳剛才到哪兒去？」他在埋怨。

「我要起床侍候老爺。」

「又是老爺。妳到底是嫁我呢，還是老爺？我現在嚴重警告妳，由今天開始，妳是我正正式式的太太，妳一天二十四小時的時間都屬於我，除了我，不准妳侍候任何人。」

翠湖點一下頭。

「現在，我要懲罰妳。」

翠湖的眼神一半疑惑，一半驚慌。

「罰妳親我！」

翠湖瞟他一眼，匆匆在他的臉上吻了一下。

「不，我抗議，那太馬虎，我要妳全心全意、甜甜蜜蜜的親我，來啊！這兒！」

翠湖難爲情地用手指劃着床布，天龍出奇不意的拉她一把，兩個人倒在床上。

天龍一手擁抱她，一手托起她的臉，他凝視她，良久：「奇怪，妳比昨天更美。」

「我本來就是醜小鴨，還不是老樣子？」

「醜？誰敢說我太太醜，我太太是全世界最漂亮的。」

「比……比那個女人還要漂亮？」

「哪一個女人呀？」

「唔！你好壞，你是明知我說誰的，」翠湖已經開始懂得撒嬌：「你騙我把名字說出來，想罰我。」

「唷！妳好聰明啊！」天龍儘在笑，他已不再滿懷心事。

「你以為我是笨豬？快起床吧！我的大少爺，快十點了，你到底不上班？」

「我今天哪兒也不去，留在家裏陪新娘子。」天龍的性格很特別，不喜歡，連碰一下手也不願意，一旦愛上了，就熱得像一團火：「喂！妳還沒有親我呢，好，妳不吻我，我吻妳！」兩個人正黏得分不開，突然外面有人敲門。

翠湖輕輕推開天龍：「糟！我忘了告訴你，媽咪要來跟你算賬呢！」

「爲甚麼？」

「昨天她帶我去醫院檢查……」

「是不是醫生說妳不能生育？妳放心，妳不能生孩子，我也不會納妾，我這人很死心眼，除了妻子，我絕不會和別的女人做愛！」

「不……」

「翠湖，妳是不是也在裏面？」

「那是媽咪的聲音。」翠湖拉開天龍的手站起來，她一面撥好頭髮，一面去開門。

趙夫人面色凝重，她看了兒子一眼說：「還沒有起床？太陽都快下山了。」

「媽咪，我今天休息，不上班。」

「不上班也好，反正我要跟你說個清楚明白。你別賴在床上，起來呀！我有話跟你說。」趙夫人把晨褸擲給他。

「媽，妳真利風景！」

「老媽子當然令你討厭。這世界上，恐怕祇有芝芝一個是好人。」

「媽咪，妳說甚麼都可以，就是不能提她。」天龍連忙制止母親。

「爲甚麼不能提？你怕我罵她？我偏要罵她，是芝芝把你迷成這樣子的。現在，你清清楚楚、老老實實的告訴我，翠湖嫁給你已經快一百天了，她爲甚麼直到今天仍然是個處女？你說，我要你向我解釋，爲甚麼？」

天龍說：「媽咪，一個做了人家太太的女人，又怎可能是處女？」

「是醫生親口告訴我的。」

「一定是那混蛋醫生弄錯了。」

「甚麼混蛋醫生？李醫生是你張叔叔介紹的，她是個很著名的婦科醫生。」

「好吧！媽咪，我坦白告訴妳，翠湖昨天還是個處女，今天已經不是了！」

「今天和昨天有甚麼不同？」

「當然大有分別！」天龍直瞧着翠湖：「是不是？太太。」

翠湖那張臉全紅了，她低下頭說：「媽咪，我去弄早餐給天龍吃。」

「妳出外走走也好，不過，弄早餐給他吃，那可不必了，他根本就不是好丈夫。」

翠湖走到門邊，天龍叫住她：「翠湖，妳轉個身就回來，不要去太久，我還有話跟妳說！」

「行啦！行啦！別在我面前演戲了，以前我一直以為你們是恩愛夫妻，誰知道你和她結婚不同床。翠湖也真難得，在我面前半句怨言也沒有。你爹還迫她生孩子呢？她是個處女，試問孩子何來？」

「媽，我可以保證翠湖不是處女，可不能保證她能生孩子。」

「你……我快要給你氣死了，翠湖有甚麼對不起你，你要這樣冷落她？」

「我們是在進行察婚。」

「甚麼察婚？」

「前幾年是流行試婚，試婚就是先同居，試過不滿意就分手。察婚，察者，看也。我們結婚後彼此看清楚認爲合適，於是察婚期完成，昨晚才是我們洞房花燭的好日子。」

「鬼話連篇，簡直豈有此理！活了幾十年，根本未聽過有察婚這回事。」

「媽咪！今天我休息，妳讓我靜一下行不行？」天龍求着。

「行！不過，三天之後，你要給我回覆，你準備怎樣處理翠湖？」

「好，好，三天！」趙夫人剛出房門口，天龍又拉着嗓門叫：「翠湖……」

晚上，連場好戲。首先，天龍和翠湖穿著同一系統、同一款式，同一色素的衣服，手拖着手的走進飯廳。以前，他們雖然也有說有笑，但從未手挽過手。同時，翠湖臉上的甜蜜與滿足，也是少見的，因此，每一個人都用奇異的眼光看他們。

「大嫂，」趙家豪十分不滿：「妳爲甚麼這個時候才來，妳忘了妳的工作？還要我們等妳呢！妳躲到哪裏去了？」

「爸爸，」天龍給翠湖拉開椅子，讓她坐下：「她忙着侍候我！」

「大嫂，我的醬油呢？」

翠湖連忙站起來，天龍拉她坐下，他自己走進廚房，趙家豪低頭吃飯，可沒有注意。一會，天龍由廚房出來：「爸爸，你的醬油來了！」

「怎麼是你？大嫂，妳呆坐着幹甚麼？」趙家豪大爲愕然。

「對呀！翠湖，妳坐着幹甚麼？還不趕快吃飯，菜都涼了。噢！對不起！爸爸，我還要替你拿辣醬……毛巾……」

「大嫂怎麼了？這些事，是她……」

「是不准她做的。因為我已經想過了，爸爸要翠湖做事是因為你喜歡她，但我是你的兒子，你怎能僅是喜歡她？你說傭人笨手笨腳，翠湖聰明，其實我比翠湖還要聰明呢。所以，我絕不容許她奪取這份專利權！」

「你……」趙家豪指住兒子，說不出話。

「我會記着的，要胡椒粉、毛巾、牙籤、熱茶、半個橙、一個蘋果分六份，要削皮的。吃過了水果要一條有香水的毛巾。噢，還有，盛飯要半碗，不能多，也不能少……最後還要煮一壺熱咖啡……」天龍數着手指：「我全都記到了，你看我有多聰明？」

趙夫人和天鳳，被逗得忍不住的笑起來，翠湖也低下頭，極力忍住笑。

天龍就這樣團團轉的忙了半個晚上，趙家豪和夫人看電視的時候，天龍走進去，恭恭敬敬的問：「爸爸，你今晚要吃甚麼消夜，我去廚房給你準備！」

「你會弄甚麼消夜，叫廚子做好了！」趙家豪幾乎給天龍氣死。

「爸爸，你還有甚麼吩咐？」天龍說：「我真擔心做得不好，你會說沒有家庭溫暖，不肯回家陪媽咪！」

「唉！」趙家豪嘆着氣。

「爸爸，我肚子餓，如果你不反對，我叫翠湖陪我去吃晚飯。」

「都快十一點了，」趙夫人埋怨說：「餓壞了怎麼辦？快去吃飯吧！」

「媽咪，妳的話不算數，一定要爸爸同意才行，爸爸……」

「我的大少爺呀！算我怕了你，你和你的媳婦去吃個夠吧！」

「遵命！」天龍出去。趙夫人哈哈大笑。

「妳在笑甚麼？」

「我在替你高興，你不單祇有一個好媳婦，而且還有一個孝順兒子，看來，他們是夫妻一條心！」

「妳昨天剛告訴我，大嫂，她……」

「我已經問過天龍，他說他們在進行察婚，昨天察婚期滿，昨晚才洞房。所以，應該說他們現在是新婚期間，新婚夫婦怎會不恩愛？你沒看見，翠湖一整天在笑，而天龍又像以前那樣愛玩愛鬧，挺開心。看情形，他們是真正戀愛，你抱孫之期不遠了！」

「好，養個胖娃娃也不錯。」

「翠湖福相，她一定能替我們養個男孫。」

「一個太少，起碼四個。」

「四個斷擔挑啦！」

「我們的家當，起碼可以養四十個。」

「那翠湖的肚子，一輩子沒空閒了！」

*

*

*

天龍剛醒來，眼睛還沒有張開，嘴裏就在叫：「翠湖！」

「我在這兒！」

天龍翻過身，在她那甜蜜的唇上吻了一下，然後緊緊擁抱着她：「翠湖，妳真好，永遠不會忘記我喜歡甚麼。」

翠湖輕撫着他的頭髮，一會，她柔柔的說：「該起床上班了！嗯？」

「唔，我不想上班，我要陪着妳。」天龍把他的臉貼在翠湖的胸前。

「哪有大男人天天就在家裏不上班？」

「翠湖，我們還沒有度蜜月，我帶妳去瑞士滑雪，去巴黎買新裝，去日本看櫻花。我帶妳環遊世界，去三個月，去半年，讓我們過一段二人世界的日子，好嗎？」

「好，不過，你生意忙……」

「我先把一切安排妥當，不用等很久的。」

「我願意等。你現在聽話，起床上班。」

天龍無可奈何的上班去了。出門前，他還千般叮嚀：「我上了班，妳要多睡一會，把那失去的十幾磅肉爭取回來。」

翠湖並不擔心身體消瘦，最重要的是爭取丈夫更多的愛。

翠湖並不知道，天龍已開始迷戀她。感動、報恩，祇不過是愛的前奏，那並不能令任何一個男人對妳五體投地。最重要的，是一個純潔的男孩，當他第一次和自己喜愛的

女人發生肉體關係，那一份愛是狂熱的，也達到靈慾一致的最高峯。

天龍比過去早下班，跳下車，一手拉起文件箱，邊跑邊喊：「翠湖，我回來了！」

「那麼早？」翠湖衝出去，想接過他的文件箱，天龍立刻把手放到後面。

「怎麼了？一向是我拿的。」

「今非昔比，我怎能要太太操勞？」天龍用另一隻手攬住翠湖的腰，吻她一下：「妳怎麼好像變了？」

「我燙了頭髮，我還以為你沒有注意呢！」

「怎能不注意？妳多了一磅肉我也看得出來，爲甚麼突然燙頭髮？」

「你不喜歡我以前的髮型，你說要短呢，就燙了它，要長呢，就要像那個女人一樣，

要有一把又長又亮又黑、像瀑布似的長髮，我想過了，長長頭髮不是一兩天的事，所以

我把頭髮燙了。」翠湖認真的說。

「翠湖，妳可別管我以前說過甚麼，我以前是鬼話連篇，胡言亂語。其實，妳以前的

髮型也不錯，貼服又自然。」

翠湖撫一撫短髮，有點不安：「我的樣子，是不是很難看？」

「不，好看極了！」天龍又吻她一下。

「你拉我到哪兒？快到飯廳吃點心。」

「我不吃點心，我有話跟你說。」

「有話晚上說嘛！媽咪和天鳳都在……」

「晚上說晚上的，現在說現在的！」天龍把翠湖拉到樓上，翠湖並沒有存心抗拒。

回房間，天龍掩上門，公文箱一拋，他坐在一張軟皮安樂椅上，把翠湖一拖，翠湖就倒在他的懷裏。

「我有一份禮物送給你。」天龍從口袋裏拿出一隻方形錦盒：「看，喜歡嗎？」

「好漂亮的鑽石鐲子。」

「你還沒有說喜歡不喜歡！」

「當然喜歡，但是，我不想你爲我花錢。」

「才付了七萬。」天龍替她把鐲子戴上。

「我雖然不懂珠寶，但是這樣亮閃閃的鑽石，我才不相信祇值七萬。」

「本來折實要十七萬，我把送給芝芝的鑽石戒指賣出，再加七萬，就把鐲子換回來。」

「剛才你說誰的鑽戒？」

「噢！該打。」天龍打一下嘴巴：「太太，可別見怪。」

翠湖用手指按一下他的嘴唇，天龍捉住她的手：「我送禮物給你，你不謝我？」

「你要我怎樣謝你？」

「親一下！」

「不膩呀？」翠湖兩手圍着他的脖子，這是很大的誘惑，天龍把她整個抱住，熱烈地吻在她的唇上。

翠湖陶醉在他的臂彎裏，她感覺天龍的懷抱好溫暖，好舒服，她但願能永遠躺在那兒。

她聽見天龍的心在跳，也聽見自己的心在跳，彷彿兩顆心連在一起。

「咳！咳！」突然有人乾咳兩聲。

翠湖心一慌，輕輕推開天龍，看見天鳳靠在房門上，直瞧着他們笑。

翠湖滿面通紅，想站起來，天龍攬着她的腰不肯放，翠湖被迫坐在天龍的膝上。

「大白天，怎麼就放映兒童不宜觀看的電影？而且還是真人真事呢！」

天龍瞧着她，笑了笑說：「我們並沒有請妳來看表演，妳未得主人同意擅自闖進新房，是否於理不合？」

「新房？現在還算新婚？」

「祇要夫婦恩愛，一輩子都是新婚。」

「肉麻！」天鳳索性走進房間，坐下來：「喂，大少爺，你甚麼時候從芝芝那兒把愛情收回來轉送翠湖？看樣子，翠湖真是愛感動天。」

「天龍，讓我起來嘛！」翠湖坐在丈夫的膝上，渾身不自然。她頭腦較為保守，不習慣在別人面前和丈夫過份親熱。

「翠湖妳害羞，妳不用擔心，我已見慣不怪。以前芝芝還當着我面前和哥哥親嘴……」

「天鳳，我不准妳再提她！」天龍面色大變，他偷看了翠湖一眼。

「怕翠湖吃醋？你們男人，變心可真快！」

「妳再說，我就揍妳？」

「天鳳，」翠湖輕輕的說：「過去了的事，真的不要再提了！」

「好！現在你們是夫妻一條心，看情形，沒有人再需要我了！」

「那妳最好趕快嫁給佐治，免得妳在家裏胡說八道，而且妳也可以天天和佐治親嘴，

房內房外都可以。」

「甚麼？」天鳳跳起來：「你們現在夫妻恩愛，就迫我出嫁，你也不想，沒有我，你能和翠湖結婚？」

翠湖推開天龍站起來：「天鳳，妳可不要怪他，他說話一向不經心，想到就說。」

「妳用不着替他說好話，他一向目中無人，其實他不應該這樣幸運，他能娶妳是趙家修的福，他應該娶芝芝，好等芝芝欺壓他。」

「天鳳，妳再提她一次我就揍妳。」

「都快二十六歲了，還像個孩子，」翠湖薄責丈夫：「你做哥哥的應該讓妹妹，怎可以常常跟她鬥嘴，打人就更加不應該。」

「對不起！」天龍垂下頭：「天鳳。」

「哈！簡直是千依百順。」天鳳碰翠湖一下：「妳真有辦法，把他管得乖乖的。」

「翠湖根本沒有管我。妳以為翠湖像妳那樣刁蠻，把佐治壓得抬不起頭？」

「你……」

「算了！別再開鬥了，差不多要開飯，我要去看看，你們兩個多聊聊，不准吵架。」

吃晚飯的時候，趙家豪看見他面前的飯桌上，有一個很精美的金托盤，盤上有許多小瓶，醬油、辣醬、麻油、胡椒粉，甚麼都有。另外還有一隻盒子，和兩個金色茶盅。

「看！好漂亮啊！玉儀，妳甚麼時候買的？」趙家豪叫了起來。

「不是我買的，我眼光沒有那麼好。翠湖，妳今天去燙頭髮，是妳買的嗎？」

「是我送給老爺的，盤裏所有的調味品都齊全，保暖盒子內有兩條香水毛巾，保暖茶

盅盛的是熱茶和咖啡，希望老爺喜歡。」

「唔！」趙家豪沒說甚麼，不過誰也看得出，他非常欣賞那盤子，而且設備齊全。

天龍翹起大拇指向翠湖扮鬼臉，又夾了一隻鷄腿放進翠湖的飯碗裏。

趙夫人看了看兒子，看了看翠湖，開心得直笑出來。

「玉儀，妳笑甚麼？」

「我在想，以前的人婚後才開始談戀愛，婚姻維持的很長。現在的年輕人，愛夠了才結婚，結果離婚率反而高。」

「媽咪，妳在說哥哥和翠湖嗎？」

「他們小兩口是婚前婚後都戀愛。」

晚上，翠湖躺在天龍的臂彎裏，她忽然問：「天龍，你是愛我還是感激我？」

「最初是感激，現在是愛，真真正正的。正如媽咪說的，我們的愛情由婚後開始。」

「兩個人天天在一起，見面多了，所以產生愛情。會嗎？」

「可能的，但我不會。因為我每做一件事，必定有原因，而且我很固執，時間並不能改變我。所以我愛妳，與日久生情無關。」

「那妳愛上芝芝又爲了甚麼？」

「因為她美麗，她吸引人。」

「她現在仍然美麗，仍然吸引人。會不會有一天，你忽然感覺仍需要芝芝的愛？」

「不會，因為我發覺她的心很醜惡，我不喜歡沒有靈魂的娃娃。」天龍點一下她的鼻尖：「太太，妳已經一連兩次提起她。」

「噢，對不起，該罰。」她翻過身主動吻他。她用手指輕撫他的臉：「你的眼睛如晶瑩剔透的藍寶石。」

「妳的眼睛，明亮如天上的星星。」

「你很英俊，很迷人。」

「妳也很美麗，很可愛！」

「芳姐說，你像卡通片裏的王子，真的，你是個百分之一百的白馬王子，而我，祇不過是個灰姑娘。」

「灰姑娘是注定配王子的！」天龍深深吻她：「妳是一個寶藏，珍貴的東西永遠發掘不完，我發覺我越來越愛妳了！」

「我很久很久以前就愛你了！」

*

*

*

由商店出來，天龍問：「妳爲甚麼買兩隻相同的烟斗？」

「前些日子，我發覺我爸爸的烟斗快要爆裂了，所以我替他換一隻新的。」

「應該換，不過，妳沒有理由買兩隻同樣款式的！」

「因爲一隻送給我爸爸，一隻送給老爺。」

「妳沒有理由老是想着他，每一次逛公司，妳總是買東西給他。」

「天龍，他是你爸爸，也等於是我的爸爸，我對他好完全因爲我愛你，明白嗎？」

「明白！」天龍垂下頭：「我想，我也應該去看看妳爸爸！」

「你不是一向好怕他？別去了！」

「我愛妳，我也應該愛妳的爸爸，對嗎？」

「對！甚麼時候去？」

「過幾天，因爲我要準備禮物。」

自從天龍和翠湖「戀愛」後，天龍常常去看丁太太，不過探望丁雅圖，還是第一次。

天龍、翠湖、丁太太，一起由花店回丁家。丁雅圖一聽見女兒回來，立刻跑出去，

他捧起女兒的臉：「孩子，妳怎麼突然漂亮了？豐滿了，比上一次好看幾倍。」

「爸爸，我開心嘛！」

「爸爸！」天龍恭恭敬敬的彎一下腰。

「噢，請坐！」丁雅圖有點不自然。

「爸爸，我有一份禮物送給你，」天龍獻上一個大盒子：「希望你喜歡。」

「爸爸，拆開看看。」

是一盒油彩，顏色很多，還有大小不同的畫筆，整套的，還是名廠貨。

「爸爸，天龍特地託人在法國買的，合用不合用？」

「合用，合用，不過……」

「爸爸！」天龍垂首站在丁雅圖面前：「我以前對你老人家不夠尊重，請你原諒我！」

「我從來沒有怪你對我不尊重，祇是怕你不是真心愛我的女兒。」

「我是真心愛翠湖的。」

丁雅圖看了看女兒，看了看天龍，他點了點頭說：「我相信你們是真心相愛的，祇要我女兒有幸福，我就感到安慰。其實，過去我也有不是，我對你有成見。」

「過去的何必再提？女婿難得回家一次，我要親自下廚弄幾味小菜給天龍吃！」丁太太不知道有多高興。

「媽，」天龍說：「不要太操勞！」

「我是巴不得有機會操勞，如果你們天天回來，我天天下廚。雅圖，你陪天龍，我要做晚飯，翠湖，來，告訴我天龍喜歡吃甚麼！」

翠湖隨母親進廚房。丁雅圖問天龍：「對畫畫有沒有興趣？」

「有，可是我是門外漢，爸爸，我想到你的畫室參觀，可以嗎？」

「當然可以！」丁雅圖比中了頭獎大馬票還要高興：「來，跟我來……」

＊

＊

＊

最近，趙家豪滿面春風，用錢闊綽到不得了，花三十萬，把房子重新裝修。又向英國訂了一部最新式的「勞斯萊斯」汽車，天龍、天鳳的跑車也換了。送給妻子的皮大衣十八萬，連翠湖也有一件十萬元的豹皮大衣，又常請親友吃滿漢席。家裏裝修期間，全家人，連管家及貼身僕人一起住進全港最豪華的酒店，每次給小廝的賞錢不是一百，也有五十元。新居裝修完畢，還在家裏開了個狂歡舞會，由趙家豪本人送出許多名貴的抽獎禮物。

連中三次頭獎馬票的人，也不會像他那樣一擲萬金而毫不吝惜。雖在短短一個月，他起碼花費四百萬元。這天，他又嚷着要加聘一名法國廚子，聽說月薪要一萬五千元。

趙夫人忍不住反對：「我們家裏已經有兩名中西廚子了，何必再多花一筆錢請甚麼法國廚師？我認為太浪費了。」

「我花得起！」趙家豪全不在乎：「我還要花一、兩千萬元向英廷買一個銜頭，妳看我，有沒有資格做太平紳士？」

「你哪來那麼多錢？」

「我一向是個有錢人。」

「但是，你現在的氣派簡直像個鉅富，你闊綽得令人吃驚！」趙夫人問：「天龍，是不是公司賺了許多錢？」

「我管理的那一間，因為規模小，賺錢不多，不知道爸爸的幾間工廠怎樣？」

「家豪，告訴我，工廠的情形怎樣？」

「一個星期大約可以淨賺一萬。其實，我也不大清楚，這些日子，我已經很少過問工廠的事，也可能會虧本。」

「但是，爲甚麼你手上有許多閒錢？」

「妳不用疑心。我買賣股票，賺了許多錢。太太，我發覺買賣股票比做生意還要容易賺，賺得錢多，又賺得快！」

「啊！原來你買股票，我也買了一些，不過，我祇不過賺了一點點。」

「現在哪個不買股票？上至大老板下至苦力，全部都買股票，想多賺錢，就要多投資。」

「你買了許多？」

「唔，我認爲股票很有前途，我這樣玩一兩年，很快就可以做億萬富翁。」

「老爺，做正當生意，總比做投機買賣好，萬一股票下跌……」翠湖怯怯的說。

「妳是個無知婦女，懂得些甚麼？總之，我賺了錢，自然會送禮物給妳。」趙家豪對

兒子說：「你也買幾千股玩玩，有幾隻新股，本小利大，擔保你賺大錢！」

「爸爸，我對股票沒有多大認識，」天龍看了翠湖一眼：「我不敢冒險。」

「有爸爸在，你還怕甚麼？反正我現在賺了錢，就送十萬元給你玩玩，明天我帶你去股票市場，那兒有我許多朋友。」

翠湖是絕對不同意丈夫買賣股票的，她認為做人應該腳踏實地，不應該投機取巧。

「天龍，有機會你應該勸勸老爺，過去有多少人傾家蕩產，也是爲了炒金，炒地皮，現在老爺對自己辛辛苦苦創立的事業，已經沒有興趣，我發覺他最近很少上班，不是在股票市場流連，就是在家裏聽電話，到處打聽行情。他這樣如此下去，我真爲他擔心。」

「妳不用傷腦筋，我會勸他的！」

「他老人家有興趣，買十萬八萬玩玩沒關係，這些錢，他也不在乎，但是如果太流連，甚或孤注一擲，萬一股票狂瀉，就會血本無歸。」

「翠湖，我聽妳的話，明天不去股票市場，也絕不買股票。」

「這樣做太過份了，我們做晚輩的，不能夠完全背叛老人家，爲了令他高興，應酬一下是應該的。你可以跟他去股票市場走走，也可以買一些，不過，千萬不要爲賺了錢就沉迷下去。不是你辛辛苦苦賺來的錢我不要！」

「知道了，老婆大人，一切都依妳！」

「真乖！」翠湖拍了拍他的臉。

「我聽話，妳怎樣獎勵我？」

「我明天送你一條炸鷄腿。」

「我不要！我又不是小孩子。」

翠湖在他臉上親了一下：「這樣行了吧？」

天龍一手攬住翠湖的腰，一面指住報紙的廣告說：「妳最喜歡看文藝片的，下期有套很不錯的文藝片，上映的時候，我陪妳去看看好嗎？」

「不要看了，每次看文藝片，你總是跑來跑去買東西，我知道你根本不喜歡看文藝片。」

「我是不喜歡，男人都喜歡看打鬥片。但是妳喜歡，我要陪妳！」

「何必勉強？」

「怎會勉強？跟妳在一起，是我樂意的。哪！說好了，片子上演，我陪妳看！」

「得了，除了你，還有誰陪我？」

「不知道爲甚麼，我最近常常擔心妳跟別個男人跑掉。」

「跟哪一個男人？我爸爸？」

「不知道是誰！總之，妳不要我了！」

「天方夜譚！」翠湖捏他的臉，天龍的臉又滑又富彈力：「我才擔心你跟她跑掉呢！」

「絕對不會。我忘了告訴你，昨天我吃午餐的時候，在路上碰見她。」

「怎樣了？」翠湖有點緊張。

「鼻孔朝天，假裝沒看見。哈！她竟然厚着臉皮跑過來叫我，我瞪她一眼問：『妳是誰？』她指住我，氣得說不出話。」

「看樣子，她仍然喜歡你！」

「不要再說她好不好？」

「好，睡覺吧！時候不早了，明天還要上班。」翠湖把報紙拿開，關了燈。

天龍把她擁進懷裏，抱得緊緊的。

「是不是怕我跑掉了？」翠湖悄聲問。

「唔！這樣妳就不會趁着我睡覺的時候溜掉。」天龍迷糊地說。

「小傻瓜！」翠湖祇要一躲進天龍的懷裏，就舒服得想睡覺。

*

*

*

「打電話通知天龍，叫他提早回家，今晚佐治的爺爺請客。」趙夫人說：「翠湖，妳也早點打扮，別讓他老人家等候。」

打電話到公司，天龍的女秘書說他下班了。翠湖看了看腕錶，還沒到五點鐘，天龍

跑到哪裏去了？翠湖搖一下頭，不再猜疑，事實上她也沒有時間去想這想那，因為她要開始打扮。老人家請吃晚飯，他們做小輩的，決不能遲到。

最近，翠湖已經漸漸學會打扮自己，雖然她還不像芝芝那樣濃裝艷抹，她是比較喜歡清雅的，但已經懂得怎樣令自己更美。

天龍駕車回家，停下車，台階上沒有翠湖的影子，他就由樓下喊到二樓，由臥室叫進化妝間：「翠湖，翠湖……」

翠湖剛畫好一條眉毛，另一條還沒有畫好，聽見天龍哇哇叫，她放下眉筆站起，天龍已衝了進來：「妳已經開始化妝？那好極了，別管我，繼續妳未完的工作。」

翠湖重新坐下來，她也實在忙，便開了對講機叫亞香進房間。

「你提早下班，跑到哪裏去了？」

「妳最喜歡看的那套文藝片今天首影，我跑去買票。妳猜有多少人買，我足足排隊排了一個鐘頭，站得腿都麻了，口都乾了，買票可真不容易。」

「幸而你沒有買到戲票。」

「買到了呀！看，兩張票子，七點半的。」他在歡呼，從後面把翠湖抱住。

亞香走進來，翠湖吩咐她：「侍候少爺吃點心，天龍，我忙，今天不陪你了！」

「我不要吃點心，給我一杯咖啡就夠了！」

「天龍，你梳洗一下，該換衣服了！」

「我不換衣服了，這套西裝很好嘛，看電影用不着太隆重。」

「不是看電影，是到夜總會吃飯和跳舞，你可以不穿晚禮服，換一套新縫的西裝就行了。你有很多新西裝的。」

天龍接過亞香遞來的咖啡喝了一口：「看電影、吃晚飯、跳舞，時間怎樣安排？太，節目太豐富了吧！」

「你買的戲票是今晚的？」

「當然是今晚。」

「那真不巧，我們不能去看電影，因為佐治的祖父、祖母由澳洲回來，特地請我們全家去吃晚飯，桌子都訂好了。」

「佐治的祖父請吃晚飯關我們甚麼事？爸爸、媽咪去就行了，我們去看電影。」

「我們是天鳳的兄嫂，天鳳的事，我們怎能不關心？佐治的祖父母這次回來，是要看看天鳳，並且安排天鳳和佐治訂婚。那是大事。」

「別理他，反正與我們無關。」

「你做哥哥的對妹妹有責任，你不去，天鳳會感到沒有面子。媽咪和老爺也會不高興的，聽話，快去換衣服！」

「妳到底去不去看電影？」

「改天吧！好嗎？真對不起，請原諒。」

「這是妳喜歡看的電影，我特地爲妳去買票，本來買票的事可以叫小斯做，我親力親爲無非爲了妳！」

「我明白，改天我請你，今晚的宴會是非去不可的……」

「不去算了！」天龍把盛着咖啡的杯扔在地毯上，他的少爺脾氣又來了：「算我白費心機！」說完，又把戲票拿出來，撕個粉碎。

自從他們「相愛」，天龍對她一直溫柔體貼，這樣大聲大氣還是第一次。

翠湖忍住了，她說：「我知道你很失望，爲了天鳳，你就委屈一下吧！」

「不，我不去！」天龍走向臥室，倒在床上：「妳要我就留下來。妳不要我，妳自己一個人去好了！」

翠湖搖一下頭，跟着走進去，她坐在床邊說：「誰說不要你了，看電影是小事，反正又不是放映一天，改天我們還可以去。」

「妳別管我，妳自己去吃飯跳舞吧！」

「那怎麼可以？我們是兩夫妻，應該一起赴宴，你不去，我一個人怎樣向主人家解釋？」

「不管妳，反正妳要天鳳不要我！」

「你怎可以說孩子話？我們並不是真的生活在二人世界裏，除了我倆，還有親人。家人的事，我們怎可以不管？何況天鳳是你的親妹妹，怎可以這樣自私？」

「我自私，妳偉大！妳去，妳去，不要管我！」天龍又叫又嚷。

「你已經快二十六歲了，還像個孩子？乖！聽話，去換衣服。」翠湖逗着他，在他的臉上吻了一下。

「別管我，」天龍一手把翠湖推開，差點沒把翠湖推倒在地上：「妳不要我，我也不要妳！去偉大吧！」

翠湖感到鼻子一酸，眼睛有點濕潤。她站住了腳，一咬牙，回到化妝間。

她用紙巾輕輕抹去眼眶的淚水，擦了擦鼻子，全心全意的化妝。

不一會，趙夫人進來，她看見兒子就嚷：「你怎麼躺在床上，把衣服弄皺了！」

天龍沒理她，她也沒留意。她走進化妝間問：「翠湖，妳今晚準備穿甚麼衣服？」

「我縫了三襲晚禮服，一襲紅色，一襲橙色，一襲粉藍，三件欸色都很好。不過，我是天鳳的嫂子，今晚我認為應該穿粉藍色那一襲。」

「對！好眼光，很適合妳的身份。時間差不多了，快一點。」趙夫人走出去，對躺在床上的兒子說：「天龍，你也應該換一套新的。」

翠湖已打扮好自己，新髮型，粉藍色露背長裙，深色藍寶石耳環、項鍊、手鐲、戒指全套。銀色手套、銀色高跟鞋和同色晚裝手袋。

她正把一件藍色小披肩搭在手臂上。穿粉紅色裙子的天鳳跑進來：「翠湖，妳好漂亮！」

「妳才像個公主。」

「妳真的越來越漂亮了。佐治來接我們，可以出門了吧？」

「甚麼都準備好了！走吧！」

天鳳拖着她的手走出化妝間，天鳳說：「哥哥，起來，要出門了！」

天龍一翻身，臉伏在枕頭裏，不睬，不理。

「哥哥，你怎麼了？」

「他有點不舒服，他今晚不去了。天鳳，真對不起！」

「他哪兒不舒服？要不要請醫生？」

「他祇不過太疲勞，工作忙嘛！躺躺就好，我們走吧！讓他靜一下。」

「好吧！」天鳳和翠湖走出房門口。

天龍突然大叫：「翠湖，妳回來！」

「哥哥叫妳！」

翠湖頓一下，她硬下心腸說：「別管他，亞香會侍候他的，我們還是快走吧！」

房內傳來「砰」的一聲響，翠湖知道天龍又在扔東西。

「翠湖，哥哥怎樣了？」天鳳很擔心。

「來，我們快下樓！」

「你們吵架了，是不是？」

「怎麼會？我從來不跟人吵架的……」

*

*

*

燈紅酒綠，妙舞輕歌。王、趙兩家相處得十分融洽，王爺爺很滿意趙天鳳。

翠湖的臉上，有最多笑容，其實她的內心是苦澀的。爲了彌補丈夫的不是，她盡能力討好王家的人，令他們高興。

翠湖人在夜總會裏，心却在家裏。她念念不忘天龍，不知道他現在在家裏做些甚麼。

好幾次想打電話回家問一下，可是，她終於忍住了。因爲，她發覺自從她認識天龍到現在，她一直寵愛他，遷就他，討好他。現在，天龍已經是個被寵壞的大孩子，長此下去，怎麼得了？在家裏，她可以忍受他，原諒他。但是在社會上，別人有義務忍受他嗎？不是爲她自己，爲了他將來做人處世，她認爲這嬌縱了的孩子應該開始受點懲罰。

翠湖硬下心腸不理他，必要時，她今晚就睡在客房裏。

天鳳和佐治去跳舞。王爺爺突然對趙家豪夫婦說：「你們兩位真好福氣，有一個這樣好的媳婦！」

「對呀！」佐治的母親說：「翠湖的面孔甜，溫柔又賢淑，我最喜歡！」
趙夫人瞧着丈夫，他們心裏甜絲絲的。

「其實，天鳳比我更好，將來她會是個最好的媳婦。」

「我說呢！兩個都是好女孩。」佐治的祖母說：「就可惜我祇有一個男孫！」

「你可不要打我媳婦的主意！」趙夫人開心的笑着說。

「翠湖！」佐治的祖母拉她的手：「噢！你不介意我叫妳的名字吧？」

「這是應該的，妳總不能叫我大少奶。」

王爺爺呵呵笑：「這老太婆，在外國住了十幾年，還是追不上時代。」

「翠湖，妳有沒有妹妹？」佐治的祖母問。

「我是個獨生女，沒有兄弟姐妹。」

「那真可惜！」

「她喜歡翠湖，又想替他的侄孫做媒。」王爺爺說：「今晚真高興，最遺憾的就是見不到天龍，他一定是個出色的男孩！」

趙夫人連忙說：「他有點頭痛，最近生意又很忙，他趕了兩個通宵，過兩天，我一定罰他補請的。我這孩子……」

「他來了！」趙家豪用手肘碰一下妻子，輕聲說。

趙夫人望向入口處，看見天龍穿着三件頭的粉藍色新西裝，正在到處張望。

趙家豪心裏一高興，走出去把兒子帶過來：「這是小兒天龍。」

天龍看着翠湖，翠湖低下了頭。

「啊！好漂亮的男孩子，比電影明星還要好看。他和翠湖，真是一對璧人。」王爺爺問：「身體怎樣了，沒事吧？」

天龍仍在看翠湖，趙家豪推他一下，立刻代答：「他休息一會好多了，就是精神不大好！」

天龍如夢初醒，點着頭笑。

「坐呀！」王爺爺很欣賞他，不斷瞧着他和翠湖：「簡直是天造地設。」

天龍在翠湖身邊坐下。他在桌下想伸手握翠湖的手，翠湖連忙把手縮開了。

他心不在焉的在應酬王家的人。

趙家豪似乎最了解兒子的心事，一會，他說：「天龍，和翠湖跳舞去，跳跳舞，會令你精神鬆弛。」翠湖沒看天龍，坐着不動。

「對！不能整天工作，工餘應該有適當的娛樂。」王爺爺說：「去跳舞，開心一下。」他剛來。」翠湖顯然不願意：「應該多陪陪爺爺。」

「老人家談老人家的，年輕人玩年輕人的。」王爺爺笑着說：「我們一起去跳舞，和年輕人玩在一起，好不好？」現在，桌上祇留下翠湖和天龍兩個人。

「翠湖。」天龍用手擁着她的肩膀：「在生氣？別這樣不開心嘛！」翠湖把他的手拉下來。

「我已經來了，還在恨我？」

「……」翠湖垂下頭，玩弄着手袋的帶子。

「妳不理我了？嗯？」天龍鑽到她的臉下問，差點沒親上她的唇。

「是你不讓我理你的。」

「翠湖，妳……」

「年輕人！」王爺爺一面跳舞，一面叫。

「跳舞吧！」翠湖放下手袋：「我們要顧全大體。」

天龍很高興，握着翠湖的手，抱着她的腰，正想把面貼上去，翠湖先把臉側過了。

「爲甚麼不讓我親近妳？」天龍低嚷：「我是妳的丈夫。」

「夫妻不一定要親近的！」

「妳在恨我，我從未見過妳這樣對我，翠湖，我要和妳談談。」

「回家再討論，這兒不是談論私話的地方，在別人面前，我們要做一對好夫妻。」

「我們本來就是，對好夫妻，翠湖，不要跳了，現在就走！」

「等宴會散了。半途退席，是很不禮貌的，何況還是人家請客。」

「不，我現在就要走！」

「要走，自己一個人走！失陪了！」翠湖輕輕推開他。

天龍拉緊她，投降了：「好吧！聽妳的，我們一直等宴會結束。」

以後的時間，翠湖仍然和王家的人談笑風生，而天龍，他怎樣也笑不出來。

他恨不得和翠湖立刻飛回家，他是一個喜歡鬧少爺脾氣、很自我的人，過去，除了

芝芝，他看不起任何一個女人，對翠湖也是欺負慣了。現在，雖然他很愛她，但是，翠

湖更愛他，而且對他千依百順，所以，他真的沒有辦法忍受翠湖對他的冷落。

回到家裏，拉着翠湖回臥室。趙家豪對妻女說：「看樣子，小兩口在吵架。」

「是翠湖不理哥哥。」

「這就是大嫂不對了，她怎能向天龍發脾氣？我們天龍是被寵慣的，她應該遷就丈夫。」

「我認為翠湖今晚做得很對！」趙夫人說：「我已問過亞香，天龍不肯去參加宴會，他

要和翠湖看電影。翠湖認為今晚的宴會很重要，一定要他去，他不肯，大發脾氣。」

「但是後來天龍去了夜總會！」

「他是去找翠湖。難道你看不出，你的兒子不能夠沒有翠湖。」

「可怕，天龍快要做老婆奴了！」

「翠湖可不是這種人。不過，哥哥也太驕傲，應該讓翠湖馴服他……」

＊

＊

＊

「……現在說明白！」

「等我換了衣服，洗完澡再討論好嗎？」

「妳分明與我為難！」

「你這樣兇巴巴幹甚麼？」

「妳在折磨我！」他嚷叫。

「好吧！今晚我睡客房！」

「不要，翠湖！」天龍拉住她，壓低了聲音：「妳去洗澡吧！」

翠湖進化妝間去了。

天龍也到自己私用的浴室洗澡。他在洗澡間呆想了好久，當他洗完澡走出去的時候，看見翠湖穿着粉紅色的睡袍躺在床上。她的臉上乾乾淨淨的，完全沒有化妝品。

天龍扔下毛巾，跳上床，擁着翠湖熱吻。翠湖把他輕輕推開了。

「妳爲甚麼拒絕我？妳冷得像冰，我受不了！我受不了！」

「好，我走！」

「翠湖，不要走，我不吵了。」

翠湖重新躺下來。

「妳答應跟我談談的。」

「你儘管說好了，我聽着！」

「妳在生氣，妳不想理我？」

「是的！」

「爲甚麼？」

「因爲你做錯事！」

「我做錯事？我做錯了甚麼？」

「自己好好的想一下，想到了，告訴我。」翠湖一翻身，用背向着他。

「假如，假如我想不到，妳就不理我？」

「是的，一直等你想到爲止。」

兩個人都沒說話。天龍傻傻的想，一會，他突然叫起來：「我知道錯了！」

「錯在哪裏？」

「我自私，不夠偉大。」

「還有呢？」

「我……我不應該推妳，不應該扔東西。」

翠湖翻過身來，面對天龍：「知道錯了，應該怎樣辦？」

「改過。我以後不再自私，不推妳，不向妳兇巴巴，也……也不扔東西。」

「真的嗎？」

天龍舉起三隻手指：「我發誓！」

翠湖笑了起來。

「妳開心了，不再生氣了。」天龍伏在她的身上，雙手緊緊抱住她：「妳生氣，我怕，妳不理我，我的心就跳。」

「爲甚麼怕？我又沒有罵你。」

「我寧可妳罵我，打我，我不能忍受妳不理我。以前芝芝也罵我的，我祇是怕，沒有恐懼。今晚妳不理我我心裏真的很徬徨，很驚慌，好像快到世界末日。」

「你剛才在說誰了？」

「我？」天龍一愕，隨着，他就用手打着嘴巴，翠湖拉着他的手說：「算了，又不是故

意的，我不會爲這些小事生氣。」

「以後，我一定聽妳的話，不惹妳生氣。」

翠湖輕輕撫着他的頭髮，天龍可能太緊張，太疲勞，他竟然伏在翠湖身上睡着了。整個大男人壓下來，真不好受。可是，翠湖不忍心弄醒他，就讓他睡在她的懷裏。

她第一次確定，她真真正正的擁有了天龍，不單祇擁有他的人，也擁有他的心。

她曾說過，祇要得到天龍，她願意用一生去換取一年。她和天龍已經結婚半年，她們真正相愛也超過三個月了。

她很幸福，很滿足，不枉此生！

*

*

*

翠湖和趙夫人跑了十幾間公司，就是找不到趙夫人想要的手織毛衣。

「三百多塊錢的毛衣，款式好，就是不夠暖。我這個人，怕穿太多衣服，又怕冷。」

趙夫人說：「翠湖，妳替我打聽一下，有哪一間手織毛衣的公司？」

「好的！我盡快辦到。」

「跟我同樣年紀的女人，都會編織毛衣，就是我不會，妳老爺一到冬天，就說頭頂冒寒，要我織一頂冷帽給他，晚上戴着睡覺。我哪兒會織？買回來的，不是小一點，就是大一點，爲這件事，足足鬧了兩年。」

翠湖把趙夫人的說話記在心上。

以後，她每天吃過午飯就回房間睡午覺，一直等到天龍下班才醒來。

趙夫人最寵這個媳婦的，而且，她見媳婦一天比一天胖，她也實在開心。

時間過得很快，翠湖進趙家做媳婦，已經差不多十個月，一家幾口過得很愉快，現在就祇差一個胖白的孫兒。翠湖和天龍環遊世界的計劃，遭受趙家豪的反對，因為他認為翠湖可能隨時會有孩子，在外面旅行東奔西跑，對胎兒不適宜。

天龍大加反對：「爸爸，依你所說，翠湖一輩子不用出國旅行了。」

「用不着一輩子，祇要翠湖為我們生下第一個孩子，你們可以暫時停止生育。那時候，你可以帶大嫂去北冰洋，祇要三代同堂，別的事我一概不管。」

天龍很生氣，翠湖安慰他說：「別煩嘛，我們那麼年輕，甚麼時候都可以遊埠，今年去不成，明年去。」

「爸爸簡直蠻不講理，要是明年我們也養不出孩子呢？」

「那就等後年。」

「要是一輩子沒孩子？」

翠湖用手掩住天龍的口：「別這樣說，我聽了會很擔心的。」

「有甚麼好擔心？世界上，並不是每一對夫婦都有孩子。」

「別人可以，我們不能，在這個家庭裏，我們非要孩子不可，因為你是趙家的獨生子，傳宗接代的責任在我們身上。」

「假如妳不能養孩子？」

「那注定是悲劇，老爺和媽咪都不會要一個不能生育的媳婦。」

「管他們要不要，我要妳就行了！萬一毛病在我身上，難道他們也不要我這個兒子？好啊！他們有本領的，就自己養一個。」

「你不會的……」

一天下午，翠湖捧着兩隻盒子進趙夫人的房間，趙夫人一看見她就問：「怎麼今天睡得那麼少？才四點鐘嘛，多休息一會。」

翠湖含笑搔一下頭。

「妳買了東西？」

翠湖把一隻大盒子雙手奉上，她說：「媽咪，希望妳喜歡。」

趙夫人揭開盒子一看，她叫了起來：「一件黑色長袖毛外套！好軟，好暖，妳已經找到人替我編織？」

「是我自己織的，手工不好。」

「妳織的？怎麼我從未見過妳拿毛綫或織針？」

「我每天吃過午飯就在房間織。」

「妳每天騙我說午睡，其實躲在房間替我織毛衣。」趙夫人很高興，笑得差點沒滴水：「妳這孩子，心思真細。」

「我擔心不合身，媽咪，妳穿起來，試試好嗎？」

「好！」趙夫人高高興興的把羊毛衣穿上，她扣好鈕子，在全身鏡前照來照去，她嘖嘖讚賞地說：「真合身！溫暖、顏色好、款式新，真暖真舒服。翠湖，妳又沒有替我量身，爲甚麼一分不少，半分不多？」

「我們天天見面，我閉上眼睛，也可以想到妳的身形。」

「不錯！我們是最親近的，比我自己的兒女還要親近。誰說婆媳無法相處，看我們，比母女還要親，我好眼光，第一次就看中妳，妳真是個最好的媳婦，太好了。」

趙夫人穿了羊毛衣就不想脫下來，她用手撫着毛衣，東看看，西看看。

「我要給李夫人、張夫人、黃夫人看看我這件羊毛衣，我告訴他們，這是我的好媳婦替我織的，擔保她們羨慕我，」趙夫人拉着翠湖的手：「孩子，妳比我自己的親生女兒還要好，妳真逗人疼愛。」

「其實，天鳳也很孝順妳老人家。」

「我明白，不過，天鳳粗心大意，比不上妳細心體貼，老人家需要人關心，也特別偏

愛心思精巧的晚輩，翠湖，妳對我那麼好，我應該送妳些甚麼？」

「妳疼愛我，就是給我的禮物。」

翠湖把另一隻小盒子奉上：「這是老爺的。」

「噢，那是冷帽，這是老爺最喜歡的棗紅色，我擔保妳老爺開心死了。」

「我擔心尺碼不合。」

「我看，也差不多，等他回來給他試試看，如果尺碼適合，他會高興得跳起來。」

「媽咪，時間不早，我要去準備點心。」

「翠湖，這些工作由廚子負責好了，妳不要太操勞。」

「媽咪，趙家是我的家，我應該親力親爲。」翠湖說：「我去廚房看看！」

「好吧！不要太辛苦……」

天龍回來，由全新的「平治」房車跳出來，跑上台階，一面擁着翠湖一面吻她。

「翠湖，我有一份禮物送給妳。」

「又花錢了。」

「丈夫應該送禮物給妻子，我託朋友到意大利買了一幅意大利絲質料子給妳。」天龍

叮嚀着：「妳可不要做露背裝，妳的背是屬於我的，我不准別人看。」

「可是，我記得你說過，我的衣服追不上時代，現在是一九七三年，露背裝盛行。」

「今非昔比，妳現在是我心愛的太太，妳以後穿的衣服，最好要封得密密的。」

「妳的芝芝也穿露背裝。」

「她脫光衣服也與我無關。喂！趙太太，妳剛才在說誰？」

翠湖掩着嘴笑，她掙脫開向樓梯跑，天龍追上梯級，一手捉住她：「妳休想跑，做了

錯事不認錯，妳平日是怎樣教我的？」

「回房間嘛，」翠湖嬌嗔說：「沒看見下面有傭人嗎？」

「怕甚麼？結了婚，可以合法做愛，又何況親親嘴？」

「妳真的不害羞？那種話，隨便說出口，不睬你！」翠湖一呔嘴，跑進臥室。

「翠湖！」天龍追了進去。

吃晚飯的時候，趙夫人和趙家豪一起進飯廳，天龍攬着翠湖在喁喁細語。

天鳳看見趙夫人，叫了起來：「媽咪，妳的毛衣很好看！」

「豈祇好看，而且又暖又舒服，尺寸簡直比在店子訂購更適合，我幾十歲人從未穿過

這樣合意的衣服。」趙夫人說：「那是翠湖親手給我編織的，妳看看，翠湖手工多好！」

「妳還會編織？妳真棒！」天龍向妻子翹起大拇指：「文武全才，標準好媳婦。」

「唏！唏！別忘記我，」趙家豪叫了起來，他指住頭說：「看我這頂冷帽才真好，顏色

好，不大不小，戴上它，連頭風也沒有。」

「你這是甚麼意思，」天鳳推着父親撒嬌：「故意用買來的東西跟翠湖的毛衣比？」
「誰說冷帽是買的？是我的好大嫂織給我的，別以為妳大嫂祇疼媽不管我！她不會偏心的，無論甚麼好東西，她決不會忘了我。」

莫名其妙，天龍的面色竟然產生了變化。吃着晚飯時，趙夫人和趙家豪仍然爭着誇耀自己的毛衣和帽子多好看，因此又涉及媳婦對誰最好的問題。

「翠湖當然對我最好，我和她比親母女還要親。我祇不過那麼提一下，她就天天下午忙着織毛衣給我。」

「大嫂對我才真的好，我半句話也沒有說，她就織冷帽給我。」

天龍驀地把筷子拍向桌面，站起來向外走，他這突然的態度，令每個人都呆住了。

互相交換了一眼，趙家豪問：「天龍怎麼了？連一碗飯還沒有吃完。」

天鳳抿抿嘴，聳了聳肩膀。

「我去看看他。」翠湖放好筷碗，她走到大廳，沒看見天龍，她想一想，跑上二樓。

果然，天龍躺在床上，雙手交疊在腦後。

「天龍，還沒有吃飽飯，躺在這兒幹甚麼？」翠湖坐在床邊用手撫他的額頭說：「涼涼的，沒事啊！」

「妳不要碰我，我不理妳！妳偏心！」天龍轉過臉。

「我？」

「妳心裏祇有爸爸和媽媽，根本沒有我！」

「你？」翠湖噗嗤一聲笑起來：「你竟然妒忌自己的父母。天龍，你已廿六歲了，怎麼還像個孩子！」

「媽咪有羊毛衣，爸爸有冷帽，爲甚麼我沒有？妳偏心！」

「天鳳也沒有啊！她可沒有抗議！」

「天鳳又不是妳的丈夫。」

「你是我的丈夫？哪有這樣孩子氣的丈夫？我說你是我的兒子。」

「妳別忘了我比你足足大五年。」

「既然不是孩子，就不要吃乾醋。」

「我坦白告訴妳，我這個人妒忌心特別強，而且我認爲丈夫最愛妻子，妻子也要最愛丈夫，那沒有甚麼不對！」

「你認爲我不是最愛你？我不愛你，愛誰？你要我怎樣表達才相信？剖開我的心，像莎士比亞筆下的茱麗葉？」

「妳愛我？我毛衣呢？冷帽呢？」

「你要冷帽幹甚麼？你又不是老頭子！毛衣，在百貨公司買的漂亮又新潮……」

「外面最名貴的也比不上太太親手編織的，穿着妳給我織的毛衣，到街上去，告訴我的朋友，那是太太給我編織的，那是多麼的光采，多有面子！」

「虛榮，不實際。」

「假如我不重視妳，我怎會以妳爲榮？妳看看我會不會穿別的女人織的毛衣？」

「好好，算你道理充足。你要怎樣的毛衣，告訴我。」

「妳肯？」天龍捉住她的手，很高興。

「爲甚麼不肯呢？」翠湖點一下他的鼻尖：「丈夫第一，怕了你。」

「那太好了！」天龍一下子就開心起來：「我要粉藍色的羊毛背心，V字領，不要鈕扣。翠湖，我能不能多要一條頸巾？也是藍色的。」

「能！全依你！」

「啊！翠湖。」天龍把翠湖擁進懷裏：「明天妳去公司，下了班，我陪妳去買毛綫。」

「你那麼在乎？」

「我很在乎，真的很在乎，我會珍惜它，留爲紀念。」

「留甚麼紀念，祇要你喜歡，我會替你織幾十件。大少爺，你到底要不要吃飯？」

「唷！怪不得我我的肚子在抗議！」

「小傻瓜！」翠湖笑着把他拉起來。

香港人對買股票的熱度比任何玩意兒更甚，有多少人因股票而一日發達？又有多少人因買賣股票而傾家蕩產？一九七三年二月中旬，恆生指數高達一千七百七十六點，那時候祇要擁有股票就是富翁或準富翁。大老板買股票，太太小姐買股票，清潔工人、女傭也買股票。由於買股票容易賺錢，賺錢容易花錢也容易，市面一片繁榮，飲食業更一枝獨秀，那時候的人，無論午茶晚飯，一上館子就是碗仔翅，普遍得如同吃白粥。

趙家豪買賣股票，已成生活之一環。不過，他賺回來的錢，並沒有儲蓄起來，一轉手就花光了，然而他也不在乎，因為趙家豪一向主張多買多賺，他通常也是一轉手，就賺十萬八萬。

一九七三年三月九日，對於栽在股票裏的人是一個刻骨難忘的日子。由那一天起股票一直狂瀉，並曾低跌到恆生指數一百六十點八，那些無價之寶在此一刻已成廢紙。

不過，最初根本沒有人注意，有些人甚至高喊形勢大好，並且瘋狂入貨，他們都有共同的信心，認為於不久將來，股票必會再上升。自從三月九日之後，趙家豪已不再上班，一切業務交由幾個廠長和經理負責。他自己每日必到股票市場，然後回家接聽電話，打聽股市行情。

他在三月九日後，仍不斷入股，每次，聽見股票下瀉他就心慌意亂，如遇牛皮，他就木無表情，若然稍稍上升，他就高興得大叫大跳。

翠湖越看越不對勁，她對天龍說：「我看，股票在近期內很難上升，祇有不斷下瀉，你勸老爺趕快把股票拋售，要是繼續下去，股票可能會變成廢紙。」

「我的想法和妳一樣，我也勸過爸爸，他是個老頑固，他堅信股票必會上揚，他等待做超級富翁。」

「我真擔心……」

「妳擔心甚麼？他的事根本與妳無關，我聽話沒買股票，妳應該安心。唏！今晚去夜總會跳舞好嗎？」

翠湖總覺得有不吉祥的預兆。

某天，廠長、經理等全到趙家來。這幾天，股票狂瀉，形勢極壞，趙家豪已熬出了頭痛病。

他們幾個人關在書房開會，趙家豪雙眉深鎖，聽見屬下職員的報告，頭痛如裂。

「德國、意大利、加拿大的訂單一個月後到期。現在我們急需原料，加上工資，開銷及貨運，一共需款一千二百萬元，這是本年度最大的交易，訂單數量以此期為最多。」

「原料？一向都是先取貨，後付錢的。」

「不錯，但是因爲上一期的欠款我們仍然未清還，他們不肯賒賬，一定要現金或定期支票交易。董事長，我們急需原料。」

另一個廠長說：「我也有兩份訂單就快到期交貨，廠內兩部機器太舊需要更換，連同原料、工資、開銷及生產費用，共需款項七百四十萬。」

「DA公司、華達公司、必準佳公司……一共有五間公司的貨款必須清還，總數爲三百八十萬。」

「你的呢？」

「八十萬。」

「你的呢？」

「一百五十萬元。」

「還有沒有？你們這班討債鬼，簡直要我的老命。你們不是不知道，我手上已經完全沒有現款，你們迫我也沒有用。」

「沒有現款，可把工廠暫時押給銀行貸款，祇要訂單能如期交貨，別的事好辦。」

「押了。工廠、機器、公司、別墅全部押光了。王經理，發達行、金氏公司、吉利公司欠我們的錢，你替我收回來。」

「三條數已收回來，一共二百九十萬，二十天前，我已把錢交給董事長。」

「對！我買了股票。」趙家豪喃喃的說：「我又入了貨。」

「董事長……」

「去找會計師，看看我一共欠多少錢，這是我的個人資產表，你們拿去……」

「會計師已核準了，一共需款三千萬，而且，別墅和趙氏第一分廠的抵押期將滿，董事長必須……」

「三千萬？一千萬我可以想辦法，但是，其餘兩千萬我往哪裏找？」

「董事長，如果過期不交貨，我們除了賠錢，對方還可以控告你違約。事情鬧開來，對董事長的聲譽有很大的影響！」

「我明白，聲譽比我這條老命更重要，我寧願死，也不會做丟面的事。」趙家豪說：「你跟我二十年，你還不了解我？」

「我明白董事長最重視名譽，但是事情不能拖，一個月交貨，還得開夜班呢，現在，連原料也沒有……」

「我會想辦法，不過你要記着，要絕對保守秘密，不能讓同行恥笑！」

*

*

*

「兩千萬？趙先生，兩千萬不同二十萬，那是一個大數目，何況你連抵押品都沒有，我們銀行，沒有這個規例，真對不起！我不能幫你這個忙，你還是到別處想辦法吧！」

「假如我有辦法，我也不會來麻煩你，天宏兄，請你……」

「趙先生，請你不要叫我天宏兄，」史天宏截住他說：「我們兄弟之情，在令郎結婚的那一天，已經完結了！」

「我知道你恨我，但是，我們相交了幾十年，我從未求過你，天宏！噢！不，史先生，請你幫我一次吧，我求你！」

「唔！」史先生咬着雪茄：「不是不肯幫你，不過，近年來股票熱，向銀行貸款的人很多，坦白說，我銀行裏的流動現金極少，真對不起！我實在是愛莫能助。」

「趙伯伯！」史芝芝忽然走進書房：「聽說你快要破產了，等錢用？」

「是的！」

「那就奇了！你雖然比不上我爸爸富有，但也是個大富翁，怎麼衰落到如斯田地？難道就如媽咪說的，丁翠湖命不好，牽累你？」

「與她無關，祇怪自己做生意沒眼光。」

「怎會呢？如果你做生意沒眼光，又怎會擁有那麼多工廠、公司？趙伯伯，你向爹哋借錢？」

趙家豪垂下了頭。

「爹哋不肯借錢？爲甚麼不去找你的親家丁太太幫忙？他們是有責任的。」

「史先生，我告辭了！」

「唏！趙伯伯，別忙嘛！」史芝芝一手把他拉下來：「爹哋不肯借錢給你，我肯。我不會見死不救的！」

「芝芝……芝芝……妳肯？」趙家豪十分興奮，幾乎說不出話了。

「芝芝。」史天宏說：「二千萬可不是二十萬，妳怎可以……」

「爹哋，」史芝芝靠着父親旁邊坐下：「我們史家，根本不在乎這一點點錢。況且，我的決定，誰也更改不了！」

「妳這孩子……」

「芝芝，妳真是好孩子。趙伯伯一直說妳乖，又有人情味，妳借錢給我，我很快會本利加還。」趙家豪一下子輕鬆起來。

「不要利息，連本金兩千萬也不用還。」史芝芝說：「你要聽清楚，我不是借錢給你，是送錢給你，兩千萬，根本不用還給我，拿去應急好了，就算是我一點小心意。」

「芝芝，那怎可以……」

「可以的，祇要你答應我三個條件。第一，你要永遠感激我。」

「當然！」

「第二，要丁翠湖立刻離開趙家。」

「那……那怎可以？她是我的媳婦。」

「人不爲己，天誅地滅，你要媳婦，就毀了自己。你破產了，你一生也完了！」

史天宏似乎已明白女兒的心意，他說：「芝芝的話也對，生意人最實際，要是你破產了，你根本不能在上流社會立足。至於紳士俱樂部，那是你最喜歡的地方，假如你破產，你是個窮光蛋，那兒不再歡迎你。就算是你平日的好朋友，他們怕你開口借錢，對你也會避之則吉。」

「事業，是男人的第一生命，沒有事業就等於沒有生命，連命都沒有了，還要媳婦幹甚麼？假如她是個好媳婦，不忍心眼見你面臨破產，她也會助你一臂之力。」

「你們的話也對，大嫂不能見死不救。」

「對了！」芝芝露出一個得意的微笑：「聽說你的媳婦很孝順你，她一定會成全你的，否則，她就不是真正的好媳婦。」

「芝芝，第二個條件，我接受了！」

「第三，天龍必須在一個月內和我結婚。」

「那恐怕很困難，因爲……」

「一點也不難。天龍愛我，你並不是不知道，他和姓丁的結合，也是爲了向我報復，他祇恨我，可是，也很愛我。你好好的放慮，你有兩千萬，天龍得回他的愛人！」

「可是天龍和翠湖是正式夫婦，香港法律規定，要分居三年……」

「你是擔心天龍一個月內不能和我結婚，必須等他們分居三年，辦妥離婚手續，才可以娶我，是不是？」芝芝攤開了手：「我是個不拘小節的人，我也不在乎那一紙婚書，祇要天龍愛我，對我好，已經足夠了！」

「妳很大量，我很感激妳，不過……」

「你可以攷慮，不過，攷慮越久你越不利，你回去吧！決定了再來，那兩千萬，永遠等待着……」

趙家豪被那些伸手向他要錢的人迫瘋了，他需要兩千萬，急需兩千萬！

這天，趙家豪乘趙夫人睡午覺，偷偷把翠湖拉進書房裏密談。

「大嫂，我今天和妳說的話，妳不要告訴別人，包括天龍和天鳳。」

「我不會亂說話。」

「那很好！我坦白告訴妳，我破產了！」

「老爺，你……」

「假如一個星期內，我不能籌到兩千萬應急，那末，我將會坐牢。大嫂，我年紀那麼大了，妳不忍心我坐牢的，是不是？」

「當然，我必須設法……」

「我坐牢事小，因我破產而令趙氏機構屬下的人失業，那我……真是生不如死。」

「老爺，你不用擔心，我們大家想辦法去籌錢，我們可以把房子賣掉。」

「我已經把所有值錢的東西押給銀行，我現在已經一無所有，大嫂，我破產了，我快要死了，我求求妳幫忙我！」

「我能做甚麼？請吩咐！」

「很簡單，祇要妳離開趙家。」

「我？要我走？」翠湖嚇了一跳：「我走了，對你有甚麼幫助？」

「祇要妳離開趙家，我就可以有兩千萬，有了錢，就可以解決一切，妳對我的幫助最大，妳明白嗎？」

「那是……史家的主意？」

「大嫂，我很對不起妳，本來我不應該求妳的，但是現在是生死關頭，妳就救我一次，我會感激妳，終身感激妳！」

「我離開趙家，史芝芝就嫁進來，是嗎？」翠湖感到渾身冰冷。

「是的！那是兩千萬的交換條件。」

「我想辦法籌錢，我會盡一切努力，我願意做任何事，但是……」翠湖透口氣，很堅決的說：「我不能離開天龍！」

「我的要求是有點荒謬，可是，大嫂，我已身陷絕境，妳怎能見死不救？」

「對不起！老爺，我說過我不會離開天龍，無論將來的變化怎樣，我絕不離開！」

「妳……」趙家豪氣得直指住她：「芝芝肯幫我，妳是我的好媳婦，妳竟然這樣狠心，妳……算是甚麼媳婦？」

「我承認不是好媳婦！」

「妳愛天龍，應該愛屋及烏，顧念我這個可憐的老人。我以為妳很偉大，誰知道妳比芝芝更自私，妳不管我，完全不關心我！」

「老爺，祇要你讓我繼續留在趙家，你要我做甚麼都可以。」

「妳能做甚麼？解決我的困難，給我兩千萬？」趙家豪對翠湖一向有成見，根本就不喜歡她做趙家媳婦，所以他不參加天龍的婚禮，後來又諸般折磨翠湖。直到最近，因為受了家人的影響，對翠湖才逐漸改觀。但是今時今日，利害關頭，竟遭受翠湖的拒絕，與平日之千依百順判若兩人，令趙家豪舊恨新仇全湧上心頭，對翠湖成見更深，憎厭更甚。

「我會盡能力，能籌多少就多少！」

「哼！等妳籌到了錢，我已經身敗名裂。」

「不會的！老爺，這件事就交由我和天龍去辦，我們會想到好辦法。」

「我愛我的兒子，我不想他爲我擔憂，接受史家的幫助，是最好的解決辦法。妳真的這樣自私，不肯犧牲自己，挽救我們一家人？妳口口聲聲說愛天龍，妳到底怎樣愛？妳是一個壞媳婦，壞妻子！」

翠湖垂下頭。

「大嫂，我最後求求妳，救救我，救救我們一家人。」

「老爺，我們就沒有別的辦法？」

「沒有，祇有妳才能救得了我。」

「我……」翠湖雙手掩住臉，哭道：「我求求你，不要逼我離開天龍，沒有天龍，我會死的。老爺，我乞求你……」

「好吧！那就讓我這老頭子代替妳死吧！」趙家豪手指向房門一伸：「妳現在可以出去，做妳的大少奶，我也不會再求妳！」

「老爺，我一定會想辦法，」翠湖拭去滿臉淚痕：「我不會眼看着你受苦，我現在立刻回娘家，我自己想辦法，答應你不告訴天龍。」

「不必了！妳祇需記着一句話，有一天我身敗名裂，拜妳所賜，若是我死了，妳就是兇手。」趙家豪咆哮着：「給我滾出去！」

「老爺……」

趙家豪抓起壓紙水晶球向翠湖扔過去，翠湖閃避着，逃出書房。翠湖一面跑，一面想，她決定回家一次，希望父母能助她一臂之力。

*

*

*

「……兩千萬？兩千萬那麼多？」丁太太聽完女兒的訴說，叫了起來。

「天龍、天鳳和媽咪可以解決一千萬，餘下的一千萬，就要我想辦法。」翠湖說：「我變賣所有值錢的東西，也可以有三百萬，現在的目標就是七百萬。爸爸，媽媽，我希望你們幫助我，渡過這個難關。」

「我想想，所有值錢的及可以變賣的，也祇不過四、五十萬，距離七百萬的數目很遠。」

「媽媽，假如把花店頂讓，這是暫時的，等老爺應付過經濟難關，我會替你另外開一間更大的，好嗎？」

「你是我們的獨生女兒，要我們做甚麼事情都可以，不過，把花店轉讓也不值很多錢，我想，盡我所能也祇不過能籌到一百五十萬。這個數目，已經把我們現在住的房子包括在內了，」丁太太嘆了一口氣：「真對不起妳，孩子，我們的能力太薄弱……」

「媽，不要這樣說。是我不好，有困難，應該自己解決，不該回來麻煩妳和爸爸。」

「哪兒話，我們是一家人，甚麼話不可以說，如果妳有困難不告訴我，我才氣呢！」

「太太說：『其實我還可以找朋友想辦法。』」

「你的老爺也莫名其妙，自己炒股票炒壞了，竟然要做媳婦的去籌謀，這些事情，應該由他的兒女去解決的。天鳳的未婚夫，家裏也很有錢，還有天龍。」

「老爺也是一番好意，他不想天龍和天鳳爲了他的事擔心。」

「這就不公平，他怕自己的兒女擔心，就不怕我的女兒擔心？」

「爸爸，我是趙家豪媳婦，趙家的事我應該關心，天鳳將來要嫁人，是人家的媳婦，我們怎可以向王家借錢？那太令天鳳沒有面子。」

「向我們要錢，就有面子？」

「爸爸……」

「你少說兩句行不行？你又不是不知道翠湖對天龍和天鳳有多好？公平，你才不公平，女兒的事，你一點不關心，一天到晚就祇會畫畫。」丁太太衝着丈夫叫：「女兒有麻煩，你不想辦法，還好意思挑剔。」

「你到底要我怎樣做？」

「籌錢，你做父親有責任。」

「我無親無故，到哪兒籌錢？」

「假如你不是整天愛吃懶做，找一份好工作，不要畫那些倒霉的畫，我們丁家的財

產，也不會祇有一百五十萬。」

「妳……」

「爸爸，媽媽，我求你們不要吵……」

＊

＊

＊

趙家豪在家裏攷慮了半天，看看錶，他對妻子說：「我要去洗澡！」

「都快要吃飯了，洗甚麼澡？」

趙老爺哼着，拿了一些東西，走進浴室。趙夫人走到樓下，看見天龍坐立不安。

「翠湖到底去了哪裏？」

「她出門的時候我還在睡午覺，亞香說，她出門的時候很匆忙，甚麼話也沒留下。」

「她不會有事吧？」

「會不會回娘家？」趙夫人說：「奇怪，她自從嫁進來，從未一聲不響的跑出去。」

「她不會今天回娘家的，因為明天她爸爸生日，她一早就跟我約好了明天回去。她去

了哪兒？我真擔心死了！」

「夫人，已經準備好晚餐！」貴叔走過來。

「天龍，你打個電話到丁家，我到樓上叫你爸爸吃飯！」

天龍正在撥電話，突然聽見趙夫人尖叫……

「天龍，天龍……」

天龍放下電話，跑到樓上，走進父母的臥室，趙夫人緊張得口都震了：「你爸爸鎖在浴室裏，他不……理我，裏面……又有煤氣味……」

「爸爸！爸爸！」天龍撞着門，回頭對母親說：「叫貴叔、花王他們來把門撞開。」

終於幾個人合力把門撞開了，趙夫人早已被貴嬸扶着躺在牀上。天龍衝進浴室，看見父親躺臥在地上，身邊一隻打翻的藥瓶，天龍拿起藥瓶一看，喃喃的說：「雙料自殺！」他立刻對貴叔說：「叫司機開車，我們送老爺去醫院。還有，所有的窗都要打開！」

天龍把父親抱出去，趙夫人問：「你爸爸怎麼了？他……沒事吧？」

「沒事的！妳不用擔心，可能浴室的煤氣有問題。」

天龍不敢把真相告訴母親。趙家豪把全部窗門關上，開了煤氣不點火，服安眠藥的事……

*

*

*

翠湖和父母正在商量，芳姐請翠湖聽電話：「是姑爺打來的！」

「我忘了告訴天龍我在這兒，」翠湖過去聽電話，最初有點笑容，後來她的嘴唇發白，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丁太太看見她握着電話筒發呆，越看越不對勁，她走過去問：「翠湖，甚麼事？」

翠湖掛上電話，聲音微弱：「媽，我不舒服，妳能不能替我開車？」

「能，能，我開車送妳回家。」丁太太連忙扶住女兒。

「不是回家，是去醫院，天龍他們都在醫院。媽，妳立刻送我去。」

「好，有話在車上說……」

到醫院門口，翠湖說：「媽，妳不要去看老爺，他愛面子，可能不想外人知道……」

「我明白，別忘了給我電話。」

翠湖走進去，天龍已在入口處等候，他拖着翠湖的手說：「回家爲甚麼不告訴我？害我爲妳擔心。」

「對不起，天龍。老爺怎樣了？」

「張叔叔說，發覺得早，服下的安眠藥數量也不多，經過急救，已經沒事了。我不明白，爸爸爲甚麼要自殺？」

「有沒有遺書？」

「好像沒有！我也不大清楚，事情一發生，我就把他送進醫院來。」

到趙家豪的病房，他打了針，已經熟睡了。

天龍、天鳳、翠湖在房間守候，快天亮的時候，趙夫人也來了。

七點鐘，趙家豪睡醒，一直坐在床邊的趙夫人說：「你怎麼這樣不小心，差點給煤氣

燭死了，幸而天龍把門撞開，救了你！」

「天龍是我的乖兒子，天龍……」

天龍拖着翠湖的手走過去。趙家豪一看見翠湖，就像看見了鬼一樣：「她來幹甚麼？我不要見她，快趕她走！」

天龍和趙夫人愕然，翠湖低首垂淚。

「爸爸，你怎麼了？翠湖由昨晚到現在，守了你一夜……」

「如果你們不想氣死我，就趕她走！」

「家豪，她是翠湖，你的好媳婦！」趙夫人撫了撫他的額及他的手：「你怎麼了？」

「趕她走！」

「你這個人真是莫名其妙。」趙夫人柔聲對翠湖說：「妳老爺身體不好，別怪他。妳熬了一夜，也太辛苦了，回去睡一覺吧！」

翠湖含淚點一下頭，緩緩離開病房。

天龍追出去，拖着她：「別怪我爸爸，他病瘋了！」

完全不了解內情的人，每次趙家豪向翠湖咆哮的時候他們都會說：「老太爺病瘋了！」祇有翠湖一個人知道真正的原因。翠湖內心強烈地交戰，她知道趙家豪不惜以生命作威脅，無非想翠湖離開趙家，也許他並非真的想死，但是自殺這玩意兒，是可一不可

再的，萬一弄假成真，那末翠湖間接上就是兇手，一個殺人兇手，還配留在趙家？趙夫人肯原諒她？天龍、天鳳肯原諒她？就算他們全都原諒她，她的良心也永久不安。

但是，要她離開天龍，她一千個不願意。熬了好些日子，才等到有今天，剛獲得天龍的寵愛，就要雙手把他送回給自己的情敵，那是多麼令人痛心的事！

晚上，翠湖把親手燉好的鷄湯送去醫院，今天是天龍當值，他下了班就直接去醫院陪伴老父，他是非常擔心父親的，因為除了翠湖，祇有他一個人知道趙家豪蓄意自殺。

翠湖輕輕推開房門，趙家豪睡着了，而天龍也靠在椅背上睡着了。翠湖脫下外套，蓋在天龍的身上，怕他受寒。

她坐在床邊守望家翁，自從趙家豪出事，她從未睡過，這時候她也有點昏昏欲睡。

正朦朧之際，突然有人叫：「妳在這兒幹甚麼？給我滾！」

「老爺，請你輕聲點，天龍睡着了。」翠湖說：「我燉了鷄湯給你！」

趙家豪直瞪着她。翠湖小心地把熱騰騰的鷄湯拿出來，趙家豪霍地坐起，一手把那盅鷄湯拍向翠湖的身上。

「呀！」翠湖叫着，痛得流出眼淚。

天龍聽見叫聲，跳起來走過去扶住翠湖：「發生甚麼事？妳爲甚麼全身濕透？熱的？」

「天龍！」翠湖再也忍受不住，伏在丈夫的身上哭了起來。

「燙着沒有？痛不痛？讓我看。」天龍翻起她的旗袍：「皮都紅透了。爸爸，這是怎麼一回事？」

「哼！」趙家豪冷哼着：「我叫過她不要到這兒來，我看見她就討厭！」

「是你把湯倒在她的身上？爸爸，你好殘忍！」天龍非常憤怒：「你自殺，心情不好，我原諒你，還天天來侍候你，你竟然這樣待我的妻子？」

「丁翠湖，我已經一無所有，連我疼了二十幾年的兒子也不再要我。妳迫死我，迫死我！」趙家豪拿起床頭几上的水果刀，往手腕的脈門割下去。

「老爺！」翠湖忘了疼痛，上前搶他的刀，天龍也撲向前，他一手搶去果刀扔在地上。啊！」趙家豪伏在床上哭叫：「讓我死吧！讓我死吧！我不要活啦！」

翠湖乏力地靠在牆上，天龍走過去，扶住她：「我送你回家！」

走到房門口，翠湖低聲說：「你留下，萬一他看不開再自尋短見，我們擔當不起！」

「翠湖！」天龍雙手捧着她的臉，難過地低下了頭：「這幾天妳受的苦……」

「我心裏甜！」翠湖強忍着淚：「我不怕受苦，爲了你，我甚麼都能忍受。」

天龍把翠湖擁進懷裏，緊緊的。

「我兒子不要我了，連我親生兒子都不要我了！」趙家豪在病房裏叫。

「快進去！老爺叫你了！」

「我不想見他！」

「不要這樣，他是你爸爸，他疼你，他需要你，別忘了他有病，原諒他！」

「翠湖！」天龍吻她一下：「妳太善良……」

接受天龍的勸告，翠湖已經兩天沒有去看趙家豪。天龍認為趙家豪蠻不講理，不應該再關心他，受他的閒氣。

這天，翠湖由外面回來，心情很興奮，她撥了一個電話給天龍，約他下班後在咖啡店見面，然後一起去看趙家豪。

趙家豪最喜歡吃麻醬雞，翠湖花一個下午的時間，做好一隻雞，準備送給趙家豪吃。

天龍和翠湖吃過下午茶，高高興興地手拖手到醫院，還沒到趙家豪房間，由於房門虛掩，由裏面傳來趙家豪呱呱叫的聲音。

「我不要回家！我不要回家！」

「你在醫院已經住了一星期，張醫生早就說過你身體沒事。」趙夫人說：「家比醫院舒服多了，而且，也不用一家人爲你操心，你爲甚麼不肯回去？」

「我不想回家，其實我這老頭子是多餘的，以後你們不要再管我了！」

「你分明在爲難我。你在醫院，我天天擔心你，又要趕來看你，這樣每天的跑來跑去，我身體不好，恐怕有一天我也會捱病！」

「家裏有那女人在，我不回去！」

「你說了老半天，到底說誰？」

「丁翠湖！」

天龍想衝進去，翠湖拖住他，搖一下頭。

「翠湖？她是我們的媳婦，當然在家。那你是說，一輩子不回家？」

「想我回去？叫她走！那屋子裏，不能容下我們兩個人，有我，就沒有她！」

「你這個人怎麼這樣莫名其妙，翠湖到底做錯甚麼事？」

「她迫死我！」

「迫死你？你這次中煤氣毒是自己不小心，我們都知道你身體不舒服，手上的股票又一文不值，受了打擊心情不好，我們都了解，也沒有人怪你。可是，你不應該虐待翠湖，天龍告訴我，你還用熱湯倒在她身上呢！翠湖品性好，人又柔順，她沒哼一聲，可是……」

「她柔順？她差點沒謀殺我。總之，玉儀，妳聽我說，妳要丈夫，就不要她，要媳婦，就犧牲我好了！一句話，有我沒有她……」

「你簡直要我的命……」

翠湖一陣暈眩，作嘔，這些日子，她老是頭暈，胸口作悶。

「妳怎麼了？」天龍扶住她：「妳的手好冷，要不要張叔叔給妳看看，妳最近面色不好，也許生病了！」

「不，這是自然現象。」

「自然現象？」

「是……的，因為我已經一個星期沒有睡眠，身體當然支持不住。」翠湖說：「老爺不喜歡我，我不想進去令他生氣，你把麻醬鷄帶給他吧，我自己回去。」

「不，我不去。他不能容我妻子，就等於不能容我。翠湖，我們搬出去住。」

「那怎可以？你不喜歡老爺，可是媽咪沒開罪你呀！我們搬出去，她會很傷心。」

「這是兩全其美的方法！」

「不，天龍。老爺雖然不喜歡我，但是他愛你，你爲了我反叛他，是不孝的。」

「不孝就不孝，我也不會愚忠愚孝！」

「等有一天你做了爸爸，你會明白父母的偉大。趙家祇有一個兒子，你怎可以棄家不顧？老爺年紀大，他所有的希望寄託在你的身上，就算不愚孝，也不能無情。」

「妳別向我說教了！我們走，他不請我來，我也不會再來。」天龍拉起了翠湖的手：

「我們回去享受麻醬鷄吧！」

翠湖去醫院，是想告訴趙家豪一個好消息，不過，趙家豪那死硬派的樣子，那一點點好消息，恐怕無補於事。

翠湖翻了翻日曆，數一數手指，一天，兩天，還有兩天的時間，她把藍毛綫拿出來，自從三月九日那一天她爲了擔心趙家豪，已有一個月沒有編織毛綫。

夏日已至，天氣將熱，這藍色毛衣已沒有穿用的價值。還是天龍說得對——留爲紀念。

這天天龍下班，沒看見翠湖站在石階前迎接，他不開心，把文件箱往亞香手中一塞：「少奶呢？出去了？」

「她在房間裏！」

「她沒事吧？」

「沒事，一個鐘頭前，她還在廚房做菜。」

「翠湖！」天龍跑到樓上，在臥室門口，翠湖已經站着等候。

她穿着天龍剛送給她的粉紅色晚禮服，改換了一個髮型，打扮得漂漂亮亮。

「翠湖，妳簡直像個公主。」

翠湖拉他進去，關上了房門。

「你知道今天是甚麼日子嗎？」翠湖雙臂圍着他的脖子，看來，她非常愉快。

「妳的生日還沒有到，我的生日已經過去了，今天，今天……」

「這一天，你不會重視，因為……」翠湖搖一下頭，沒有說下去。

天龍側起了頭，問：「妳好神秘！」

「你猜我心裏在想些甚麼呢？」翠湖收緊了手臂，把臉擱在天龍的肩膀上：「我好想你親我。是不是有點反常？」

「唔！這應該是我的要求！」

「親我一下，我告訴你今天是甚麼日子。」翠湖仰起臉，眼中滿含渴望的神色。

「翠湖！」天龍低下頭，吻她。她立刻抱得他緊緊的，她的嘴唇像火一樣，她的吻是狂熱的，從未有過的狂熱，她今天龍喘息，血液沸騰，他把她抱到牀上，讓自己變成了她的一部份。

太陽已下山，窗外是漆黑一片，房間裏沒有燈祇有那燭光，小小的，一閃，一閃。

「翠湖，」天龍含糊地：「看見沒有，一顆星星溜進我們房間來了！」

「要不要看那星星？」

「我想睡了！」

「你不能睡，現在不能，來，跟我看星星。」翠湖拖他起床，他靠着她，走到窗前，

那兒有一個小几，這小几以前沒有的。

「蛋糕！洋燭！」天龍精神一振，突然叫起來：「今天是我們結婚一週年紀念！」
「是的！」翠湖笑了。

「我真該死，我怎麼忘了？妳說，世界上有沒有我這樣沒心肝的丈夫，這樣重大的日子竟然忘了。」天龍放開翠湖去抓外衣，翠湖問：「你去哪兒？」

「去買禮物送給妳，很快，一轉眼就回來！」天龍拍了拍她的臉：「等我！」

「天龍，不要去，我不想你離開我，陪我一晚好嗎？」

「好，明天我補送一份禮物給妳。原諒我，打令。」天龍也實在不想走，他要和翠湖黏在一起。現在，他祇有和翠湖在一起才會快樂。

「我有一份禮物送給你，也是明天送。」

「公平呀！」天龍說：「現在我們來安排一下，怎樣慶祝今天，去夜總會吃飯跳舞好不好？妳喜歡熱鬧，請天鳳、佐治，及妳爸、媽一起去。對了！我還可以順路去買禮物。」

「我祇希望單獨和你在一起，就祇有我們兩個，讓我們活在二人世界裏……」

「快樂嗎？」

「祇要跟妳在一起，我就快樂！」

「要是我們不能在一起呢？」

「爲甚麼？誰能分開我們？」天龍說：「我們從未分開過一天，上一次我去日本開會，祇不過需時三天，我也帶着妳一起去。」

「我是說，假如我們分離？」

「妳的意思是，我失去妳？不會的，我們彼此相愛，我們要共同生活一輩子。」

「天龍，我祇是假設，人有悲歡離合！」

「讓我想一下。」天龍很認真：「我說過，我這個人很死心眼，如過說得動聽一點，我也是很痴情的，當我愛上一個人，沒有任何力量可以令我與她分離。以前，我很愛芝芝，除了芝芝，我眼中沒有另一個人，後來她變心了，我很痛苦，妳還記得我吐血嗎，因爲我的心碎了，我曾經想過死。但是，我終於活下來，妳知道那是甚麼緣故，因爲我整個心充滿恨，我要報復，所以我生存。萬一我失去妳，那是我第二次的打擊，而且這一次是致命之擊。妳對我那麼好，妳愛我，我們之間除了愛，沒有恨，我失去妳，我靠甚麼生存？而且妳和芝芝還有很大的分別，我和芝芝除了愛情，便一無所有。可是我和妳，除了有戀人的愛，還有夫妻的恩情。假如有一天，連妳也不要我，我會自暴自棄，我會墮落，我會一步步的走向死亡。」

「不，天龍，那太可怕了，你就算沒有我，也應該勇敢地活下去，因爲在這個世界上，你除了我，還有父母和妹妹。況且，我們生存在世界上，有很多有意義的事情等待

我們去做。愛情，祇不過是生命的一部份。」

「妳不用向我說教，因為愛情對我來說，是生命的全部，我需要別人愛我，我也要愛別人，沒有愛，生命是縹緲的，虛浮的。」

「我走了，會有另一個人愛你！」

「誰？誰能代替妳？」

「比如，比如芝芝……」

「一個不相干的女人，她能代替妳？妳在跟我開玩笑！」

「但是，你們以前曾經相愛。」

「死了的人，會復活嗎？」

「天龍，要是芝芝仍然愛你呢？你別忘了，她比我漂亮，比我迷人！」

「我見過很多美麗迷人的女人，過去，現在。但是她們跟我絕不相干，因為我有妻子，我祇要我自己的妻子。」

「芝芝也可以做你的妻子。」

「妳在暗示甚麼？性愛？」天龍突然深鎖眉頭：「我絕不欣賞婚外性行爲。」

「芝芝比我更好，她更能滿足你，祇要你和她的結婚，就不算是婚外性行爲。」

「妳要我重婚？妳爲甚麼老說這些？」天龍大吼：「我懷疑妳不再愛我！」

「天龍……」翠湖有說不出的苦衷。

「妳說過，一對相愛的人應該彼此了解，互相信任的。但是，妳不了解我對妳的深情，妳不信任我對妳的愛！」

「天龍，對不起，我錯了！」

「用不着道歉，妳祇要記着，世界上沒有任何人可以代替妳，因為我全心全意愛妳，而且我身體裏流着妳的血，妳是我身體的一部份，這是不能改變的！對不對？」

「對！是我不好，小器鬼！」

「今天是結婚一週年紀念，」天龍吐口氣：「希望明年不會說傻話，時間是最好的證明，用時間、行動去證明我愛妳。難怪妳不信任我，因為我不夠純潔，妳不是我第一個情人。不過我可以肯定，妳是我最後一個愛人！」

「我相信。天龍，我全都相信。」翠湖圍抱着他的腰，把臉貼在他的胸膛上：「我們換一個話題好嗎？」

「好！明年結婚兩週年紀念，我要盛大慶祝，要邀請所有的親友來參加，然後我帶妳去過幾天二人世界的生活。時間充足，去外國；生意忙，我們去別墅住幾天。翠湖，妳猜我們明年會有孩子嗎？」

「會的！」

「我們一家三口，拍一些活動電影，一方面可以留爲紀念，另一面可以增加家庭的樂趣。我要拍兩個人的古怪表情。第三年，我們會有第二個娃娃，第四年……我看兩個已經夠了。媽咪常常說，女人生孩子會受很多苦，我不想妳爲我受苦。」

「我願意爲你養二十個孩子。」

「那麼多？我們可以組織一隊兵。」天龍笑了起來：「我喜歡孩子，不過，就算有一百個，我也不會分薄對妳的感情，妳始終是我最疼愛的，沒有人可以跟妳比！」

「我深信！」

「妳的臉怎麼濕濕的？」天龍捧起她的臉兒：「爲甚麼哭？」

「我太高興，太幸福！」

「傻孩子。」天龍吻她一下：「我也高興，我也幸福，但是，我可沒有哭！」

「你有沒有哭過？」

「有，偷偷的哭過一次，不是放聲痛哭。在別人面前大鬧大哭，我覺得那太不像個男孩子，除非內心太痛苦，需要發洩。我始終認爲男孩子和女孩子不同，男孩子不應該哭！」

「這就好了！天龍，你能不能答應我兩個請求？」翠湖今晚要說的話實在太多了。

「說甚麼請求呢？妳喜歡我做甚麼，說出來，我一定照辦！」

「假如有一天我不在你身邊，你一定要勇敢，面對現實，堅強地活下去，不要自暴自棄。」

「又是這句老話？好吧，答應。」

「第二，我要你做的事，你一定要照做，你要聽話，這是很重要的。」

「好，照做！」

「這件事很重要，你不要胡亂答應，答應了就要做。否則，我會傷心、失望！」

「愛妳、聽話、全依妳。夠不夠？要不要我舉手向天發誓？」

「要！你發誓要依我的話去做，無論你自願或者不自願！」翠湖的樣子很嚴肅。

「我發誓！」

「好極了！」翠湖親他一下：「多喝一杯酒，好嗎？」

「不，我是一杯爲限，喝第二杯，我想睡覺，第三杯，我會又唱又叫，很討厭！」

「我喜歡看你熟睡的樣子。」

「像甚麼？」

「像個漂亮的王子。」翠湖親手倒了一杯酒，送到他唇邊，讓他一口口喝下。

「祝我們永恆的相愛！」他說。

翠湖扶着他躺下，輕撫他的頭髮。天龍的頭髮，很軟很貼服，很少用髮乳。

天龍在說情話，不一會，他在翠湖愛撫下，睡着了。

月亮緩緩的移到窗前，翠湖可以清楚地欣賞天龍，她無限依戀，無限憐愛的撫摸他的臉，她忍不住吻遍他那白裏透紅的臉兒。

她一直凝視他，把他的一切印入腦際，直至月兒又移走了，她再也看不清楚天龍。她用手背擦一下眼淚，爲天龍蓋上薄被，她緩緩的爬下床去。

*

*

*

「翠湖！」天龍把手臂搭過去，可是，搭了個空。他一愕，因爲這幾個月來，天龍每早醒來，翠湖一定躺在他身邊，他已習慣了吻翠湖一下，然後才肯起床上班。

「翠湖……」他含糊地叫，瞧遍整張床，真的，沒有，他霍地跳起來，睡意全消：「翠湖，翠湖，妳在哪兒？」

有人開門進來，天龍很高興，一看，却原來是亞香，他忙問：「少奶呢？」

「我今天沒有見過少奶。」

「去找少奶，我又沒有叫妳，妳進來幹甚麼？」天龍不高興，少爺脾氣就來了。

「少奶吩咐過，由今天開始，我要全心全意照顧你，少奶……」

「妳在說甚麼？講清楚！」

「昨晚深夜，少奶找我，她告訴我少爺雖然年紀不小，但還像個小孩子，她要我好好

侍候你。而且，將來無論發生甚麼事，我都不能離開趙家，因為我要侍候少爺。少奶握着我的手，她還哭了呢！」

天龍聽了亞香的話，再想起昨晚翠湖的反常態度，他着慌了。他跳下床，跑進衣物間，翠湖的漂亮衣服仍在。除了訂婚戒指，所有的首飾原封不動，天龍噓了一口氣，發覺自己神經過敏。回到臥室，他望向床上，他發現翠湖的枕頭高起，他翻開枕頭，看見枕頭下有一封信和一隻盒子。天龍深感不妙，連忙把信拆開——

天龍：早安，我在這兒吻你，你應該去上班了，時間已經不早。

我走的時候，你仍然睡得很甜，我就帶着你這份甜蜜離去。

我記得，我曾經說過我愛你，就應該愛你的父母。我這一次離開你，也是愛的一種表現，希望你能了解！

你發誓答應我的任何要求，現在我請求你兩件事：第一，不要去找我，你永遠也找不到我的，我會去一處永遠沒有人找到我的地方。

第二，老爺急需兩千萬，沒有這筆錢，他不單祇會身敗名裂，而且還會受牢獄之苦，讓我們兩夫妻合力去解決他的困難——我離開趙家，你娶芝芝。

我帶走你的相片，它將會一直陪伴我。

我愛你，永遠愛你！

我想你，永遠想你！

我送給你的結婚週年禮物，就在盒子裏，希望你喜歡，因為每一針都有我的愛。

天龍的眼睛模糊一片，他用手背拭了拭眼睛，揭開盒子，裏面是粉藍色的羊毛背心、頸巾和手套，那全是天龍喜歡的。他大叫：「翠湖，翠湖……」

亞香怕天龍出事，因為他像一個受驚的孩子。亞香自己的力量不夠，去找天鳳。

天鳳也正在看翠湖的信——

我們是好朋友，好姐妹，我知道妳一定會完成我的心願，勸天龍和芝芝結婚。

沒有意義的犧牲，是白犧牲，那是最可悲的，妳一向是敢作敢為，妳會支持我，不會讓我白白犧牲的，對嗎？

我把一切希望寄託在妳的身上……

「二小姐，二小姐……」亞香衝進去。

「妳快去看少爺，聽，他又在叫……」

天鳳立刻走進天龍的房間，看見他緊握羊毛衣，伏在床上失聲痛哭。

天鳳走過去，拍一拍天龍的肩膀：「我們趙家，注定一生欠翠湖的情……」

*

*

*

天龍像一隻瞎了眼的蒼蠅，亂碰亂衝，大街小巷去找尋翠湖。

最後一站去花店。

小蓮說：「芳姐打電話來，她說老板娘生病了，她今天沒有上班。」

天龍立刻趕去丁家：

丁太太躺在床，面色蒼白，手中握着一團紙，丁雅圖靠着窗門看天空。

「媽，翠湖沒有回來？」

「沒有，她祇留給我一封信，她連媽媽也不要了！」

「媽，我到處都找遍了，可是，我找不到她，她會去哪兒？」

「沒有人知道，我們也不可能找到她，這孩子個性很特別。」丁太太長嘆一聲：「我女兒，似乎專爲你們趙家而生存，以前爲了愛你，受了多少苦，才嫁到趙家去。現在，她爲了姓趙的，又要浪蕩天涯，多苦命的孩子！」

「媽，妳知道翠湖爲甚麼要離開我？」

「知道，她是被迫走的。」丁太太說：「你父親炒股票失敗了，工廠房子全押出去，如果他短期內籌不到兩千萬，他不單祇要宣佈破產，而且還會被人控告毀約，還可能會被判入獄。爲了錢，他去找史家幫忙，史芝芝願意借錢，但是有兩個條件：第一，翠湖必須離開趙家；第二，你要和史芝芝結婚。你爸爸爲了自己的利益，迫翠湖離開，翠湖不肯，於是你爸爸就鬧自殺，他不是真的自殺，他祇不過想迫走翠湖，現在翠湖成全了

他。」

「爸爸？竟然是爸爸？」

「翠湖不是壞媳婦，趙家的事她並非不管，她回家向我借錢，我已準備賣掉花店和房子，但是我們不是有錢人，我們找不到兩千萬，想不到，我們這樣做害了翠湖。」

「爸爸，你好狠！」天龍緊握拳頭：「我要去找他算賬！」

天龍奔走離去。丁雅圓說：「姓趙的一家都不是好人！」

「你也不是好人，如果你肯做，我們就有錢，我的女兒也不會因為沒有兩千萬而弄到如斯田地，你不是好父親，你沒有責任感！」

「我不是不做，我天天畫畫！」

「你的畫能賺多少錢？你賣出過多少幅畫？你也配批評人？哼！你還是批評你自己吧！做父親的不顧女兒，還要靠老婆養。」

「妳的話，太傷我的心！」

「你也有自尊心？哈！算了，畫家！」

「妳喜歡錢，好，我去找許多許多的錢給妳，我要證明我能做，我負責，我是一個好爸爸，我不是寄生蟲……」

*

*

*

趙家豪回到家裏，很開心，因為貴叔告訴他，翠湖走了，他的眼中釘已除。可是，當他看見妻女冷漠的神情，他不寒而慄，坐立不安。

「這是翠湖給你的信，密封的，沒有人看得到內容。」趙夫人的聲音冷得像冰。趙家豪左看看，右看看，匆匆拆開信。

老爺：我要做一個好媳婦，因此，我走了！第一步已經成功，第二步就要請大家幫忙，勸服天龍和芝芝結婚。

我已經勸了他一晚，但願他合作。祝你身體健康，生意興隆！

媳婦 丁翠湖

「翠湖走了，你開心了！」趙夫人直盯住丈夫：「那天你問我要你還是要翠湖，現在我可以回答你，我決定要翠湖不要你！」

「玉儀，那……」

「不要叫我，你毫無人性！」

趙家豪正要說甚麼，趙天龍衝進來，他握着父親的肩用力搖：「把翠湖還給我！」

趙家豪被兒子搖得眼前昏黑，他在求叫：「玉儀，玉儀……」

趙夫人雙手交抱胸前，她說：「天龍，問他，爲甚麼要迫走翠湖？」

天龍不屑地一手推開父親，他說：「他迫翠湖走，完全是爲了自己，他炒股票破產

了，如果他沒有兩千萬，他就身敗名裂。他厚顏求助史家，於是，史芝芝就迫他趕走翠湖，並要我和她結婚。」

「翠湖把一切告訴你？」趙家豪怯怯的說。

「她沒有說，是她走後我查出來的。你迫翠湖走，翠湖不肯離開我，於是你就鬧自殺，威脅翠湖，翠湖爲了令你如願以償，她終於走了。」天龍倒在一張椅子上：「世界上，沒有一個人比你更自私！」

「你好狠心！」趙夫人指住丈夫：「自己做了錯事，闖了禍，竟然要媳婦代你受罪，你這種人應該受罪坐牢！」

「我知道太對不起翠湖，」趙家豪垂下了頭：「我這樣做，都是爲了大家好，我不想毀了一個大好家庭，我……」

「於是你就毀了翠湖，出賣兒子，換取自己的安逸？你有沒有良知？翠湖走了，令他們夫婦分離，你不慚愧、不自咎？晚上能睡得甜？馬上給我爬起來去把翠湖找回來！」

「我哪兒都去過了，」天龍撐住額頭嘆口氣：「我跑了一天，始終找不到她。」

「她會不會回娘家……」

「不，她祇留給她媽媽一封信，她媽媽想她想病了，很可憐！」

「你這罪魁禍首，你怎對得起翠湖？怎對得起她的父母？」趙夫人痛哭起來：「你們一

定要把翠湖替我找回來，找回我的媳婦……」

「用不着找了！」天鳳站起來：「你們永遠找不到她，因為我了解她。她外柔內剛，她要做一件事，一定會做得徹底，她不會裝死嚇人。她走了，就不會回來。現在，我們要做的事，是完成翠湖的願望！」

「翠湖的願望？」

「不錯，哥哥爲了翠湖必須與芝芝結婚！」天鳳說：「這件事，要立刻決定。」

「天鳳，」天龍指住她，全身發抖：「虧你還是翠湖的好朋友……」

「因爲翠湖是我的好朋友，所以，我不能令她白犧牲。她這次的離家出走，完全是爲了解決爸爸的經濟危機，假如哥哥不和史芝芝結婚，史家不會給我們兩千萬，翠湖的犧牲也白費了！」

「天鳳說得對！」趙家豪歡呼着。

「住嘴！你也配說話？我不是爲你，祇是完成翠湖交給我的工作。」天鳳去拉天龍：「跟我到樓上，我有話跟你說。」

「不去！妳這漢奸、走狗！」

「你非去不可！」天鳳瞪大着眼，盯住他：「翠湖怎樣教訓你？要你面對現實！」

「好！看妳放甚麼狗屁！」

天鳳和天龍走到樓梯口，她突然回轉身，指住趙家豪：「你不准走開，一直在這兒等，你不能走，要等很長很長的時間……」

天鳳和天龍進二樓的書房，關上門，一直爭論了一個晚上，到第二天上午他們才走出來，他們的眼睛都滿佈紅筋。

趙家豪仍然坐在大廳，趙夫人躺在長椅上睡着了！貴叔帶着傭人守候着。

趙家豪看着兒子和女兒，心裏既緊張又害怕，當然，也有少許興奮。

天鳳看了趙家豪一眼，眼中充滿着鄙視，她在他面前撥電話：「請史芝芝聽電話。甚麼，還沒有起牀？叫她起牀，告訴她我是趙天鳳，跟她說趙天龍的婚事。哼！……史芝芝，妳聽着，我哥哥答應妳的婚事。妳聽我說：我們今天就要兩千萬。至於婚期，收錢後十天內舉行，所以，妳早一天交錢，就可以早一天進趙家！妳有我爸爸的銀行戶口號碼？好，今天就過戶，下午我們打電話問銀行！好，成交了！他不在……再見！」

「天龍！」趙家豪不知道有多開心，走過去握住兒子的手：「你真是我的好兒子！」

天龍一手摔開他：「我不是你的好兒子，從今天起就不是，因為，我沒有一個像你這樣的父親，你令我感到羞恥。你也不要以為我幫助你，同情你，我是見死不救的，我今次這樣做，完全是因為依從翠湖的囑咐，她要我娶芝芝，我就要娶芝芝。我所做的一切，完全是爲了我的妻子，與你無關。對於你，我是不賣賬的。」

「你們太便宜他！太優待他！」趙夫人已經醒來：「要是有一次怎麼辦？」

「那我和他脫離關係，等他死。我說過見死不救，而且，現在我已非常痛恨他！」

「唉！」趙家豪長嘆一聲，他真的有點慚愧，深感無地自容。

「亞貴，昨天晚上我們沒有吃晚飯，吩咐厨子弄一些吃的。」趙夫人發覺有點虛弱。

趙家豪打了幾個電話通知下屬們加速生產，因為史家的錢來了，他的難關過去了。

正要吃飯，張醫生來了：「家豪兄，身體如何？」

「很好，謝謝你，我剛出院一天，你就來看我。」趙家豪以為有個說話的對象。

「我是順便問候，因為我對你的身體很有信心，你早就沒事。我今天來的目的，是特

地代李醫生送藥給翠湖。」

「藥？」天龍第一個表示關心：「我早就知道她有病，她最近常常頭暈作嘔。」

張醫生從藥箱把一瓶藥拿出來：「李醫生說這種藥是新發明，很有效，翠湖吃了它，就不會頭暈作嘔。」

「張醫生，」趙夫人問：「翠湖到底患了甚麼病？要緊不要緊？」

「哪裏是病，是喜。怎麼你們都不知道，她沒有告訴你們？她告訴李醫生，她老爺知道這個消息一定很高興，因家豪兄抱孫心切。怎麼你們全不知道？連天龍都不知道？」

天龍倒在椅子裏，他掩住臉嗚咽。趙家豪呆住了。

趙夫人突然向丈夫尖叫：「你還我媳婦，還我孫兒……」話剛完，她就暈倒椅子裏。天鳳和張醫生把她扶到長椅上躺下，替她打了一支針。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張醫生看了看天龍，又看看趙夫人，連天鳳也是愁容滿面。

「翠湖已經離開趙家。」趙家豪鼓足勇氣回答張醫生。

「離開？她有了孩子，應該好好休養，她去哪兒？」張醫生深感意外。

「是爸爸把她趕走的，因為爸爸迫哥哥和芝芝結婚，爸爸這一次自殺，也是想迫走翠湖。」天鳳一一說明。

「可鄰的翠湖！」張醫生搖一下頭，把藥瓶收回藥箱。

突然，天龍跳起來，拉住張醫生的手：「請你把藥交給我！」

天鳳說：「人已走了！這瓶藥，又不是普通人可以服用的。等你娶了史小姐，可以再向李醫生要。」

「我不管姓史的，我關心翠湖，她需要這瓶藥，我知道！」

「可是，她已經走了！」

「我會找她！我一定會找到她！」天龍接過藥瓶，便往外跑……

到吃晚飯的時間，一家人在等候趙天龍。

趙夫人最擔心：「天龍怎麼還不回來？他已經兩天沒有吃飯。」

「外面還下着傾盆大雨！」天鳳盯了父親一眼：「哥哥也真可憐，失去他心愛的人，連孩子也失去了！」

「可不是？翠湖是個好媳婦，抱孫也是我幾十年的願望，現在全沒有了！」

「我……很對不起大家。」趙家豪始終不敢抬起頭來：「希望芝芝能夠很快有孩子。」

「那一定不是趙家的骨肉。」

「爲甚麼？」

「不喜歡告訴你！」

「二小姐……少爺回來了！」貴叔在外叫。

趙夫人、天鳳、趙家豪連忙奔出去，看見天龍全身濕透，衣服正在滴水，他手上還緊握那瓶藥：「媽！我找不到翠湖，她真的不要我了……」

天龍身體晃動，貴叔和天鳳上前攙扶，他已暈倒了。

「快請張醫生！」趙家豪說。

趙夫人已嚇得面孔發青。

「……他受了寒，身體虛弱。」張醫生到趙家，立刻爲天龍診治。

「哥哥已經整整兩天沒有吃東西。」

「怪不得！」張醫生替他打針：「先餵他喝一杯熱奶，然後熬點稀粥給他吃。」

「張醫生，」趙夫人嗚嗚的哭：「他不要緊吧？」

「他體質好，過兩天就沒事了。」

晚上，趙夫人在夢中，突然聽見天龍慘厲的叫聲：「翠湖！翠湖……」

趙夫人連忙爬下床，趙家豪說：「我陪妳去看看兒子。」

「別假細心，我們不領情！」

趙夫人走進天龍的臥室，看見天龍滿面是汗，他閉着眼睛一聲聲叫翠湖。

趙夫人鼻子發酸，她替兒子抹去了汗，天龍抓住她的手：「翠湖！」

「孩子，我是媽。」

天龍緩緩張開眼睛，看見趙夫人，他說：「媽，翠湖快生孩子了，她有畏血症，她很

害怕，妳去看她！」

「我……」

「去呀！我求妳！」

趙夫人走出房門口，站了一會兒，拭去眼淚，裝着笑容，再次回房間。

「媽，妳爲甚麼不去陪翠湖？」

「她要天鳳不要媽，年輕人嘛！」

「對！她和天鳳是好朋友，有天鳳陪她我也安心了……」天龍喃喃地，又睡過去。

*

*

*

史芝芝終於嫁進趙家。因爲不能到婚姻註冊署舉行婚禮，因此祇能盛大宴請親朋。

趙家除了趙家豪，全部親友沒有到。早幾天，趙夫人已鬧「舊病復發」。趙天鳳裝模作樣的說學校攷試，住進學校宿舍沒有回家。天龍是出乎意料之外的平靜，由頭到尾沒有說過一句話，也沒有喝過一口酒，史家的人怎樣迫他他就是一個不理。

後來，連他的影子也不見了！到送客的時候，芝芝才發覺他不在。

她到處找，又質問趙家豪：「他到哪裏去了，爲甚麼不好好守住他？」

當晚，天龍竟然沒有進新房。芝芝守了一夜，越想越氣，依照她的性子，真想把房內的東西全摔個稀爛。可是剛要動手，忽然她記起母親的話——聽說翠湖脾氣好，對丈夫很遷就，也很孝順兩個老的。人最怕比人。妳到趙家，一定要忍耐，不要給姓丁的比下去。

「姓丁的怎能跟我比？我給了他們兩千萬，還要我受他們的氣？」

「攻心爲上，攻城爲下。對付兩個老的和那鐵嘴鷄趙天鳳，妳慢一點無所謂，但是，妳要得到天龍，就要做得比姓丁的更好。妳聽話，媽教妳的絕對沒有錯。」

芝芝想到這裏，也快天亮了。她嘆口氣，祇有忍耐着上床睡覺。

直到有人進來叫她：「新少奶，吃晚飯！」

「別吵我！」

「老爺、夫人、少爺都在等你！」

聽見少爺，她的眼睛睜開了。一看房間，黑沉沉的。

「現在是甚麼時候？」

「八點正」

芝芝起床更衣，化妝。花了一個鐘頭，才到飯廳去。

一看，很意外，趙家豪夫婦、趙天龍兄妹全都在座。趙夫人的面色很難看。

「芝芝，妳怎麼這個時候才來，我們等了妳一個鐘頭，飯菜都冷了！」天鳳說。

芝芝瞟了天鳳一眼，坐在天龍身邊，一句話也不說。

「以後晚飯之前，妳到廚房打點一下。」趙夫人也開口說話：「而且妳老爺……」

「老爺？」

「是的，妳要緊記，天龍的爸爸喜歡媳婦叫他老爺，他一向以媳婦爲榮。」

「我叫不出口，人家會笑我的，現在是甚麼年代？還叫老爺？」

「那……」趙家豪本來想叫芝芝不必叫他老爺。

可是，都給趙夫人截住了話頭：「妳老爺吃飯，要許多調味品，妳去拿醬油給他！」

「叫傭人拿好了！」芝芝動也不動：「我要吃飯！」

「他不喜歡用傭人，他說傭人手粗，他最喜歡媳婦爲他服務。」

「那我不用吃飯了？」

「以前翠湖也是這樣伺候老爺的！」

「她怎能夠跟我比？她是窮鬼，我是個千金小姐。」

「嫁進趙家，都是媳婦。」趙夫人用命令的語氣：「去拿醬油！」

芝芝無可奈何的去了。一會，她把一瓶醬油「拍」的一聲扔在桌上，她回到座位剛坐下，趙夫人又要她爲趙家豪拿麻油。這樣來回的跑了幾次，芝芝可真氣死了，她心裏想，對天龍遷就一下無所謂，可是那死老頭，向自己借錢還要擺架子，實在忍無可忍。

於是，她一手拿了幾個瓶子，走進飯廳，向趙家豪飛擲過去：「全都來了！」

趙家豪不單祇一身是辣醬、胡椒和甜豉油，他的額頭還給瓶子擊中，他用手一摸額角，唷！有血。他指住芝芝，氣呼呼的，老半天才說出口：「妳不喜歡拿就算了，幹嗎打穿我的頭？真沒禮貌！」

芝芝見沒有一個人袒護趙家豪。本來有怯的心都放下了，還得勢不饒人：「沒有禮貌不要緊，有錢就行了！你要我的錢，又不是我的禮貌。」她說完，翻着菜，挑那好的吃，還吃得津津有味。趙家豪差點沒給她氣死。

芝芝得勢不饒人，呼奴喝婢的，要亞香拿這拿那，她比趙家豪更難伺候。

趙天龍很不耐煩，他放下未吃完的半碗飯，他對趙夫人說：「媽咪，今晚我要回工廠監工，晚上我不回來睡了。」

「天龍，你又要出去，你怎可以出去？昨天晚上你已經……」芝芝立刻提出抗議。

「真對不起，工廠爲了依期交貨，日夜開班二十四小時不停。部分工人，已有怨言，假如我們做老板的不親自去打氣，慰勞他們，恐怕工人要罷工。」

「他們怨甚麼？來來去去，還不是爲了錢？給他們雙薪，擔保他們會拼命幹。」

「芝芝，世界上並非任何事情都可以用錢就解決得了。」天鳳冷冷的說：「有些東西，是錢不能買到的，比如……」

「比如妳爸爸？我給了他兩千萬，他就全部依照我的吩咐去辦。明天，假如我喜歡，我可以叫他站在我背後替我拿醬油。小姐，兩千萬可以買到許多東西。」

「能買到我哥哥？」

「爲甚麼買不到，他已經和我結婚。」

「妳買不到他的。妳買到的祇是一個夢，一個噩夢。」

天龍站起來，亞香替他穿上外衣，他說：「媽，我上班去了！」

「天龍，你不能走！」芝芝拉住他：「我們新婚，你不應該去上班！」

天龍緩緩拉開她的手，他一字一字的說：「好的妻子，應該體貼丈夫，翠湖向來不贊

成我因私忘公。」

「你提姓丁的幹甚麼？」芝芝臉一變，高聲嚷道。

「不提算了，再見！」

「天龍……」芝芝叫着。

天龍頭也不回的出去了。

「死人，你們這班死人，」芝芝擲着筷子，菜汁濺起一串：「姓趙的都不是好人！」

「你……」趙家豪指住她，很生氣。

「你甚麼？吸血鬼，騙了我兩千萬！」

「簡直豈有此理……」

「跟她吵甚麼？」趙夫人對丈夫說：「禍是你闖的，工廠也是你管理。現在兒子都去工

廠加班，你還就在這兒跟人吵架？」

「對！我應該去上班。」

「神經病！發錢狂！」芝芝嘴不停的罵，她受不了天龍的冷落。

趙夫人冷眼看她，覺得她可憐又可笑。

*

*

*

三朝回門天龍沒有陪芝芝回娘家。芝芝一看見父母，就放聲大哭。

史夫人心如刀割，連忙問：「孩子，爲甚麼不開心？」

「媽咪，趙家的人欺負我、虐待我……」

「他們膽敢虐待妳？」史夫人勃然大怒：「誰虐待妳？妳家姑，還是那天鳳？」

「全家！媽咪，我結婚三天，天龍還沒有跟我同房。」芝芝哭得更淒涼。

「他？嫌妳甚麼？」

「他天天開夜班，晚晚睡在工廠裏。」

「關於這件事，家豪打過電話給我，因爲貨單多，交貨期近，因此，他們實在很忙。」

天龍一向很負責，很勤力，況且他們父子一條心，一定要把事業搞好。寶貝，妳就忍耐一下吧！」

「妳爹噏的話對！其實妳不應該太快嫁進趙家，現在不是時候，他們連自己的生意都應付不了，又哪兒有時間陪妳？聽話，妳再多忍耐幾天吧！」

芝芝回過娘家後，由娘家帶來一份秘密武器，那是她的近身女傭亞珠。表面上，亞珠是伺候芝芝的傭人，其實她暗地裏幹的却是特務工作，專門調查有關天龍的一切秘密。

第二天深夜，她就有所發現，她連忙走進芝芝的房間，向她報告。

芝芝熟睡如豬，亞珠推着她叫：「小姐，快醒來，醒來啊！」

「妳作死！」芝芝一巴掌摑過去：「妳不懂規矩，我睡覺誰敢吵我，給我滾出去，」

快！」

「小姐，少爺回來了！」

「天龍！」芝芝跳起來，看見亞珠欲哭無淚的樣子，她在床前壁櫃裏拿出一百元塞進她的手裏：「算妳有功，改天再賞。少爺呢？」

「他走進一個房間去了！」

「房間？哪一個房間？」

「老爺和夫人隔壁的那一個。」

「那是甚麼房間？書房和客房都在樓下，他進去幹甚麼？」

「我不知道，他一進去就關上了門。」

「唔！我想起來了，那房間以前是天龍的爺爺住的，整間屋子，要算他爺爺的房間最大最好，前幾年他爺爺去世，房間就空着，天龍進去幹甚麼？難道裏面有秘密？」

「小姐，用不着胡思亂想，進去看看不就甚麼都明白了嗎？」

「對，去看看。」

芝芝把耳朵貼在房門上，沒有聲音，她伸手旋一下門球，沒有下鎖，於是她緩緩旋門球，輕輕把門打開。嘩！整個粉紅色的房間，粉紅底金色小花的牆紙。粉紅色厚毛地毯，粉紅色的圓床，粉紅色的窗紗和絲絨窗幔，粉紅色的小壁燈，粉紅色的地墊，粉紅

色的軟皮旋轉椅，粉紅色的床頭排櫃，粉紅色外壳的彩色電視機，一切一切，都是粉紅。

「俗死了！」

「房間裏沒有人，我分明看見少爺進來的，難道我看錯了？」

「妳沒有聽見浴室有水聲？」芝芝壓低聲音：「跟我來，裏面還有套房。」

裏面除了浴室，還有一個化妝間和一個儲物房，兩個房間都是一片粉紅。

芝芝打開衣櫥，裏面有許多漂亮的晚裝，大部分是粉紅色，全新的。

芝芝和亞珠正在翻查，突然有人大喝一聲：「妳們在這裏幹甚麼？」

芝芝回過頭去，看見穿着浴袍的天龍，她吐一口氣：「嚇死我！」

「放下妳手上的照片。」

「你和姓丁的已經分手了，爲甚麼還保留她的相片？」芝芝把手中的相架一扔：「這是誰的房間？」

「我的！」

「我們的房間不是紫色的嗎？你知道我一向不喜歡粉紅色。」

「紫色是你的，粉紅色是我的。」

「甚麼？我們分房而睡？」

「是的，我們無法適應，妳喜歡的，我不喜歡。」天龍把相片拾起來。

「天龍，我要跟你好好的談談。」

「我疲倦，現在已經是深夜兩點鐘。」天龍皺起眉：「請回吧！我要休息。」

「亞珠，妳出去。」芝芝跟着天龍走進房間，她在旋轉椅上坐下：「你欺騙我，這幾天，你根本沒有在工廠留宿。」

「妳錯了！我趕了幾個通宵，今晚還是第一晚回家休息。」

「既然回家，就應該進我的房間，你不知道每晚我都在等着你？」

「我不習慣和陌生人同一個房間。」

「我是陌生人？我是你的太太！」芝芝跳起來：「既然娶我回來，就應該好好的對待我，你這樣不理不睬的，算甚麼？」

「我的性格一向如此！」

「一向如此？鬼話，你以前看見我，就像螞蟥黏上蜜糖，纏着死不肯放。」

「史小姐，今非昔比了，以前我還是個王老五，跟誰纏都可以。現在，我是個有家室的人，一舉一動都受到限制。」

「你的話不錯，你是不應該在外面鬼混，但我是你的妻子，我和你結婚五天，尚未洞房，你到底有甚麼打算？」

「史小姐，妳和我洞房是犯法的，重婚罪名可不輕。」

「那你……你準備怎樣處置我？」芝芝踩着足，大發嬌嗔：「你這笨蛋，你不是一直希望想得到我嗎？我已經是你的人了，你……」

「我無福消受。」

「你是小器鬼，我知道你仍然爲華倫的事恨我，不過，你雖然恨我，也愛我。」

「我承認，最初我和翠湖結婚，對妳是又恨又愛，不過，現在我對妳祇有恨，沒有愛！」

「騙人，沒有愛，怎會有恨？」芝芝軟軟的靠在床邊，正想倒下去，天龍立刻一把把她抓起：「妳想幹甚麼？」

「唔！兩夫妻，還能幹甚麼呢？」

「請妳出去，我不會和我不愛的人做愛。」

「你有沒有和姓丁的做愛？」

「當然有！她是我的妻子。」

「你愛不愛她？」

「妳問得真笨，我們孩子都有了！」

「有了孩子就等於有愛？那些妓女豈不是有許多許多的愛？」

「我從來沒有找過妓女，妳爲甚麼不去問別一個男人？我本人祇和一個女人有肉體的關係，她就是我的太太。」

「喂！我用兩千萬把你買回來，你怎可以……」芝芝氣呼呼，說不下去。

「妳花了二千萬，已經做了這兒少奶，公平交易，妳並沒有吃虧！」

「我倒透了霉，誰希罕做這有名無實的少奶？哼！」

「妳到底要我怎樣？」

「履行夫妻的義務。」

「對不起，辦不到！」

「你不肯和我……」

「是的，我不肯和妳睡覺。」

「你……你……豈有此理，你膽敢侮辱我！」芝芝隨手抓起一隻玻璃杯擲向天龍。

「小姐，真對不起，我失言了！不過，是妳迫我說的，抱歉！」

「你……你去死吧！」芝芝到處抓東西扔，乒乒乓乓。

「甚麼事？甚麼事？」趙夫人和趙家豪走近來，看了看房間，又看了看兒子。

「哇！哇！」芝芝放聲大哭。

「媽，我已經差不多一個星期沒睡覺，我很疲倦，請妳帶她出去。」

「芝芝，別哭了，回房間休息吧！」趙夫人和趙家豪分別伸手扶她。

「你們兩個老鬼別碰我，」她終於找到發洩對象：「你們沒家教，教出這樣的壞蛋，我恨你們全家……」

「妳怎麼叫我們老鬼？妳真沒禮貌！」趙家豪非常生氣：「我們是妳的翁姑。」

「翁姑，甚麼鬼翁姑，你是個老騙子，騙了我兩千萬。」

「誰騙妳？我們是公平交易，妳給我錢，我把大嫂趕走，叫天龍娶妳。」

「但是他不肯和我洞房。」

「那是你們男女間的事，我做父親的可沒有辦法強迫兒子……」

「你們一家都是老千，串通起來騙我的錢，你們會有報應的！」

「祇要女人有吸引力，沒有男人能抗拒的，我的兒子又不是聖人。」

「你這老不死，你是說我沒有吸引力？」

「別吵了！」趙夫人有足夠的容忍，把芝芝拉出去，天龍乘機扣上門，下了鎖。

「天龍，天龍……」芝芝在外面大吵大嚷，一面大聲埋怨趙夫人：「妳這老巫婆，老不死的，天罰妳！」

*

*

*

天龍由攝影公司把翠湖的巨型相片拿回來，一共有十幾幅那麼多，他花了半晚的時

間把相片掛好，現在，他整個臥室到處都是翠湖的相片，他坐着、躺着，都可以看見翠湖。他忙累了，去洗澡，由浴室出來，竟然看見芝芝躺在他的床上。

她穿着紫色的薄紗睡袍，擺着一個很誘惑的姿勢。

「妳怎可以躺在我的床上？起來！」天龍一手把她掀起。

她趁機倒在天龍的懷裏，天龍一手把她推到旋轉椅內。

他等着她吵，反常地，她並沒有半句抱怨，還笑嘻嘻的說：「你這個俏郎君，怎麼完全不解溫柔，你啊！真是金玉其外，敗絮其中。」

「是的，希望妳後悔！」

「後悔甚麼？」芝芝站起來，看着翠湖的相片：「我不喜歡這個女人，你趕快把她的相片拿下。這那兒像個臥室？簡直像個照片展覽會！」

「沒有人請妳看，也沒有人要妳欣賞，妳根本就不應該進來。」

「我爲甚麼不可以進來？嘿！明天我要把她的相片全部拿下來。」

「妳敢動她的照片一下，我就揍妳！」

「你敢？」芝芝又妒又恨：「有甚麼了不起？圓嘟嘟的一張豬蹄臉。」

「妳喜歡說甚麼都可以，就是不能碰她，妳聽着，我會打妳。」

「我才不相信呢！」

「那妳走着瞧！」

「好了！別鬥嘴了，我今晚來是要給你看一樣美麗的東西！」芝芝一邊說一面解開睡衣的鈕扣，很快，她把睡袍脫下，站在天龍面前的，是一具潔白晶瑩的美麗胴體。

赤裸的，毫無保留的。

「有沒有看過這樣美麗的肉體？」她的聲音是性感的，充滿誘惑。

「看過了！『Play boy』裏面有很多。」

「『Play boy』裏的圖畫是死的，我是活的。」

「妳說得不錯！」

「有沒有見過這樣有血有肉的胴體？」

「見過！」

「誰？」

「我太太！」

「姓丁的？」芝芝笑得花枝亂顫，那條腰像蛇一樣：「姓丁的能跟我比？我比她白，比她豐滿，比她均勻，比她動人，比她更富彈性……」

「我相信，翠湖有一樣東西比不上妳。」

「你承認了吧？」

「她比不上妳的膽量。我和她結婚一年，她從未試過脫光衣服站在我的面前。」

「那是因為她沒有本錢，身材不好，脫光衣服，祇有自暴其醜。」芝芝挺起胸脯：「我是不是很美？」

天龍認真地看一下她的身體，然後點一下頭：「不錯！比夜總會の脫衣舞女稍勝一籌。」

「我簡直可以做世界小姐。天龍，你應該感到幸運，有一個像我這樣十全十美的太太。」芝芝拋下睡袍，踢去腳上的日式（日本）玻璃高跟鞋。她翹起脚尖，用美妙的步姿走到天龍的面前，她伸出兩隻手，攔腰抱住天龍，並用整個身體壓貼在天龍的身上：「來吧！天龍，我會令你更快樂更滿足，你會得到前所未有的一切。」

「妳知道我現在有甚麼感受？」

「興奮？」

「作嘔！」

「你……」芝芝眼一瞪，想發作，終於又忍住了，她聳了聳肩說：「我就不相信玉人在抱，毫不動情？」

「我有沒有動情，妳應該感覺得到。」

「唔，天龍。」芝芝把手伸進天龍的浴袍裏：「我愛你，我需要你！」

「妳真下賤！千金小姐？嘿！妳和一個淫娃蕩婦有甚麼分別？」天龍把她的手揪出來，一掌推開她。

「哈，哈……」芝芝仰頸大笑：「你終於抵受不住了。」

「笑話，妳以爲自己有甚麼了不起，在我的眼中，妳祇不過是一個妓女！」

芝芝咬一下唇，眼睛陰森森的：「你竟然不把我放在眼內，你以前的溫柔體貼，情話綿綿，全是假的。」

「是真的。」天龍站在翠湖相片的面前，用手指撫着翠湖相片的臉部，用手指撫着翠湖相片中的嘴唇：「我是個雙重性格的人，對於我所不愛的女人，我會變得冷酷無情，變成百分之一百的大男人主義者。但是另一方面，我會專一，痴心，永恒……用我整個生命去愛我所愛的人。奇怪嗎？我就是這樣極端。」

「不知道姓丁的給你吃了甚麼藥，把你迷住了。就算她真的把你迷住，可是她已經走了，永遠不能再回來了，男人沒有女人，怎能生活下去？總有一天，你還是需要我的，到你求我的時候，哼！」

「我不需要你，也不需要任何女人，因爲我的身體裏流着翠湖的血，我的心充滿她的愛，我的腦海，永遠印着她留給我的甜蜜回憶，我有她的相片，滿房間都是，我還有許多許多屬於她的東西，我的生活很充實。」

「肉麻！嘿，我看你能熬多久。」

天龍把芝芝的睡袍拿起來，擲向她的身上：「穿回妳的衣服，妳難看死了！」

「哼！瘋子，神經不正常……」

「請妳出去，我要休息！」

「我偏不走，你能把我怎樣？」

「妳不走，我就叫貴叔拉妳出去，」天龍板着面：「妳不害羞，我却替妳感到丟臉。」

「太太在丈夫的房間，有甚麼值得大驚小怪？你把全屋的男人叫來好了！」

「妳真下賤，真不要臉，好，妳不走，我走！」天龍拿了西裝、襯衣和皮鞋，氣沖沖的往外跑。

芝芝見他要離去，可急了，連忙拉住他：「天龍，你不要走……」

「下流的女人，」天龍把她推倒在地上：「妳簡直像隻瘋母狗！」

天龍氣沖沖的離開趙家，去酒店住了一晚，第二天，他回家換衣服，打開房間的門，嘩！難道拍完大地震之災難片乎？房間內亂得無法形容，最令人心痛的，是翠湖的巨型相片全部被砸破，他扔下西裝，高聲尖叫：「亞香！亞香！」

亞香面青唇白的走進來。

「這是怎麼搞的？」

「我……不知道。」

「妳不知道，誰知道？我的房間是妳負責料理的，說，誰幹的？史芝芝？」

「我不敢說，少爺，」亞香嗚嗚咽咽：「新少奶說，要打爛我的嘴。」

「甚麼新少奶，妳這個人真沒有義氣，少奶平時待妳那麼好，她的相片全給別人毀了，妳受得了？」

「我曾經制止她，她打了我兩巴掌，趕我走，我鬥不過她們兩個人，我對不起少奶。」

「那是史芝芝幹的了？」

「是的！」

「她在哪兒？」

「在泳池游水！」

「哼！」

天龍直衝到花園，老遠就看見芝芝穿着黑色的比基尼泳衣，坐在泳池旁一邊擦太陽膏一邊哼歌，天龍無名火起三千丈，他奔過去，出其不意的一手掀起芝芝的長髮。

「哎！哎！痛死我了！」她掙扎，握着瓶子揮打天龍，天龍一手搶去瓶子，扔進泳池裏。

「翠湖的照片是不是妳撕破的？」

「放開我，我還以為你吃了瘋狗藥。那賤人的相片是我撕破的，你能把我怎樣？」

「我說過，如果妳敢碰一下她的東西，我就揍妳！」

「你敢？你動一下手我會令你後悔一生！」芝芝不屑地：「打吧！有膽的就打吧！」

劈！拍！兩個火辣辣的巴掌，打得芝芝天旋地轉，她站不住腳，掉進泳池裏。天龍怒氣未消，蹲下去揪着芝芝的頭髮，把她由泳池提起來。芝芝豈是等閒之輩，她稍一定神，立刻反攻，像瘋子一樣向天龍糾纏。天龍反手摑她一掌，把她重重的打在地上。

芝芝又哭又鬧：「我控告你，我請一百個律師控告你，控告你謀殺！」

「不錯！我可能會殺人。」天龍指住她：「這一次是警告，下一次妳再敢到我的房間，再敢毀壞翠湖的東西，我開槍殺死妳！」

芝芝想起天龍那枝打獵用的獵槍，她呆住，再也哭不出來！天龍吐吐氣，回屋去。下午，他請了裝飾公司的人把房間重新裝修。至於翠湖的照片非要再沖晒不可。晚上，吃晚飯的時候，飯桌上少了芝芝。趙夫人問亞香：「新少奶呢？」

「夫人，我不知道。」

「叫亞珠來問問。」

不一會，亞珠來了，她站着像一條柱。

「請你們的小姐下樓吃飯，菜涼了。」

「小姐今晚不吃飯。」

「爲甚麼？」

「問少爺吧！」亞珠一昂頭就走了。

「天龍，要不要去請請她？」

「誰喜歡去自己去。」天龍已經開始吃飯。

「今天芝芝不在，我們可以舒舒服服的吃一頓。」趙家豪表明態度：「她每天一坐下飯桌，就吱吱喳喳的罵個不停，耳根煩透了，幾乎連飯都吃不下。」

芝芝一連幾天沒有下樓吃飯，她把自己關在臥室裏。除了趙夫人例行性的去問候過她一次，趙家豪和天鳳半句不提，至於天龍，他根本已經當芝芝不存在。

芝芝可以說是完全孤立，處境比翠湖初爲趙家婦時更不堪，以前雖然趙家豪和趙天龍兩父子對翠湖不好，但是起碼還有天鳳的支持和趙夫人的憐愛。

天鳳爲了不願意和芝芝同住在一間屋子裏，她已經決定近期內嫁進王家。

雖然沒有人理芝芝，不過，她是很會安排自己的生活，比如吃，別以爲她不跟大夥兒一起吃飯就會餓死，她天天燉鷄燉乳鴿，在房間裏大吃大喝。

這天晚上，天龍正在寫日記（這個習慣，是他由翠湖那兒繼承過來），他要寫下一

切，以便將來出一本書紀念翠湖。突然，外面有人敲門，天龍問：「誰？」

「亞珠！」

「妳來幹甚麼？」

「是小姐派我來的。」

「滾！」

「少爺，我不會打擾你，我放下東西，立刻就走。」

「放下甚麼？」

「鷄湯。小姐燉了鷄湯，叫我送一碗給你。」亞珠柔聲軟氣。

「還是留給她自己補補身吧！打架的時候，也多點氣力呀！」

「少爺，求你可憐我，開開門，如果我不能完成我的工作，小姐會打我的。」亞珠在外面低聲泣叫。

天龍想一想，終於放下筆，站起來走出去打開房門。

「少爺，你真好，謝謝你！」亞珠拿着一隻很精緻的托盤，上面盛放着一碗熱騰騰的湯：「這碗湯，除了鷄，還有許多補品，鹿尾巴、人參、冬蟲草、淮山、杞子……」

「亞珠，妳少說兩句，我根本不懂那些補品，妳說了也是白說，妳把托盤放下吧！」

「是的，少爺。」

「妳可以出去了。」

「我侍候少爺把鷄湯喝完，然後把托盤拿回去。」

「托盤和碗都很名貴，史家的？怕我喝完湯，連碗都沒收？」

「啊！不，我祇是……」

「妳出去，我喝完了，會叫亞香把東西交還給妳，走呀！」

「是的！少爺，不過鷄湯你一定要喝下，這是小姐一番心意。」

「知道了，妳幹嗎和妳的主人一樣嘮嘮？」

亞珠出去，天龍立刻將鷄湯倒在另一隻杯裏。他用紙巾抹着嘴，剛伸頭出去，就看見亞珠站在房門口。她看見天龍，難爲情地咬着手指。

「妳還沒有走，我正想找亞香。妳既然在，那我可以省點氣，妳把托盤和碗拿回去吧！」

「你不肯喝鷄湯？」

「喝了！味道不錯，就是濃了點。」天龍又在抹嘴，裝模作樣。

「你喝了就好了！」亞珠連忙把托盤拿走。

監視着亞珠離去，天龍開了對講機，把花王叫進房來。年輕力壯的花王來到天龍的房間感到有點意外，站在天龍的面前不知所措，因爲像他那樣的下人難得和主人接近。

「史小姐送來了一杯鷄湯，我不想喝，轉贈給你。」天龍把那杯鷄湯遞到他的面前。

「少爺，謝謝你，我不敢……」

「喝了吧！別讓我下不了台。」

花王祇好把鷄湯喝下。

「坐會兒，我想跟你談談。」

「少爺，我站着就可以了。」

「那隨便你。我想買一些花種回來種，不知道我們園子裏有沒有空地？」

「是甚麼花？」花王一提起花，人就輕鬆了：「我們有空地，是土栽還是盆栽？」

「這個我可不懂，我祇是想種幸福花。」天龍一直留意花王的反應。

「幸福花原產地像是非洲，香港氣候不適合，恐怕……很難種……」

「花王，你怎樣了？」

「我好像有點熱，想睡。」花王渾身不自在，有一種很特別的感覺。

「唔！」天龍打開抽屜，把一套衣服拿出來：「我新買了一套睡衣，款式不大好，我想把它送給你，穿起來試試。唔！是大了點，你可以叫貴嬸替你修短一下。」

「謝謝少爺，我想……我想……回去睡覺。」

「在我這兒躺一會吧！」天龍扶他上床，讓他背向外，替他蓋上被，拉上所有的絲絨

窗幔，又關上了燈。他回到化妝間，打了一個電話給天鳳。

一會，他聽見外面有點聲音。他靜止下來，等待着。

「奇怪，門沒有下鎖。」是芝芝的聲音。

「一定是他喝了鷄湯，暈陀陀的。裏面好黑，要不要開燈？」

「妳作死，黑暗對我才有利呢！亞珠，他已經躺在床上，看是藥力生效了！」芝芝很高興：「現在，妳可以出去。」

「小姐，祝妳成功！」

「死鬼，快走！」芝芝走到床邊，坐下來，伸手抱天龍：「天龍，你好難受是不是？我來了！你心愛的芝芝來了！」

花王有強烈的反應，他伸出兩隻手，用力抱住芝芝，嘴唇向他臉上亂印。

芝芝感到不對勁，天龍的皮膚又白又嫩，怎麼這個人皮膚那麼粗？身那麼臭？

「你……」

房內的燈，突然亮了，天龍由化妝間出來，天鳳由房門口進去。

一幅好看的圖畫，芝芝和花王抱作一團。

「怎麼？」天龍冷笑：「偷漢偷到我的床上來了？史小姐，太過份了吧？」

「我見過很多出牆紅杏的女人。」天鳳說：「要算妳的膽子最大。」

「你……你……」芝芝臉上一陣青，一陣紅，她自知中計：「是亞珠通知我，天龍叫我的，誰知道床上竟然是這個鬼男人！」

「可是妳抱着的是花王，花王也抱着妳！」

「你去死吧！」芝芝用力掙扎，花王胡言亂語，就是不肯放手，芝芝忍無可忍，大大咬了他一口，花王痛極，把手一放，芝芝立刻逃了出去。喘着氣，指住天龍和天鳳：「你們想陷害我，但是在法律上，理由不成立，如果我要偷漢，應該在我的房間或他的房間，酒店或者公寓，決不會在丈夫監視之下。」

天龍兄妹相視冷笑。

「笑甚麼？我現在已經和那臭男人無關，你們說我偷漢？我可以說天鳳偷漢，反正我們三個人都站着！」

「唷，我們真是無憑無據，看樣子，她是完全佔了上風。」天鳳揶揄着：「哥哥，你也太無能，怎麼用起代用品來了？」

「你……你們卑鄙，下流……」芝芝邊罵邊逃出房間。

天鳳哈哈大笑，直笑得倒進旋轉椅子裏。

自此之後，芝芝不敢再向天龍打主意，她決定用母親的方法——忍。

她願意忍。好勝心強的芝芝，發誓要得到天龍，寧願到手了，再一脚把他踢開。

時間過得很快，轉眼又是秋天。這天，丁太太在幸福花店計算賬目。

四點鐘，是小蓮和咪咪吃下午茶的時間，也是顧客最少的時候。

丁太太接到一個很特別的電話，她說：「是……妳……」

「請妳不要叫我的名字，請妳不要讓任何人知道我跟妳通電話，否則，我立刻把電話掛斷了！」對方一字一句的說。

丁太太的心情相當激動，她忙着說：「我答應不叫妳的名字，我答應不告訴任何人，其實這兒祇有我一個人，妳放心好了！」

「兩個鐘頭後，在『華記』見面。」

「那間小餐室？」

「那兒最適合，永遠不會遇到熟人，記着，不要告訴第三者，否則我不會出現。」

「我發誓，喂！」對方已掛斷了綫。丁太太放下電話，立刻高叫小蓮。

「甚麼事？老板娘。」

「我……我有點不舒服，要回家休息。小蓮，幫幫忙，替我看守店鋪。」

丁太太拿起手袋走到門口，突然又回過頭去：「要是天龍來看我，告訴他我有事先走」

了，我晚上會給他電話。」

「要不要請趙先生去探望妳？」

「不，不，絕對不能讓任何人去我家裏。」丁太太站起來，想了想說：「妳不要告訴天龍我身體不舒服，爲免他擔心，告訴他我有事出去了，要是他查問妳去了哪兒，妳就說不知道。」

「是的！老板娘。」

丁太太匆匆的走了。

「老板娘精神很好，」咪咪說：「她哪兒有病，不知道她在忙甚麼！」

「說不定是顧老板約她去拍拖。」

「絕對不會，顧老板約她五次，她才去一次，她最喜歡在顧老板面前擺架子，她怎會那樣急巴巴，一定是出了事！」

「千萬別出事，這些日子，老板娘已經夠苦了……」

丁太太提着一個小皮箱，來到華記餐室。

餐室面積很小，人客又不多，丁太太很容易找到坐在卡座裏的丁翠湖。

「孩子！」她衝上前，扔下皮箱，握着女兒兩隻手，眼淚忍不住掉下來。

「媽！」

「讓媽好好的看看妳！」丁太太抹去淚水，打量女兒，她穿一襲淺藍色的孕婦套裙，臉上乾乾淨淨，一頭貼服的短髮，除了身體起了變化，挺着大肚子，那張娃娃臉，仍然充滿着少女的稚氣。

「翠湖，這些日子，妳受苦了！」

「生活當然比不上從前，但也很平靜。」

「妳到底躲在哪兒？告訴媽！」

「對不起！媽媽，我雖然很想妳，但是我不能把我居留的地方告訴妳。因為妳知道了，天龍也會知道，我不想他爲難，也不想破壞老爺的計劃。」

「老爺？祇有妳那麼笨，爲他而犧牲。」

「當時我的處境很困難，老爺存心迫我走，我知道是鬥不過他的，因為他堅持不肯出院，天龍的媽媽很擔心，妳知道，她有心臟病的。」

「妳老爺不喜歡妳，妳可以和天龍搬出來組織小家庭，天龍又不是養不起妳。」

「我也曾這樣想過，不過，我不能這樣做，因為老爺雖然對我不好，但是媽咪的確很疼愛我的，她也愛天龍，天龍是趙家的獨生子，假如天鳳出嫁了，我又把天龍帶走，那末，趙家大宅就祇留下兩老。老爺可以上班，日子還容易過，媽媽孤零零的一個人，叫她如何活下去？我和她之間必須犧牲一個，但是，我不想把自己的幸福建築在別人的痛

苦上，恩將仇報的事我更辦不到。再說，媽咪年紀大，有惡疾，她分分鐘有死亡的危險，我不忍心見她受苦。而且，犧牲了媽咪，於事無補，我犧牲了，不單祇可以挽救趙家的經濟危機，而且可以令媽咪過些安定的日子。」

「人善被人欺，妳太善良，爲別人想得太多，妳好不容易得到天龍的愛，又雙手送回給芝芝。妳知道嗎？芝芝已嫁進趙家。」

「我知道，這是我犧牲的代價。」

「給人搶了丈夫，還說有代價？」

「芝芝嫁進趙家，證明趙家的經濟危機得到解決，老爺也可以逃出死亡關。」

「妳一點也不妒忌？」

「不，因爲我信任天龍，芝芝搶到他的人，搶不到他的心。」

「唉！孩子，我實在不忍心妳在外面過這種日子，妳還是回家跟我一起生活吧！」

「不，媽媽，我現在出現，會破壞了一切，我不想這次犧牲落了空，打回原形。」

「我把妳藏起來，不讓別人知道。」

「不，趙家的人會查出來，也瞞不過史家，我不想增加天龍的麻煩。」

「那妳是永遠不回家了？」

「不能說永遠，那要看以後的發展。爸爸好嗎？他仍然畫畫？」

「他已經離開我了！」

「甚麼？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丁太太搖着頭，眼淚如泉湧：「因為妳離開趙家，我病了一場，那時候我心情壞極了，天天和他吵，罵他沒出息，不肯好好找事做。有一天，他說要去做事賺錢，他說要賺許多錢給我，那天黃昏他出去後，就一直沒有回來，連一點消息也沒有。」

「媽，」翠湖緊握母親的手：「我對不起妳，我太不孝！」

「與妳無關。我和妳爸爸的婚姻危機，早就存在，祇是末有時機爆發！」

「不用擔心，爸爸一定會回來的。」

「我才不爲他擔心，我祇擔心妳，妳身體怎樣了？孩子甚麼時候出世？」

「可能聖誕節。我的身體還算不錯。」

「妳到底住在哪兒？」

「我不能告訴妳，不過，我可以讓妳知道，我有一份工作，有固定的住所，自給自足。」

「妳真的不肯跟我回去？」

「對不起，媽媽，希望妳體諒。」

「唉！算了！這箱子裏有些衣服，一半是妳的，一半是孫子的，都是冬衣。預產期到

來，妳一定要通知我，好讓我去照顧妳，囉！這些是人參，一個星期燉三次，這些錢，妳留着慢慢用吧！多吃點鷄呀！乳鴿、雪耳……」

「媽，東西我全收下，錢不要了。我說過我自己有工作，能自給自足。」

「啊！我差點忘了，這幾瓶藥，是天龍要我交給妳的。」

「天龍知道妳來見我？」翠湖驚駭地，到處張望。

「他怎會知道？我接到妳的電話，回家拿了東西就來了。這些藥是他放在我那裏，他家裏也有，他說這種藥對妳的身體有幫助，祇要誰知道妳的消息，就由誰交給妳。」

「那麼多？」她鬆了一口氣：「共有六瓶。」

「他一個月拿一瓶來，天龍對妳真好，每次提起妳，眼睛都紅了。」

翠湖握着藥瓶，心裏充滿蜜意：「天龍最近怎樣了？」

「瘦了點，不過人成熟了。他除了管理自己的公司，還要去工廠幫助他父親，他們父子感情不好，但都很合作，沒辦法，爲了生意嘛！」丁太太一提起天龍就開心：「天龍是個最好最好的女婿，他每天下了班一定來花店看看我，然後才回家。星期日，他怕我寂寞總會陪我吃一頓午飯，他簡直把我當他的母親。」

翠湖感到很安慰，她說：「不知道趙家最近的業務怎樣？假如他們一年之內能儲蓄兩千兩百萬，兩年能儲蓄三千四百萬，那就好了！」

「妳的意思是……」

「媽，我有幾句話，託妳告訴天鳳，不過妳要叮囑她，千萬要守秘密。」

「好的，妳說吧！」

翠湖把一切交待清楚，就和母親分手。

提起皮箱離開餐室，她立刻召了一部計程車，丁太太可不笨，立刻開車跟踪。

經過一段路程，翠湖在一間公司下車。丁太太管不了汽車被抄牌，拋下車便連忙跟踪，走進公司，左右不見女兒，她上前詢問一位售貨員：「小姐，請問妳有沒有看見一個胖胖白白，有一雙大眼睛，穿藍色孕婦裝的女人？」

「我沒有看見。」

「那位年輕太太，我見過。」另一個售貨員走過來：「她匆匆進來，問我後門在那兒，我想，她已經由後門走了！」

「後門？天，我爲甚麼沒想到她會走後門？」

*

*

*

芝芝指手劃腳，滔滔不絕。

「你們父子真是妙人，天氣一涼，兒子老穿着藍色羊毛背心，好像沒錢買衣服似的。」芝芝走到趙家豪身邊：「你呀！你知道你戴着這頂冷帽像甚麼？像科學怪人，像卡

通片裏的糟老頭，像……」

「妳怎麼管起我的衣着來了？」趙家豪老大不高興，在這個媳婦的面前，他永遠抬不起頭，給她欺壓得好慘。

「我爲甚麼不能管？妳是我丈夫的父親，有一個土頭土腦的家翁，會丟盡我的顏面。」

穿着藍色羊毛背心的天龍，剛巧由樓上下來，他一看見了芝芝就討厭，他坐在大廳自己看報紙。

「芝芝，」天鳳說話了：「妳知道哥哥的羊毛背心是哪兒來的嗎？」

「鬼才知道！」芝芝翹一下嘴。

「那爸爸的冷帽呢？」

「嘿！那個嗎？可能是我們趙夫人的傑作吧！」

「妳猜得一點也不錯，是趙夫人。不過，不是這個，是那位年輕的！」

「啊！原來是那姓丁的！」芝芝一手抓起趙家豪的冷帽，跑到台階，扔下花園。

「喂！喂！」趙家豪氣得半死不活：「妳怎麼拿掉我的冷帽？」

「已經掉了！」

「妳替我拾回來！」趙家豪一手抓住芝芝的手腕，叫着。

「爸爸，這叫一山還有一山高。」天鳳幸災樂禍：「惡人自有惡人磨。」

「對了！」芝芝聽見天鳳這樣說，更加意氣風發，一掌把趙家豪推進椅裏：「你以為我是笨蛋了翠湖？」

「妳，妳……」趙家豪指住她，氣得說不出一句話來。

「這又叫做善有善報，惡有惡報，若還未報，時辰未到！」天鳳冷哼着。

「頭風，我的頭風！」趙家豪捧着頭：「亞貴，替我把冷帽拾回來。」

「不准去！」芝芝大喝一聲。

亞貴可慌了，手足無措。因為芝芝會隨時動手打人，他也領教過了。

「亞香！」天龍說：「把冷帽拾回來！」

「天龍，」芝芝衝到他的面前：「你這是甚麼意思？」

「妳和爸爸吵架，打架，甚至自傷殘殺，我不管。不過，我已經警告過妳，翠湖的東西妳不能碰，冷帽是翠湖編織的，算妳初犯，下一次有同樣事情發生，我揍妳！」

「你……你們一家人都不得好死！」芝芝一邊跑上房間一邊罵。

趙家豪已戴回冷帽，嘆口氣。

「我有話跟大家說！」天鳳突然站起來：「媽媽，爸爸，哥哥，請你們跟我到書房。貴叔，亞香，你們在書房外守着……」

天鳳走進書房，立刻宣佈她暫時不和佐治結婚，並已取得王家的同意。

「爲甚麼？」趙夫人又喜又憂，此時此地，她當然不想女兒離開自己，但又怕誤了女兒的終身大事，更怕她和佐治鬧翻了。

「我仍然留在家裏，是因爲我仍有任務在身，芝芝的問題得不到解決，我不會出嫁，祇是，不知道我受不受歡迎。」

「妳能留下來實在太好了，妳還年輕，遲點結婚沒有關係！」趙夫人非常高興。

「我根本不贊成早婚，提前出嫁是討厭芝芝。不過現在我要留下來對付她。」天鳳完全依照翠湖的意思去做：「芝芝的囂張，大家有目共睹的，而且人人身受其害，我們不能讓她留下來。」

「唉！如果能把芝芝趕出去，」趙家豪欲哭無淚：「我願意短五年命。」

「你不是一向很寵她？你不是說，祇有芝芝才有資格做趙家媳婦？你說，到底是翠湖好，還是芝芝好？」趙夫人冷聲問。

「哪能比？以前，我回到家裏就感到溫暖、舒適，如今我天天受罪。」趙家豪哽咽着：「我現在已沒有媳婦，沒有孫兒，我該死！是我的報應，注定我臨老不好過！」

「翠湖！」趙夫人一抽手帕，就哭了起來。

天龍走到窗前，望着天空，眼淚滴在心裏，悲痛埋在胸中，有誰知他此時情？

「你們不要哭好不好？假如你們還想要翠湖，先要把芝芝趕走！」

「翠湖不要我們了！」趙夫人仍很哀傷。

「不會的，雖然翠湖離開我們，我深信她仍然關心大家，她的心是和我們活在一起的。」

「天鳳，」天龍拉住她：「妳想想辦法，把芝芝趕走，我需要翠湖。」

「我們欠芝芝兩千萬，欠債還錢，有了錢，就好辦。」

「對！」趙家豪說：「還錢給她，叫她滾回家，我們把大嫂找回來！」

「我們要有兩千兩百萬，從今天起我們要節省開銷，爭取分毫，直把錢儲蓄夠了，然後和芝芝談判……」

*

*

*

「喂，喂！我不要吃這些廣東菜，我們吃豬扒、牛柳、龍蝦湯！」芝芝叫着。

「對不起！新少奶。」亞貴說：「我們的廚子不會做西餐。」

「這兒一向有中西廚子！」

「煮西餐的廚子，已經把他辭退了！」

「爲甚麼？最近司機少了，傭人少了，廚子也少了，又賣了幾輛車，這算甚麼？」

「爲了節省開支。」趙夫人說：「我們不夠錢用，沒有辦法。」

「我知道最近公司、工廠都賺錢。」

「賺了的錢，要還人家的欠債。」

「我給了你們兩千萬。」

「我們一共欠了三千萬，兩千萬是妳的，另外還向人借了一千萬。」

「哼！你這死老鬼，」芝芝指住趙家豪：「這沒有，那沒有，娶我回來跟你們捱苦？我可受不了，以後我回娘家吃飯。」

「那隨便妳吧！」

*

*

*

「趙公子，時間過得真快，你和尊夫人結婚兩週年又到了。」珠寶公司的經理說。

「是的！」

「今天想送些甚麼首飾給尊夫人？」

「仍然是去年的別針。」

「你設計的別針真美，用翡翠和鑽石造成的幸福花，別致又出色，假如你肯把圖案公開，我願意收半價。」

「對不起！我不喜歡有人擁有我太太的東西，我不在乎錢，你可以加價！」

「噢！對不起，趙公子，剛才我祇不過跟你開玩笑。好吧！我會像去年一樣，替你做

一個幸福花別針。」

是的！結婚週年仍然像去年一樣，蛋糕、燭光、香檳酒，可是却少了一個枕邊人。天龍舉起酒杯，向翠湖的相片碰了一下：「祝我們永恒的相愛！」

天龍乾了一杯，他躺在床上，翠湖的甜笑、細語，又重現他的眼睛，彷彿在昨日，彷彿在一小時前，可是他心愛的妻子在哪裏？那熱吻，那柔情，那靈慾之愛……一年了，他忍受了一年，他是個男人，他需要愛，需要慰藉，可是他沒有，甚麼都沒有，他空虛，他寂寞，長期抑壓着的情慾像一把火，燃燒着他，他好難受，實在熬不住，他把酒杯擲向牆壁，伏在床上放聲痛哭。

「翠湖，妳回來，我需要妳，沒有妳，叫我怎樣過？」

他突然跳下床，爬在地上，他拾起了一片玻璃，正要向脈門割下去，突然房間燈火通明，天鳳瞪着眼站在房門口。

「你要幹甚麼？」她斥喝問。

「天鳳，我……」

「放下它！放下它！」

「翠湖！」天龍跪在地上哭了起來。

「你想死？你死了，誰去愛翠湖？誰去愛你們的孩子？」

「孩子？」

「是的，翠湖離家一年，孩子理應出世，你已經做了父親，你怎麼可以這樣不負責任？」天鳳一步步走過去：「你應該面對現實，勇敢地活下去，爲你，爲翠湖，爲了孩子而努力，你忘了翠湖怎樣教導你？」

「我沒有忘記！」

「忍耐點，我們已經接近成功！」天鳳扶他一把，柔聲說：「爲愛你的人而生存，這是最有意義的事，對嗎？」

*

*

*

「這是甚麼意思？」芝芝指住那張支票，瞪着眼，嘩嘩的叫。

「這是兩千兩百萬元支票。」趙夫人交代一下：「兩千萬是本金，兩百萬是一年的利息，希望你收下。」

「奇怪，我又沒有叫你們還錢。」

「欠債還錢，錢是應該還給妳的。」

芝芝用手拿着那張支票，看了看趙家豪、天龍和天鳳：「這筆錢，是一種交易，你們還錢給我，對我必然有所求。」

「我們知道妳在趙家生活得很不快樂，天龍對妳又不好，我們不想妳繼續受委屈，所

以我們一家四口的意思……」

「芝芝，」趙家豪認為事情是由他而起，應該由他自己去解決：「我們之間的交易，已經取消了！」

「你們還給我錢，叫我走？嘖嘖！你們也太不了解我，雖然我的確討厭這個家，也討厭你們這班人，不過，我不可以離開這兒的，因為我一走，就會讓姓丁的回來，我絕對不會便宜了她，所以，這張支票我不要！」

「芝芝，這又何苦？反正妳和天龍的感情又不好，拖下去，對大家都沒有好處。」

「我這個人就是這樣，我得不到的東西，也絕對不讓別人得到，這叫一拍兩散！」

「難道，妳就不覺得痛苦？」

「痛苦？不會，祇要別人痛苦，我就感到快樂，這是我人生哲學的代入感。」

「神經病！」天龍一拍桌面站起來：「錢，我們已經還足，我們不再欠妳甚麼，所以，妳非要立刻搬走不可！」

「讓我進來了，就休想我出去。」芝芝雙手叉腰，像個潑婦：「你別忘了，我的親友全吃過我們的結婚喜酒，我們有相片為證，假如你想把我一脚踢開，那你將會惹上許多麻煩，我的父母、我的親友全都不放過你的！」

「妳要怎樣？殺了我？好啊！如果要我一輩子對着妳，我寧願死。」天龍激動地咆

哼。

「哥哥，算了！」天鳳拉住他：「好男不與女鬥，像她這種神經不正常的人，惹不得。」

「還是你妹妹聰明，她知道我的厲害。」

「我不管，她走也好，不走也好，我決定把翠湖找回來。」

「好呀！我正要找她！」

天龍愕然：「妳找她幹甚麼？」

「唔！可能給她喝一碗有毒的湯，也可能買兇殺死她，或者揍她一頓，讓她一輩子見不得人，總之，一句話，我不會便宜她！」

「妳……妳這魔鬼！毒蛇！」天龍氣極了，另一方面，爲了翠湖的安全，他開始軟弱下來，語氣也不像剛才那樣強硬。

「芝芝，香港仍然有法律，殺人要償命！」天鳳冷哼着。

「在香港殺人，是不用償命的，二小姐。」芝芝毫不退讓。

「雖然不會判死刑，但是，起碼也會判個終身監禁。史小姐，妳被關進監牢，就不能穿透明睡袍，喝龍蝦湯，妳不會偉大到爲我哥哥在監牢裏度過餘生吧！」

「妳猜呢？」

「如果妳那麼愛哥哥，肯爲他犧牲，當初哥哥爲妳受了傷，妳就不會忙着和華倫訂婚，翠湖也沒有機會嫁進來！」

「妳……」芝芝的面一陣青，一陣紅：「喂！我是妳大嫂，妳應該尊重我，不應該處處跟我作對！」

「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妳連自己都不尊重自己，又怎麼有人尊重妳？」天鳳拉起天龍：「走！我陪你去散心！」

*

*

*

丁太太一看見女兒，立刻就埋怨說：「翠湖，超過半年，妳沒有和我聯絡。」

「因爲我怕妳跟踪！」

「啊！對不起，上一次是我不好，我答應以後再不會跟踪妳。」丁太太細心看女兒，她穿了一套米色的套裝，腰肢細小，她訝然問：「孩子已經出世了？」

「媽，妳不是說，我們有半年多沒見面？孩子已經四個月大。」

「妳生孩子爲甚麼不通知我？」

「我能嗎？」

「是男的還是女的？」

「一個男孩子。」

「男的？」丁太太叫起來：「我有一個男孫。要是妳老爺知道了不知道有多開心，我做外婆，也高興極了！」

「是的！老爺一直希望抱男孫。」

「翠湖，能不能讓我見見我的小乖孫？」

「當然可以！」翠湖拉開手袋，把一張相片拿出來，交給丁太太。

丁太太接過相片，高興得直張着嘴，老半天才說：「他好漂亮，像個洋娃娃，跟他爸爸一樣好看。妳瞧，他的手有多胖？可愛極了，我從未見過這樣好看的孩子。」

「他出世的時候，差點九磅重。」

「九磅重？超級嬰兒。翠湖，能不能把這張相片送給我？」

「我是特地拿來送給妳的。」翠湖甜甜的笑：「不過，請妳答應，千萬不要給別人看，包括天鳳。」

「我不會，我決不會，我把它放在枕頭下面，每天一醒來就看。」丁太太謹慎地把相片放好。她提起一隻箱子：「這全是給我的小學子的禮物。」

「不要每次都爲我花錢。」

「不是爲妳，是爲了我的寶貝孫子。」丁太太解開旗袍的鈕扣，把一條項鍊解下來：

「這是我給孫兒的見面禮。」

「媽，這條項鍊是外婆送給妳的，妳怎可以把它……」

「一代傳一代，這才有意義。對了，孩子叫甚麼名字？」

「暫時叫思龍。」

「思龍？這名字很不錯，而且有意義，好名字！」丁太太大為欣賞。

「本來，孩子的名字應該由他祖父改的，所以我剛才說，思龍是他暫時的名字。」

「我想，妳老爺不會再有甚麼意見了！」丁太太嘆了一口氣：「他最近變了！」

「變了？」

「唔！他和趙夫人請我吃過兩次飯，他已經承認我是他的親家，他不再擺架子，人極隨和，他似乎一切都看透了！」

「天龍呢？」

「他可苦透了，因為芝芝不肯要他們的錢，她仍然賴着不走，天龍為此焦急又煩惱。」

「聽說他和芝芝還打架呢！」

「芝芝不肯走，那，有更多錢都沒有用！」

「可不是？所以，天鳳託了我幾次，她叫我問妳，有甚麼好辦法！」

「我？我也沒有辦法！」

「總得想想啊！」

「既然無法趕她走，那末，就要想辦法令她自動走。」翠湖垂下眼皮，很幽怨。
「她肯自動走？絕對不會。我看呀！她是要妄想天龍有一天會愛她。」
「媽，妳幫個忙，想個辦法，拖下去，天龍受不住的……」

*

*

*

紅燈綠酒，曼舞輕歌。

「天龍，跳個舞好不好？」芝芝求着，纏着天龍。

「沒興趣。」

「哼！」芝芝推他一把，瞟了天龍一眼：「早知道他像條柱，我就不來了。」

「今天是佐治生日，大家開開心心，我的好哥哥，好嫂嫂，你們千萬不要吵架。」

「唏！」佐治突然說：「那不是湯尼嗎？」

「哪一個湯尼？」

「李湯尼，他的爸爸是星洲巨富。」

「啊，那公子哥兒！」

「輕聲點，他過來了。」

「佐治！」一個美少年走過來：「我們真有緣，一連兩晚都碰上了。」

「剛才怎麼沒有看見你？」

「我剛到，來看『科蘇』。」

「一個人來？」

「和朋友來的，談完生意，他先走了。」

「跟我們一起玩，好嗎？」天鳳說。

「可是……」他看了看天龍和芝芝。

「讓我來介紹，這是李公子，佐治的朋友。這是家兄天龍，史芝芝小姐。」

「幸會！」

天龍擠着笑容：「歡迎你。」

「那，我恭敬不如從命。」

「芝芝，」天鳳說：「給我面子，和湯尼跳個舞好嗎？」

「好吧！」芝芝顯得無可奈何。其實，她對臉如冠玉的湯尼，已生好感。

一曲剛終，湯尼和芝芝回到桌子旁，發覺天龍不見了。

「天龍呢？」芝芝問。

「他說很累，回家睡覺去了。」

「掃興！」芝芝老大不高興。

*

*

*

「天鳳，妳真本領，竟然找來李湯尼。要是不說出來，誰知道他是個應召男郎？」

「還不是私家偵探的功勞。」

「天鳳，」天龍心事重重：「妳看，我們的計劃會不會成功？」

「成功率很高。妳沒有看見芝芝最近天天外出，滿臉春風？」

「但願湯尼能完成任務。」

「他一定會的，他是個愛情專家嘛。看！湯尼來了。」

「湯尼，」天龍看見他就問：「你和芝芝的進展如何？」

「發展神速。對付史小姐這種女人，不會有甚麼困難，我會盡快把事情辦好。」

「湯尼，我不知道應該怎樣感謝你。」

「趙先生，你付了我十萬元，我才應該感謝呢！」

「以後有甚麼打算？」佐治問：「有了十萬元，可以享受一下。」

「我會結婚！」湯尼嘆一口氣：「這種男妓生涯，我已經厭倦了！」

「你已經有了情人？」

「是青梅竹馬的小情人。如果不是她爸爸貪錢，我們早就結婚了。」

「她爸爸很貪錢？」

「是的，他要我付十萬元禮金，還有二十桌酒席。我一直在儲蓄，可是，做一個應召

的人，能賺多少錢？」

天鳳說：「我們給你的酬勞剛巧夠付禮金。」

「但是，你付了禮金，手上就沒有多餘的錢，哪兒還有本錢做小生意？」天龍問：「你讀過多少年書？」

「剛唸完初中一，父親是個賭鬼，我媽媽做清潔女工，辛辛苦苦賺來的錢都給他輸光了，我沒有錢交學費，給學校趕出來。」

「你到我們工廠做一份管工好不好？假如你的女朋友喜歡，也可以來工廠工作。」

「是真的？」湯尼抓住天龍的手：「我和美芬都有了工作，我們就可以結婚。」

「不過，你以後不能再穿華衣美服，過舒服日子。你肯過平淡的生活？」

「我雖然下流，但仍然有自尊心，操賤業靠女人過生活，實非我所願。如果不是三年前母親患病，父親去世，我要賺錢醫母親和殮葬父親，我也不會做那種下流事。」

「我們一言爲定，事成後，妳和美芬到我的工廠工作。薪金雖不多，但是我擔保你們一定會過得溫飽。」

「謝謝趙少爺！」

「怎麼忽然叫我少爺了？」

「唯恐你不肯做我的老板。」

衆人笑了起來。天鳳說：「湯尼，有一件事你必須緊記，當你進行計劃的那一天，你不可給芝芝服食任何藥物，包括迷藥、迷幻藥、與興奮劑之類的藥物。」

「我不會那樣低能！」

「天鳳，」佐治有點不明白：「這是很重要的嗎？」

「非常非常的重要，因為芝芝這個人工於心計，假如給她服了藥物，就算事情發生了，她可以說是湯尼迷姦她，她完全不知情，她會一變而爲受害者。到那時我們的計劃失敗，湯尼也會招惹許多麻煩。」天鳳說：「我要在她完全清醒，完全正常之下，幹那件事。」

「二小姐說得很對！」

「你看，他分分鐘可以改台詞，忽然又叫我二小姐。」

「妳是小姐嘛！」

「天鳳，妳說芝芝反咬湯尼一口，說他迷姦她，那理由似乎不成立，因為那件事安排在酒店，如果芝芝不是心甘情願，誰能拉她上湯尼的房間？」佐治似乎頗多疑問。

「她可以說湯尼是你的朋友，她接到湯尼的電話，知道我趙天鳳小姐出了事，她一心去救小姑，誰知道到湯尼的房間，喝下一些飲品，就不省人事。」

「對！天鳳，妳真不愧爲智多星。」

「其實，我這個人粗心大意，根本不會思攷細節，我突然這樣聰明，是因為我有一個軍師，我祇不過聽命於人。」

「那軍師是誰？」

「不告訴你們！」天鳳昂一下頭：「這是高度秘密。」

「天鳳，我真擔心，萬一芝芝不肯上釣，她守身如玉，那怎麼辦？」天龍問。

「你還相信她會爲你守身如玉？」天鳳冷笑一下：「我對她可沒有這信心，當然，如果換了翠湖，別說她不會上酒店，她連和湯尼單獨會面也不會！」

「天鳳，妳怎麼冤枉人？妳知道我巴不得芝芝立刻離開我們趙家，我祇是怕她詭計多端，她這個人非常陰險，鬼主意又多。」

「那就要看湯尼的本領。」天鳳問：「湯尼，你對自己有信心嗎？」

「我不敢誇口。不過，芝芝也並不是甚麼三貞九烈的女人。」

*

*

*

湯尼用匙羹拌着咖啡一次又一次。他已經有十五分鐘，沒有說過一句話。

芝芝看了他一次又一次，她覺得他今天突然變了，她很擔心。她終於忍不住問：「湯尼，你怎麼了？一直沒有說話。」

「心事重重。」

「有甚麼心事，告訴我。」

「妳幫不了我的忙。」

「你爸爸對你不滿，和你脫離父子關係？」

「不是！」

「封鎖你的經濟？」

他搖一下頭。

「到底有甚麼心事？說出來，不要悶在心裏。」芝芝很焦急。

「我……我發覺自己已經墜入情網。」

「你……跟誰？」

「我不能說，因為我不想冒犯我所愛的人。」湯尼用手撫住額角，長嘆一口氣。

「我非要你說不可！」

「芝芝，」他忽然抓住她的手：「難道妳一直不知道，我……已經愛上妳麼？」

「愛上我？」芝芝既開心，又好笑：「那有甚麼直得煩惱的，那是喜事。」

「妳不怪我嗎？」湯尼吻一下她的手。

「怪你？爲甚麼？」芝芝心裏甜絲絲的：「其實，我也很喜歡你！」

「可惜，我們有緣無份。」湯尼搖一下頭，放開芝芝的手。

「甚麼意思？」

「妳和趙天龍的關係，我略有所聞。」

「甚麼關係？」芝芝一怔。

「你們是夫妻，是不是？」

「夫妻？一定是佐治挑撥離間。」芝芝很生氣：「我和姓趙的分房而睡，我根本就不讓他碰我一下。」

「那妳爲甚麼和他結婚？」

「我們並沒有結婚呀！不信，你去婚姻註冊署查問一下，我和他並非正式夫妻。」

「但是，妳住在趙家！」

「我認爲我和天龍自小就有婚約，我搬去趙家是因爲天龍有一個時期撞車受傷，不良於行，我的父母叫我去趙家照顧他。」

「聽說，他有了太太，好像姓丁的！」

「對呀！那才叫人生氣。你知道我這個人很重感情，對愛情也很負責任，我對他那麼好，他竟然捨棄我和別人結婚，那女人，還沒有我一半好看呢，後來不知怎樣的，她也離家出走了，唉！那種壞女人！」

「聽妳這樣說，妳還很關心姓趙的！」

「關心？他死了，我會送他一個花圈。」

「妳既然不愛趙天龍，爲何不離開趙家？雖然我了解妳，但是別人會說妳閒話。」

「我暫時不離開趙家，是有原因的！」

「芝芝，不要管人家的事，離開趙家，嫁給我，好嗎？」

「你向我求婚？」

「是的，如果妳不反對，明天我和妳去選購訂婚戒指。」

「你父親會喜歡我？」

「妳雖然不是拿督的女兒，但也是個千金小姐，和我們李家門當戶對，相信爸爸一定不會反對！」

「那……」芝芝咬一下口唇，瞟了湯尼一眼：「我對你還不夠了解呢！」

「要不要請一個私家偵探，偵查我的身世？」湯尼以膽博膽，其實，要是芝芝真的請了私家偵探，他就完了。

「請私家偵探也沒有用，私家偵探祇能查到你的人，根本不能查到你的心。」

「妳的意思是……」

「我不知道你是否真的愛我！」

「妳要我怎樣才相信？把心挖出來？要我發誓？好！」湯尼舉起三隻手指：「要是我李

湯尼不是真心真意愛芝芝，上天罰……」

「不要說……」芝芝用手掩住他的口，另一隻手把他的手拉下來：「我相信你就是了！」

「妳答應了！」湯尼興奮地叫着：「立刻離開趙家，和我結婚？」

「不，湯尼！我現在不能走，」芝芝皺一下眉：「我還沒有完成我的心願。」

「妳依舊忘不了趙天龍，是嗎？我仍然比不上他好看……」

「不，你誤會了！我留在趙家，祇不過要辦妥一件事！」

「甚麼事？」

「我是個恩怨分明的人。人家對我好我記着，人家對我不好我也不會忘記，趙天龍折磨我，我要報復！」

「怎樣報復？」

「令他們再一次破產！」芝芝的眼睛陰惻惻的，透着兇光。

「妳能？」

「我能，祇要你肯忍耐一下，等我一些日子，我一定會令他們抬不起頭來。」

「妳在跟我開玩笑！其實，妳是捨不得趙天龍。」湯尼掩住臉，痛苦地低吟：「算了！算了！算了！算我運氣不好，第一次戀愛就遭受打擊，我鬥不過姓趙的！」

「湯尼，你不要太傻，我不會再愛趙天龍，假如你愛我，請你給我一個月時間。」

「在這一個月裏，妳盡量想辦法補救妳和趙天龍之間的感情，如果無法補救，妳才挑選我，是不是？」

「不是的！不是！」芝芝着急地叫道，她忘了自己正在雍雅山房的露天茶座：「我分成兩路進攻趙家，一方面，我會聘請一些商業間諜混進他們的工廠，破壞他們的生產，令他們無法在商場立足。另一方面，我強迫他們還四千萬，到那時，我的仇報了，我還可以加多四千萬嫁妝，那不是很好嗎？」

「我才不在乎四千萬。」湯尼站起來，扶着欄杆：「妳心腸那麼好，又重感情，我不相信妳會傷害別人，一句話，妳仍然愛天龍！」

「我不愛他！」芝芝走到他身後：「湯尼，我真的愛你！」

「算了！」湯尼無可奈何的揮一下手：「我們不要再爭論，回市區吧！」

「對了！我們不應該爭論。其實，一個月時間不算長，再說，我們天天見面，那和結了婚有甚麼分別？對嗎？」

「嗯！」

「我們還是安排一下晚上的節目，今晚我們去吃海鮮，好嗎？」

「隨便！」

「湯尼，不要無精打采嘛！是不是仍然在生我的氣？」

「不是！」

「湯尼，我們結了婚，是不是一定要住星洲，和你的父母在一起？」

「不一定！」

「如果我選擇，」芝芝挽着湯尼的手撒嬌：「我寧願住在香港！」

「唔！」

「你肯在香港居留不回星洲？」芝芝很開心，很興奮：「那太好了！我可以向天龍耀武揚威……」

*

*

*

芝芝約好了湯尼晚上吃晚飯，飯後還計劃去看午夜場。她正在化妝打扮，突然她房間裏的電話鈴響了。

她低聲說了一聲討厭，放下粉撲，走到床邊拿起電話：「誰？」

「湯尼！」

「湯尼，是你。」她的聲音改變得很快，現在是又嬌又脆。

「我是來向妳告別的！」

「告別？是甚麼意思？」

「明天一早，我要回星洲。」

「家裏有事？甚麼時候再來？」

「也許不會再來了，就算再來香港觀光，那也是兩三年以後的事。」

「你的意思是……你要離開我？」芝芝感到一股寒意正在她的胸中升起。

「是的！」

「爲甚麼？你還答應送訂婚戒指給我。」芝芝流出了眼淚：「到底爲甚麼？」

「我攷慮了一個晚上，想了許多，我覺得自己很傻，自作多情，其實，無論怎樣說，妳也不會愛我，再想深一層，更加感到罪過，我不應該勾引人家的妻子，我對不起天龍，因此，我決定回家，接受父親的建議。」

「和那位拿督千金結婚？」

「也祇好如此，一個失戀的人向來是飢不擇食，況且我已不相信世界上真的有愛情！」

「湯尼，你爲甚麼總是不肯相信我愛你？」

「換了妳，妳能相信？」

「我能，因爲我有信心！」

「我沒有信心，因爲我沒有保障。」

「你要怎樣的保障？」

「我不知道，我心情很壞。我頭痛，我不能再思想。」

「也許……」芝芝胸有成竹：「我能令你恢復信心。」

「算了吧！芝芝，再見！」

「湯尼，」芝芝叫着：「你準備去哪兒？」

「這是我在香港的最後一晚，我哪兒都不想去，祇想坐在酒店的房間裏看夜景！」

「我去陪你！」

「不要來，女孩子，怎可以隨便跑酒店？要是讓趙家的人看見到，那更糟！」

「我不怕，你等我，我一小時後就到。」

「不要來，不要……」

湯尼在酒店，一小時之後聽到有人敲門，他打開門，看見門口站着美艷不可方物的史芝芝。她穿着紫色的賓倫啫士長裙，貼身，裁剪合度，高領露背，十分性感。外罩一件紫色雪紡披肩形的外套，紫色高跟鞋和紫色手袋，鬢髮間插着一朵紫色的美翎蘭。太美了！太美了！

「爲甚麼呆着？」她嫵媚地一笑：「認不得我了？」

「妳！」他回答得很快：「妳不應該到這兒來的！」

「你不歡迎我？」

「我是爲妳好！」

「既來了，忍心讓我站在門口？」

「芝芝，我的房間，祇有我一個人。」

「當然祇有你一個人，不會是拿督的千金來了吧？」

「怎麼會？妳可以看看……」

「在門口怎樣看？請我進去呀！」

「芝芝，還是讓我陪妳去吃晚飯吧！」

芝芝深深看了湯尼一眼，她突然不高興起來：「我現在明白，你爲甚麼不讓我進去，

你有秘密！」

「我會有甚麼秘密呢？我……」

芝芝燒起了妒火，她說：「你的房間裏一定收藏着女孩子。」

「妳冤枉我啊！我祇是……」

「走開！」芝芝把湯尼推過一邊，走進去。她像一個搜索者，看房間，看浴室，看起

坐間（酒店套房內的客廳）……。

「都看齊了吧？Where the girl？」

「既然沒做虧心事，」芝芝又憐又愛，捏一下他的面頰：「幹嗎這樣神秘？」

「因為孤男寡女……」

「你再說這種老八股的話，別人會笑你。才祇不過二十二、三歲，就像個老封建。」

芝芝扔下手袋，隨着把外套除下來，她一邊脫手套，一邊問：「來看你，甚麼都沒有招待？」

「妳喜歡吃甚麼？」

「我還不餓，先叫人送一瓶香檳酒來。」

湯尼乖乖的去撥電話。一會，酒店的侍役把酒送到，還有送酒的炒杏仁和炸薯片。

侍者出去，芝芝說：「去看看房門關好沒有！」

「芝芝……」

「去呀！」

湯尼關上房門，可沒有下鎖，他呆呆的站在房門外。

「過來，給我倒杯酒！」

湯尼像個聽話的小孩，一切照辦。

芝芝跟湯尼碰一下杯：「為我們定情之夜乾杯！」

「定情？」

芝芝悄悄的瞟他一眼，一口把酒杯倒進口裏。湯尼似已陶醉，也隨着她乾杯。

芝芝放下酒杯，走到湯尼的面前，她說：「你是不是要保障？」

「妳肯離開趙家，和我結婚？」

「結婚是儀式，有名無實的婚姻，根本就不是真正的夫妻。」芝芝用兩隻手搭住湯尼的脖子，她身上的香氣，直迫湯尼：「我們可以做一對真正的夫妻，那真正的夫妻關係，就是保障，對嗎？」

「芝芝……」

芝芝把手臂收緊，兩個身體已貼在一起，芝芝踢去高跟鞋，蹣起脚尖，她把臉迎上去，兩個人的嘴唇祇容一綫，她含糊的說：「我愛你！」

湯尼了解自己的處境，況且，他的職業就是與女人做愛。所以，長久以來，對於美色的反應，在意識上比其他男人較弱，那就是說，肉體的誘惑對他起不了很大的作用。

這三年來，有多少個女人和他共度春宵？他有點膩了，所以，他和美芬是真正的愛情，他比較欣賞精神上的愛。等於一個人天天吃雞，終終厭倦了，喜歡吃腐乳一樣。

但是今天，他身負重任，豈祇做愛那麼簡單？還關係着許多人的幸福。因此，他必須要集中精神對付她。今晚可能是最後一場好戲，身爲男主角，豈能不盡力？

而實際上，芝芝已像蛇一般的纏上他，就算他是塊木頭，此時此地也不能毫不動

情。他把芝芝的紫色晚裝，內衣褲拋離睡床老遠的（這是今晚計劃的一部份），並把床上的薄被踢走……

芝芝感到從未有過的滿足。雖然，這種床上遊戲她早已玩過，但是，還是第一次遇上這樣出色的對手。

*

*

*

請各位看看這幅圖畫：一個酒店的豪華套房，一張金色富於彈性而牢固的圓床，床上有兩個赤裸的男女，絲毫沒有遮蔽。男的表演一流。女的散着長髮，嘴巴微張，兩隻手拼命的抓住男的闊背，那男的闊背上已出現了表皮의 傷痕。

她是放蕩的、飢渴的、毫無保留的，比一隻半日沒吃草的小羊更可憐。

這邊放映着兒童不宜觀看的床上表演。隔壁的房間正在開了偷聲器，並用錄音機收錄了一切聲音。

「她爲甚麼老在叫？煩死人。」天鳳很不耐煩，她今晚也是主角之一，她正在等候出場。

「這是叫床！」天龍說。

「甚麼是叫床？」天鳳愕然。

「女孩子不要問這個問題。」天龍坐下來，想到今晚好戲結束後，可以重獲自由，他

心情非常愉快。

「故作神秘，有甚麼了不起！」天鳳似乎明白了一點，不敢再問下去。

「想不到，芝芝這個女人倒是挺淫蕩的。」佐治對天龍說。

「她適合做情婦，而且是一流人才。」

「做她的丈夫，起碼短十年命。」

「爲甚麼？」天鳳問。

「好女孩，不要問這些問題。」

「你作死！」天鳳敲一下佐治的頭：「你和哥哥聯合起來欺負我！」

「噲！謀殺。」

「天鳳，別鬧，」天龍拉住她：「現在進去，差不多了！」

「我可以出場？」天鳳跳起來：「有好戲看！哥哥，佐治，不，佐治不准去，他會被芝

芝迷住的！」

「我和佐治都不去，妳帶着貴叔、花王、兩個攝影師和賀教授進去就行了。」

「好！我們走！」天鳳好不威風，帶着一行五衆直衝向湯尼的房間。

由於湯尼沒有下鎖，因此，天鳳可以輕輕開門進去，當他們在臥室出現，兩條肉蟲仍然扭在一起。拍照，拍照，拍照，任何一個角度。

芝芝從迷醉中驚醒，推開湯尼，可是，湯尼死壓着她不放。

「喂！李湯尼！」天鳳把晨褸擲向他身上：「你是被迷住了吧？」

「啊！你們……」湯尼很吃驚的樣子，他連忙穿上天鳳擲過來的晨褸：「你們怎會進來的？你們是甚麼人？進來幹甚麼？」

「你勾引我大嫂，我還未跟你算賬，你竟敢先聲奪人？」天鳳手指壓着他的鼻尖。

「那……我不是蓄意的。」湯尼指住床上的芝芝：「我給你害死了！妳叫我以後怎樣見人？怎樣向妳丈夫交待？」他一生氣，就走了。

「湯尼，湯尼……」可憐的芝芝，赤裸地坐在那張連枕頭也沒有的圓床上，已嚇得面色發白。突然，她跳下床想逃進浴室，天鳳手一揮，亞貴和花王把她捉回床上。

「多拍幾張相片，角度要美些。」天鳳走過去，對賀教授說：「你現在可以替她檢查，請吧！」

「幹甚麼？幹甚麼？」芝芝不斷掙扎，亞貴和花王把她按在床上。

「他是精神學專家——賀教授，他是法國人，很開通！」

「精神病專家？我又不是發神經。」

賀教授似乎看不見她那美麗的胴體，祇是做他的檢查工作，而那兩個攝影師和花王，看得差點沒流下口水來。

「拍照，拍照！」天鳳又揮手大叫。

一會，賀教授寫好了一張紙，用法文跟天鳳說：「她身體和精神很健全。」

「那就是說，她完全清醒，而且有理智？」

「我在紙上已簽了字，證明她在完全清醒，百份之一百的理智下幹任何事。」

「謝謝！我送你！」天鳳袋好那張紙，送賀教授出房間，佐治立刻接待他。

天鳳回到臥室，翻開抽屜，拿出湯尼一件襯衣拋給芝芝，芝芝慌忙把襯衣穿上。

「照片拍夠了，你們全部可以出去。」天鳳一揮手，坐在床邊：「芝芝，我的好大嫂，

真想不到，妳的身材比任何一個肉彈更美。」

「我喝了酒，我糊塗，我不知道自己幹過甚麼，妳不要大驚小怪。」

「唏！千萬不能裝糊塗，那位專家證明妳完全清醒。」

芝芝心裏慌張，不過事後她已能控制自己：「我是被騙的，我無罪！」

「是嗎？」天鳳聳一聳肩：「請問，妳以後還有沒有勇氣回趙家？」

「爲甚麼沒有？妳以爲請一個私家偵探，就可以對付我？」

「好，妳很有膽色，佩服。」天鳳向她搖一下手：「好戲還在後頭，再見！」

「殺千刀！」芝芝把房間的東西亂扔，她現在的心情是十分複雜的，醜態畢呈，當然是致命傷。不過，她更關心湯尼的去向。湯尼令她快樂，令她滿足，她需要湯尼，全世

界的人可以死光，就是不能缺少湯尼。

湯尼去了哪裏？他們會再見嗎？他是否對她生氣？

芝芝倒了一杯酒倒進嘴裏，她痛苦……

芝芝等了一個通宵，湯尼也沒有再回來，也許他恨透了她，今生今世再也不會回來了。芝芝拖着疲乏的腳步，帶着一臉的殘脂回到趙家。她真的是個很有勇氣的女人，此時此地，她竟敢重返趙家。

萬二分的意外，大白天，不單祇趙家豪夫婦、趙天龍兄妹都在，而且連史天宏夫婦也坐在大廳裏。

趙家的人，表現冷冷的。史夫人垂首無言，史天宏的面色可難看了。

「媽咪，爹哋，你們也來了！」芝芝攏一攏頭髮，強自鎮定。

「嗯！」史夫人輕聲回答。

「昨天晚上妳去了哪裏？」史天宏的聲音像敲響的洪鐘，他把芝芝母女嚇了一跳。

「我……我到朋友家裏打牌去。」

「哪一個朋友？」

「爹哋，你爲甚麼這樣兇？」

「告訴我，哪一個朋友？」

「你不認識的！」

「不認識也該有個名字，說！」

芝芝由出生到今天，從未被父親責備過一句，現在，當着趙家的人令她丟臉，她大爲反感，也不回答，往樓梯走去。

史天宏一個箭步向前，捉住她：「妳還沒有回答我的問題。」

「爹哋，你抓痛我了！」她掙扎：「別太過份，我會生氣的。」

「一個有丈夫的女人，在外流連一夜，竟還有膽量生氣。芝芝，我警告妳……」

「爹哋！你瘋了？你忘了我是你的女兒？」芝芝老羞成怒，一掌推開父親：「一個晚上沒有回家算得了甚麼？我以前也是常常不回家的！」

「今非昔比！妳現在是人家的妻子。」

「甚麼妻子？他有盡丈夫的責任嗎？我嫁到趙家快兩年了，他碰也沒有碰過我。」

「天龍，」史天宏回頭去，他早已在妻子口中知道這回事。不過，能找一個藉口維護一下自己，也未嘗不好：「真的有這回事？」

「是真的！史伯伯。」天龍站了起來：「關於這件事，我應該向你老人家道歉，因爲我和芝芝的確沒有情感。」

「你不愛她，何必娶她回來？」

「那不是我自動要求。假如說得難聽一點，芝芝是乘人之危，她利用我爸爸的弱點，用兩千萬迫走我的妻子，而且要我和她結婚。我的太太，是一個典型的賢妻良母，她爲了我父親，離家出走，並且要我答應芝芝的婚事。我是爲了完成妻子的心願，才會做違背自己意向的事。但是，我愛我的妻子，我有我自己做人的原則，我決不能一個來了就愛一個。我既然不愛她，就不應該污辱她，我不敢碰她，其實，是尊重她而已！」

「放屁，你投機取巧，你利用我，折磨我，欺負我！」芝芝衝着他叫。

「我並沒投機取巧也沒利用妳，我們的交易是公平的，妳付了錢，翠湖走了，我娶妳！」

「但是，你並沒有真正娶我！」

「怎麼沒有，這兩年來，妳不是住在我們趙家？妳不是這兒的少奶？妳沒有呼奴喝僕？妳在外面，人家也叫妳趙太太。」

「有名無實的趙太太！」

「妳指的是夫婦性生活？我們的交易，並沒有指明我非要跟妳做愛不可！」趙天龍不再保留：「夫婦之間必須真誠相愛，但是，誰都知道妳不愛我，我也不愛妳，沒有愛的性生活，和獸交有甚麼分別？」

「你下流！」芝芝高叫，開始摔東西：「你騙了我的錢！」

「天龍，我今天來是誠意的，我絕不偏袒我的女兒，我說過，幫理不幫親。」史天宏擺出一副道學的架子：「不過，你剛才說的話，我不同意。是的，愛情不可以勉強，你不愛芝芝，我不會強迫你。不過，你不應該拖住她，沒有感情就分手，何苦把她關在你們家裏，要她熬受寂寞孤單之苦？爲甚麼不放她一條生路？沒有錢是不是？那有甚麼關係？祇要我女兒有幸福，兩千萬我不在乎。」

「史伯伯，你認爲我和芝芝應該分手？」

「當然！」

「這句話是你說的，我應該和芝芝分手，說出了的話不能收回去。」

「我絕對負責，決不食言。我是開銀行的，最重信用！」

「那好極了！這是一年前發出的支票，兩千兩百萬。」天龍把支票放在史天宏的面前：「因爲我和芝芝一直培養不出情感，因此，我們把錢還給她，請她離開我們趙家，但是她不肯，我們又有甚麼辦法？押她上差館？」

「芝芝，有沒有這回事？」

「爹地！我不能走。我走了，那姓丁的女人會回來，我不能便宜他們。」

「聽見了沒有？史伯伯，至於你說我們關禁她，那更莫名其妙。一年前開始，她已常常外出，每天玩到天亮才回家。我們可不敢管她，知道她和男人鬼混，我們也不管，她

是百分之一百自由。」

「芝芝喜歡交朋友，喜歡夜生活，但是，我仍然不相信她會做甚麼壞事。」

「你相信也好，不相信也好，」趙家豪說：「史董事長，這兒是兩千四百萬支票，二千萬是借本，四百萬是兩年的利息，請求你帶你的千金回去吧！」

「哼！」史天宏走到女兒的身邊，拉下她手中的花瓶說：「呆不下去了，我們走吧！」

「走？那麼容易，他們窮，要破產了，就利用我的兩千萬過關，現在他們有錢了，就想把我一脚踢開，夫妻、婆媳大團圓。沒有那麼便宜，除非他們給我一億元！」

「芝芝，別再鬧了！回家吧！」史天宏輕聲說：「何必在這兒獻醜？」

「怕甚麼？」

「史董事長，雖然你不肯承認我們是兄弟，也不以我爲友，不過，我們畢竟相交了幾十年。我爲了念舊情，特地告訴你，以你今時今日的聲望、名譽地位，應該妻賢女孝。如果你不再管教令千金，人家會說你沒家教！」

「姓趙的，說話可要當心，你竟敢罵我的女兒沒家教，她出身在書香之家，我們姓史的不是暴發戶。我的女兒留過學，讀過很多書，你竟說她沒教養？」

「有教養的小姐，怎會隨便跟男人去酒店開房？」

「甚麼？你說甚麼？」史天宏一手掀起趙家豪的衣領。

「請放手，董事長。我給你看一些照片，看，這是她和姓李的合拍的照片，兩個人都沒有穿衣服，他們在床上幹甚麼，你應該清楚。看，看，這兩張就更清楚了，怎樣，令千金的表情極佳，連『艾曼紐』、『O嬢』都比不上她。這兒還有一些，另外還有她個人的裸照，拍得纖毫畢現，角度也很美，那兩位攝影師的確是拍裸照的高手。令千金的體型，面部表情，都可以進攻國際黃色電影市場。」

「芝芝！」史天宏全身發抖，那圓圓的臉氣得像個熟透的番茄，這一次，他是真正發惡，因為他深感無地自容：「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妳以後還能見人嗎？」

「爹哋，我受騙了，我甚麼都不知道的。」芝芝極委屈：「我連怎會在酒店也不知道。」

「姓趙的，是不是你們用詭計把我的女兒騙到酒店，你們是不是給她服了藥，蓄意陷害她？」史天宏似乎又佔上風。

「假如你真的認為我們用詭計，那我承認，因為一切的事情，都是由偷聽器獲知消息的。請聽，是令千金在臥室裏和姓李的通電話，都聽見了，這是她主動要去酒店。這張相片，是她在酒店的大堂裏等電梯，看，她打扮得多動人，而且滿面春風……」

「芝芝！」史天宏嗆叫。

「還有，這是精神病專家賀教授的證明書，他證明芝芝在酒店的時候，身心健全，神

志清醒，沒有服下任何藥物及過量酒精，這是報告書的副本，交給你。賀教授雖然是我
的好朋友，但是他並非黃六醫生，醫師公會有他的名字，他日若要他出庭作證，法官也
會相信他的話。有興趣，可找他談談！」趙家豪改變了形勢：「史董事長，我還有些餘興
節目，天龍，開了錄音機，聽……令千金主動挑引李湯尼，你都聽到了。還有她的呻吟
聲，決不是肚痛，也不是生孩子，她在叫甚麼？你明白……」

芝芝面孔發青。史天宏抓住她的手，咆哮着：「妳這賤人！」緊隨着是兩個發出巨響
的巴掌，把芝芝拍向牆邊……芝芝伏在牆上，放聲號啕大哭。

史夫人走過去，拉住丈夫：「天宏，你發神經？你怎可以這樣對待自己的女兒？」

「滾開，都是妳，平時不肯好好教導女兒。」史天宏撲上前，一手抓住芝芝：「快給我
滾回去！」

史家一家三口就要衝出去。趙家豪很有禮貌的說：「請史董事長、夫人留步。」

「還有甚麼事？」史天宏粗聲喝。

「支票請收回，因為我不想欠你們任何債項。這兒有一張由律師樓發出的協議書，內
容大概是，趙天龍和芝芝已經分手，此後男婚女嫁各不相干。同時，史趙兩家不得來
往，如有一方不遵守協議書，可循法律途徑解決。我和天龍已分別簽名，也請你和史芝
芝小姐簽個名字，從此之後，我們之間的友誼亦一併結束，史董事長，請合作！」

「不簽！」史夫人尖嚷着：「我們高興來就來，看你們能把我們怎樣？」

「不簽？好，不簽就不簽。」趙家豪笑一下：「明天，我把令千金的裸照拿到各大報紙刊登，至於外國嘛，美國的『花花公子』雜誌，法國的『蕩女』，日本的『愛奴』……這些著名的色情雜誌，對令千金的裸照一定大感興趣。」

「這……」史夫人呆了。

「好，我簽，我簽。」史天宏千百倍的憂愁：「不過，家豪兄，我們受夠了，希望你不要落井下石，令我們真的無法在社會立足，我老了，我不想下半輩子過不下去。」

「你放心，天宏兄，對自己無利對人有害的事，何必做？我們都有兒女，都希望下一代好，傷天害理的事我決不做，桌上的東西，相片、錄音帶，你全部可以帶走。不過，我希望你以後好好約束令千金，這對大家都好！」

「是的！謝謝！」

史家三口，像喪家狗似的走了。

天鳳高興得跳起來大叫：「芝芝走了，以後我們一定會行好運！」

趙家豪也非常開心：「今天是好日子，應該慶祝一下，天鳳，把佐治請來，今晚我們一家人去吃飯、跳舞、喝酒、鬧個痛快。」

趙夫人尚未收住笑容，她發現天龍坐在一角，她走過去問：「芝芝已經走了，你爲甚

麼還不開心？你在想甚麼？」

「假如翠湖在，我們一起慶祝，那多好！」

「對！翠湖！」天鳳走到父親的面前，自從翠湖出走後，她從未對父親這樣友善過：「爸爸，用你的名義登尋人廣告，把翠湖找回來，好不好？」

「好！每一份報紙都登，直至把她找到爲止。而且，我們還可以請幾個私家偵探！」

「好極了！哥哥，我們去登廣告。」

「不，暫時不要登廣告，」天龍搖一下頭：「芝芝很陰險，這一次的事，她不會甘心，我怕她會對翠湖不利。」

「依你這樣說，趕走了芝芝，翠湖仍然不能回來？」天鳳一肚子的不愉快，靠在牆上：「昨晚熬了一個通宵，全是白費。我看你呀！一定是看了芝芝的裸照，被她迷住。」

「哪有這回事？我祇不過想多等幾天！」

「等？翠湖等得還不夠？」

「發生昨晚的醜事，史伯伯一定不會讓芝芝留在香港的，他會把她送到外國去。芝芝一走，我們的後患根除，可以放心接翠湖回家。」

「天龍的話很對，芝芝始終對翠湖是一種威脅。我們就多等幾天，看史家有甚麼動靜。」趙夫人說：「慶祝會爲翠湖壓後！」

*

*

*

史芝芝受到從未有過的打擊和痛苦，趙家的事，自然令她痛恨不已。不過，令她朝思暮想、食不下嚥的，已不再是天龍，而是李湯尼。

過去，無論芝芝怎樣愛天龍，但他們之間，却缺少了她和湯尼刻骨銘心的「愛」，湯尼令她快樂，令她滿足，令她享受了人生，如今，她的生命中已不能缺少湯尼。

那天湯尼氣呼呼的走了，令芝芝非常擔心，怕他真的恨了她。現在別說湯尼是個富家子，就算他是個賊，她也愛定了他。因為，她認為世界上已沒有人可以代替他。

人，大概可以分爲三類，一種是着重精神的愛；一種是靈慾一致，兩樣不能缺少；最後一種是沉迷於肉慾之中。芝芝是屬於第三種，所以，當她一旦遇上了湯尼，而偏偏湯尼又是做愛專家，於是芝芝便陷進去，拔不出。

她想了一整天，實在忍不住了，她要去找湯尼，祇要湯尼仍然肯要她，那末，就算把她打個遍體鱗傷，她仍然甘於忍受。她穿著一身黑衣，黑斗篷連着帽子。臉上架上一副巨型眼鏡，蓋住了半張臉，再拉上帽子，她幾乎變了蒙面人。

她乘着史夫人不留意，便跑出去。坐計程車到湯尼的酒店，鬼鬼祟祟的乘電梯上六樓，找到了六〇八號房，她敲門，她低叫，她旋門球，沒有回音，而門也推不開。

這時候，她可着急了，竟然忘了自己的身份，用力拍門高聲叫：「湯尼！湯尼！」

一個侍者走了過來，雖不滿卻很有禮貌：「小姐，需要我爲妳效勞嗎？」

「裏面的人呢？」

「裏面好像沒有人。請問妳找哪一位？」

「李湯尼！」芝芝問：「他在哪兒？」

「真對不起，整天有不少住客來了又走，客人的姓名我記不住。不過我知道六〇八號房是沒有人住的！」

「爲甚麼沒有？前天還有！」

「那末，一定是他在這一兩天內搬走，我祇不過是替客人拿行李的侍役，詳情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誰知道？」

「請到樓下的詢問處，那些接待員一定知道客人的去向。」

芝芝立刻跑到詢問處，那兒有一位掛着職業性笑容的小姐站在櫃面旁。

「六〇八號房的客人是否搬走了？」

「請等一等！」她翻開一本部，用手指劃着：「對的！李湯尼先生已經退房。」

「甚麼時候走？」

「昨天下午一點鐘。」

「他去了哪兒？」

「他祇是退房結賬，沒說去哪兒！」

「他有沒有留下信，便條或者其它？」

「沒有！」

「他一定回星洲去了！」芝芝非常焦急：「趕快給我查他星洲的地址！」

「對不起！小姐，我們沒有任何地址，甚至不知道李先生是星洲來客。」

「妳沒有看他的護照？」

「護照？沒有啊！」

「妳撒謊，他由星洲來，怎會沒有護照？剛才那侍役說妳知道湯尼的事！」芝芝突然瘋了，急得發瘋：「妳把他藏在哪兒？」

「小姐，請妳說話尊重些。」

「尊重妳這種人？快把湯尼還給我！」芝芝拿起登記簿向她的頭拍下去。

「小姐，妳再不停手，我可要報警了！」接待員接近憤怒。

史芝芝毫不理會，結果，她們齊到警署去。

史天宏由警局把芝芝保釋回家，罪名是無故毆打酒店職員。

史天宏怒火沖天，把芝芝推向椅子裏：「妳爲甚麼要打那女人？妳爲甚麼在公眾場所

鬧事？妳忘了自己的身份？」

「甚麼事，」史夫人連忙跑出來：「你最近一定瘋了，無緣無故又罵女兒。」

「她才瘋了，她去酒店打人。妳說，爲甚麼要打人？」

「那女人把湯尼藏起來，她是個壞女人，她想搶走湯尼！」芝芝嗚嗚咽咽。

「湯尼，妳還好意思提那男人？妳鬧的醜聞還不夠多？非要鬧個滿城風雨不可？我看妳呀！給那壞男人迷瘋了！」

「湯尼不是壞男人，他是愛我的。」

「愛妳？他人呢？我不管你們愛不愛，一句話，由今天開始，沒有我的批准，妳不能離家半步。」史天宏對妻子說：「妳可要好好看守她，不能再讓她鬧事。」

「我知道。」史夫人很擔憂：「我看，芝芝心情不好，不如讓她到外埠散散心。」

「好主意！」

「不，我哪兒都不去，找不到湯尼，我永遠不會離開香港。」

「妳想留下來，可以。但是不准再鬧事。」

芝芝自然一千個承諾。白天還好過，但是一到晚上，午夜夢迴之際，她就會想起湯尼，同時內心有一種難以形容的飢渴，她抱着軟枕，在床上不斷的輾轉，突然，她整個人由床上跳起來，歇斯底理地尖聲大叫……一晚過去又一晚，那漫漫長夜，那抑壓的情

慾令芝芝步向瘋狂的階段。把湯尼找回來，一定要把湯尼找回來！

中午，她對鏡梳頭，發覺眼睛圍着個大黑圈，皮膚鬆弛，頭髮乾枯，嘴唇發白。

她捧住臉，瞧着鏡子裏的影子，她喃喃的說：「這女人是誰？難看死了！」

於是，她塗上了最紅的胭脂，一層又一層的粉蓋在面上。深紫的眼影膏，深紅似血的口紅。看過日本的藝妓沒有？她化妝之濃，就像那種女人。

她拉開房門出去，史夫人守在門外，她看見女兒的「新奇」打扮，嚇了一跳。她像戲台上的花旦，難看得很。芝芝走過她身邊，史夫人立刻拉住她：「妳去哪兒？」

「找湯尼！」

「妳忘了爹哋怎樣說？他要妳留在家裏多休息，不要出去。」

「我爲甚麼不可以出去？我又不是囚犯。」芝芝拉長了臉：「別擋着我，我一定要把湯尼找回來！」

「不要去，芝芝，妳擅自出去，妳會令爹哋生氣的。」史夫人用手緊拉住她。

「放手！否則我對妳不客氣！」

「我不能讓妳出去，妳會鬧事！」

芝芝舉起手中的巨型手袋，一連向史夫人的頭部拍了五六下，史夫人終於暈倒在地。芝芝立刻拼命的逃出家門。

*

*

*

佐治正在書房繪畫，突然管家進來向佐治報告：「少爺，有一位李太太要見你，她已經在大廳等待。」

「李太太？我不認識姓李的太太，她會不會是找媽咪的？」

「她指明要見少爺！」

佐治放下工作，由書房走到大廳，一看，他整個愣住了。

史芝芝化妝之濃之怪，眼神之憔悴，前所未見，她好像換了另一個人。

「芝芝？」

「佐治！」看見他，芝芝感到光明來臨，她非常興奮。

「找我有事嗎？」他不敢走上前，因為芝芝是趙家不受歡迎的人物，萬一被天鳳知道芝芝來找他，那末，他就要花費許多唇舌去解釋，而且說不定，還會受她的懲罰。

「湯尼已經搬出酒店，他是不是住在你這兒？」芝芝問。

「沒有。我沒有見過湯尼。」

「他一定回星洲去了！」

「我想是的。」

「我今天來，想請你幫個忙。」

「說吧！」

「請你告訴我湯尼家的地址。」

「湯尼的家？」佐治立刻想到了湯尼租住的房間。湯尼任務已完，他怎可以讓這女人再去騷擾湯尼？

「他星洲的家！」

「啊！星洲。他是由星洲來的。」

「我是來向你要星洲的地址。」

「我不知道。」

「你怎會不知道？湯尼是你的朋友。」

「湯尼雖然是我的朋友，但是我不知道他的地址。對不起！我幫不了妳的忙。」

「你騙我，他是你的朋友，你怎會不知道他的地址？」

「我和妳也算是朋友吧！但是我並不知道妳的地址，因為我從未探望過妳，更何況，湯尼的家在星洲？」

「你騙我，是你不肯幫忙我。」

「是真的，湯尼每次來，我總是去酒店看他。說老實話，我和湯尼根本就不是甚麼好朋友，祇不過大家談過生意。」佐治想了想說：「不要再找他了，妳不會找到他的，他一

定是回星洲的老家，和那拿督的千金結婚去了，妳忘了他吧！」

「啊！天！他竟然那樣無情。」芝芝大驚小怪的叫着：「他拋下我，和那女人結婚！快告訴我，湯尼在哪兒？那女人在哪兒？」

「我不知道。」

「你一定知道的，告訴我，我要殺死那女人！」芝芝目露兇光，樣子嚇人。

「芝芝，對不起！我真的不知道。」

芝芝突然打開手袋，拿出一柄鋒利無比的短刀，她舉起刀，對着佐治說：「你和那女人聯合一起對付我，我要先殺你，然後殺那女人！殺！殺！」

芝芝追殺佐治，他嚇得轉身就逃，可是芝芝迫得緊，佐治着慌了，放大喉嚨呼叫救命。她一面追，一面叫：「告訴我，湯尼在哪兒，我要和他結婚。告訴我，那女人在哪兒，我要殺死她……」

屋子裏的傭人全跑出來，管家見形勢不妙，連忙打電話報警。

這一次，史天宏不能再去警局保釋女兒，因為，芝芝點止殺人咁簡單，她已經精神崩潰，狂性大發，被送去青山精神病院。

芝芝瘋了！現在她的腦裏，已經沒有父母，沒有天龍，祇有湯尼和那假想敵——拿督的女兒。奇怪，她幻想中拿督的千金，樣子竟然和她自己一模一樣。因此，她非常痛

恨自己，常常扯自己的頭髮，咬自己的肉。可憐的史芝芝！

*

*

*

丁太太在露台澆花，這些花，是翠湖親手栽種的，現在，翠湖走了，澆水的工作，自然落在丁太太的身上了。

門鈴大響，丁太太放下花洒，喃喃的說：「亞芳這粗心鬼，老是忘記帶門匙。」她走出去，打開大門，一看，呆住了！穿着畢挺西裝的丁雅圖，站在門前。他一點也不像昔日不修邊幅的畫家——他，全變了！

「你？」

「太太，我回來了！」他張開兩隻手，仍然是那末瀟灑：「不歡迎我？」

「我？」丁太太內心有很大的激動：「這是你的家。」

「仍然是嗎？」他走進去，四面環顧：「沒有變，還是以前的家。」

丁太太關上門，她突然發覺自己的情緒無法控制，想笑，又想哭。

「時間過得真快，我離家兩年多了。太太，妳好嗎？」

「好。你呢？」

「自從我離開妳之後，我感到無處棲身，在最困難的時候，我想起有一個好同學，他一直在巴西做生意，十幾年來我們都有通消息，後來，我在他的幫助下去了巴西。」

「啊！原來你去了巴西，怪不得一點消息也沒有。」

「好幾十次，我想寫信回來給妳，結果都沒有勇氣寫下去，因為我曾經答應過妳，我要賺許多錢回來給妳。」

「誰希罕你的錢？我又不是沒飯吃！」

「話不是這樣說。其實，妳說得對，一個大男人，應該有自己的事業，應該賺錢養家，負起一個家庭的責任。」

「那你是說，已經賺到很多錢？」

「一點點吧！不過巴西的總公司賺了不少錢，我現在已經是紅利股東。」

「紅利股東？」

「我在洛培的公司做事，很賣力，想不到我除了會畫畫，還會做生意，我把每月大部份的薪金和紅利投資在公司裏，我現在已經算是股東之一。」

「今次回來，逗留多久？」

「不走了！洛培要在香港開分公司，我是分公司的負責人。」

丁太太心裏很高興：「不……不再畫畫了？」

「工餘時間會畫一兩幅。不過，這祇不過是一種消遣，我的真正工作是做生意。」
丁太太望住丈夫，甜甜的笑。

「請批准我回家。太太。」

「你不是回來了嗎？」

「碧鳳，」丁雅圖握着妻子的手：「以後我一定專心做工作，不會令妳失望。」

「我很安慰！」

「翠湖呢？我們的女兒最近怎樣？」

「翠湖養了個胖娃娃，是男的。」丁太太提起女兒孫子就眉飛色舞：「你已經做了外

公！」

「真的呀！我們立刻去看女兒！」

「我不知道她在哪兒。」

「她仍然沒有回趙家？」

「沒有！唉！我真替她擔心！」

「一定要把她找回來，不能讓她帶着孩子在外面受苦。她不願意回趙家，我養她！」

丁雅圖非常激動。

*

*

*

「我回來啦！」那是趙家豪的聲音。他每次回家，總是靜悄悄的，像今天這樣大叫大嚷，還是頭一次。因此，把趙夫人，天龍和天鳳全引出來了。

他們看見趙家豪拿着大包小包，司機貴叔也不斷的把禮物盒子搬進來。趙夫人說：「誰送來的禮物？」趙家豪笑笑不語，又忙着去搬東西。

不一會，大廳堆滿了大大小小的包裹和花紙盒，簡直像搬家一樣。

「家豪，到底是怎麼一回事？」趙夫人看得眼睛都花了。

趙家豪舒口氣，他喘着說：「還沒買夠。不明白是不是？拆開看看。」

「讓我來！」天鳳最有興趣拆禮物，她挑選其中的一些拆開：「玩具單車、大熊貓、洋娃娃、模型飛機、飛天俠、白雪公主、電動火車、紅眼睛的大白兔、音樂盒，百寶箱……怎麼全是小孩子的玩具？」

「明白了，全部是玩具。」

「你幾十歲的人了，還玩玩具？」

「也許爸爸想開玩具店！」天鳳站起來，她拆禮物拆得手都麻了。

「真的？家豪！」

「別聽她胡謔，我哪有時間開玩具店，工廠公司的業務已經夠我忙了！」趙家豪喝了一口茶：「所有的東西，全部買給我的孫兒！」

「孫兒？」

「唔！翠湖離家的時候，她已經懷了孩子，現在算起來，孩子應該已經有兩歲。」

「對！」趙夫人越想越開心：「應該有兩歲了！」

「爸爸，」天鳳說：「先別開心，翠湖不一定替你養男孫，她可能生的是女兒。」

「天鳳，男的女的又有甚麼分別？祇要是自己的骨肉就行了！」趙家豪說：「妳爸爸已由壞人變好人，我再也不是以前那無情無義的老爺。有男孫，當然好，要是個女的，我做爺爺的一樣開心。其實，女孩子很討人喜歡，像翠湖，她不就是個好女孩？」

「我就不好？」天鳳吮起嘴。

「妳也好，不過，就是嘴巴不饒人。」

「爸爸，說句掃興話，」天鳳說：「經過這次的事，也許翠湖不想再跟你一起生活。」

趙家豪頓時黯然，不過，他很快就恢復笑容：「現在的年輕人，都喜歡組織小家庭，她如果不喜歡跟我們一起住，我買一幢新房子送給她和天龍。」

趙夫人却無精打采：「我可不想翠湖離開我，要是是一家幾口住在一起多熱鬧！」

「玉儀，妳可不能做老頑固，年輕人喜歡怎樣就怎樣，妳想翠湖，想孫兒，可以經常去探望他們。」

天龍說：「爸爸！我代替翠湖感謝你！」

「看！兒子跟我說話了！」趙家豪非常高興：「自從翠湖走了，他還是第一次這樣親切地跟我說話，今天，我真是走了好運。」

「爸爸，對不起！」

「說對不起的應該是我。」趙家豪拍拍兒子的肩膀：「這些日子真難爲你，不過我會補償。」

「可是，我們仍然找不到翠湖！」

「天龍，我向你保證，我一定會替你把她找回來！」趙家豪說：「裝修公司下午會派人來。二樓房間有五個，我要把其中兩個做嬰兒房，一個男孫的，一個女孫的。說不定他們偶然會來住一兩天……」

這兩年多時間，翠湖到底在何處棲身？還記得翠湖曾參加她的中學老師的送別宴嗎？翠湖是黃天慧老師最深愛的學生，在翠湖結婚前，她離開香港到澳門發展，在南灣開了一間幼稚園。當翠湖走投無路的時候，想起了這位恩師，於是就到澳門投奔黃天慧。由於她不在香港，這就是趙、丁、史三家找不到她的原因。

翠湖白天教書，晚上和黃老師在學校的宿舍留宿。一直到思龍出世後，她仍然繼續她的教學工作。一晃眼，就過了近三年，思龍已經會走路，會說話，而且，還跟隨其他的小孩子一起上課。他是個非常非常聰明的孩子。

星期日，翠湖出去跑跑。黃天慧在家裏照顧思龍。

她看見翠湖回來，一手拿着報紙，另一隻手拿一袋梨子：「媽媽回來了。」

「媽媽！」思龍由黃天慧膝上跳下來。

翠湖放下東西，一手抱起兒子：「這孩子，睡午覺的時間越來越少。」

「他精神好，身體壯，晚上又睡得安寧，妳看他，肌肉多結實！」黃天慧拿起報紙看了一眼：「又是尋人廣告！」

「是的！」翠湖嘆口氣：「整整半個月了，心裏真煩。」

「妳不是和妳媽媽約好，他們登尋人廣告，就表示姓史的已經離開趙家？」

「是的。」

「那妳爲何還不回去？」黃天慧垂下頭：「雖然妳和思龍走了，我會很寂寞，但是，我看得出妳在想念天龍，雖然妳臉上裝得很愉快，然而，我了解妳內心的痛苦。」

「黃老師，我發覺自己是個很庸俗的人，我沒辦法幹出一些超人的事。我不可以等芝芝一走，就若無其事的帶着思龍回家，雖然我很想回去，但是我好像不甘心就這樣……」

「世界上，根本沒有超人。喜怒哀樂，人皆有之，妳受了委屈，而且是被妳老爺迫走的，怎可以說回去就回去？我了解妳，也同情妳。」

「其實，何必強爭這一口氣？」翠湖苦笑着，搖一下頭，彷彿要把往事拂去。她拍一下思龍的屁股：「黃老師，我帶思龍回房間吃牛奶。」

思龍喝了牛奶。翠湖把天龍的相片拿出來：「吃飽奶，要溫習功課。這是誰？」

「思龍的爸爸！」

「真乖！」翠湖抱着兒子，哽咽着：「爸爸看見你，一定很開心！」

「翠湖！」黃老師忽然走進來：「一位趙先生要見妳！」

「姓趙！會不會是天龍？」

「不，不是的。他在花園，妳去看看！」

翠湖把孩子交給黃老師，意外地，看見她的老爺趙家豪走進來。

「翠湖！」他喜悅地叫。

「老爺！」她放慢了腳步。

「不要叫老爺了，妳叫天龍的母親媽咪，叫我爸爸才適合。」趙家豪仔細看她：「妳好像清減了，最近好嗎？翠湖。」

「好，謝謝老爺！媽咪、天鳳他們都好嗎？」

「不好！妳走了，整個家就變了樣。妳媽咪因為妳，對我很不滿，她已很少跟我說話，我們已不再是恩愛夫妻。至於天龍，我相信妳會了解，失去妳他將會怎樣。天鳳呢！她發過誓，妳不回去她就不出嫁。」

「史小姐呢？」

「她爲了一個姓李的男人瘋了！兩個星期前，史天宏夫婦送了她去瑞士休養。」

「史小姐會復元嗎？」

「我跟她爸爸談過，復元的可能性極高。不過從此之後，她會失去記憶。身體好了，還得從頭開始，她將永遠無法記得起我們。」

「唉！」翠湖輕嘆了一口氣：「老……爸爸請坐，我去倒茶。」

「不要倒茶，」趙家豪叫住她：「我今天不是來喝茶，我是……來向妳道歉！」

「不敢當！」

「我是個罪大惡極的人，其實我根本沒有資格請求妳原諒。」趙家豪嚥一下口水，眼睛透紅：「我這次鼓起勇氣到來，是抱著一點點信念，妳一向寬宏大量，而且，我聽過一句話——寬恕知錯悔改的人。」

翠湖垂下了頭。

「我年紀那麼大了，能向妳請求的機會不多，求妳看在媽咪和天龍份上原諒我一次！」

「老爺言重了！」

「我明白！我明白！妳一定不喜歡和我這老頭子住在一起，我同意妳和天龍組織小家庭，我還準備送妳一幢新房子。」趙家豪苦苦哀求：「翠湖，祇要妳肯回家，我甚麼都肯答應，甚至要我下跪！」趙家豪說着，真的要跪下去。

翠湖連忙扶住他：「不要！爸爸……」

「妳叫我爸爸，妳肯原諒我了？」趙家豪高興得流下晴淚。

「讓我們忘記過去的一切！」

「對！忘記過去，重新開始。」

拍！拍！拍！有人拍手掌，翠湖和趙家豪望過去，原來是思龍打掌心。

黃老師抱著他由裏面走出來。

「這漂亮的孩子是……」

黃老師把孩子交給趙家豪，翠湖拍拍兒子：「思龍，叫爺爺！」

「爺爺！」

「呵！呵！我真的有了一個男孫，而且是全世界最漂亮的男孩子。爺爺送你一份見面禮。」趙家豪脫下價值不菲的金錶。

「爸爸！不要給他這樣貴重的物件。」

「那算得了甚麼？拿它當玩具好了。祇要我們思龍笑一笑，爺爺命都可以不要！」

「爸爸，讓我給你介紹，這是……」

「我早就認識黃老師。」

「你們……」

「是我通知趙先生到這兒來。」

「老師，妳……」

「我不忍心見妳痛苦，而且趙先生是真誠的，他曾向我表示悔過。」黃老師滿含着淚：「爲了妳和孩子，應該回家。」

「我和思龍走了，妳會很寂寞。」

「是的，但我會適應。而且，我還有許多學生，他們當中，可能會有一個像妳。從事教育的人，永遠不會寂寞！」

「老師，我有空來看妳！」翠湖依依不捨。

「一定會來，過幾天，我們一家幾口再來向黃老師道謝！」趙家豪說：「我們一家能團圓全是黃老師的功勞。好了，讓我們一起回家吧！」

*

*

*

貴叔替老爺開車門，看見翠湖由車廂出來，他有點驚詫，隨即，他開心地嚷着：「大少奶，妳回來了？」

「是的。貴叔，你好嗎？」

「托少奶的鴻福。」

這時候，趙家豪抱着思龍在汽車裏出來。

「這是孫少爺？」

「是我們趙家之寶。」趙家豪老抱着思龍不肯放手。

「少……」貴叔還沒有叫下去，趙家豪連忙制止他：「噓！別吵！」

「我通報夫人見孫少爺。」

「你靜靜的進去通知夫人和二小姐。」

「少爺呢？」

「千萬不能讓他知道！」

「這？」貴叔疑惑。

「快去呀！通知夫人和二小姐，叫她們也小心一點，不要讓大少爺知道。」

貴叔祇好連忙進去通報。不一會，趙夫人和天鳳分別走出來。

「翠湖！」趙夫人一看見媳婦就忍不住淚如泉湧。

「輕一點，玉儀，別讓天龍聽見！」

「讓媽咪看看妳！」趙夫人拉住翠湖的手，輕聲說：「妳知道我多麼想念妳！」

「我也想念妳，媽咪，我一定會好好侍候妳！」

「嗨！翠湖。」天鳳上前，搔了搔她的短髮：「還是一張娃娃臉！」

「妳幫了我很多忙，我應該怎樣謝妳？」

「別跟我說客氣話，不過，我結婚的時候，妳一定要和哥哥給我送一份大禮！」

「應該的！」

「喂，你們快來看看我們趙家之寶。」

「他，他就是我們的孫兒？」趙夫人把思龍抱過去，親着：「好香！我最喜歡小孩子的香味，他跟天龍小時候長得一模一樣！」

「他比天龍更可愛！」趙家豪說。

「是啊！」趙夫人抱緊孫兒：「可惜你們要組織小家庭，若大家住在一起多熱鬧！」

翠湖說：「天龍和思龍是你們兩位老人家的命根，我不會讓他們離開你們。」

「翠湖，妳肯留下來？」趙夫人驚喜。

「這是我的家，而且，我答應侍候妳老人家。我和天龍父子都會留下來。」

「對！」趙家豪說：「翠湖，妳應該去看天龍。」

「我……」翠湖有點難爲情。

「快去吧！他已等了妳三年。」趙家豪輕推她上樓梯：「你們已換了臥房，在第二個房間。去，聽話。」

翠湖走上二樓，輕輕推開第二扇門，一看，全是她心愛的粉紅色，牆壁上還掛滿她的相片。房間裏沒有人，翠湖躡足走進去，看見套房的燈光射出，她知道天龍一定在裏面。果然，天龍伏在一張粉紅色化妝枱上寫字。翠湖用兩隻手掩住他的眼睛。

「天鳳，別鬧，我在寫日記！」

「你也學會寫日記了？」

「妳？」天龍認出了聲音，他急忙拉開翠湖的手，回過頭來：「我……在做夢？」

「你常常做夢？」

「是的，每晚都夢見妳！」

翠湖低下頭，在他的唇上吻了一下：「這不是夢境吧？」

「翠湖！」天龍把她拉進懷裏：「妳回來了！妳終於回來了！」

「天龍！」翠湖伏在他的胸膛上，兩手環着他的腰。

「我再也不讓妳走。」天龍抱得她緊緊的：「妳知道嗎？這三年的日子多可怕！」

「我會永遠在你身邊，再沒有人能分開我們。」翠湖抬起頭，抹去他臉上的淚：「家裏來了一位客人，他要看你。」

「我不要見甚麼客人，我祇要和妳在一起。」

「這客人，你是非見不可的，來！」翠湖拉他到樓下。

她問兒子：「思龍，這是誰？」

「思龍的爸爸。」

「他？」天龍望住翠湖。

「我們的兒子！」

「啊，乖孩子。」天龍把兒子抱過去：「再叫我一次。」

「思龍的爸爸。」

「疼不疼爸爸？」天龍在他臉上親一下。

「思龍疼爸爸！」

天龍可樂了，一邊笑一邊說：「這小東西挺會灌迷湯呢！」

「他呀，不怕生，夠志氣。香吻滿場飛。」趙夫人被思龍迷住了，儘是瞧著他笑。

「給我！」天鳳抱過思龍：「思龍是屬於姑姑的，姑姑帶你去花園看金魚。」

「玉儀！」家豪拖起妻子的手，打個眼色：「我們也看金魚。」

天龍和翠湖互擁相視而笑：「回房間，我有很多禮物送給你！」

走到樓梯頂，翠湖問：「你有甚麼感想？」

「我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妳呢？」

「我也是！」

天龍整個抱起她，把她送入「新房」。

（完）



著名女作家

岑凱倫 精心著作

- | | | |
|-------|-------|-----------|
| 三個願望 | 鄰家的女孩 | 陽光下的童話 |
| 蜜糖兒 | 甜心別玩火 | 情人13 |
| 安妮達 | 還妳前生債 | 雷夢娜 |
| 櫻花表妹 | 初戀情人 | 水晶 |
| 貼身保鏢 | 但願人長久 | 愛情圈 |
| 蝴蝶夢 | 婚禮 | 彩虹公主 |
| 紫色的月亮 | 名公子 | 洋洋的佳期 |
| 影子山莊 | 黃色康乃馨 | 澄莊 |
| 俏郎君 | 青春十八 | 天鵝姑娘 |
| 花花公主 | 幸運指環 | 再生緣 |
| 織千個夢 | 嗨！女孩子 | 燭光・秋夜・紫羅蘭 |
| 淘氣紅娘 | 愛情帖 | 幸運兒 |
| 真命天子 | 小星星 | 海邊・夕陽 |
| 金冠天使 | 豪門奇譚 | 幸福花 |
| 幻羽噴泉 | 愛的律言 | 白馬王子 |
| 婚紗 | 倩影亭亭 | 愛如春風 |
| 仲夏・浪花 | 雙面娃娃 | 春之夢幻 |
| 美麗女波士 | 夜風中 | 風逝 |
| 永恒的琥珀 | 愛的彩衣 | 祝福他 |
| 八月櫻桃 | 柔情 | |
| 飄過雲彩 | 愛神 | |

各大書局、超級市場、萬寧及各地利店有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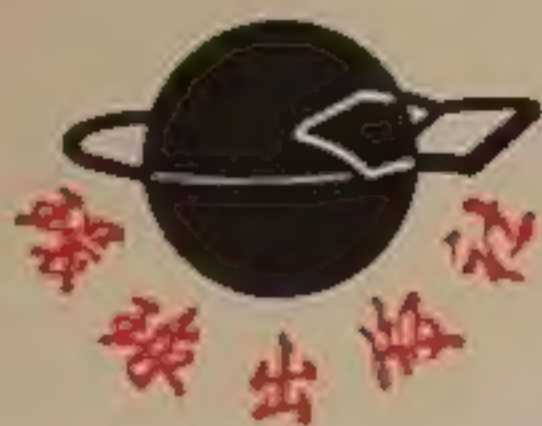
每本HK\$38



幸福花散發着淡淡清香，代表着
幸福、健康與快樂。丁翠湖希望擁有
趙天龍的愛，溫暖的家。但史芝芝一
而再的破壞，幸福花的魅力，能否為
翠湖改變一切？



每本HK\$38



幸福花散發着淡淡清香，代表着幸福、健康與快樂。丁翠潮希望擁有趙天龍的愛，溫暖的家。但史芝芝一再的破壞，幸福花的魅力，能否為翠潮改變一切？

